武俠世界



$2.00

688

· 特別介紹 ·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四：**神奇鋼筆** 上官庸 · 著



暴風甫過後，王小克和白小妹到海邊釣魚，釣到了一截斷手，手掌中緊緊地揑着一枝鋼筆。當舖不要那枝鋼筆，却有一個日本遊客以兩萬元現欵和招待王小克到日本旅遊的條件交換；王小克一抵達日本東京，神秘莫測的遭遇便接踵而來，究竟那枝鋼筆有什麼神奇的地方？本故事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答案！請即購閱。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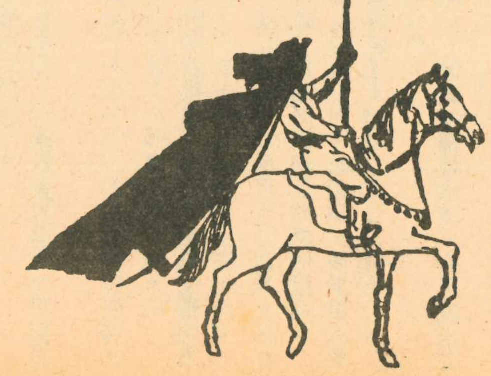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8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四／上官庸・文　董培新・圖

神奇鋼筆





海邊垂釣　天降福星

大雨滂沱，豆大的雨點夾着雷聲簌簌而下，雖然是黃昏時份，但四下裏黑漆一片，便像世界末日一般。

「的嗒，的嗒！」雨點自屋頂的空隙落了下來，掉在房中的面盆中，清脆動聽，屋內的一老二少却緊皺着眉頭。

小的是王小克和白小妹，老的是王小克的婆婆，外面山洪嘩啦啦地直响，歷年以來，木屋區不知道發生了多少山崩塌屋的慘劇，王小克他們所居住的這幢木屋靠近山邊，雖然是堅硬的花岡石，但山石說塌便塌，事前並沒有半絲預兆。

「婆婆，」王小克蠕動一下身子，朝着婆婆問道：「咱們不如到外面躲躲吧。」

「這樣大的雨，到那兒躲去？」

「阿發家離山較遠，」王小克說：「那裏比較安全。」

婆婆嘆了一口氣，道：「山石若要塌下來的話，這一帶的木屋都是不安全的。」

婆婆雖然是盲的，但對木屋區這帶的情形可十分清楚，王小克也明白，山石若是塌下來的話，躲到那裏都是同樣的遭遇。

白小妹睜着一雙美眸，凝視着由上而下的雨點，眼看偌大的面盆便要滿瀉，却恍若看不到的樣子。

王小克望她一眼，嘆了一口氣。

照雨勢看來，暫時不會停止，屋裏却都是水漬，今天晚上怎樣安睡？

王小克站起身來，走到窗外，仰望黑沉沉的天際，兩道眉鎖得緊緊地，天公就是專和窮人作對，雨要嘛不下，一下就是傾盆大雨，下雨天不能到中區開檔擦鞋是另一回事，木屋靠近山邊才令人提心吊胆。

「小克，幾點鐘啦？」婆婆問。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答道：「三點半了。」

「天好像已經黑下來呢？」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連盲眼的婆婆也覺出天色有點異常，可見白天實在不像白天。

婆婆嘆了口氣，躺下床去。

王小克望着窗外呆呆出怔，暗暗咒詛着這種天氣。

忽然，他發覺有細碎的脚步聲走到自己的背後，回頭一看，白小妹美眸遙望遠方，正向窗口走來。

「豈有此理，這雨已經下了一個晚上，怎麼還不停止？」白小妹咬着牙說。

「你急着要它停，是不是？」王小克冷冷地問。

「你不急？」

「我急什麼，雨不停最多不開檔，又用不着餓肚子，」王小克帶着諷刺的口吻說：「你便不同了！」

白小妹臉色一變，沉聲問：「我有什麼不同？」

王小克望着窗外，緘默着。

「我有什麼不同？」白小妹提高了聲音，道：「你說！」

「你約了人！」

白小妹咬了咬唇，忽然笑了起來。

「你在妒忌？」她問。

「我？」王小克回過頭來，冷冷地說：「爲什麼要妒忌？」

「因爲我約了工廠裏的男同事去釣魚。」白小妹凝望着王小克說。

「那很普通，」王小克說道：「有一天，我也會約個擦鞋妹去看電影。」

「可惜只有擦鞋仔而沒有擦鞋妹，」白小妹笑着說：「而且，那個男同事可能是我的男朋友。」

「那又怎樣？」

「——你眞的一點都不吃醋？」

「你有交男朋友的自由。」

「可是，我是你自M埠帶回來的啊。」白小妹咬着唇說。

王小克轉頭瞥了她一眼，也沒有答話。

白小妹用手碰一碰他：「說啊，你到底吃不吃醋？」

「吃醋怎樣，不吃醋又怎樣？」

「告訴我，」白小妹好奇地問道：「吃醋的滋味，到底是怎樣的？」

「你想知道嗎？」

白小妹向他點點頭。

「那麼自己試試看。」

白小妹轉頭一仰，道：「我又不會愛過人，怎知道吃醋的滋味究竟怎樣？」

「臭美麼？」王小克說：「別以爲有人愛上了你！」

「喲！語氣酸溜溜地，原來吃醋是這樣的！」白小妹拍着手，笑道：「好玩極了！」

王小克白了她一眼，心底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他打從第一眼看到白小妹時，已經深深地喜歡上她，在王小克這種年齡，當然還談不上知道愛情的滋味，他只是覺得有白小妹在身旁，生活會過得愉快和有意義得多。

白小妹對王小克也很有好感，他們都是聰明好動的人，一天到晚有說不盡的話，玩不盡的遊戲，所以，她並沒有打算回M埠，而且上個月開始便進入工廠當女工，賺取那十元八塊來補貼生活費和零用。

由於白小妹長得明眸皓齒，美貌絕倫，當然引起不少工廠男同事的追求。

王小克約畧聽她提過一個名叫劉俊的青年，今年二十歲，長得英俊魁梧，不斷對白小妹大獻殷勤。

好幾次白小妹陪劉俊去看電影，王小克都自後跟踪，發覺那劉俊不但比自己高大，而且經濟情況也比自己好，偶爾會暗示白小妹不要和劉俊出街。

然而，白小妹生性好動，經不起劉俊的再三邀約，不但陪他看電影，而且經常和他到郊外旅行。

昨天，劉俊又約了白小妹到海濱釣魚，白小妹回家後，喜孜孜地告訴王小克這一個約會，却惹得王小克老大地不開心。

怎知晚上開始，天便下起大雨來，王小克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白小妹和劉俊的約會告吹，憂的是山洪恐怕會把大石衝下。

「小鬼子。」白小妹柔聲喚他。

王小克轉過頭來，望定了她。

「待會雨停了，我不和劉俊釣魚，我陪你去釣。」白小妹說。

王小克心頭一寬，表面上却裝成一派冷漠，道：「我又不會釣魚。」

「我可以教你，很容易學的，」白小妹說：「釣魚既好玩，而且釣到的魚可以作餚，省了不少菜錢。」

王小克被她說動了，緩緩地問：「你眞的肯教我？」

「君『女』一言，駟馬難追！」白小妹豎起三隻手指發誓。

王小克這才露出一絲笑容，眼前的白小妹是越看越美了。

× ×

王小克孭着釣桿，提着魚簍，向海濱的岩石堆走去，白小妹跟在後面，手中拿着一張報紙在閱讀。

當王小克在岩石上坐下來後，白小妹忽然低呼了一聲：「啊！」

「什麼事？」王小克以爲她摔了交，急忙回頭去看，却見白小妹拿着報紙呆呆出神。

「你知道前幾天一場大雨死了多少人？」白小妹問。

「我怎知道？我又不看報紙！」

「死了三個人！」白小妹蹙着眉道：「有一個還是正要上學的小學生，被山洪衝去淹死了。」

王小克嘆了口氣，道：「我們的國家又少了一個棟樑了！」

白小妹拍着報紙，咬牙道：「眞是豈有此理。」

「什麼事豈有此理？」王小克詫異地問。

「那小學生根本可以逃過此難的！」白小妹道：「如果教育局下令全市學校停課的話，那麼大的雨，怎能够叫小學生上課！」

王小克認不得字，看不到報章上憤慨的輿論，除了對那小學生之死感到惋惜之外，心中並無什麼强烈的感覺，俯着頭整理漁具。

「來，教我釣魚吧！」

大雨剛過，海流汹湧，這海濱在島的北端，望過去便是汪洋大海，此時附近並無其他人，甚至連小艇也沒有一艘。

「這裏釣不釣得到魚？」王小克道。

「當然釣得到，我們以前就經常來這裏釣的。」白小妹答。

王小克心知她所指「我們」是和劉俊，心中醋味又生，却不好意思表露出來。

在白小妹的指導下，王小克持着釣桿，似模似樣地釣起魚來。

半個小時後，白小妹已釣了幾條小魚，王小克却仍然毫無所獲，望着白小妹興高采烈的樣子，暗自咬了咬牙齦，忖道：她釣得到，我爲什麼釣不到。

然而，釣魚這回事是心急不來的，王小克一心煩氣躁，海中魚兒那裏還會上釣，又枯坐了一個多鐘頭，仍然釣不到半條泥鯭！

他瞧着白小妹的魚簍已差不多裝滿了魚穫，不禁暗自焦急，看來今天要空手而回了。

忽然，魚絲似乎釣到了什麼東西，他心頭一跳，急忙一揪，着手處沉重得很，不由大喜，大叫道：「我釣到了！我釣到了！」

「別緊張，慢慢拉上來，」白小妹提醒他：「否則魚兒又會逃了！」

王小克被她一提醒，咬着牙齦，小心翼翼地將魚絲拔了起來。

「這條魚起碼有兩斤重！」王小克興奮地說道：「如果是老鼠斑的話便好。」

「亂來，老鼠斑在深水區域，這裏只不過是淺水，那釣得到老鼠斑！」

「瞧我的！」王小克加快了動作，就算不是老鼠斑，普通的石斑也算不錯了！

當魚釣上的獵物出現水面時，白小妹尖叫了一聲，手中的釣桿「噗通」一聲，掉下水去！

王小克一看見魚釣上的物事時，也是大吃一驚，險險整個人摔下海中。

魚釣上那裏是什麼魚兒，一隻蒼白無血的人手，緊鈎着魚鈎！

那隻人手只得手掌一截，大概沉在水中時日久的關係，已經浮腫，白得就像乳酪一般。

王小克畢竟是男孩子，他一驚之下，立時鎮定下來，將那隻人手放在岩石上。

「快丟掉它！」白小妹叫了起來：「好恐怖！」

王小克定眼一看，只見那隻人手握着成拳頭狀，掌心似乎有什麼物事，他凝眼一看，看到了半截鋼筆的筆身。

「它握着一枝鋼筆！」王小克低呼一聲。

「鋼筆？」

「看！」王小克指着那半截筆身說。

白小妹戰戰兢兢地湊近一看，果然看到一枝金色筆身的鋼筆，不由低呼了一聲：「還是一枝金筆哩！」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

倘若是一枝普通鋼筆的話，他會毫不猶疑地將那半隻手拋下海去。

可是那是一枝金筆！

王小克雖然從來不曾擁有過金筆，却也知道金筆價值，起碼可以當四五十元！四五十元够他擦兩三天的鞋了——而且要生意絡繹不絕。

他緩緩地蹲下身，伸出手去。

「你想幹什麼！」白小妹尖叫道。

王小克回過頭來，道：「這是上天帶給我們的一條財路！」

「你……你想將它取出來？」白小妹微顫着聲音又問。

王小克點着頭，右手兩隻食指已經握住了筆身，用力一抽，鋼筆已經被他拿了出來。

王小克凝視着那枝鋼筆，道：「好重，我看是眞金的哩！」

「快把那隻手丟下海去！」白小妹叫道。

王小克不敢用手去將那隻浮腫蒼白的人手從魚鈎上弄下來。於是將魚絲咬斷，小心翼翼地拿到岸邊。

「噗通」一聲，那半隻人手掉下海中，旋即隨着海水飄遠了！

王小克拾起地上的報紙將筆身揩了一揩，道：「咱們回去吧！」

「你還釣不到魚哩！」

「今天不釣了！」王小克指着鋼筆，笑道：「有了它收穫算不錯的了！」

白小妹橫了他一眼，只得俯身收拾漁具，一個小時後，已經來到市區。

王小克向附近一爿士多店的壁鐘望了一眼，喜道：「還來得及！」

「什麼來得及？」白小妹詫異地道。

「二叔公的當舖！」

白小妹恍然，說道：「你想把鋼筆當掉？」

「今天晚上有沒有錢請你去看電影，完全靠它了！」王小克笑着逕向附近的當舖走去。

這時已是下午六時三十分，當舖習慣在七時休息，掌櫃的二叔公和王小克很熟，他一見王小克，立時問道：「今天又有什麼東西好當？」

王小克將鋼筆遞上前去，道：「二叔公，給個價錢來。」

二叔公托了托老花眼鏡，將那枝鋼筆端詳了半晌，喃喃道：「看樣子倒是一枝好筆！」

「當然了，原價幾百元的！」

忽聽得二叔公輕輕地「咦」了一聲。

王小克急忙問道：「怎麼了？」

「沒有牌子的。」

「沒有牌子？」王小克聞言也不禁愕了一愕，剛才的確沒有留意到它的牌子，不過即使留意，上面英文字他也不認得。

二叔公試圖拔開筆套觀看，但出盡了氣力，那筆套却好像和筆身連住了一般，無論如何也弄不開來。

王小克見二叔公弄來弄去弄不開，道：「讓我來試試吧！」

二叔公把鋼筆遞回，王小克運勁一轉，筆套和筆身緊緊地連在一起，那裏動得分毫？

「我不信弄你不開！」王小克咬緊了牙齦，大力扭着筆身一轉，忽然，耳畔響起了二叔公的聲音，道：「這小子不知從什麼地方偷來的鋼筆！」

「你說什麼？」王小克仰首問。

二叔公愕了一然道：「我說什麼？」

「剛才你說我這枝鋼筆是偷來嗎？」

「沒有啊！」二叔公聳聳肩，道：「我幾時說過話了？」

「我分明聽到你那樣說的！」

二叔公指着站在一旁的白小妹，道：「你問問她，剛才我可曾張開過口說話沒有？」

王小克轉頭向白小妹望去，只見她緩緩地搖着頭，道：「我聽不到！」

王小克楞了一楞，這樣說來，莫非是自己的耳朵有毛病？

他這念頭一閃即逝，目前最要緊的是弄開筆套，照當舖的規矩，如果不能詳細地檢驗過當品的質素，是不肯受當的。

然而，不論王小克用暗勁，巧勁和大力地扭來扭去，那筆套便像原本就和筆身聯合在一起，根本沒有辦法將它分開。

二叔公見王小克拉得滿頭大汗，道：「小鬼子，我們就要收舖了，你還是回家好好試試吧，弄得開的話，明天才拿來當吧！」

「小鬼子，讓我試試！」白小妹忽然說。

王小克將鋼筆遞給白小妹，她仔細端詳了半晌，用力試了試，嘆口氣道：「不成的，這枝筆連筆身緊緊地黏住了！」

二叔公站了起身，道：「小鬼子，明天來吧！」

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轉身離開當舖。

回到家裏，白小妹忙着淘米煑飯，劏魚做餸，王小克拿了張木櫈坐在門口，手中拿着那枝「釣」來的鋼筆左試右試。

然而，他沒有法子將鋼筆弄開！

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眞是他媽的一場歡喜一場空！」

「打得開嗎？」白小妹走上前來。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打不開的！」

「我看是浸在水裏久了，筆套生了銹，因此弄不開！」白小妹說。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可能是原因之一，既然如此，它誓將成爲一件廢物！

「吃飯了！」白小妹拉了他一把：「記得去洗手！」

王小克沮喪地將那枝筆丟到一旁，起身洗手吃飯。

吃過飯後，白小妹換了衣服，還對着鏡子梳頭髮。

「你——想出去？」

「唔。」

「去那裏？」

「當然去玩。」

王小克沒有問她和誰去玩，其實用不着問，也知道一定是那姓劉的約了她。

「再見！」白小妹說着蹦蹦跳跳地走了。

望着白小妹苗條的背影，王小克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如果自己有錢，今天晚上便可以請白小妹看電影，可惜那枝鋼筆原來是廢物，否則……。

想到這裏，王小克又嘆了一口氣，有生以來，要算目前的心情最不好了！

× ×

風聲颯颯，天文台已經懸出三號風球，據說颶風露意小姐即將駕臨本市，暴雨之後又遇颶風，木屋區的居民整個下午忙得亂成一片，釘木板的釘木板，塞風洞的塞風洞，連王小克在臨睡之前，也小心巡視了木屋四週一下，看看抵不抵受得住颶風的吹襲。

現在是幾點鐘了？王小克不知道，只知道四下裏一片漆黑，一片死寂，除了風聲之外，再也聽不到其他的聲息，連隣居郭大嬸家的狼狗阿花也不吠了。

忽然，他聽到木板吱吱的聲音，白小妹起身了。

自從白小妹離開M埠來這裏住後，王小克特地替她釘了一張可以收摺的木板床放在廳中心，晚上睡覺時才放下來。

剛才分明聽到白小妹均勻的鼻鼾聲，半夜裏爬起身幹什麼？

王小克屏住了氣息，窺聽白小妹的動靜。

白小妹躡着足走到木枱子前，小心翼翼地拉開了抽屜，取了一件物事放在袋中，又躡着足走到大門前。

王小克將眼睛張開了一道縫，看到白小妹在大門前猶疑了一會，又轉頭看一看自己，這才伸手打開大門，閃身而出。

王小克見她一副鬼鬼祟祟的樣子，心底下疑竇突生，她要到什麼地方去？

大門輕輕地掩上了，白小妹顯然不想讓自己知道她要到什麼地方去。

然而，王小克的好奇心比任何人都厲害，白小妹越是不想讓他知道，他越是要去追查內裏眞相！

王小克彈跳起身，側耳向外聽了一會，只聽得白小妹細碎的脚步由近而遠，他打開大門，自後追了上去。

當然，王小克並不會讓白小妹發現自己在後面跟踪，對於跟踪人的經驗，王小克已經有了許多，因此，白小妹根本毫不知覺。

不久，白小妹下石級，向街市而去。

王小克怕她突然轉身，石級之上沒有可以隱蔽身子的地方，等她轉過街角時才一衝而下。

然而，由於他走勢太速，在梯級上摔了一交，跌得手脚全是烏青，一抹嘴角，突然有血絲。

他不理身上傷勢如何，爬起身來，向前追了上去。

當他來到街角時，忽然聽到有個男子的聲音，立時住了脚，躲在一條石柱後偷聽。

只聽那男子說道：「東西帶來嗎？」

「帶來了！」是白小妹的聲音，王小克眼珠一轉，家裏到底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使白小妹在鬼鬼祟祟情況下偷偷帶出來？

同時，那男子是誰？

「唔，很好，有了這一張東西，手續便好辦了！」男子說。

「俊哥哥，手續什麼時候可以辦好？」白小妹問。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凜，那是劉俊，自己的情敵！

「快則一個星期，」劉俊道：「慢的話半個月也可以了！」

白小妹甜膩地笑了一聲，王小克聽在耳中大不是滋味。

「小妹，咱們到夜總會去玩吧？」

「不行，小鬼子並不知道我出來。」

「唉！你怕他幹什麼，他又不是你的父親！」劉俊說：「而且，你和他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不過……不過是他從M埠帶我來的。」白小妹遲疑着說道：「我瞞着他偷偷和你交朋友，他心底下已經老大不高興的了！」

「那麼，我要帶你到日本去玩的事，小鬼子知道嗎？」

王小克心頭一跳，白小妹要到日本去玩？這是從何說起？那劉俊莫非是個百萬富翁的獨生子？

「他——他大概不知道。」

「總有一天他會知道的。」

「那也不要緊，臨走之前告訴他一聲。」白小妹說道：「難道他能綁住我不成麼？」

「對啊，那麼現在我們到夜總會去跳跳舞，他也綁不了你哩！」劉俊慫恿着白小妹。

白小妹猶疑着，沒有回答。

「來吧，今天夜總會的生意一定沒有平日好，我們可以找到好位子。」劉俊引誘着說。

「俊哥哥，我……我就是怕小鬼子突然醒來不見了我，會以為我——」

白小妹話未說完，劉俊打斷她的話，道：「以為你什麼？你又沒有跟他簽了賣身契，怕什麼？」

王小克心下十分緊張，只希望白小妹答個「不」字。然而，他聽到白小妹無可奈何地說一聲：「好吧！」

兩人的脚步聲越來越遠了，剎那間，王小克下不定主意，跟上去好呢？還是循路回家？

最後，王小克咬了咬牙齦，還是回家去吧，跟上去的話，一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上不了夜總會，二來沒有錢，三來大家見了面只有尷尬的成份居多，四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難道自己可以向白小妹下命令：跟我回家去！

王小克雖然沒有讀過好多書，却也知道人身自由這回事！

白小妹有權利結交她自己喜歡的朋友，他却沒有權利阻止她！

聽他們剛才說話，劉俊似乎要帶白小妹到日本去玩，看來這劉俊可眞不簡單！

王小克眼珠一轉，心底下已經有了計較，既然明來不行，暗中破壞却是他的拿手好戲！

是的，他一定要破壞白小妹的赴日之行！

還是回家想想用什麼法子來破壞吧！他告訴自己。

王小克一回到木屋，第一個舉動便是拉開木枱的抽屜。

當他打開抽屜時，不由呆了一呆，但隨即恍然，原來白小妹剛才拿的正是她的身份證。

王小克以為只要收起了白小妹的身份證便可以阻止她到日本之行，想不到這個計劃告吹了！

一計不逞，王小克躺到地下的蓆子上面，開始想他的第二個計劃。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他矇矓間正想睡去的時候，大門「呀」地一聲打開來。

此時風聲已歇，那一聲「呀」在萬籟俱寂下聽來更加明顯，王小克乍然醒了過來。

只見白小妹苗條的人影閃身入內，爬上床去睡了。

「好玩嗎？」王小克忽然問。

白小妹沒有回答。

「今天晚上夜總會的生意好不好？」王小克又問。

白小妹只得轉過身來，道：「你全知道了？」

這時，輪到王小克相應不理了。

「小鬼子，我只去一個星期。」白小妹說。

「祝你旅途快樂！」

「小鬼子你不喜歡我去，是不是？」

王小克翻了一個身，道：「我連發夢也不敢想到日本去玩，你有這個大好機會，怎能錯過？」

白小妹忽然「噗哧」一聲。

「笑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我聽到酸溜溜的話。」白小妹笑着道：「你怕我這一去不回頭，是不是？」

「我沒說過。」

「可是你心裏這樣想。」

「鬼才這樣想，你要去即管去好了，誰也不會不喜歡。」

「那好得很啊！」白小妹嘻嘻一笑，道：「但願你說的是心裏那句話。」

「小克，你們還不睡？」婆婆的聲音忽然自黑暗裏傳來。

「睡啦！」王小克翻了一個身，忽然發覺自己剛才被白小妹的話套住，不讓她去也不行的了。

翌日，王小克一睜開眼睛，便接觸到白小妹春花也似的笑臉。

「醒啦？」

王小克揉着眼皮，坐直起身子。

「今天開不開檔？」

「風沒打成？」王小克問。

「沒有，學校，寫字樓全沒有停，」白小妹一面替他張羅洗面嗽口的水，一面道：「我等一下也要上工哩！」

盥洗完吃過早餐後，王小克提了擦鞋箱便想出門，忽然看到枱上那枝鋼筆，暗想不如帶在身上，等沒有生意時弄弄，也許能將它的筆套弄開也說不定。

他將鋼筆揷在恤衫口袋中，和白小妹雙雙離開家門。

王小克的擦鞋檔在中區，白小妹的工廠則在東區的工業區，兩人互道一聲再見，各自向巴士站走去。

當王小克來到他擺檔的地方時，阿發已經開了檔，正替一個外國人在擦鞋。

「阿發，好早啊！」王小克和他打招呼。

「幸好風沒打成，否則寫字樓不用上工，今天沒錢開飯了！」阿發說。

王小克將擦鞋箱擺好，往地上一坐，伸了個懶腰，向前望去。

本市雖然只是彈丸之地，但工商業發達，市面一片繁榮，雖然是淸晨九時多，街道上行人熙來攘往，十分擠擁。

王小克心裏想，假使今天做得十五塊錢的生意，可以用五塊錢買餸，其餘十塊錢用來請白小妹看電影。

算算看，自己這個星期來，從未請過白小妹看電影哩，難怪那天殺的劉俊乘虛而入了！

正想念間，有個衣履光鮮，油頭粉面的青年在他面前停了下來。

那青年將脚往擦鞋箱上一擱，道：「擦鞋！」

生意上門，王小克自然不敢怠慢，拿出鞋擦鞋油，擦起鞋來。

那個上午生意奇佳，還不到中午十二時，已經做了八塊多的生意。

王小克數着袋中銀幣，暗想還有下午一段時間，十五塊錢的生意是沒有問題的了。

寫字樓下班午膳的時間是下午一時正，有的公司則在十二時三刻左右提前休息，便利職員到外面找位子午餐，王小克一看到街上行人忽然多了起來，便知道這午膳的時間到了。

通常來說，這一段時間最沒生意，因為人人都趕着裏腹進食，那有時間擦鞋。

王小克收拾起擦鞋箱，打算到附近的大牌檔吃飯，忽然，一個西裝煌然的中年男子在他面前停了下來。

那中年男子半禿着頭，但將剩下來的頭髮搽得光可鑑人，他呆呆地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抬起頭來，也詫異地望住那中年男子。

「擦鞋嗎？」王小克問。

那中年男子彷彿不曾聽到王小克的話，只是望定了王小克。

「先……先生，擦不擦鞋？」王小克指一指他的皮鞋。

中年男子忽然轉頭向後一望，然後蹲下身來，嘰嘰咕咕地說起話來。

王小克一聽他的語言，不禁呆了一呆，原來那中年男子並不是中國人，看樣子是日本人。

那中年男子一面說着話，一面向王小克恤衫指了過來。

王小克俯首一望，只見他指的是自己袋中的鋼筆，不禁笑了起來。

「你喜歡？」王小克問。

中年男子似乎聽得懂王小克的話，忙不迭點着頭。

「我賣給你好不好？」

中年男子聽不懂王小克的話，卻不斷比劃着。

「什麼事？」阿發湊過頭來。

「這嘜頭看上了我這枝鋼筆。」王小克說。

中年男子向阿發比了個手勢，又指了指自己。

「小鬼子，我猜他是想叫你將鋼筆讓給他哩！」阿發說。

「我是想賣給他啊，只是不知道他出價多少。」王小克說。

中年男子似乎猜到了王小克的意思，伸手入懷，取了一叠五百元面額的鈔票出來，抽了一張，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固然看過五百元巨鈔，也知道這日本仔看上了自己「釣」來的鋼筆，但，他却想不到對方一出手便是五百大元！

剎那間，王小克怔住了。

那日本人見王小克並不伸手來接，誤會他嫌不够，於是「刷刷」兩聲，又抽了兩張出來，遞到王小克面前。

這時候，不單是王小克，連站在一旁的阿發也怔住了！

一枝毫不起眼的鋼筆，竟值一千五百元！難道它是眞金鑄金的。

就算是眞金，也不致於價值一千五百元啊！

王小克綽號「小鬼子」，他自然有不尋常的地方，倘若那日本人只是付予三五十元的話，他早將錢收下，把鋼筆給他了。然而，由於那日本人出手太闊，他心底疑竇頓生，忽然改變了主意。

王小克望着那三張大「牛」，緩緩將鋼筆收了回來。

那日本人面色一變，吱吱咕咕地說起話來。

王小克全然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但從他面上又急又驚的神色看來，却也知道他在責問自己爲什麼改變了主意。

「我不賣了。」王小克說。

阿發呆了一呆，衝口說道：「小鬼子，你發了神經嗎？」

王小克並不理會阿發，只是向日本人搖了搖頭，表示不賣。

日本人大急，將手中那叠巨額五百元的鈔票全數遞上前來。

王小克望了一眼，照它的厚度看來沒有一萬也有八千，日本人以狡猾著稱，豈肯以這個數目來買一枝毫不起眼的鋼筆？王小克告訴自己，其中必定有原因！

他跟着又想，這可能是自己一個發大財的機會！

王小克有過幾次發大財的機會，但每一次都好夢成空，他已經意味到，這一輩子恐怕與發達無緣了。

眼看着近萬元的現鈔，只要自己將鋼筆給對方，那叠鈔票便屬於自己，便不算在發白日夢了。

想到這點，王小克差點改變初衷。

然而，日本人焦急的神色告訴他，只要自己稍爲忍耐一下，說不定有一筆更大的財富等待着自己！

日本人見王小克神色猶疑，忽然站起身來。

王小克以爲他也改變了主意，不禁大急，難道看着近萬元的財富付諸流水？

可是，日本人的舉動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只見他向後面指了指，示意王小克跟他去。

「去那裏？」王小克詫異地問。

日本人吱吱咕咕地說着王小克一句也聽不懂的日本話，但從他的手勢看來，却是邀請自己跟他去一個地方。

王小克轉頭望了望阿發，道：「怎麼辦？」

「跟他去看看吧！」阿發說道：「可能他要用更多的錢來買你的寶貝鋼筆，可是，又沒有帶在身上，叫你跟他到酒店去取。」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你跟我一道去怎麼樣？」

「我……我……」阿發猶疑了起來。

「怕什麼？如果有好處的話，我不會忘記你的。」王小克說。

阿發終於點了點頭。

然而，當兩人向前跟去的時候，日本人却搖頭示意不要阿發跟來。

「小鬼子，這怎麼辦？嘜頭不要我跟去。」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道：「好吧，老子單刀赴會，怕他什麼嘜頭！」

日本人搭着王小克的肩膊走過馬路，向中區最豪華的一丬大酒店走去。

一踏進酒店大門，王小克心頭的一塊大石才卸了下來，他忽然想到，如果那日本人是個壞人的話，自己這一去豈非送羊入虎口？

如今，他既然帶自己來酒店，表示他眞的是一個日本遊客，那便不怕了。

日本人帶着王小克踏進電梯，按下「八」字。

王小克將它牢記在心中。

電梯抵達八樓後，日本人領着他穿過一條甬道，來到「八一零」室前，停了下來，伸手去敲門。

王小克一見他不用鎖匙開門，而是伸手去敲門的，心下又不禁凜了一然，這樣說來，房裏是還有人的了！

只聽房裏有個粗豪的聲音問了一聲，日本人答了一句，門緩緩地打開了。

房裏那人也是西裝煌然，雙鬢灰白，但個子比那日本人高了許多，看上去大概已有五六十歲。

那人一見了王小克，先是一呆，日本人一面踏進房間，一面用日本話向他說。

「你叫什麼名，小朋友？」那人忽然用華語問。

王小克料不到他會中國話，先是呆了一呆，隨卽答道：「王，王小克。」

「小克，唔，」那人自我介紹：「我姓金，名叫天時，他是裕川十三郞。」

裕川十三郞倒了一杯開水，遞到了王小克面前，用簡單中國話說道：「喝！」

王小克接了過來，本想湊嘴喝一口的，但腦中念頭一閃，又放下了水杯。

「我和裕川十三郞是日本來的，」金天時道：「他是全日本隆運株式會社的總裁，我在日本也住了三十多年，這次是來本市渡假的。」

王小克一面聽着，一面暗暗奇怪，他爲什麼要向自己解釋這麼多？

「這……這位裕川十三郞先生不懂得聽中國話？」王小克問。

「只會幾句。」金天時說。

這時，裕川十三郞指着王小克恤衫袋中的鋼筆，吱吱嘜嘜地又說了起來。

金天時雙眉一軒，兩道冷電也似的眼光，向王小克直射着。

王小克被他看得好不自然，赧然一笑，將鋼筆抽了出來。

「小克，你……你這枝鋼筆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金天時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據實回答：「是釣來的。」

「釣來的？」金天時呆了一呆。

「是啊！」王小克道：「那天我去釣魚，怎知魚鈎上鈎住了它。」

金天時緩緩地點着頭，然而，從他面上的神情看來，却是一片疑惑迷茫。

「金先生，這枝鋼筆很值錢，是不是？」王小克問。

「其實也不值什麼錢。」金天時淡淡地說。

金天時說話的時候，一雙貪婪的眼光却向王小克手中的鋼筆射來。

聰明的王小克，當然知道金天時是在撒謊！

當王小克第一眼看到金天時的時候，便知道這個中國人比日本人狡猾，心中已經暗自戒備，如今一聽到他當面撒謊，警戒之心更重。

裕川十三郞既然出重金要向自己購買鋼筆，它怎會不值錢？

「金先生，我……我想知道爲什麼你的朋友十三郞帶我來這裏。」王小克問。

金天時向裕川十三郞說了幾句話，裕川十三郞答了他一大串，然後，金天時回過頭來，向王小克說道：「他問你到底要什麼條件，然後才肯將鋼筆讓給他？」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剛才他已經出了近萬元，這條件一開的話，自然不止一萬元了！

除了錢之外，王小克忽然有了一個念頭。

「金先生，如果我要求他帶我到日本玩一玩的話，他肯嗎？」王小克問。

「你想到日本玩？」

「是的。」

「爲什麼？」

王小克聳一聳肩，說道：「也沒爲什麼，我只是聽人說過，日本的富士山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我很早就想去玩它一玩的了。」

金天時轉頭向裕川十三郞傳譯，只見他蹙起了眉頭，半晌才問：「多久？」

王小克豎起一隻手指，道：「最多一個星期。」

金天時替他翻譯後，裕川十三郞終於點了點頭。

王小克不禁大喜過望，這幾天來，他爲了白小妹和劉俊赴日本遊玩的事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直恨不得背上生兩隻翅膀跟着飛去。

然而，休說沒有那筆旅費，就算有吧，到什麼地方申請手續？要持什麼證件？

王小克十四年來除了去過一水之隔的M埠之外，根本不曾去過其他的地方，何況是千山萬水之外的日本？

「金先生，我……我不知道該怎樣辦理手續，」王小克道：「希望你們可以替我弄好。」

「這個當然，」金天時道：「除了赴日本遊玩的一切費用由裕川十三郞先生負担之外，他還打算給你一筆錢，二萬元現金！」

王小克心頭陡地一跳，二萬元現欵！那決不是做夢，因爲裕川十三郞打開了一個手提旅行袋，從中取出一大叠鈔票來。

裕川十三郞數了二萬元現鈔，遞到王小克面前。

「小克，收下吧。」金天時說道：「一手交貨，一手交錢，那是最最公平的交易。」

王小克本來想伸手去接，但念頭一閃，又縮了回來。

「爲什麼？」金天時詫異地問。

「我看，還是在踏上飛機的時候才交易吧。」王小克說。

「何必多此一舉？」

「金先生，不是我不信任你們！」王小克說道：「上飛機時才一手交貨，一手交錢不是一樣嗎？」

金天時和裕川十三郞交談了一會，金天時道：「這樣吧，你快回家將身份證和照片拿來，我們過兩天就要回日本了。」

王小克眼珠一轉，點了點頭，道：「我現在立刻就回家去拿。」

「小心，別把鋼筆掉了！」金天時叮囑他：「那等於三萬餘元哩！」

「放心！我會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王小克笑着說。

離開酒店後，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有機會到日本去玩？

最重要是：他可以和白小妹在一起！

還有那二萬元現鈔，絕對是走不了！

王小克以跳舞的步法回到家裏，拿了身份證和兩張年前拍的照片，匆匆忙忙又向酒店趕去！

金天時和裕川十三郞在房間裏等他，當王小克將身份證和照片給了兩人時，金天時鄭重地說道：「小克，你要把這枝鋼筆好好地收起來，除了我們之外，還有誰知道它的存在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

「好，你可以走了，」金天時道：「明天早上打電話來酒店，看看我們有沒有需要你的地方。」

「好。」

臨出門前，裕川十三郞拿了一張五百元面額的巨鈔，遞到王小克的面前。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這……這算什麼？」

「先拿着用吧，」金天時笑着說道：「就算是預支的。」

王小克說了聲「謝謝」，接了過來。他忽然覺得這個日本人裕川十三郞實在不錯。

袋子裏有了五百元，那是什麼節目都可以了，換作以前，王小克第一個想到的節目便是「酒帘」，然而，自從認識了白小妹之後，他對酒帘中的女郞沒有興趣。

從士多店的壁鐘知道是下午三時多，

白小妹還沒有下班，還是在街上走走，看看花枝招展的女人吧。

一個人袋裏有了錢，走路也神氣了好多。

王小克在附近的餐室喝了一杯生啤，吃了一隻熱狗，找散了五百元的巨鈔，這才開始在街上盯女人。

看女人是男人的天性，倒不是王小克人細鬼大，也不是他特別好色。

忽然，王小克只覺眼前一亮，有一個穿着色彩鮮艷的熱褲女郎向他走了過來。

那女郎一頭長髮，雙腿修長均勻，看樣子不會超過十八歲，樣子雖然算不上美，但渾身便像一團火一般熱力四射。

王小克只顧欣賞那女郎的美腿，却忽視了在女郎身畔，還有一個油頭粉面的年輕男子！

一直到兩人走到他跟前時，瞥眼間，王小克只覺那男子面善異常，仔細一想，不由凛了一然！

他是劉俊！

劉俊似乎在熱烈地追求着白小妹，他爲什麼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摟着另外一個女郎的細腰在街上拍拖？

王小克又驚又喜，暗想你撞在我手裏，要倒足大霉了！

劉俊並未見過王小克，他親暱地摟着女郎的細腰，向王小克剛才出來的餐室走過去。

王小克猶疑了一下，自後跟着踏進餐室，在劉俊隣座坐了下來。

伙記見王小克去而復來，面上露出詫異的神色，王小克若無其事叫了杯生啤，竪起了耳朵傾聽劉俊和女郎的談話。

「安妮，你今天的熱褲好性感！」劉俊說。

「又來甜言蜜語了。」女郎詐嗔還喜地說。

「我的甜言蜜語只會對甜甜蜜蜜的美人兒說。」劉俊一副油腔滑調。

「阿俊，你說要帶我到日本去玩，到底什麼時候才實現你的諾言啊？」安妮問道。

又是日本，王小克心下一凛，怎麼劉俊這樣喜歡帶人到日本去玩。其中定有原因，王小克告訴自己說。

「你喜歡什麼時候去？」劉俊問。

「最近。」

「最近恐怕不成，」劉俊說道：「我叔父去了瑞士，要聖誕節左右，才能回日本。」

「難道你叔父不在便不可以去嗎？」

「可以是可以，但到時，誰來招呼我們？」

「我們可以自己招呼自己。」

「唉，總之沒有這樣方便。」

「我看你呀，根本在騙我！」

「騙你的我劉俊給車撞死，」劉俊說道：「這樣吧，如果你急於想到日本，下個月我帶你去。」

「眞的？」安妮興奮地問。

「當然眞的，不信我明天帶你到領事館辦理手續。」劉俊說。

「好極了！」

「安妮，可是你要怎樣謝我？」

「你說呢？」

「我要親熱一下。」

安妮「啐」了一聲，但聽她的頭氣，却是又淫又蕩，王小克心底下想，他們大概在枱底下踢脚哩！

一想到安妮修長均勻的美腿，王小克心下也是不禁一蕩。

忽然，劉俊壓低了聲音道：「安妮，等一下咱們開個房間，嘆嘆冷氣怎樣？」

「開房間嘆冷氣？」

「是啊，天氣這麼熱，」劉俊說道：「最好開冷氣睡它一覺了！」

「眞的嗎？」安妮笑着問。

「怎麼樣？」

「只要你眞的帶我到日本去玩，什麼都聽你的！」安妮說。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已經有了計較。

不久，劉俊和安妮埋單離去，王小克也放下兩個大銀，自後追了上去。

十五分鐘後，王小克看着劉俊摟住安妮的細腰，向一爿公寓走去。

當兩人踏進公寓後的十分鐘，王小克向附近的士多店借打了一個電話。

「喂？東區警署。」

「警署嗎？」王小克壓低着喉嚨有老人家的聲音道：「我的女兒被一個阿飛騙到公記公寓開房，你們快派人去將那個阿飛抓了！」

「你的女兒今年幾歲？」

「才十六歲零兩個月，」王小克說道：「她上個星期離家出走，原來是被那個姓劉的阿飛騙去的。」

「請問閣下姓名和地址——」

王小克不等他問下去，搶着說道：「快去抓人，否則我女兒要被他佔便宜了，公記公寓，我的女兒叫安妮！」

王小克一口氣說完後便把電話掛上。

他在士多店買了一枝雪條，站在店口用舌頭舐着，一面注視着公記公寓門口。

五分鐘之後，一輛警車飛馳而至，在公記公寓門口停了下來。

警車中跳出幾個警員走進公記公寓。

異地驚魂　東瀛狂夫

大約十分鐘後，王小克看到劉俊衣衫不整，安妮雲鬢零亂，被兩個警員押上了警車。

王小克望着警車絕塵而去，將雪條棒往地上一拋，取出香烟燃上了，然後將手揷在褲袋裏，踏着輕鬆的步伐，向歸家的路程而去。

回到家裏時，白小妹正在洗米煑飯，王小克將一包鹵味放在枱上，向白小妹道：「咱們到外面吃飯吧！」

「那兒來的錢？」

王小克將那叠鈔票取出來揚一揚，道：「你看！」

「那兒來的錢？」

「是一個日本朋友給的。」

「日本朋友？」白小妹詫異地問道：「你那兒來的日本朋友？」

王小克將裕川十三郎看上了那枝釣來的鋼筆，以及出重資購買的事約畧說了出來，只是隱瞞了他要求裕川十三郎帶自己到日本去玩一節。

白小妹知道王小克最善撒謊，但從他袋中的鈔票看來，却又不像是僞造出來的，好一會出不了聲音來。

半晌，白小妹才道：「那枝鋼筆到底有什麼寶貝的地方？」

王小克聳着肩，道：「我也是一頭霧水！」

「現在那枝鋼筆還在你身上？」

王小克點了點頭。

「拿出來研究一下，看看它到底有什麼秘密？」白小妹說。

王小克自枱底下的暗柜裏取出那枝鋼筆，除了形狀古老笨重之外，根本看不出有什麼出衆的地方。

「兩萬元一枝鋼筆，說來眞不易令人相信！」白小妹凝望着鋼筆。

「反正我們又不知道它的好處，與其讓它明……明什麼暗投，倒不如拿它換筆鉅欵也不錯。」

白小妹白了他一眼，道：「明珠暗投，連這樣簡單的成語也不會。」

王小克臉上一紅，却勉強地爲自己爭辯道：「如果我像你一樣讀過書，我當然會！」

「那個日本人幾時給錢你？」

「這個——」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他說等錢從日本匯來後，立刻給我，不過他先給了我五百元作定金，咱們這幾天不愁沒有節目了！」

白小妹替婆婆煑子飯，又爲她安排了碗筷，並將王小克買來的鹵味倒在一個碟子上，這才和王小克出外吃飯。

王小克手中有了錢絕對不會客嗇，他選了一爿很著名的酒家，叫了許多小菜，兩人據案大吃起來。

接下來的那幾天，王小克一方面和金天時聯絡，一方面暗中偵查白小妹和劉俊幾時到日本去。

五天後，金天時告訴王小克說手續已經弄好，隨時可以啓程，然而，白小妹赴日之行却好像沒有什麼眉目。

「那個姓劉的又說要帶你到日本去玩？」這天，王小克試探白小妹問。

白小妹翹了翹小嘴，道：「他說在辦手續，誰知道他是不是一派胡言？」

「我看你日本去不成，反而我先走一步了。」王小克笑着說。

「你說什麼？」白小妹楞楞地問：「你也要到日本去？」

「哦，你可以去，老子便不能去？」

「誰請你？」

「記得嗎？那個名叫裕川十三郎的日本人。」王小克得意地說道：「他是日本什麼株式會社的總裁，要請我去做他公司的貴賓！」

「鬼才相信。」

「咱們來打賭一下，看看誰先成行好不好？」王小克問。

「賭就賭，還怕了你！」

「好，一言爲定。」

「慢着，賭什麼？」白小妹問。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道：「這樣吧，如果你輸的話，親我一下！」

「你輸了呢？」白小妹咬着唇問。

「我親你一下。」

「死鬼子！」白小妹含嗔打了王小克一下。

王小克笑着向旁一閃，兩人在屋裏嘻笑追逐了起來。

×　×

漂亮的空中小姐展開迷人的笑臉，向王小克作了一個請的姿勢，王小克猶疑了一下，踏進機艙。迎面一陣沁人心脾的凉風吹來，機艙裏的氣溫眞是天淵之別。

在男侍應生的帶領下，王小克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了下來。

殷勤的空中小姐立時奉上抹手巾，王小克接了過來，抹了個臉。

「以前坐過飛機嗎？」坐在旁邊的金天時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

「從這裏到日本，只要兩個多鐘頭的航程，」金天時笑着說道：「如果你在二十年前這樣說，簡直沒有人相信。」

日本離本市多遠？王小克並不清楚，只知道很遠很遠就是了。

在金天時的指導下，王小克綁好了安全帶。

忽然間，金天時對他殷勤了起來，那種過份殷勤，使得王小克心中暗暗不安。

然而，到底爲什麼會產生那種不安的感覺，王小克自己也莫明其妙。

擴音器響了起來，先用英文說了一大串話，然後用中文，再用日文，王小克知道飛機就要起飛了，由於是中午十二時左右，所以等一下機上有午餐供應，午餐包括日本菜和西菜任從選擇。

當飛機在跑道上緩緩滑行時，坐在最外面的裕川十三郎將那個占士邦手提箱捧了起來，放在膝蓋上，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

「小克，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時候了。」金天時說。

王小克將鋼筆拿出來，遞給金天時。

金天時神色忽然緊張了起來，凝視着那枝鋼筆，眼眶中射出一種奇特光采來。

「給我！」裕川十三郎舉手搶過去。

接着，裕川十三郎將兩叠鈔票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將鈔票放到那套用一百二十元買回來，生平的第一套西裝的內袋，暗想有了這兩萬元，到達日本時，就算金天時和裕川十三郎過橋抽板，自己也不愁流落異鄉了，況且，他所購的是來回機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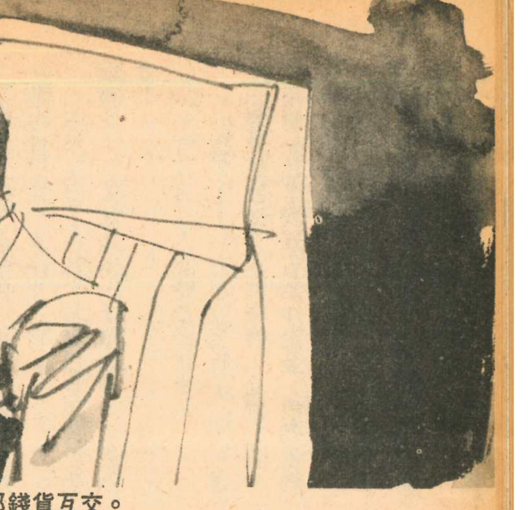
飛機緩緩升空了，王小克望着下面越來越小，彷彿火柴盒也似的房屋，忽然想：白小妹該回去了吧？

當王小克要求金天時帶自己到日本遊玩的時候，他以爲可以跟踪白小妹到日本，怎知到頭來自己還是先走了一步。

本來，他央求裕川十三郎多逗留幾天的，但金天時告訴他說，裕川十三郎在日本有一個重要的會議要開，不能再延遲。

反正白小妹的手續也出了來，她可能明天，還是後天便可起行，所以，王小克毅然下了決定——先走一步！

王小克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和白小妹在日本聯絡，他約畧聽人說過，日本有一爿東南亞最高的酒店，好像叫「京王大酒店」，他約了白小妹抵達日本後，逢下午三時到「京王大酒店」的咖啡座去，自己會在那裏等。



飛機起飛後，王小克與裕川十三郎錢貨互交。

王小克為了小心起見，還詢問了金天時「京王大酒店」的咖啡座在幾樓，這才安心收拾行裝。

其實王小克也沒有帶什麼行李，他平生第一次出門，根本不知道該帶些什麼，反而白小妹心細如塵，替他收拾了幾件內褲汗衫，睡衣睡褲，牙刷面巾等，放在一個小小的旅行袋裏。

如今，王小克腦中只是盤念着個念頭：怎樣將那兩萬元現鈔好好地安置起來？

不過，抵達日本後，自然會有辦法，他眼看窗外，望着一片浩瀚雲海，看得痴了。

「抽烟嗎？」金天時問。

王小克回過頭來，只見漂亮的空中小姐手持烟盒，正在殷勤奉烟。

王小克取了一口，空中小姐姿勢優美地着了打火機，替他燃上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緩緩地噴着烟霧，有了錢眞好，如果沒有錢的話，怎能有這樣的享受。

當他釣到那枝鋼筆時，滿以為最多可以當它三五十元用來看電影吃飯，怎想到二叔公不要，這個土頭土腦的日本人却肯出兩萬元？

天下間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太多了。

王小克側頭望了一眼，只見裕川十三郎拿着鋼筆呆呆出怔，金天時一雙灼灼的眼光，也望定了那枝鋼筆。

到底那枝鋼筆有什麼玄虛令這兩人如痴如醉？王小克一下也沒有頭緒。不過兩萬元已經在自己的袋裏，眼看又可遍覽日本風景，鋼筆的秘密也與自己無關了。

從王小克把鋼筆交給裕川十三郎後，他們再也不主動和自己談話，王小克顧着欣賞窗外的雲海，也不覺得寂寞。

兩個多小時後，飛機已在東京機場着陸。

王小克隨着金天時和裕川十三郎經過海關，來到機場門口，早有一輛豪華冷氣房車駛了過來，穿制服的司機上前替他們開門。

踏進車廂後，金天時問：「小克，你想到裕川十三郎先生的家裏住，還是住到酒店去？」

王小克想了一會，道：「還是住酒店吧。」

「好！」金天時轉頭吩咐了司機幾句，汽車緩緩地駛出了機場。

在一間大酒店安置下來後，裕川十三郎取出一張卡片，叫金天時交給王小克，金天時道：「這是裕川先生的住址，你有什麼事時，可以打電話找他，我們明天會來看你。」

王小克本來想請他們今天晚上帶自己出去觀光觀光，他初次出門，人地生疏，實在不知道何去何從，不過話到口邊又嚥了下去，因為金天時和裕川十三郎已經轉身離開酒店。

在侍者的帶領下，王小克踏進了豪華的單人房，那侍者是日本人，但懂得說英語，不過王小克對英文也是一竅不通，侍者離去後，他和衣在乳膠床上一躺，望着天花板出怔。

終於來到日本，這好像一場夢了吧？

王小克拿出兩大叠鈔票數着，五百元面額亘鈔一共是四十張，這絕對不是夢！

金天時臨走時說明天才來看他，今天晚上該到什麼地方去找節目？

袋裏雖然有錢，却苦於言語不通，孑然一身又沒有伴，王小克苦笑了一下，有了這兩萬元而不在×埠享福，却匆匆地趕到日本來，究竟是為了什麼。

最後，王小克告訴自己，就算是人一世物一世，開開眼界吧！王小克忽然一骨碌爬起身來。

首先，他將房間巡視了一遍，把面巾牙刷等物放到洗手間去，然後拿着那兩叠鈔票，思索收藏之法。

王小克想了一會，已經有了主意，最安全方法當然是帶在身上，可是，萬一在街上碰到搶匪時，豈非一場美夢一場空？

他捲起了褲管，將兩叠鈔票分別納入襪子中，再用兩條橡筋箍住了，彈跳了幾下，鈔票在襪子裏安穩得緊，這不是最佳辦法嗎？

一切安排妥當，該到下面去看看了，王小克臨出門前，抽一張鈔票出來，他雖然是大鄉里出城，却也知道，×埠貨幣在日本不通用，要到酒店柜面兌換日本錢。

在酒店大堂的接待處兌換了日本幣之後，王小克緩緩踱出了酒店。

街上熱浪迫人，王小克在附近兜了一轉，忽覺饑腸轆轆，當下走進一爿小食店，吃了一碗湯麵，暗想沒有什麼地方好去，倒不如回酒店的房間裏看電視吧！

這天晚上，王小克一直呆在房間裏沒有出去，酒店的電視機是七彩，節目也很精彩，王小克看到深夜才爬上床睡覺。

翌日一覺睡來，已是早上十一時多，開着冷氣特別好睡，他匆忙盥洗過後，到地下的咖啡座要了一個早餐。

王小克問伙記叫早餐的方法是有他自已一套的，他語言不通，却巡視了咪啡座中客人的食物一眼，見到合意的便指給伙記看，打手勢表示自己也要同樣的一份。

吃早餐後，在酒店的購物市場兜了個圈，忽然想起金天時可能會來找自己，急忙上樓。

然而，不單金天時沒有來，他甚至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王小克一直等到下午二時多，暗想如果白小妹今天來日本而到「京王大酒店」的咖啡座去等自己的話，却如何是好？

京王大酒店在那裏？王小克以為可叫金天時帶自己去，如今他連電話也不打一個來，自己怎知道如何到京王大酒店去？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王小克一直等到下午五時多，仍然接不到金天時的電話，肚子餓了起來，只得到下面餐廳吃飯。

話休煩絮，王小克等到深夜十一時多，仍然見不到金天時和裕川十三郎影子。

這時候，王小克開始意味到，金天時和裕川十三郎鋼筆得手後，已經拋棄了自己！

只要能够和白小妹會合，就算有一個劉俊在中間，那也沒有關係，自己身上有錢！

忽然，王小克想到裕川十三郎卡片！

自己不懂得問路，的士司機却看得懂卡片上地址的，奶奶的裕川十三郎不來找自己，自己便找上門去！

他主意已定，套上上裝，離開酒店。守門的門僮，用英文問他：「要的士嗎？」

「的士」那兩個字和華語的發音一樣，王小克做過替人開車門的小童，自然聽得懂，於是點了點頭。

門僮替他召了一架的士，王小克跨上車後，將裕川十三郎的卡片取了出來。

「到這個地方。」王小克指着卡片上的日文。

司機倒也眉精眼企，接過卡片看了一遍，向他點點頭，道：「ＯＫ！」

王小克所居住的×埠有「不夜城」之稱，日本東京的晚上，七彩霓虹燈光燦爛美麗，街上行人如鯽，也是異常興旺。

車子經過市中心幾條大馬路，忽然向一條小徑駛去，只見前面街燈暈暗，望過去一片灰濛濛地，沒有半個人的影子。

小徑的兩旁隔不多遠便有一幢房子，從它的外型看來，王小克知道那是傳統的日式房子。

那司機一言不發地駕着車子，約莫二十分鐘後，車子在一幢日式別墅前戛然而止。

司機向那幢房子一指，用日文道：「這裏就是了。」

王小克聽不懂他的話，却也知道目的地到了，他付了車資後，踏下車來。

房子四週都是花草樹木，環境相當幽靜，然而在夜深看來，却透着一種陰森。

王小克猶疑了一下，向大門口走去。

大門口有一道鐵柵，王小克四週搜索門鈴的所在，但由於燈光暈暗，一時間找不到鈴掣，他試着伸手向柵一推，竟然應手而開。

王小克踏上前面那條用鵝卵石鋪成的小徑，向前走去，只見屋裏一燈如豆，裕川十三郎大概已經入睡了。

「裕川先生！」王小克跨上台階，隔着一道紙門向內喊叫。

沒有人回答他。

隔了半晌，王小克試將鐵門一推，踏進廳去。

廳中心有一盞二十五火的壁燈亮着，剛才從屋外看到的燈光，大概便是它所發出來的，因為除了那盞燈之外，王小克看不到其他的燈光。

「裕川先生！」

屋裏一片死寂，王小克的心不禁怦怦亂跳起來。

照說，裕川十三郎是日本什麼株式會社的總裁，他的私邸一定傭僕如雲才對，怎麼空氣中沒有半點人的氣息？

就算裕川十三郎睡了，他的家人也該聞聲出視才對啊，難道自己找錯地方嗎？

王小克向前踏了一步，忽然看到右邊一間房子的紙門半開，向前望了一望，只見房中心的榻榻米上，有一個人仰面而睡，身上蓋着一條白色和被。

王小克在電視片集中看過日本人的生活起居習慣，知道那是傳統的日式睡房，裕川十三郎年紀大約五十開外，仍然保留着傳統習慣。

「裕川先生！」

房中那人沒有回答。

王小克躡着足走上前去，靠在門扉上

一望，隱約看到躺在榻榻米上的男子正是裕川十三郎。

這樣說來，自己是摸對了地方了。

王小克踏進房間，逕自來到裕川十三郎的身畔，蹲下身來，伸手去搖他。

然而，當王小克的手才伸到一半，忽然僵住了！

地上那人不錯是裕川十三郎，可是他雙目圓睜，只露出了眼白，額頭上鮮血淋淋，兀自向下淌着，將那條白色的和被染紅了一大片！

王小克這一嚇差點暈了過去，總算他見過場面，急忙連滾帶爬向後連退！

不錯，裕川十三郎是死了，偌大的房子中，靜得一點聲息都沒有，王小克雖然也見過死人，却沒有這一次恐怖！

他身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環境，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面對着一具血淋淋的屍體，嚇得渾身抖索。

王小克神志一恢復清醒後，第一個閃現的念頭便是：逃！

他不知道應該逃向那裏去，只是想離開這幢房子，這幢四週透着邪門的房子！

當王小克用手支撐着爬起身來，忽然聽到輕輕「拍」地一聲，外面的燈熄了！

那壁燈一熄，四週立時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王小克自喉嚨間發出一個呻吟聲，雙手再也支撐不了身體的重量，重新軟下地去。

壁燈不會自動熄滅，因爲那是用電而不是用火水的，那表示屋內有第三者！

那第三者爲什麼要這樣神秘？用不着說，他一定是殺死裕川十三郎的兇手。

忽然，王小克想到金天時，想到他那不懷好意，狡黠狎猾的眼色來。

不錯，屋中的第三者一定是金天時，他想殺自己滅口！

金天時年紀雖然老邁，却是精神矍鑠，體格雄偉！說不定他手中有槍有刀，要殺自己滅口，眞是易如反掌。

就在這個時候，房外傳來「篤篤篤」的脚步聲，那脚步聲輕得幾乎聽不出來，倘若王小克不是正屛着氣息窺聽四週動靜，簡直不可能聽得到。

脚步聲朝着房間而來，王小克一顆心便似要從口腔裏跳出來，腦間念頭一閃，難道我小鬼子便要如此這般不明不白地命喪異域？

脚步聲越來越近，王小克背貼着牆向牆角退縮。他打算躲到牆角，待那「金天時」入房的那刹間縱身撲上前去，也許還有逃生的機會。

王小克一寸一寸地向後移步，觸手處是一條一條的杉木板，倏地，他五隻手指按在一團軟綿綿的東西上，用力一揑，竟然還有彈性，心下一凜，險險嚇得昏了過去。

房中還有人躲着！

那是什麼人？爲什麼鬼鬼祟祟地好像鬼魅一樣躲在一旁一聲不出？

王小克腦際一麻，再也動彈不得。

這時，背後傳來夜狼也似的獰笑聲，那人說的竟然是中文，他道：「小朋友，你來得正好啊！」

「阿昌，留下活口！」房外那人道。

「我理會得！」

王小克只覺手臂一緊，已被背後那人大力扭住，痛得眼淚向外直流。

房外那人說話的時候，王小克認得正是金天時的聲音，恐懼之心稍褪，代之的是滿腹狐疑！

「帶他出來！」金天時說。

那「阿昌」孔武有力，把王小克如老鷹捉小鷄般揪了起來，來到廳中。

王小克向前一望，看到金天時笑吟吟地望住了自己。

「好聰明的小子，竟然摸上這裏！」金天時道：「可惜，這次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金……先生，我等了你一天等不到，所……所以才來這裏看看的！」

「唔，我正打算去找你，你自己來了最好！」金天時忽然問：「有誰知道你來這裏嗎？」

王小克又是搖了搖頭，忽然一悟，暗叫不妙，急忙道：「的士司機送我來。」

「東京有近萬個的士司機，」金天時笑着說道：「那不要緊。」

「金……金先生，裕……川先生怎麼死了。」王小克佯裝一片茫然的樣子：「是誰殺的？」

金天時哈哈地笑了起來，道：「好小子，明知故問居心何在？」

「我……我和這件事完全無關，金先生，你……你放我走吧！」

「放你走？」金天時踏前一步，凝視着王小克，道：「那有這樣便宜事情。」

「我最多不向任何人提起就是了！」

金天時向阿昌使了個眼色，阿昌提起了王小克，向外走去。

「金先生，你要帶我去什麼地方？」

「小子，如果你够聰明的話，最好裝啞吧，否則，哼哼！」

王小克回心一想，在這個人地生疏，言語不通的環境下，自己那套鬼計的確難以施展，最聰明的法子，也只有裝啞吧一途。可是，他心底下實在不明白，既然金天時下手殺了裕川十三郎被自己撞見了，爲什麼他不殺自己滅口？

以金天時和阿昌的武力，殺死自己不過好像揑死一隻螞蟻一般簡單，然而看金天時的態度，却又不急於殺死自己，究竟是什麼原因？

阿昌將王小克提到車房中，打開車門，拋了進去。

那是一輛豪華房車，和昨天到機場接機的那架不同，阿昌逕自坐到司機位，金天時打開後廂車門，跟着跨進車來。

「走吧！」金天時說。

車子緩緩向外駛了出去，王小克坐直起身子，望着前面馬路出怔。

他忽然想到，每一次看來好像是財星高照要帶自己發一筆大財，但每一次不但變成泡影，而且都身陷險境，早知道在×埠時接受了裕川十三郎的那近萬元現鈔，也不必落到如今這種境地了！

顯然地，金天時是看上了裕川十三郎的鋼筆，因此才萌殺機的！

其實王小克早從金天時的眼色中看到他在覬覦自己賣給裕川十三郎的鋼筆了，他只是猜不透，爲何一枝小小的鋼筆，竟然會使金天時下手殺人！

從金天時輕鬆的神情看來，那枝鋼筆顯然已經落在他的手中。

金天時得到那枝鋼筆後有什麼好處？好處當然是有的，而且將會是大大的好處，倘若不然，他也用不着下手殺人！

王小克忽然想到間諜片裏的情形，許多國際間諜，喜歡將底片菲林收藏在一件普通的物事中，鋼筆的筆套不能拔開，內裏莫非眞裝着間諜菲林。

然而，裕川十三郎和金天時看上來並不像間諜，而且，過了氣的情報也不值一文，那時斷手沉在海中已有相當時日，就算鋼筆中眞有間諜菲林，這時大概也派不到什麼用場了吧？

王小克腦際間思潮起伏，却猜不到所發生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車子風馳電掣般地在超級公路上飛馳，車廂中寂靜着，沒有人開口談話。

王小克不知道金天時要將自己帶去什麼地方，既然最聰明的法子是扮成啞吧，他也不敢出言相問，暗想只好聽天由命。

阿昌將車子駛到車房中，金天時向王小克道：「小克，下來吧！」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見他口角泛着笑容看上來沒有絲毫惡意，這才稍爲放心。

金天時領着他向大門口走去，這時候，門口左右兩旁站着兩個年輕漢子，四道眼光齊向他們射來。

王小克望了那兩個男子一眼，不由呆了一呆，他們身上穿着畢挺漂亮的軍官制服，頭上戴着軍帽，足蹬皮靴，腰間還繫着佩槍，金天時葫蘆裏賣些什麼藥？

當兩人經過那兩個年輕軍官時，王小克聽到皮靴擊地聲，他們竟然向金天時和小克行了一個姿勢優美的軍禮！

王小克心中疑雲越來越甚，金天時既然犯法殺人，爲什麼竟有胆量公然帶了自己這個「目擊証人」來這種地方？

一踏進滿地鋪着紅色地氈，佈置豪華的客廳時，王小克眼前一亮，客廳中似乎在擧行着鷄尾酒會，數十個衣履光鮮的軍官手持高脚杯，或三人一堆，或五人一組地在聊天喝酒。

當王小克和金天時出現時，談話聲忽突然停止了，近百道眼光向他們射來。

王小克的常識告訴他：這裏大概是個軍官俱樂部！

金天時帶自己來軍官俱樂部幹什麼？

只見軍官羣中，有一個腰間掛着佩刀，上唇蓄着短鬚的日本人踏上了前來，向金天時行了個軍禮，道：「任務完成？」

那日本軍官說的竟然是中文，這已經令王小克大感愕然，聽他話中之意，似乎金天時去暗殺裕川十三郎，還是他們所委派的「任務」哩！

王小克眨着眼，他覺得自己如墮五里霧中！

「完成了！」

「很好，很好，」軍官道：「先喝一杯再說。」

「是！」

軍官望了王小克一眼，朝金天時問：「他是誰？」

「他就是裕川在×埠帶來的那個小孩子，」金天時說：「那枝『知彼管』就是他得到的。」

軍官凝眼打量了王小克一下，問：「你叫什麼名？」

「王小克。」

「替他準備個房間，」軍官朝着金天時說：「看他喜歡吃什麼東西，吩咐厨房打點。」

「是！」

金天時拉了王小克一把，向左側一條甬道走去，道：「跟我來。」

「金參謀長！」軍官忽然大叫一聲。

金天時轉過頭去，道：「大將有什麼吩咐？」

「一小時後準備盤問。」

「是！」

王小克心下一凜，等一下他們要「盤問」自己？盤問些什麼？

金天時帶着王小克穿過甬道，來到一道房門前，道：「這是你的房間。」

王小克猶豫着。

「進去看看，包保比你任何的酒店更豪華！」金天時說着打開了房門。

王小克眼前一亮，果然如金天時所言，房間裏佈置得美侖美奐，落地的窗帘，圓型的大床，一排乳膠沙發放在床前，房裏雪櫃，電視機，音响設備一應俱全，還有一張白色鑲金邊的法國式流綫型寫字枱，連寫字枱的椅子，也是宮庭式的。

「怎麼樣？」金天時問。

王小克踏着厚厚的地氈，嘴中不禁「嘖嘖」稱讚，道：「太美了！」

金天時淡淡一笑，道：「如果你喜歡，它是屬於你的。」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什麼屬於我的？」

「這個房間！」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問：「你們打算叫我永遠住在這裏？」

「不好嗎？」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起來。

「記住，不要四處亂跑，最好連房門也不出來，」金天時道：「一小時後，我們會進來看你。」

金天時說着便欲轉身離房。

「金先生！」

「什麼事？」

「想不到你在日本做大官！」

金天時先是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道：「什麼大官？」

「我聽那個大將剛才叫你『參謀長』哩！」王小克說。

金天時苦笑了一下，掩上房門離去。

王小克往沙發上一靠！閉起了眼睛，目前所發生的一切，都好像是電視片集那般傳奇，傳奇得連自己也不敢相信！

金天時身爲中國人，爲什麼會當起日本軍隊中的「參謀長」來？

剛才在客廳中所看到的軍官，包括那「大將」在內，爲什麼都這般年輕？同時，他爲什麼說中文？

他們等一下要盤問自己，到底自己有什麼秘密是值得他們盤問的？

一連串的疑問升上了心頭，王小克一樣也得不到解答。

在王小克以往的經歷中，固然也碰過不少神秘莫測的事，但多半一想便明，就算不明也有點頭緒，然而，這件事自始至

終，他都不明所以。

剛才那個「大將」將鋼筆稱為「知彼管」，這大概是日本名詞，否則，為什麼叫「知彼管」？它有什麼特別意義在內？倘若王小克多讀一點書，他也許會想得到「知彼管」的意思，可是他根本連字也不認得多少個！

不一會，房門「篤篤」地響了起來，王小克趨上前去開門，原來是頭戴軍帽的廚師，端了一盤熱氣騰騰的食物進來。

廚師將食物放在茶几上，轉身便欲離去，王小克忽然向他問道：「你會說中國話嗎？」

廚師轉過頭來，詫異問道：「會的，幹什麼？」

「你……你是日本人？」

廚師點了點頭。

「那麼，為什麼你會說中國話？」

「在我們這個地方，每一個人都會說中國話。」廚師笑着說。

「中國話在日本這樣流行嗎？」

廚師沉吟一下，答道：「也不見得，一百個日本人中也找不到一個會說中國話的。」

「為什麼你們這裏的人全會說？」王小克好奇之心大起。

「這個嘛——」廚師頓了一頓，笑着說：「你是初來客人，我不能告訴你。」

說完，廚師開門離去了！

王小克望着那盤食物呆呆出怔，事情是越來越波譎雲詭了！

自己稱為「小鬼子」，如今卻不再鬼精靈，倒反像是被鬼迷得暈頭轉向，不知就裏了！

疑問歸疑問，嗅到那陣食物的香味，肚子已經響了起來，還是吃了東西再說。

那廚師端進來的是日本菜，王小克有生以來第一次嘗試到日本菜，覺得味道還算不錯。吃過東西後，王小克揩了揩嘴，蹲到電視機前，胡亂撥弄着電掣，憑他的小聰明，倒也將電視開了，躺在床上欣賞電視節目。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房門「篤篤」地輕響了起來。

王小克霍然坐直起身子，是他們來「盤問」自己的時候了！

「誰？」王小克問話時，一顆心禁不住怦怦跳了起來。

沒有回答，王小克趨上前去，隔着門問道：「誰人？」

「我？」是一個妙齡女子嬌滴滴的聲音。

王小克心中一動，剛才踏進大廳時，看到的全是男性，怎麼突然間跑出一個女的來？

既然是個女的，那倒用不着害怕，他把門打開，眼前站的是一位千嬌百媚，風姿綽約的美女！

美女向他甜甜一笑，道：「我可以進來嗎？」

王小克望着她玲瓏浮凸的身段和嬌美絕倫的面龐，剎那間竟是痴了！

要說王小克沒見過有絕色美人，似乎不確，白小妹本身就是個美人，但眼前這位美女不論身段，面龐和風情，都成熟到了極點，漂亮到了毫巔，是以王小克才會突然間舉止失措。

那美人婀娜多姿地踏進房來，望着茶几上杯盤狼藉笑道：「你剛吃過東西？」

王小克趨上前將電視機關了，才訥訥地道：「請……請坐。」

美女在沙發上盈盈坐了下來，王小克望着她短到無可再短的迷你裙腳一眼，不由面紅心跳，他媽的，這妞兒的雙腿好漂亮！

「我叫花似玉。」美女說。

「花……花似玉！」王小克忽然衝口說道：「如花似玉！」

「你倒懂得這句成語，」花似玉掠一掠秀髮道：「他們說，你沒有讀過書！」

王小克臉上一紅，沒讀過書眞吃虧，這個世界需要的是讀過很多書的有學問的人！

「花小姐是日本人？」

「是的，」花似玉點一點頭：「道地的日本人。」

「你的中國話說得很好。」

「在我們這裏，中國話是必修科之一。」花似玉笑着說。

王小克雙眉一揚，原來她也是金天時的夥伴！

「對了，這地方還過得去嗎？」花似玉問。

王小克急忙點頭：「漂亮極了。」

「小朋友，如果你跟我們合作，將來的前途眞是不可限量哩！」

合作？王小克眨着眼，怎樣合作法？

「我看你是個很聰明的人，」花似玉說：「你該知道聰明人的做法吧？」

王小克被她問得一頭霧水，他搔了搔頭，正想問她到底是什麼意思，忽然，房門開了，金天時和那「大將」走了進來。

花似玉一見大將和金天時進來，立時站起身來。

「免了！」大將向花似玉揮揮手。

「小克，我們有幾句話要問你，希望你可以說實話。」金天時面色非常莊重。

王小克點了點頭，聰明人在這個時候也該要不出什麼花樣吧？

「首先我要問你——」金天時說到這裏，大將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還是讓東京玫瑰問吧！」

「好！東京玫瑰，你開始吧！」金天時朝着花似玉說。

王小克楞楞地望着花似玉，她就是傳說中的「東京玫瑰」？

「小朋友，你那枝『知彼管』是怎樣得來的？」花似玉問。

王小克知道「知彼管」指的就是那枝鋼筆，却佯裝不懂，反問道：「什麼知彼管？」

「那枝鋼筆。」金天時解釋。

「我全告訴這位金先生了。」王小克向金天時一指。

大將和花似玉眼光齊向金天時射去。

金天時莞爾一笑，道：「他是的確告訴我說釣來的。」

「有這個可能嗎？」大將深皺着兩道濃眉。

「小朋友，你告訴金先生說是釣魚時釣來的，是不是？」花似玉問。

「的確是釣魚時釣來的！」

大將道：「鋼筆怎可能釣得起來？」

王小克道：「它是握在一隻手掌心中的。」

「哦？」三人均是一楞。

「那枝鋼筆釣上來時，是握在一隻手掌中的。」王小克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將詫異地問。

「是這樣的，那天我和朋友去釣魚，怎知從海中釣到一隻斷手，手掌緊緊地握着那枝鋼筆，我一時好奇，自手掌中將它取了出來。」王小克道。

大將緩緩地點着頭，說道：「原來如此！」

「大將，」花似玉側頭望着大將，道：「這樣說來，那老頭所說的，全是眞話了！」

「唉！我們以為這稀世奇珍『知彼管』從此要絕跡人間，怎知鬼使神差的竟被一個無知小童釣魚時釣到了！」大將說。

「小朋友，你沒有騙我們？」花似玉問。

王小克聳着肩，道：「這是事實，我為什麼要騙你們，況且——」

「況且什麼？」

「況且，還有人作證哩！」

大將神色緊張地問：「是誰？」

「我的朋友。」

「他……他也見過『知彼管』？」大將顫聲問。

王小克點了點頭。

大將和金天時對望了一眼，問道：「你那位朋友在×埠？」

「是的。」

「他是幹什麼的？」

「在工廠裏當女工。」

「原來是個女的！」大將吁一口氣。

「大將，聽說那個女的也要到日本來。」金天時說。

大將望着王小克，道：「是不是？」

王小克心下一凜，暗想這件事要果上白小妹了，不過自己既然向金天時查問過「京王大酒店」的咖啡店，又向他透露過白小妹赴日之行，也是瞞不了，當下點了點頭。

「她幾時來？」

「我……我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將她帶來這裏？」花似玉問。

「你……你們想對她怎樣？」王小克担心地問。

「沒什麼，」花似玉說道：「我們只是想跟她做朋友而已。」

王小克心下暗暗好笑，這些人當自己是三歲小孩子。

「小克，我看你還是聽花姑娘的話去做，否則，我們也可以到『京王大酒店』的咖啡廳找到她，每天下午三時正，是不是？」金天時說。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誰叫自己誤信奸人？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好，今天到此為止。」大將站起身來。

「小克，好好呆在房間裏，」金天時臨別時叮囑他：「隨便亂跑的話對你的處境不利，知道嗎？」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三人離去後，王小克躺下床去，腦中不斷想着一個疑問：那枝「知彼管」到底是什麼東西？

× ×

王小克呷了一口啤酒，轉頭又向咖啡廳的門口望去，已經是第三天了，還沒有白小妹的影子。

其實王小克這時的心情十分矛盾，既希望白小妹出現，又担心她萬一落入「大將」他們的手中，不知道會有什麼遭遇。

「小克，已經四點半了。」花似玉啜了一口橙汁，提醒他。

王小克緩緩將眼光移到花似玉的身上，他也知道已經是下午四時半了，如果白小妹抵達日本，她應該會赴約的，除非她被劉俊軟禁了！

「還等不等？」王小克問。

「再等十五分鐘看看。」花似玉說。

當王小克重新把眼光移到咖啡廳的進口時，不由呆了一呆，出現在咖啡廳門口的，竟然是周探長！

周探長為什麼也會在日本？

只見周探長站在進口處望了一望，似乎在找尋着什麼人。

這時，他的眼光停留在王小克的身上，雙眉一揚，向王小克走了過來。

「你的朋友？」花似玉低聲問。

「是的。」

「不要和他多說話，知道嗎？」花似玉囁聲說。

「小鬼子，原來你在這裏！」周探長笑着和王小克打招呼。

「周探長，你好啊！」王小克苦笑。

「你怎麼會在這裏——」周探長說話時，發現王小克身畔的絕色美人，急忙伸出手來，道：「這位小姐是——」

「小姓花。」花似玉笑着說：「原來是探長哩！」

「花小姐。」周探長熱烈地和花似玉握着手，道：「我可以坐下來嗎？」

「當然。」花似玉說。

周探長一屁股坐了下來，詫異地望着王小克，在他心目中，王小克只不過是一個擦鞋童，充其量是一個與衆不同的擦鞋童而已，他那兒有條件到日本旅遊，而且有絕色美人陪在身畔？

「周探長來渡假嗎？」王小克問。

周探長取出手帕抹拭額前的汗珠，道：「渡什麼假，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一天是假期。」

「那麼你來日本幹什麼？」

周探長張口想說話，望了花似玉一眼，又將話咽回，反問：「你呢？」

「朋友招待來玩的。」王小克說。

「好得很啊！」周探長半帶諷刺，半帶妒忌地說道：「我就知道你有不少闊朋友。」

「對了，你是來辦案！」王小克問。

周探長赧然一笑，不置可否。

他雖然不回答，却已等於默認了，王小克接着問道：「辦什麼案？」

「唉，麻煩，總之是麻煩！」

「什麼麻煩，說來聽聽怎樣？」

「唉，不打擾你們了，」周探長站起身來，道：「我有事要走先了。」

「再見！」花似玉如釋重負地說。

「我就住在上面，」周探長向王小克說：「二〇〇一室，有空不妨來找我。」

「好的。」

望着周探長離開咖啡室，王小克眼前彷彿露出一絲曙光，皇天眞無絕人之路！

「我們走吧！」花似玉放下一張鈔票，站起身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花姐姐，多等一下好嗎？」

「你以爲她會來？」

「會的，」王小克點着頭，道：「如果白小妹來了日本，她會來的。」

花似玉嘆了一口氣，道：「好吧。」

兩人又等一會，直到下午五時左右，這才起身而去。

王小克一路不出聲，只緊蹙着眉頭。

「小克，在想什麼？」花似玉手搭駕駛盤，側頭問。

「花姐姐，你說那個劉俊會不會是壞蛋？」王小克仰首問。

「很有可能。」

「如果他是壞蛋的話，那麼——」王小克忽然念頭一閃，暗呼不妙：「白小妹一定被他佔了便宜。」

「既然你的女朋友長得這麼漂亮，很難担保不會被人家佔便宜的。」花似玉笑着說。

「可是——可是他爲什麼要帶白小妹來日本才佔便宜？」王小克喃喃地自語。

「很難說，聽說最近國際人口販賣集團很猖獗，」花似玉說：「經常誘騙無知少女賣到其他的埠頭去。」

「那爲什麼要賣到日本來？」王小克詫異地問道：「日本不是女人多過男人的嗎？」

花似玉淡淡一笑，道：「那是戰前的事了，最近二十年來，男人和女人的比例已經差不多，尤其是工商業發達，教育水準提高，多數的婦女都不肯過迎送生活，這幾年又有不少外國遊客來觀光，形成藝妓奇缺的情況。」

王小克凛了一然，道：「你……你沒有騙我？」

「爲什麼要騙你？那些人口販賣集團，將無知少女訓練成精通日英文藝妓，然後叫她們冒充日本人，過其賣肉生涯。」

王小克心中很早已有這個疑團，只是強逼自己不去相信，如今經花似玉提醒，冷汗不由涔涔而下。

照那劉俊的背景看來，他既不是富家子，又不是事業有成的人，他爲什麼見到女孩子便邀請她們來日本遊玩？

顯然地，這只是一種幌子，他是人口販賣集團的爪牙，專向無知少女下手。

如今，白小妹已經落在他的手中！

周探長突然在日本出現，會不會就是來調查這個案子的？

只要到「京王大酒店」問一問周探長，便可明白眞相了！

可是，花似玉似乎不欲自己和周探長接觸，如果要去找周探長的話，一定要自己想法子溜出來！

然而別墅中一天廿四小時都有守衞看守，四週又圍着幾重鐵絲網，公然的溜走是沒有法子的了，只有用計才成！

對於偷偷從別墅溜出來這一點，王小克倒是相當有信心的！

回到別墅時，已經是下午六時半了，車子甫駛入停車房時，一個穿着少佐制服的軍官奔上前來，道：「花姑娘，大將正在四處找你。」

「咦？他知道我在京王大酒店咖啡廳等人的。」花似玉說。

「我一個小時前打過電話去，回說你走了。」那少佐說。

「究竟有什麼事？」

「月會再過半小時便要開了。」少佐望了望腕錶，道：「花姑娘，快到會議室報到吧！」

「是，謝謝你！」花似玉向他行了一個軍禮。

逃離虎口　再入牢籠

花似玉匆忙向大廳奔去，王小克自後跟着，來到大廳正中的一道房門前，上面寫着「會議室」。

花似玉舉手便欲敲門，王小克拉了她一下道：「花姐姐，我可不可以進去？」

「你想進去？」

「是的。」

「幹什麼？」

「我想看看軍事會議是怎麼模樣的。」

花似玉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不過你只許聽，不許亂說話。」

「我怎敢？」王小克說。

花似玉這才伸手敲門，門敲了三下，立時打了開來。

開門的是一個年輕的中佐，他向王小克望了一眼，面上有猶豫之色。

「讓他進去，沒關係。」花似玉說。

王小克一踏進那「會議室」時，不由呆了一呆，那是一個面積寬敞到不能置信的會議室，大約有一二千呎，四週都有落地窗帘，地上鋪着綠色地氈，廳中心擺着一張長方型的木枱，兩旁起碼有三四十張高背宮庭沙發椅，每一個位子前，都要放着一個咪高峯。

在長方枱的兩邊，那張高背椅更是豪華，便像皇帝的御座一般。

這時，兩旁的座位上都坐了制服光澤的軍官，王小克這幾天已自花似玉口中懂得從制服的款式分別軍官的高低，只見坐在兩旁的不是少將便是大佐，還有幾個竟然是中將！

而那些將領的年紀，看來都不會超過三十歲！

花似玉在最末一張椅上坐了下來，王小克向前看去，只見「大將」源田貞一坐在正中，他背後的牆中心，掛着一張日本天皇的巨型照片。

在日本天皇左右兩側，又懸掛着不少照片，王小克仔細一瞧，其中有一個面貌如鷹，氣宇不凡，濃眉長鼻，下顎剛毅，目光剛毅，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

忽然，王小克想到日本一個用武士刀剖腹自殺的作家，不正是那人嗎？

作家的照片怎麼會懸掛在這裏？王小克滿腹疑團，却那裏敢出言相問。

他垂手站在花似玉背後，大將源田貞

一望了他一眼，並沒說話。

室中雖然有三四十人坐着，却靜得連一根針掉下地的聲音也聽得到。

王小克留意到過半的軍官都垂首不動，便像老僧入定一般。

這樣子過了十五分鐘，王小克心中暗暗納罕，他們到底在攪些什麼鬼？

忽然，坐在右側第三張椅子的一個中將站起身來，道：「我們的會議可以開始了！」

在座三四十個軍官，包括坐在當中的大將源田貞一也站起身來，齊聲叫道：「天皇萬歲！」叫畢紛紛坐了下來。

「岡由實中將，你宣讀會章。」大將源田貞一向坐在第三張椅上的中將說。

岡由實站起身來，挺直着腰，聲若洪鐘地說道：「我們是堅定的國家主義者，我們是徹頭徹尾的日本人，我們忠於天皇，熱愛祖國，我們的軍人觀念是不離日本武士傳統：義務第一！」

他頓了一頓，又道：「大和民族是特別優秀的民族，是『全知之神』要這個民族去負起一項不容規避的使命，我們不但要在亞洲諸國中居於領導地位，也要在全世界中取得超級大國的榮譽！」

岡由實說完，全體軍官又霍然站直起身，呼了幾聲「天皇萬歲！」這才重新坐了下來。

王小克不大懂得岡由實剛才所說的一番話，只是約畧瞭解到這是一羣野心勃勃，想征服亞洲，甚至征服世界的軍官！

大將源田貞一站起身來，道：「我們的『勇之會』成立迄今，已經有七個年頭了，在這七個年頭內，我們做到什麼？」

他環掃了衆人一眼，接道：「我們不斷地努力，要恢復偉大的大和民族的軍國主義，然而，我們遭遇到了挫折，我們的領導者——」源田貞一說到這裏，向那位自殺而死的作家的照片一指，道：「南英太郎殉道自殺死了，他是用傳統武士所採用的方法自殺殉道的！」

源田貞一越說越慷慨激昂，衆軍官面上的神情亦十分激動。

「我們有沒有氣餒？我們沒有！我們一直朝着正確的方向邁進！總有一天，我們能使執迷不悟的懦夫表現大和民族的優秀傳統，我們將會統治世界！」

一陣掌聲過後，源田貞一接着說：「現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一絲曙光，它將帶領着我們勇往直前——」

他環掃衆人一圈後，一字一頓地宣佈：「大鈴木次郎回來了！」

只見衆軍官一聽到「大鈴木次郎」這個名字時，臉上均是爲之動容。

「他還爲我們帶來了一件寶物，有了它，我們將可以戰無不勝，」源田貞一道：「那是『知彼管』！」

王小克聞言不禁呆了一呆，那枝鋼筆是自己帶來的，就算不是自己，也該是金天時或裕川十三郎，怎麼會是「大鈴木次郎」？

衆軍官臉上都露出茫然的神色，顯然地，他們也不知道「知彼管」究竟是什麼東西！

「各位，那『知彼管』是一種極其奇異的天外來物，失踪了近三十年，如今隨着大鈴木次郎出現，正是天意要恢復我國的軍國主義雄風，征服全個地球！」源田貞一越說越興奮：「目前，『知彼管』已經在我們手中，不久的將來，我們的人將可打入內閣，甚至可以控制整個局面，將那些儒夫一掃而清！」

「打倒鴿派懦夫，恢復軍國主義！」在座的軍官齊聲叫道。

「爲我們的領導者南英太郎先生報仇雪恨！」源田貞一緊揑着拳叫道。

王小克看着他們那種激昂的情緒，心下不禁惴惴，瞧這班人的神情，幾乎有點近於瘋子！

事實上王小克聽人說過，只有瘋子才會有征服世界的企圖。

那南英太郎是切腹自殺的，然而他們却矢志要爲他「報仇」！

擾攘了一會，室中又沉寂下來。

「請問源田大將，大鈴木次郎現在那裏？」岡由實問道：「你所說的那件寶皿『知彼管』又能不能夠拿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

岡由實這幾句話正說中了大半軍官的心事，數十道眼光齊向源田貞一射去！

「大鈴木次郎除了政府人員之外，誰也不能見，」源田貞一沉吟了一會才道：「他現在正籌備着撰寫一篇有關於他流落孤島的回憶錄。」

「這個我們都從報章上看到了，聽說美國某暢銷雜誌出了一筆數目龐大的版稅收買他的回憶錄。」有人說。

源田貞一點了點頭，道：「不錯，可是不單是外國的出版界，就算是本國的出版社，也出了超過一千萬美元的版稅購買他的回憶錄。」

「源田大將，撰寫回憶錄和見見我們有什麼關係？」岡由實道：「畢竟，我們是同志啊！」

「中將，對不起，大鈴木次郎在孤島上匿居了數十年，他的想法已經和我們不同了！」源田貞一頓了一頓，才道：「起初，我以爲憑他忠於日本天皇的精神，可以號召更多的人來參加我們，可是——」

源田貞一說到這裏，向各人掃了一眼，才緩緩地接道：「他的意志已被消磨殆盡了！」

「既然如此，我們還留他幹什麼？」一個大佐問。

「大鈴木次郎雖然和我們有分歧的地方，但他還有可資利用之處。」

「那件寶物呢？」岡由實問。

「各位眞的想看？」

「相信在座各位同志一定想看看那件可以使我們的信念如願以償的寶物的，是不是？」

「大將先生，拿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吧。」

「好，我不會令大家失望的。」

源田貞一說罷，將手伸入衣襟之內，珍而重之地把王小克「釣」來的那枝鋼筆拿了出來。

當室中衆軍官看到那枝鋼筆時，不約而同地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大表愕然。

「這……這只不過是一枝普通的鋼筆。」岡由實衝口說道。

「這不是一枝普通的鋼筆！」源田貞一沉着聲說。

「憑它便可以使我們的志願實現？」岡由實笑了起來：「它不是阿拉丁的神燈啊！」

源田貞一淡淡一笑，顯然地，他並沒有因爲岡由實那句話動氣。

「中將，你知道『知彼管』的意思嗎？」源田貞一凝望着岡由實。

岡由實搖了搖頭。

「讓我試驗給你看看好不好？」

「好極了！」

源田貞一不發一言，緩緩地擧起手來，食指和中指按在筆身上。

剎那間，室內立時鴉雀無聲，王小克和其他人一樣，雙眼一眨不眨地望定了源田貞一手中的那枝鋼筆。

「中將！」源田貞一忽然大叫一聲。

「什麼事？」

「你剛才心中在想什麼東西？」

「我？」岡由實赧然一笑，反問道：「我在想什麼東西？」

「各位，這位岡由實先生原來是政府派來的密探，」源田貞一指着岡由實，道：「他剛才心中在說：好一班蠢如猪玀的激進派份子，三日之內，我要叫你們一網成擒！」

衆人聞言均是楞了一楞，齊向岡由實望去。

用不着岡由實回辯，衆人也知道源田貞一說的是事實，否則，他爲什麼驚慌至此？

「你說，是不是？」

「我——」岡由實呃呃地說不出話。

「你在想脫身之計，對不對？」源田貞一笑道：「不要打歪主意了，我的岡由實先生！」

岡由實面色灰敗，垂下首來。

室中衆人面面相覷，想不到岡由實身爲中將，竟然是個奸細！

「三島大佐，」源田貞一暴喝一聲，「快按住他！」

坐在岡由實身畔的三島大佐先是呆了一呆，側頭一看，見岡由實似有異動，急忙展臂將他緊緊箍住。

源田貞一趨向前來，向坐在岡由實左側的一個中佐說道：「看看他座位前的枱下有沒有短槍收藏着。」

那中佐依言俯下身來查看，果然自枱下搜出了一枝點二十五口徑的手槍來。

「岡由實先生，在會議室裏是嚴禁携帶武器的，」源田貞一冷冷地道：「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岡由實咬着牙不出聲。

「拍拍」地兩聲，源田貞一在他雙頰各摑一巴掌，怒道：「好一個奸細！」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恁誰也深信岡由實是政府派來的奸細了！

源田貞一按下了一個掣，會議室門自動打開，兩個少佐踏了進來。

「把他押下去！」源田貞一指着岡由實說。

兩位少佐趨上前來，一左一右挾持着岡由實，押了出去。

當會議室的門重新關上時，源田貞一擧起了那枝鋼筆，道：「現在你們知道它的威力了嗎？」

衆人面上仍然有迷茫的神色。

「說出來其實很簡單，所謂『知彼管』，指的是知己知彼，對方在打什麼主意，祇要手中有『知彼管』便可洞悉，那有不百戰百勝嗎？」

王小克天資聰穎，隱約已經猜到那枝鋼筆的威力了，因爲當他在中區碰到裕川十三郎時，耳畔忽然聽到他的聲音，而當時裕川十三郎却否認說過話。

阿發也替他作了證明。

當時，王小克以爲是自己耳朵有毛病，如今看到源田貞一手握鋼筆便可猜到岡由實心中的念頭，不由恍然。

然而，王小克不明白的是：自己不止一次地拿過那枝鋼筆，爲什麼祇試過一次聽到別人的「心聲」？

顯然地，那是有方法掩制的。當天，也許自己碰到了它的機關，因此才「聽」到裕川十三郎的話也說不定。

祇聽源田貞一繼續說道：「各位，你們現在心底下在想些什麼東西，你們到底有什麼祕密，我全知道了！」

衆人聞言不由相顧失色，源田貞一繼續說道：「不過你們放心，祇要你們對組織忠心，就算做過十惡不赦的事，我也不會見怪，更不會把你們內心處的祕密洩露出來。」

祇聽得好幾人深深地吁了一口氣。

「現在你們相信了吧？」源田貞一揚着手，道：「我們有了『知彼管』，不管敵人在打什麼主意，有什麼陰謀和將會怎樣計劃，都瞞不了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還有不佔上風的道理？」

他接着又說：「大選即將開始，我相信憑這枝『知彼管』的帮助，我可以順利地入選內閣，也許够運的話可以弄個首相當當！」

坐在一旁默然不出聲的金天時忽然道：「那個時候，我們將可以控制政府，甚至進一步征服世界了，這絕對不是在發白日夢！」

「不錯，不錯！」源田貞一得意地說：「試想想，世界上有沒有人生平沒做過虧心事？有沒有人從來沒有不可告人的祕密？這枝『知彼管』簡直是私人犯罪檔案和資料供給者，有了它，再強大的對手，也要向我們讓步！」

衆人這時也全明白，均是臉有喜色。

「各位，爲了我們即將到來的成功，請到外面喝一杯！」源田貞一說。

衆人魚貫離開「會議室」，大廳中的枱子上已擺滿了美酒佳餚。

王小克跟着花似玉離開會議室，源田貞一忽然叫住他，說道：「王小克，你慢走！」

王小克回過頭來，一顆心怦怦亂跳，自己一直想逃離這個地方，大概也被他知道了！

「我知道你在打什麼主意，也知道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爲了大家安全起見，從今天晚上起，你暫時要失却在別墅裏走動的自由！」源田貞一笑着說。

「我——」

「不用說了，我知道你口若懸河，可是口裏說的一套，心中想的又是一套，你

騙得了我，騙不了『知彼管』！」

王小克暗暗咒詛了一聲：他媽的知彼管，不知到底是什麼鬼玩意！剛咒到這裏，忽然想到源田貞一可以洞悉人家心裏想的話，不由伸了伸舌頭，向他看去，祇見源田貞一並無異狀，顯然不知道自己在咒詛那枝「知彼管」。

王小克這才稍爲放心，心中忽然一動：源田貞一此時已將那枝鋼筆收回袋內了，他手中無筆，「知彼」法術便要不靈！

一想通此點，王小克放心地又自心底下罵了起來，一直罵到源田貞一的十八代祖宗，偷偷向源田貞一望去，他臉上並無惱怒的神色。

王小克更加確定自己的想法！

「吃點東西再說吧！」花似玉向他笑了一笑，道：「你一定很餓了。」

王小克走到枱前，拿了一杯啤酒便喝，又順手取了一塊鷄脾，放在嘴中啃了起來。

他心中在想，那枝「知彼管」爲什麼這種法力？

如果王小克是個迷信的人，那麼，他會解釋爲神仙的法寶，可是，王小克書沒讀過多少，思想却極時代化，他知道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內，壓根兒沒有「神仙」這一回事，「法寶」云云，更是無稽之談！

然而，那枝「知彼管」却的而確之地有揭發人內心深處祕密的法力，到底是什麼原因？

雖然王小克一時之間難明所以，他也知道那必定是科學產品之一！

好奇如王小克，暗暗下決心找出「知彼管」所具有的法力的來源。

× ×

王小克兩道求援的眼光望着花似玉，然而，花似玉祇是苦笑一下聳了聳肩，表示自己無能爲力。

「走吧！」站在背後的淵壽紀夫少佐催促着他。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依言向前走去。

淵壽紀夫少佐領着他來到後花園，在假山後有一座石屋，屋門是幾寸厚的鋼板，用一把大鎖鎖着，平日他散步到後花園的石屋旁時，都被人喝止——那石屋是個神祕的地方，平日不許人接近。

如今，淵壽紀夫少佐却帶着自己向石屋走去，莫非囚禁自己的地方便是那座石屋？

淵壽紀夫取出了鎖匙，打開大鎖，「呀」地一聲，將鋼門推開，轉頭道：「進去！」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難道還有反抗的餘地不成？

他甫踏進石屋，眼睛還未曾習慣屋裏的黑暗，忽覺勁風撲面，一條人影從側衝了出去。

祇聽淵壽紀夫少佐一聲暴喝，道：「岡由實，那裏逃！」

原來剛才那條向屋外撲出的人影正是岡由實，他在暗，淵壽紀夫少佐在明，所以，淵壽紀夫少佐祇覺眼前一花，岡由實已經奔出屋外。

岡由實一奔出屋，立時向假山那邊逃去，淵壽紀夫少佐追上前去，一面取出哨子，放到口唇邊。

岡由實回首一瞥，見淵壽紀夫少佐正欲吹哨子，忽然停下腿步，右腿向後一踢，「噗」地一聲，正中淵壽紀夫少佐面門，哨子掉下地去，口角亦被踢傷，鮮血汨汨而下。

然而，淵壽紀夫少佐忍着疼痛，「呼」地一掌向岡由實右腿砍去。

那淵壽紀夫少佐乃是空手道剛柔流黑帶第五段好手，一掌出盡了氣力，但聽掌風虎虎，眼看便要砍在岡由實腿骨之上。

岡由實顯然也是空手道好手，他屏住氣息，半空中把右腿一彎，避過淵壽紀夫一掌，忽然往他下部踢去。

這種「連環變幻腿」正是岡由實的絕技，淵壽紀夫平日也領嚐到他的厲害，他一掌落空，倏地向後彈退三呎，叫了起來：「來人啊！奸細逃走啦！」

岡由實聞聲大驚，暗想若不立即脫身，等一下人來人多了便祇有束手就擒的份兒，當下欺身過來，「忽忽忽」三腿，分上中下向淵壽紀夫踢去。

淵秀紀夫口角受傷，鮮血不斷湧了出來，此時正用手背抹揩唇邊的血，避得了第一腿，第二腿却被結結實實地踢在胸部之上。

他慘叫一聲，向後便倒。

岡由實更不遲疑，轉身奔上假山，自假山頂上一躍落到圍牆之上，轉眼間已跳下圍牆逃去了！

這時，別墅裏已聽到淵壽紀夫的叫聲，十餘人手握短槍出來查看，爲首一人正是大將源田貞一。

他一見淵壽紀夫受傷倒地，奔上前去扶起了他，問道：「怎麼啦？」

「好……奸細岡由實逃走了！」

源田貞一罵了一聲，道：「快追！不能讓這人逃走！」

「是！」幾個中佐將手槍上膛，轉身追去。

「不要留下活口！」源田貞一叮囑了一句。

不久，祇聽外面傳來密集槍聲，跟着有人回報：「奸細被大黑一郎少將一槍擊中斃命！」

源田貞一這才鬆了一口氣，忽然一悟，道：「那個小孩子呢？」

「在……在石屋裏吧？」淵壽紀夫向石屋一指。

源田貞一向石屋望去，祇見屋門洞開，立刻命人去查看。

一個中佐走上前去一望，道：「沒有啊！」

「豈有此理，一定是被他乘混亂間逃掉了！」源田貞一咬了咬牙說。

這時，那中佐已小心查過石屋，趨上前來報告：「不見了！」

「追！萬不得已時殺了滅口！」

「是！」中佐轉身便欲離去。

「且慢，記得換過便服！」

「是！」中佐行了一個軍禮。

× ×

王小克躲在一塊大石後不斷喘氣，衣服剛才雖然被鐵絲網割破了好幾處，表皮也有幾條血絲，然而他並不理，他祇是張大了眼睛，望住前面。

在他面前，是一條通向別墅的小徑，這時，有汽車的馬達聲遠遠傳來。

「他們追來了！」王小克心念一動，轉身向山坡下的樹叢跳了下去。

馬達聲越來越近，王小克自樹木枝椏間向前望去，祇見一架大型房車駛了過來，在路上戛然而止，從車上跳下四個大漢來。

鄹四個大漢身上都穿着便服，王小克却認得他們都是中佐的官階。

爲首大漢向三個同伴叫道：「鄹小子最快也祇能逃到這裏，大家小心搜索！」

「是！」

王小克心下一凛，剛才他乘岡由實向淵壽紀夫少佐襲擊時翻牆逃走，一路上沒停地奔逃，終於來到路口，怎知還是被他們追上了。

這時，一個中佐向他匿身之所走來，望了樹叢一眼，便欲向下面爬來。

「坂坊，過來這邊看看！」

鄹中佐轉過頭去，見同伴在向自己招着手，於是轉身走上前。

「什麼事？」

「你看，這些腳印是不是鄹小子？」

坂坊俯身查看了一會，點着頭，道：「不錯，果然被他逃到此地了。」

「大家搜！」

四名大漢拔出了手槍，坂坊道：「捉得到活的最好，逼不得已祇好殺了他！」

「是！」三人齊聲道。

王小克見他們已自懷內取出一管黑黝黝的鐵管套在槍咀上。

「鄹是滅聲器！」王小克心下一凛。

在這種情況之下，自己身子祇要稍爲一動，立時便會暴露目標，所以，王小克屏住氣息伏身樹叢之中，動也不敢一動。

鄹坂坊中佐又向樹叢這邊搜來，一雙灼灼的眼光滿佈殺機，王小克的心怦怦跳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小徑上又傳來汽車的馬達聲，鄹四個中佐不約而同轉身去看。祇見一架紅色跑車急馳而至，在大型房車之畔停了下來。

跑車中跑出一個穿着迷你裙的艷妝女子，正是「東京玫瑰」花似玉！

「你們回去吧，大將取消命令了！」花似玉說。

「是！」四人齊聲回答。

王小克窺見他們握槍在四處搜索。

不一會，四名大漢和花似玉分別上車，引擎怒吼一聲，車子掉頭向來路而去。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倘若不是花似玉突然出現的話，自己恐怕無所遁形！

一個疑問自王小克心中昇了上來，大將爲什麼放棄追搜自己？莫非他有更好的辦法對付？

姑勿論如何，還是離開這裏爲上！

王小克自樹叢中間爬上山坡，他認不得這一帶的環境，只憑着日前金天時帶自己來的路途而走。

總算王小克記性甚好，不一刻已來到了超級公路，只見汽車來往穿梭，他沉吟了一會，到底何去何從？

甫離虎掌，應該找個安全的地方才是，王小克腦中一亮：周探長！

周探長既然是來這裏公幹，那麼，他和本地警方一定有聯絡的，和他在一起是最安全不過的事了！

超級公路上沒有的士，就算有，也是載了乘客，從這裏回市區，少說點也要半個小時的車程，惟一的方法是搭順風車！

王小克站在路旁，一看到有車子駛近便伸出手去，然而，車子多半減速經過他的面前便飛馳而去。

終於，一架舊式房車在他面前停了下來，一個中年婦人探頭出車窗外，用日文問：「小朋友，有什麼難題？」

王小克雙手比劃着，表示要她載自己回市區。

那中年婦人倒也懂得他的意思，打開車門：「請！」

「阿里阿度！」王小克說。

那中年婦人呆了一呆，笑問：「原來你會說日文的。」

王小克那裏聽得懂她的話，只是赧然地笑着，其實剛才那句是他一百零一句，碰到日本遊客帮襯他擦鞋時說的。

那中年婦人一踩油門，車子向前馳了出去。

「你會說英文嗎？」中年婦人忽然用英文問。

王小克楞楞地望着她，搖了搖頭。

「哦！你是中國人！」中年婦人忽然說起華語來。

王小克心頭一喜，道：「原來你會說中文。」

「我是中國人啊！」

「謝謝你這樣好心，小姐。」

「叫我篠木太太。」中年婦人笑着說：「你倒是很懂得討人歡心的。」

王小克精靈古怪，當然明白女人的心理，叫她「小姐」表示她還年輕。

「去什麼地方？」

「有一間京王酒店，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篠木太太問：「你住在那裏？」

「不，我去找一個朋友。」

「你自×埠來的？」

「是的。」

「怎麼會在那裏截車？」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才道：「我和一位朋友來這裏觀光失散了。」

「哦！」篠木太太點着頭，道：「不熟悉的地方，最好不要亂跑。」

「是的。」

那篠木太太的中國話說得不怎麼流利，却不斷跟王小克說話。

王小克怕話多必失，問兩句答一句。

半個小時後，車子在京王大酒店門前停了下來。

「這裏就是。」篠木太太告訴他。

「謝謝你。」

「再見！」

望着篠木太太的車子遠去，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大堂走去。

王小克不是第一次到「京王大酒店」來，然而以前是花似玉陪他來等白小妹的，如今，他來找周探長。

周探長住在二〇〇一室，王小克記得清楚。

他來到了二〇〇一室的門前，伸手拍着門。

門打了開來，周探長一見是他，不由驚喜交集，道：「小鬼子，是你！」

「我可以進去嗎？」

「當然，當然！」

王小克一踏進豪華套房，才發覺房裏還有一人。

那人年紀大約四十歲左右，上唇蓄着短鬚，看樣子便知道是日本人。

「小鬼子，他是小林旭探長。」周探長替他介紹。

那小林旭探長竟然會說中文，走上前來和王小克握手道：「小鬼子，你好！」

「小林旭探長，小林旭……」王小克忽然一悟：「那是電影明星啊！」

小林旭探長笑了一笑，道：「同名同姓而已，我不是明星！」

「你長得這麼帥，大可以做明星。」王小克說。

小林旭撫弄着短鬚，得意地笑着。

從他的笑容看來，王小克知道那一句恭維話已收買了他對自己的好感。

「小鬼子，」周探長忽然咦地一聲，指着他的衣服，道：「你怎麼啦？」

「跌……跌了一交。」

「小鬼子，可在小林旭探長面前班門弄斧，」周探長笑道：「跌交不會把衣服全跌破的。」

「是……是鐵絲網勾爛的。」

「唔，這才像話，你去什麼地方？」周探長問。

「和朋友到郊外去玩。」

小林旭探長笑着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們好好談吧，我先走一步了。」

「有了他的蹤跡時，立即通知我。」周探長說。

「這個當然！」小林旭向王小克揮着手，道：「小鬼子，再見！」

「再見！」

小林旭探長離去後，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周探長問：「小鬼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沒什麼。」

「你這一身傷痕是怎樣弄的？」

「唉！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和朋友到郊外去玩，看到一幢別墅，想進去參觀參觀，怎知別墅主人養了一條大狼狗，追着我又吠又叫，我逃出來時不小心被鐵絲網弄傷了。」

周探長皺着眉頭，道：「小心破傷風

菌。」說着拿起電話，吩咐伙記取消毒藥水和紗布來。

不一會，王小克在周探長的料理下，傷口處已塗上了紅汞水，周探長又爲他開了兩罐啤酒相對而飲。

「眞想不到會在這個地方碰到你！」王小克說。

「我在這個地方碰到你才意外哩！」

「對了，周探長，你這次來日本辦什麼案？」王小克問。

「最近有不少少女失踪的案子，據調查所得被人拐帶到這裏來了——」

王小克啤酒喝到一半，忽然嗆咳了起來。

「怎麼了。」

「我有一個女朋友，也被人拐到這裏來了。」王小克說。

「哦？」

「她叫白小妹，你也認識的。」

「啊！」周探長坐直起身，「她什麼時候被拐帶到這裏的？」

「我不知道，大概前兩天吧，」王小克道：「我比她先來。」

「你可知道是誰拐帶的？」

「一個姓劉，單名俊字的青年，」王小克道：「油頭粉臉，就像個阿飛！」

周探長放下啤酒罐，臉上大有喜色，道：「好極了，總算有點眉目。」

「周探長，那劉俊是不是販賣人口的頭子？」王小克問。

「照推想，他大概只是爪牙而已，」周探長道：「幕後主持人的勢力極大。」

「你……你們查到了嗎？」

周探長緊蹙着雙眉，道：「我們在努力。」

「那個組織把誘騙來這裏的少女賣……賣到什麼地方。」王小克納納地問。

「很難說，不過多半是强逼她們去賣淫。」

王小克腦中轟地一聲，早知如此，當時就算撕破了臉，也要制止白小妹和那劉俊來往了！

如果白小妹已經被他騙到日本來，無疑也難免遭虎吻了。

王小克還抱着萬一的指望，他相信白小妹聰明機靈，也許看穿了劉俊的奸計，僅以身免。

不過那希望也渺茫得很！

周探長見王小克忽然面色灰敗，詫異地問：「小鬼子，你怎麼啦？」

「我——」王小克抬頭望了他一眼，道：「沒什麼。」

「你住在那間酒店，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周探長問。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自己首先要解決的是食住問題，然後才設法將白小妹找來，儘速離開這是非之地。

他仰首問：「周探長，你自己一個人住在這間套房？」

「是的。」

「我……我可和你在一起同住嗎？」

「爲什麼？」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我又不會說日文，做什麼事都不方便。」

「你的朋友呢？」

「他很忙，沒有時間陪我。」

周探長斜眼打量着王小克，道：「可以是可以，不過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把你心中瞞住我的事說出來！」

王小克心下一凉，道：「我……我有什麼事瞞住你的？」

「小鬼子不要在我面前裝蒜了，我做了二十多年探長，難道還看不出來嗎？」

王小克輕輕嘆了一口氣，其實他決定不將源田貞一大將以及裕川十三郎被殺的事告訴周探長，只不過不想惹麻煩上身而已，如今既然被周探長看了出來，只好將怎樣釣到那枝「知彼管」鋼筆，裕川十三郎出資二萬，以及在日本所遭遇到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周探長越聽下去，兩道濃眉皺得越深，等王小克致述完畢後，才吁了一口氣。

「周探長，那些軍官全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我和你在一塊，你……你怕不怕我連累你？」

周探長雙眉深皺，並不答話。

隔了半晌，他才問：「小鬼子，你肯定他們的組織叫『勇之會』？」

王小克點着頭，道：「是的。」

周探長拍了拍大腿，說道：「這就是了！」

王小克茫然地望定了周探長，問道：「周探長，勇之會是什麼組織？是不是犯法的？」

「小鬼子，他們不是眞正的軍官！」周探長說。

「什麼？」王小克愕了一然。

「你知道嗎？那些官銜並不是政府封給他們，而是他們自封的！」

王小克思想何等快捷，他逐漸明白到爲什麼那些軍官，甚至包括「大將」源田貞一在內，也不滿三十歲的理由了！

在整個「勇之會」裏面，只有金天時年紀最大，但一來他是惟一的中國人，二來他只是「參謀長」。

照常理推度，一個軍官除了積功無數之外，才有可能升到「大將」地位，三十歲不到而成爲大將，的確有點不可能。

王小克「啊」地一聲，道：「他們全是冒牌貨！」

「當然是冒牌貨！」

「那麼，『勇之會』又怎樣解釋？」

「小鬼子，反正沒事，我就替你上一課吧！」周探長遞了一口香烟給王小克，自己也含上一口，燃上火後，緩緩噴着烟霧。

王小克的求知慾和好奇心極大，他也不及待地問道：「上什麼一課？」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美國投了兩個原子彈而宣告投降，這件事你知道了？」

王小克點點頭。

「在這之前，日本發動了侵襲性的戰爭，在我國殺戮無數，造孽非小，你也知道了？」

周探長吸了一口烟，接着說下去：「無條件投降後，戰敗國要簽不少條約，其中有一條是限制軍事擴張的，這一點恐怕你是不知道的了。」

「然而，在大和民族裏，仍然有不少野心勃勃的人存在，他們緬懷以往叱咤風

雲的一段日子，妄想重建軍國主義，統一世界。」

王小克忽然想起岡由實「中將」在會議室中的「宣言」，不也提過「軍國主義」這幾個字眼嗎？

只聽周探長繼續說道：「他們成立了『勇之會』，渲染征服世界的野心，老的一輩死了，年輕一代的激進份子更加變本加厲，前幾年切腹自殺的名作家南英太郎就是『勇之會』中的中堅份子。」

王小克不由自主點了點頭，在「勇之會」總部的會議家中，不就有南英太郎的照片懸掛嗎？

「南英太郎自殺後，『勇之會』不但沒有因此解散，而且將他們的思想和主義宣傳得如火如茶，」周探長道：「根據調查，在這個組織中，成員已近萬人，其中以大學生爲衆。」

「難道政府不阻止他們嗎？」

「日本雖然仍然有君王存在，但却是一個甚爲民主的國家，」周探長說：「勇之會除了宣傳他們的思想和主義之外，並無爲非作歹的事做出來，而且，他們的集會也多在隱秘的所在，他們既然沒有犯法，政府也就莫奈伊何了。」

「可是，裕川十三郎是被他們殺死的啊！」王小克插口說：「政府這次不是抓着了他們的把柄了嗎？」

「證據呢？」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裕川十三郎在他寓所中離奇暴斃的新聞我在報章上看過，前幾天也轟動了一陣子，可是警方找不到證據，甚至連兇器也沒找出來。」

「我可以作證，是金天時和一個名叫阿昌的殺死的。」王小克說。

「小鬼子，這裏不比×埠，」周探長道：「警方在掌握不到確實的證據之前，是不能聽你片面之辭的。」

王小克點了點頭，在這種法治社會裏，什麼事都講「證據」，講鐵一般的「證據」。

剛才那句話只不過一時衝動說出來，倘若要自己作證的話，除了一口咬定是金天時和阿昌殺的之外，的確也拿不出什麼眞憑實據。

「那個裕川十三郎以前是『勇之會』的中堅份子之一！」周探長道：「最近大家可能發生歧見，他退了會到×埠旅遊散心，想不到爲了一枝鋼筆而遭橫禍。」

「對了，周探長，你說那枝『知彼管』究竟是什麼東西？」

周探長皺了皺眉頭，道：「它既然具有如此神奇威力，當然不是凡品了。」

「我的意思是——它到底是科學產品，抑或是神仙法寶？」

周探長苦笑着，道：「人類的知識太有限了，對於許多神奇的事物，都還找不到答案。」

「周探長，你說我該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訴政府嗎？」王小克忽然問。

「這要由你作主了。」周探長道：「照我推想，你的居留證，大概已經到期了吧？」

王小克屈指一數，自己逗留在東京的日子已經超過了一個星期，而他的旅遊證件只批准他七天！

「過了期啦！」

「是不是找不到白小妹之前，你不想回去？」

王小克點了點頭。

「好吧，念在他鄉遇故人的情份，我替你拿到移民局延期吧！」周探長說着伸出手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摺起褲管，自襪子裏取出他的證件。

周探長瞥見他暗藏在襪子裏的鈔票，笑道：「這次你可是發了財啦！」

「誰說我注定要窮一輩子？」

「既沒你有這麼多錢，該去買過一套衣服，」周探長指着他千孔百洞的上裝，道：「這套衣服穿出去像什麼樣子？」

「我不會說日文，又不會討價還價，你肯不肯陪我去買？」

周探長猶豫了一下，道：「好，咱們走吧，反正酒店下面便是超級市場。」

×　×

王小克一踏進門，便有人迎了上來。

「先生有沒有熟小姐？」嬌滴滴的聲音，說的却是日文。

王小克向內張望了一眼，燈光暗淡，甬道兩旁全是一間間的小房，和×埠的酒帘架步倒有相似的地方。

這已經是第三間了，王小克一方面想見識見識東洋女人，另一方面也想看看白小妹會不會剛巧被賣到這種架步來，所以，這兩天他不斷在市區中心的架步巡來巡去。

女侍應見王小克年紀雖小，衣履却甚光鮮，一望便知他不是本地人，於是將他引到一個小房中去。

「有沒有中國女孩子？」王小克將周探長敎他的那句日文說了出來。

「支那女孩子？」女侍應先是一呆，隨即搖着頭，道：「沒有，沒有。」

王小克忽然想到這種架步會將華籍女孩子冒充東洋貨接客，於是又道：「有沒有十六七歲的女孩子？」

女侍應沉吟一下，道：「有，有！」

「介紹一個給我。」

「是！」女侍應向他行了一個九十度的禮，轉身離去了。

女侍應離去後，王小克開始打量小房間的裝飾，除了榻榻米之外，還有一張矮几，上面放着烟灰盅，房中燈光昏暗，差不多只能看得出人的輪廓。

在這種黑暗的環境下，人可以幹出在光亮下不敢幹的事情。

王小克抽出一根香烟燃上了，等一下的姑娘不知是美是醜，是高是矮。

與其說王小克是到這種架步裏找白小妹，倒不如說他想來乘機風流一下，可不是嗎？他袋中有的是鈔票，而且身在異地，進架步的門口時，也不用像在×埠時閃閃縮縮怕碰上熟人。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仍然沒有人來招呼，王小克站起身來，推開紙門，打算出聲相問，忽見剛才那穿着和服的女侍應拖着木屐來了，在她背後，跟着一個穿西裙的女子。

那女子的模樣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但從她苗條的身影和長及細腰的秀髮看來，絕對不會差到什麼地方去。

兩人來到門口，女侍應向王小克欠一欠身，道：「這位是綠里子小姐，謝謝照顧！」

那女子俯着首，盈盈地向王小克拜了下去。

日本女子很重禮貌，那倒是×埠酒帘中的女孩子所比不上的。

「請進。」王小克欠身還禮。

綠里子欠着身踏進房中，女侍應又說了聲「謝謝」，然後把紙門推上了。

王小克回頭一看，只見綠里子俯首站在一旁，長長的秀髮披散下來，身段窈窕輕盈，形態楚楚可憐，心中不由一動。

綠里子比白小妹高了個頭，大概是「正牌」的東洋貨吧？

王小克踏上前去，伸手摟住她的細腰，道：「請坐啊！」

「謝謝。」綠里子輕聲說。

「你會不會說中國話？」王小克試着問。

「中國話？」綠里子驚喜地反問：「你……你是中國人？」

「咦？你果然會說中國話。」王小克這一喜並不在綠里子之下。

「我是中日混血兒，」綠里子說話時，口齒並不怎麼清晰：「爸爸中國人，媽媽日本人。」

「你的中國話是跟爸爸學的了？」王小克問話時，一隻手已搭上了綠里子光滑細嫩的大腿。

「不，爸爸教媽媽中國話，我跟媽媽學。」綠里子更正他。

王小克這一來眞是樂不可支，起碼大家言語相通便增加了不少情趣。

這時候，王小克的手已經游走上去。

綠里子向後一退，垂着首道：「別這樣嘛！」

「那個男人來這裏不是想這樣的？」王小克笑着說。

「可是……可是你是個小孩子。」

「我是小孩子？」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道：「你怎麼知道？」

綠里子呆了一呆，隨即笑着回答，道：「聽你的語音也聽得出來。」

「告訴你，我不算小了，今年十五歲，」王小克道：「我們中國，十四歲的男孩便做新郎哩！」

說話時，王小克可沒把他的手空着，他摸索着西裙拉鍊的起點，忽然「咧」地一聲，把拉鍊拉了下來。

綠里子「噢」地一聲道：「你壞！」

「還沒開始哩！」王小克一接觸到她細嫩的肌膚，心中一蕩，胸中慾火慢慢燃起。

「別這樣嘛！」綠里子半推半就。

可是，她西裙已被王小克褪了下來。

休看王小克年紀小小，他手上功夫可眞不俗，片刻之間，已經將綠里子弄得氣喘吁吁。

王小克把握機會，搜索到綠里子潤濕丰腴的櫻唇時，立時吻了下去。

綠里子嚶嚀一聲，吸住了王小克的嘴唇，一條小舌立時渡進他的口腔中。

這時候，兩人已經在榻榻米上躺了下來，王小克溫香柔玉抱滿懷，早已不知爹娘姓什麼。只是貪婪地吮吸着，觸撫着……。

忽然，綠里子一把把他推開，王小克正不知她到底在幹什麼時，綠里子劈手搶過西裙，從頭套了下去。

「喂，你……你這算是什麼意思？」王小克一時間實在不明所以。

綠里子沒有回答他，穿好了衣服，掠了掠頭髮，轉身按下了一個燈掣，房中一盞壁燈立時亮了起來。

「看看我是誰吧！」

王小克眼前一花，待看清楚了面前的綠里子時，不由又驚又羞，她那裏是什麼「東洋貨」，竟是「勇之會」的「東京玫瑰」花似玉！

剎那間，王小克目呆口瞪，半晌說不出話來！

花似玉雙頰暈紅，水汪汪的美眸望定了王小克，道：「想不到你人細鬼大，功夫還眞到家！」

王小克想到剛才自己的態度，不由又羞又窘，垂下了頭。

花似玉把他的衣服拋過來，道：「穿好衣服走吧。」

王小克心下一凜，訥訥問道：「去，……去那裏？」

「你說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王小克自然知道花似玉是奉了「大將」源田榮一之命來追拿自己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有十種以上的方法逃過花似玉的手掌。

「小鬼子！」花似玉忽然這樣稱呼他：「不要打歪主意了，你逃不掉的！」

王小克驚詫地問：「你——你怎知道我叫小鬼子？」

「唉，你有什麼事我們不知道的？」花似玉淡淡一笑，道：「知道『東京玫瑰』的意義嗎？在戰時，她是一個很出色的女特務，女間諜！」

王小克見她手中並無「知彼管」，自己腦中在打什麼主意也不怕被她看穿，表面上故作驚訝的神情，却在思索脫身計。

花似玉緩緩拿出一筒唇膏補着口紅，忽然把唇膏筒一轉，朝着王小克，道：「小鬼子，你知道這是什麼？」

王小克向那唇膏筒望去，圓形的底面有着不少小孔，却不知用來幹什麼的。

「每一個小孔裏，却可以發射令人致命的毒針，你，你不想試一試吧？」

王小克渾身打了一個抖索，急忙搖手道：「不想，不想！」

「那麼，乖乖地穿上衣服，這樣子出去不太失禮嗎？」

王小克聳了聳肩，只得俯身拾起衣服，穿了上去。

他一面穿着衣服，一面望着花似玉玲瓏浮凸的身段，想到剛才和她纏在一起時，當然未曾眞箇，却已銷魂！

花似玉見他凝視着自己，淡淡一笑，道：「小鬼子！只要你乖乖的聽話，我會向大將求情，給你一個好房間，那時候——」說着深深意地瞟了他一眼。

王小克心下一蕩，他暗想，剛才花似玉根本可以立即表現身份押走自己的，她不但沒有那樣做，而且還讓自己和她親熱了一番，可見她實在是一個「寂寞的東京玫瑰」！

王小克從第一眼看到花似玉開始，便對她產生了一種莫明的好感，那倒和他的好色沒有關係；而花似玉也好像很喜歡他這個中國小朋友，不但帶他參加「勇之會」的會議，還在他險遭四名中佐槍殺時無意中救了他一命。

一想到剛才那番溫馨風光，王小克恐懼之心盡褪，代之的是驚奇怔忡的心情。

花似玉手中仍然緊緊揑着那個唇膏筒，但看她的神情，却沒有按下機括的樣子，王小克鼓着勇氣問：「花姊姊，你不捨得殺我吧？」

「那也要看情形，你不乖的話，我只好動手了。」花似玉說。

「剛才……剛才你對我那麼好。」王小克說話時，雙眼望定了花似玉。

花似玉雙頰緋紅，沉着聲道：「剛才的情形，你不許告訴任何人！」

王小克豎起了三隻手指，道：「我一個人也不說，只有我們兩個知道。」

花似玉這才吁了一口氣，道：「快一點吧，大將等得心急了。」

兩人來到街上，王小克見花似玉的紅色跑車就泊在附近，不由暗暗後悔，剛才如果留意一下附近的車輛，也許便不會落入花似玉的手中了。

花似玉打開了車門道：「上來吧！」

王小克一隻脚剛跨進車廂，忽然看到有個熟悉的人物走上前來，打開後面那輛小型房車的門踏上車去。

王小克心下一凜，那熟悉的人物不是劉俊是誰？他萬料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如今竟然不費工夫地找到劉俊，不由又驚又喜。

花似玉見王小克猶豫着不上車，沉聲問道：「小鬼子，又在打什麼主意？」

「他！就是他！」王小克指着劉俊，道：「我找到他了！」

花似玉楞了一楞，道：「誰？」

「那個姓劉的，就是他將我的女朋友騙來此地的，」王小克說。

花似玉循着他手勢望去，只見油頭粉面的劉俊駕了車子，緩緩地向前馳去。

「快上車！」花似玉道：「如果你想追他的話！」

王小克立即會意，道：「是！」匆匆忙爬上車去。

這時，劉俊施施然地駕着車子向前飛馳，花似玉不動聲色地跟在後面，不久來到紅燈處，花似玉一扭軚盤，將車子駛近劉俊的車畔，說道：「瞧仔細些，是不是他？」

王小克向他望去，道：「不錯是他，化了灰我也認得！」

這時，劉俊正好向車窗外望來，也瞥見了王小克，不由呆了一呆。

看官，劉俊從來沒見過王小克，他呆了一呆的理由是猜不透爲什麼王小克盯着他望的神情那般激憤！

劉俊牽唇向王小克一笑，剛巧黃燈亮了，他一踩油門，車子向前滑走了出去。

「他朝你笑哩！」

「豈有此理，我要捉他上警局！」

「你有了他的犯罪証據？」

王小克點着頭，道：「周探長有！」話甫出口，才猛地一悟，如此不是向花似玉表明了這兩天的行藏嗎？不由吐了吐舌頭。

「小鬼子！我知道你這幾天和誰在一起，去過什麼地方，用不着心虛。」花似玉淡淡地說：「現在你想怎麼樣？捉他上警局？」

「是的，還要查問他把白小妹騙到那裏！」王小克揑着拳頭說。

「那麼，最好的方法是悄悄地跟踪他，也許他會帶我們到那個地方去呢？」

王小克剛才情緒過份激動，因此想不到這點，如今冷靜下來，自然也想到這是最好的辦法。

「謝謝你，花姊姊。」王小克由衷地說。

花似玉側頭望了他一眼，笑着說：「小鬼子，你寧願你的女朋友落在我們手中，也不願她落在那姓劉的手中嗎？」

「是的。」

「爲什麼？」

「姓劉的是個專門拐騙無知少女，然後强逼她們賣淫的騙子！」

「我們呢？」

「你們——」王小克張大了口，不知怎樣回答。

「相信你的周探長已經將我們的底細向你解釋清楚了吧？」

花似玉問得那般漫不在乎，可是聽在王小克耳中，却覺得渾身不自在。

「小鬼子，你本來還有機會離開此地，回到你的家鄉去，可是現在——」花似玉說到這裏嘆了口氣，沒有接着說下去。

然而，根本用不着花似玉說下去，王小克也明白她下面的意思。

「勇之會」是一個不被承認的組織，他們的野心和計劃，自己曾在那個「月會」中聽到，而且向周探長洩露了出來。試想想，源田貞一還會饒過自己嗎？

想到這點，王小克忽然覺得：就算找到了白小妹又怎樣？還不是甫脫魔掌，重遭虎吻？

然而，他一想像到白小妹身陷淫窟中的慘狀，便咬了咬牙齦：如今是見一步行一步，先救出了白小妹再說。

劉俊的車子仍然在前面飛馳，花似玉在後面緊追不捨，王小克腦中思潮起伏，心事重重。

他忽然想：等一下如果有機會救出白小妹，以兩人之力，大概可以制服花似玉，制服了她之後，立時跑去找周探長，央求他帶自己回×埠。

王小克腦中打着如意算盤，花似玉的車子忽然在路旁戛然而止。

王小克抬頭向前望去，劉俊的車子駛進了一幢洋房，花似玉不想被他發現，所以把車子停在路旁。

劉俊跳下車來，手中拿着一串鎖匙揮動，口中吹着口哨，向大門口走去。

「花姊姊，你說現在該怎樣做？」

「小鬼子，老實告訴你，我替你跟踪他來到此地，已經違反了大將的命令，下一步該怎做，你不該問我。」花似玉說。

王小克望着劉俊踏進屋去，揑了揑拳頭，道：「花姊姊，我潛上去看看裏面的情形可好？」

花似玉沉吟了一下，道：「萬一被他

們發覺了怎辦？不行，我不能讓你去冒這個險！」

「我會小心的。」

「小鬼子，時間晚啦，咱們還是走吧！」花似玉說着踩下了油門。

王小克又驚又急，道：「花姊姊，那不是白花了時間跟踪他？」

「你放心，我會替你安排的。」花似玉笑道：「再不帶你回總部交差的話，我這朶『東京玫瑰』可要變成『黃泉玫瑰』了！」

王小克又向那幢花園洋房望了一眼，只見牆上釘着一塊木板，上面有三個擦得油亮的銅字——豪華園。

王小克本來不認識「豪華」那兩個字，可是由於平日經常翻看報章上的電影廣告，而×埠剛巧有一間戲院名叫「豪華」，他暗暗將「豪華園」這三個字記在腦海中，並把周圍的環境望了一眼，道：「花姊姊，爲了免你難做，咱們還是回去！」

花似玉將車子掉了頭，風馳電掣般向郊區那幢「勇之會」的別墅而去。

佳人寶管　同墜懸崖

一陣金屬撞擊聲過後，偌大的鐵門開啓，兩條一大一小的人影在燈光的斜射下，出現在門口。

大的那個人影身材魁梧，正是被派往刺殺裕川十三郎的殺手阿昌；小的則是「小鬼子」王小克。

王小克向鐵門內望了一眼，裏面黑樾樾地沒半絲光亮，迎面還嗅到一陣霉氣。

「進去！」阿昌在他身後大力一推。

王小克那裏吃得下他這一推之力，踉蹌着跌進黑室之內。

當源田貞一口唇嚕動，說把這小子關進「黑室」時，王小克心下便一凜，在他想像中，「黑室」裏自然闃無光綫，却想不到空氣還瀰漫着一片霉氣。

王小克被阿昌推進「黑室」之內，鐵門「嘭」地一聲，立即關上了。

眼前伸手不見五指！一片漆暗。

王小克拭了拭眼睛，逐漸地習慣了黑暗；但那並沒有用處，即使他雙眼習慣了黑暗，仍然看不到半點東西，「黑室」裏半絲光亮都沒有。

地下濕濡濡的，王小克支撐着爬起身來，伸出雙手摸索着。

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踏步，不久，雙手接觸到冰凉凉的一片，原來是一片鐵牆。

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小克也不禁暗暗叫苦，看來這「黑室」當眞是銅牆鐵壁，無論如何是逃不出去的了。

空氣中雖然瀰佈着霉氣，却不污濁，王小克心下暗忖，一定有隱秘的通風之所，否則人被囚在其中，過不一時三刻便要窒息斃命。

他在黑室裏四處摸索了一會，裏面竟然空洞洞地，不要說床褥了，連椅子也沒有一張。

王小克長嘆了一聲，倚着鐵牆站定。

忽然，他聽到一陣輕輕的，幽幽的嘆息聲，心頭猛然一跳，側耳一聽，那陣嘆息聲就在黑室之中！

這樣說來，黑室中還有人！可是，剛才自己四處摸索時，爲什麼發現不到？

王小克身子緊緊地貼住牆壁，喝道：「誰？」

發出去的聲音竟然有了迴音，一陣嗡嗡聲過後，另一連串的「誰——誰——」

然而，沒有人回答他。

隔了半晌，王小克壓低着聲音，道：「是誰？」

這次由於他音量小，沒有激起迴音，祇聽得離他數碼遠處，有一個如同鬼魅般的聲音出現了：「你又是誰？」

王小克驟聽到那個聲音，不由心下發毛，那簡直不是人的聲音，微弱得氣若游絲，詭異得令人遍體生凉。

王小克屏住了氣息，循着聲音來源處望去，但黑暗中那裏看得到什麼東西？

倏地，一個念頭自他腦際升了起來，那是：鬼！

王小克綽號「小鬼子」，他一輩子最怕的也是鬼，如果不是地下濕濡濡地，他雙腿一軟，便要滑跌下地。

王小克扶着牆壁穩定身子，囁嚅地問：「你……你是人是鬼？」

「桀，桀，桀！」那聲音笑了起來，王小克被他笑得渾身發毛，倏地怒喝一聲：「笑什麼？」

「笑什麼——笑什麼——笑什麼——」迴音在黑室裏震盪着。

王小克緩緩地滑下來，坐在濕濡濡的地上喘着氣。

「人和鬼有什麼不同？」聲音喃喃地低語。

王小克聽了這一句話，不由定下心來，如果對方是鬼，大概也不會是一隻惡鬼，否則語氣中不會透着蒼凉悒鬱的意味。

從那個聲音聽來，如果他是人的話，也必定是個老人，一個上了年紀，白髮蒼蒼的老人。

王小克一面安慰着自己，一面道：「鬼會害人，人就不會。」

「人不會害人？」那聲音又詭異地笑起來，道：「你說錯了，鬼才不會害人，人則一天到晚在暗算，殺戮和傷害人！」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隨即明白他話中的意思，好像劉俊，好像「大將」源田貞一他們那種人，不是處心積慮地在傷害和殺人麼？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那聲音問。

王小克此時恐懼之心漸去，答道：「我姓王，名叫小克。」

「啊！那枝『知彼管』便是被你帶來的？」

「不，是我釣到的。」

「釣到的？」

「唔，我那天去釣魚，釣到一隻斷手，手中握着那枝鋼筆。」

「那不是鋼筆，它是亘古以來，最最奇妙的一件寶物，它叫『知彼管』。」

「老先生，你對那枝『知彼管』倒是很熟悉啊！」王小克說。

那聲音發出一下苦笑，道：「豈止熟悉，我就是因爲它的關係，獨處孤島近三十年！」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你就是那個老兵大鈴木次郎！」

「咦，他們也向你提過我？」

王小克既知對方身份，更無半點恐懼之心，代之的是濃厚的好奇心，道：「老先生，你說——你說你爲了『知彼管』獨處孤島三十年，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大鈴木次郎乾咳了一下，道：「你想知道？」

「反正沒事，你說來聽聽好嗎？」王小克忽然念頭一閃，問道：「老先生，怎麼你也會說中國話？」

「我參加過中日戰爭，在中國逗留過一段不短的日子，當然會說中國話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約畧聽人提過日本侵華歷史，也看過抗日戰爭的連環故事書，想不到面前所對的，便是多年前發動侵襲殺戮中國人的一份子。

大鈴木次郎道：「小朋友，你應該是中國人，對不對？」

王小克點了點頭，忽然想到自己看不到他，他當然也看不到自己的動作，於是答道：「是的。」

「我們的那一代，的確欠了你們的債，」大鈴木次郎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可是我祇是一個上等兵，祇有聽上頭的命令，拿着槍見人便殺……」

「老先生，你當時定殺了不少人。」

「是殺了不少人，唉！」大鈴木次郎嘆了一口氣：「後來我們奉命被派到一個小島上駐守，想不到這一住便是數十個年頭，連第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事也不知道。」

「和你一塊留駐小島上的士兵呢？」

「他們老的老，死的死，祇剩下我一個！」大鈴木次郎感慨萬千地說：「孤島上那種悠悠的歲月，其實比這種日子好過得多了。」

「這便是你不肯造木筏離開孤島的原因？」王小克問。

「不，剛才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仍然留在那座孤島上，爲的就是那枝『知彼管』。」

「爲——爲什麼？」

「小朋友，如果要說的話，就該由頭說起，否則你是不會明白的。」

「你說，你說！」

大鈴木次郎又嘆了一口氣，道：「小朋友，你知道那『知彼管』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才道：「那是一種可以預知別人心事的寶物。」

「可是它爲什麼會有這種神奇的法力，你便不知道了，是不是？」

「不錯。」

「追溯起來，似乎已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事了。」大鈴木次郎說。

王小克揷口道：「老先生，你先把『知彼管』爲什麼有預知別人心事的威力解釋給我聽好不好？」

「在一百二十年前，科學還很落後，那時候，世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腦電波』，」大鈴木次郎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才問：「你知道什麼叫腦電波？」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是不是腦子裏所發出來的電波？」

「算差不多吧，」大鈴木次郎道：「我們人的腦子不論在思想，說話，甚至盤念時，都會發射出一種電波，不過這種電波十分微弱，不及科學發明的無綫電波的百萬份之一。」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逐漸猜到一點眉目了。

祇聽大鈴木次郎又道：「那枝『知彼管』的主人是江木家族，至於他們怎會得到它，傳說是有一天晚上，江木先生在後花園賞月，忽然看到天空中一團光亮，跟着一個碟型的飛行物體，緩緩地在花園草地上降落……」

「飛碟！」王小克衝口說。

「不錯，是飛碟，那時，江木先生嚇得呆了，轉身奔回屋裏，拿了武士刀出來，那飛碟已經不見了，祇見草地上閃閃亮地有件物事，拾起來一看，原來是一枝圓形的金屬管。

「江木先生最初也不以爲意，後來無意間才洞悉它的神奇力量，他將它用鋼筆筆身僞裝起來，並命名『知彼管』，一直在保密的情形下傳給他的後代。

「知彼管傳到江木武夫大佐，也即是我的上級，已是第四代了，我們奉命駐守孤島時，江木武夫大佐身邊就帶着它。

「由於孤島上無戰爭，我們除了例行的巡邏操練外，平日並無什麼事做，江木武夫大佐便和我們玩起圍棋來。

「在我們那個聯隊中，三蒲是圍棋高手，其他的如堀尾一等兵，田口一等兵和滿村恭平中佐也是一等一的圍棋好手，而在這之前，我們根本不知道大佐是懂得下圍棋的。

「記得第一次下圍棋時，江木大佐還是在三蒲的指導下，才懂得些小竅門，可是一連幾天下來，他突然大殺三方，勝了三蒲，堀尾，田口和滿村恭平。

「起初，我們還以爲他聰慧過人，但圍棋這門東西單憑聰慧是不够的，那還要愼密佈局，構思和經驗才行，我發覺他每次和三蒲下棋時，右手都揑着一枝鋼筆。

「這本來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我看得出，不論三蒲怎樣佈局和有什麼厲害的後着，江木大佐好像看穿了他一般，都能預先防範，並且先發制人！

「我開始覺得江木大佐手中鋼筆有鬼，可是那到底是什麼原因，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我邀他下棋，他高興地答應了，還得意地說，可以讓我先下三子。

「棋局擺好後，他又取出了鋼筆，我忽然笑着對他說：『大佐，你試試不用握鋼筆能不能贏我！』

「那本來是一句很普通的試探話，不料大佐聽後神色大變，大力將棋子推翻，發了很大的脾氣，並命令我立即到後山去斬樹。

「我懷着疑惑的心情到後山去斬樹取柴，心中却盤算着怎樣去查明他大發脾氣的原因，大佐對我們一向和藹可親，他不會爲區區一枝鋼筆罰我的！

「那天晚上，我等大家都入帳幕睡覺後，悄悄地走到大佐帳幕之外，祇見裏面尙有燈光，暗想大佐大概還沒有入睡。

「我就在帳外，打算揭開帳角偷窺一下他在裏面幹什麼，忽然，帳幕『刷』地一聲打開，大佐眼光灼灼地望着我。

「當時，我眞是嚇得魂飛魄散，可是，大佐很和善地對我笑笑：『大鈴木，你

的好奇心太大了！」

「我赧然地苦笑着，向他行了一個軍禮，便想轉身溜走，怎知他叫住了我，向我招招手，道：『大鈴木，你想知道這枝鋼筆的秘密，是不是？』

「我被他說穿了心事，祇好點一點頭。他逕自向通向海邊的小徑走去，向我招招手，道：『你跟我來！』

「我猶豫着，那裏敢跟上去，可是大佐很友善地說：『大鈴木，我們是好朋友好弟兄，這有什麼了不起，小小鋼筆的秘密而已，你既想知道，我怎會不肯說？』

「我信疑參半地隨着他去到海邊，他指着一塊岩石，示意我坐下來。

「我依他的話坐了下來，他却抬頭去看天空，隔了半晌才道：『大鈴木，這枝鋼筆是我傳家之寶，叫做『知彼管』，它是外太空的飛碟送來給我家的，祇要將它握在手中，按着它的筆挿的部份，便可知道，站在你附近三碼以內的人心中所想的事。』

「我楞楞地望着他，他握着鋼筆，笑道：『好像現在，你正在想着：大佐會不會在編鬼話騙我？是不是？』

「我被他說中了心事，面上不由一紅，却也發覺他說的不錯，原來他在下圍棋，佔盡上風，就是洞悉了對手的佈局和後着，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是一定的。」

王小克聽到這裏，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源田貞一運用起「知彼管」來，當然不會祇是和人下圍棋那樣簡單！他有野心參加競選，企圖在政治上奪得崇高的地位，然後就憑他的地位和勢力，發動另一次侵襲戰爭！

同時，王小克也知道那「知彼管」祇有在三碼之內才能發揮效力，三碼之外便不能測知別人的事，怪不得源田貞一輕易地被自己逃脫了。

祇聽大鈴木次郎接着說道：「大佐將鋼筆的秘密告訴我後，笑着問道：『大鈴木，你現在滿意了嗎？』

「我向他點點頭，他又道：『那很好，很好。』我滿以爲他會命令我回自己的帳幕，怎知他倏地拔出了指揮刀，刀尖指住我的胸膛，笑道：『大鈴木，知彼管的秘密祇有我們江木家族的人才知道，你不是我們家族中人，所以，祇好請你——』

「我不待他說下去，急忙道：『大佐，我……我會嚴守秘密，不向別人提起的，我發誓！』然而，他並沒有聽我，他的笑容忽然變得異常猙獰。

「他對我說道：『大鈴木，你心中在想什麼，難道我還不知道嗎？你在想，當戰爭結束後，你要想辦法奪取這枝知彼管，然後，好好地利用它發一筆大財，是不是？』

「我的確是這樣想的，當時一時想不到他手中有着知彼管，我心中無論在打什麼主意都瞞不了他，這只有增加他對我的殺機了！

「他手中指揮刀向我指着，道：『大鈴木，不要發出任何聲音，就讓他們認爲你開小差開掉了，不會有人知道你是因爲過度的好奇心而死的！』

「這時，我才知道他爲什麼捨腰間的短槍不用，而要用指揮刀殺我滅口的原因，可是也正因爲如此，我才有機會活着。

「我知道如果不反抗的話，只有任聽宰割，當年我才三十多歲，我還不甘心死，何況不是死在戰場上，而是死在好奇心之下？

「我忽然向後一退，跟着轉身一躍，來到他的背後，由於我學過幾年空手道，所以一揚手，向他持刀右手斬了下去。

「他雖然料得到我會有這個舉動，但因爲我動作太快，攻了他一個措手不及，『噹』地一聲，指揮刀掉在岩石上，我趨上前去，右脚一撩，指揮刀斜飛了起來，我覰準它下降之勢，一把操在手中。

「大佐當然知道我下一步會怎樣做法，因爲他手中仍然握着知彼管，他可以猜到我的心事！

「我不給他機會叫喊或者拔槍，半空中一刀劈了下去，把他握着知彼管的手斬了下來，他痛叫一聲，照準了斷手之處，倏地右腿一掃，把那截血淋淋的手掌踢了起來。

「我想不到他會有此一着，急忙朝着手掌去勢追了上去。

「然而，岩石下面便是大海，『噗通』一聲，知彼管，大佐的斷手，全掉大海去了！

「我站在海旁，望着洶湧的波濤呆呆出怔，忽覺背後生風，原來大佐咬牙忍着斷手之痛，想上前將我也推下海去。

「我暗想一不做二不休，轉身一刀向他胸膛刺去，他連叫也沒有機會叫出來，那一刀由胸貫穿了背，鮮血噴得我滿面滿身！」

王小克在黑暗中聽大鈴木次郎叙述當年往事，想起大佐當時死狀，還是禁不住牙關交戰。

「我咬着牙將指揮刀拔了回來，大佐竟然屹立不倒，雙眼圓睜，咬牙切齒地望定了我……」大鈴木次郎說到這裏，大概想起了當夜情況，仍有餘悸，他頓了一頓，才接道：「我站在那裏不動，希望大佐自動地倒下來，可是他不但不倒，還緩緩地向我走過來，鮮血簌簌而下，滴在岩石之上。

「那時天上有皎潔月光，我俯首一望那條血路，忽然怯了！

「可是我立即告訴自己：大鈴木，你不能怯，刺殺上司是逆天大罪，江木武夫大佐如果不死，我一樣逃不過鬼門關。

「我咬着牙齦，一刀向他腹部刺過去，他想閃避却有心無力，反而一個踉蹌跌下地來。

「我趨上前補上一刀，然後將他踢下海去，跟着，我脫下衣服，跳到海中去洗個乾淨，又濕了制服，將岩石上的血漬洗去。」

說到這裏，大鈴木次郎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挿口問道：「你就當沒有發生過這件事，回去睡覺了？」

「是的，可是那天晚上我睡來睡去睡不着，大佐的死我固然可以置身事外，因爲根本沒有人看到，也許是自己失足掉下海去的，那一帶海流洶湧，早把他的屍身沖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我得到什麼？

「我弑上司所得到的，將會是無期徒刑和一輩子的良心不安，但最重要的還是那枝鋼筆，大佐說得不錯，我是想利用它發一筆財！

「於是，我重新爬起身去到海邊，跳下海去尋找那截斷手，因爲當它在海中掉下去的時候，我清楚地看到，掌心仍然緊緊地握着那枝鋼筆。

「也許我心情過於緊張，深夜裏海底又黑又暗，我潛水搜索了大半句鐘，仍然沒有找到。

「翌日，大家發現大佐不見了，我和其他人一樣四處尋找他，可是他已經在空氣中消失，我們當然找不到他。

「這時，盟軍一支縱隊攻上小島，我們被迫躲到深山裏面不敢出來。在那二十餘年間，我們的人數越來越少，都是營養不良致死的，而我，體格特別强壯，一有空便到那晚斷手掉下的海中地方搜索。」

大鈴木次郎的叙述戛然而止，半晌，他忽然問：「小朋友，你說那天，一隻斷手，手中握着那枝知彼管？」

王小克道：「是的，大概那就是大佐被你砍下來的？」

「沒這個可能吧？事過將近三十年了！」大鈴木次郎說。

「很難說，既然那枝『知彼管』是飛碟留下來的神物，也許它有防腐作用也說不定呢？」

「這也是道理，不過，我們駐紮的那個小島離×埠很遠，它怎會衝到那裏？」

「那幾天×埠下了一場從來沒試過的大雨，也許海水流動早已將斷手沖近，經過大雨後，便飄近岸邊吧？」王小克試圖解釋着。

「唔，有道理，有道理，」大鈴木次郎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小朋友，你很聰明。」

王小克聽他語氣有異，道：「老先生，你好像有什麼話想說？」

「小朋友，我在孤島上住了將近三十年，後來的十餘年沒有人和我說話，所以，我只好自己想東西，終於得到一個結論，太聰明不是福氣！」大鈴木次郎道：「你年紀還小，如果能明白此點的話，對你的將來很有幫助。」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還有將來麼？」

大鈴木次郎嘆了一口氣，道：「那就要看看他們怎樣對付你了。」

「老先生，你爲什麼會被他們關在這裏？」王小克忽然問。

「因爲我知道『知彼管』的秘密。」

「他們怎知道你知道？」王小克詫異地問。

「唉！我被他們那種所謂文明人發現接回國後，便急不及待地去找江木家族的人，一方面是自疚，另一方面也想探聽一下『知彼管』的下落，怎知江木一家只剩下一個小孩子，名叫江木敏郎，他參加了『勇之會』，早把『知彼管』的事告訴了『勇之會』幾個頭目。由此惹禍上身。」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那幾個「頭目」大概便是裕川十三郎，金天時，源田貞一和「東京玫瑰」花似玉了。

「如今，他們終於得回了知彼管，眼看這世界便要有一場浩刦了！」大鈴木次郎嘆了口氣，道：「想不到天外來人的一種傳訊儀器，却被地球人用來征服他人的武器！」

「你說什麼？」王小克問。

「小朋友，在這二十餘年來，我一直在想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外太空的高級生物會發明了這種奇妙的儀器，」大鈴木次郎道：「我所得到的答案是：他們不像我們地球人一樣嚕嚕嗦嗦地用語言交談，而是進化到用腦電波，所以，他們比我們幸福！」

王小克一時猜不透他最後那句話的意思，只聽大鈴木次郎又道：「試想想，當人與人之間靠那種腦電波儀器溝通的時候，自然減少了虛僞，誤會和奸詐，而虛僞奸詐和誤會又往往成爲戰爭的導火綫，是不是？」

王小克點了點頭，人類如果有一天也能發明出這種儀器，世界上便要減少許多明爭暗鬥和互相殘殺的悲劇。

他忽然又想，如果人類眞的發明了像「知彼管」那樣的儀器，那麼，「女人心海底針」這句話便不存在了，而男人追求女人時，也用不着因爲猜不透對方的心意而枉費時間工夫！

倘若自己拿着知彼管面向白小妹，她對自己有沒有情意，豈非立即可以得到答案？

唉！白小妹如今生死安危未卜，自己又身繫囹圄，眼前是一片黑暗，連前途也是一片黑暗哩！

源田貞一得到「知彼管」後，可以說是「盡知天下人之心」，他若有什麼圖謀，成功的機會極高，如果沒有人阻止他的話，誠如大鈴木次郎所說，這世界又將有一場浩刦了！

當源田貞一得悉了一個人的心意和內心秘密時，他可以輕易控制駕馭他，發展下去，世界上每個人勢將成爲他的奴隸！

王小克想到這裏便不寒而慄，當世界上的人都成爲源田貞一的奴隸時，那將會是怎樣的一番局面？

「老先生，他們怎樣送食物給你的？」王小克問。

「我年邁衰弱，根本沒有反抗的力量，所以，每次送食物來時，都是門一開便送進來了。」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喜，黑室中囚禁着的兩個「犯人」，一個是年邁衰弱，另一個是十餘歲的小孩子，他們的防範工夫自然做得不十足。只要他們有輕敵之心，那麼便有逃生的機會了！

王小克暗暗祈禱着，希望源田貞一不把「知彼管」握在手中來測自己心底下所想的事，那便有機可乘了！

王小克忽然心念一動：就算源田貞一用知彼管來測驗自己，只要自己胡思亂想一番，他也是無可奈何，只不知道「知彼管」的效力是否達到分辨「眞思想」和「假思想」的地步。

人的「眞思想」多半出於下意識間，王小克鬼靈精怪，忽然想到以「假思想」和擾亂「知彼管」的效能。

「他們送飯來了，」大鈴木次郎忽然

說道。

王小克側耳一聽，果然聽見一陣脚步聲遠遠傳來，跟着，鐵門開了，一個穿着中佐制服的「軍官」手中捧着食物盤踏進「黑室」。

在那中佐背後，竟然跟着源田貞一！

王小克雙眼驟遇光綫，好一會才習慣下來，當他看清楚進來的是源田貞一後，立即轉頭向前望去，只見坐在房中心的是一個滿面皺紋的佝僂老頭，這才認清楚大鈴木次郎的面目。

源田貞一手中玩弄着「知彼管」，得意洋洋地踏了進來，朝着大鈴木次郎道：「怎麼樣？」

「還是那句老話，我老了，放過我吧！」大鈴木次郎答。

「大鈴木少佐（筆者按，大鈴木次郎回國後被追升爲少佐銜），我們的做法是爲了國家，難道你不想大和民族揚眉吐氣，統一世界嗎？」

大鈴木次郎冷哼一聲，道：「爲了國家？」

「是啊！我們都熱愛自己的國家，難道不是嗎？」

「正因爲我熱愛我的國家，忠心天皇，所以不想大和民族成爲千古罪人！」

「嘿嘿！大鈴木少佐，那麼你弒上司的舉動，也算是熱愛國家了？」

大鈴木次郎面上一紅，道：「那是二十餘年前的糊塗事了！」

「可是，你可知道這樁『糊塗事』如果公佈於世的話，你會有什麼遭遇？」

大鈴木次郎鐵青着臉，並不置答。

「大鈴木少佐，你起來！」源田貞一忽然沉聲命令。

大鈴木抬起頭來，詫異地望着他。

「起來呀！我有要和話你說。」

大鈴木次郎疑惑地站了起身，源田貞一才示意那中佐將食盤放在地上，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一接觸到他的眼光，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起來，然而，他立即屏棄腦海中的雜念，想着：他媽的，那是什麼食物，比大魚大肉差得多了！

「小朋友，想吃大魚大肉的話，只要乖乖地這裏呆幾天，我心情一好，說不定恢復了你貴賓身份！」源田貞一笑着說。

王小克立時又「想」：「只要有大魚大肉和豪華套房睡，識時務者爲俊傑，我才不會亂來！」

源田貞一手持知彼管，滿意地朝他笑笑，轉頭向大鈴木次郎道：「走吧！」

三人離開「黑室」時，鐵門又關了起來。

王小克側耳傾聽，三人的脚步聲逐漸遠去，興奮得彈跳起身！

「成功啦！他媽的原來這個法兒靈驗！」王小克搔着頭，在「黑室」裏跳來跳去。

既然「假思想」可以瞞過知彼管，那麼說來，「知彼管」並非萬能，也非不可對付，問題是當瞞騙過對方時，腦際間不可有「瞞過了」的念頭，否則便要揭穿！

忽然，王小克脚下踏到了一些物事，他俯下身來一摸，原來那中佐所帶來的食盤皆被自己得意忘形下踢翻了。

「反正過幾天就有大魚大肉可以吃，少吃一頓也無所謂！」他安慰着自己。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鐵門打開，中佐帶着大鈴木次郎回來。

中佐關門離去後，王小克趕上前去道：「老先生，大將有什麼說話和你說？」

大鈴木次郎嘆一口氣，並不答話。

「老先生，他是不是要你答應他某些令你爲難的事？」王小克又問。

大鈴木次郎苦笑一下，道：「你倒像有知彼管一般，猜到了！」

「那是什麼事？」

「他要我陪他去晉謁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大鈴木次郎道。

「——爲什麼？」

「唉！你知道他們爲什麼要將我囚禁在這個地方嗎？除了我知道了『知彼管』的秘密之外，我對他們還有可資利用的地方。」

「哦？」

「他們有的雖然是大將中將少將的官銜，却是自封的，以他們的身份，政府中的高級官員怎會接見他們？我便不同了！」大鈴木次郎道：「我雖然被追封爲少佐銜，但官階仍然很小，可是我這次回國的新聞哄動了全世界，許多高級官員都想接見我，詢問我有關在孤島上面的事，這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的關係，源田貞一便想利用我接近政府的高級官員甚至首相，從中下功夫的。」

「啊！我明白了，你晉謁官員是假，他想利用『知彼管』去征服他們是眞。」

「不錯，你想想我怎能答應他們？」

「就算沒有你從中拉攏搭關係，我相信以他的神通，也可以找到法子接近政府中的高級官員的。」

「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要無愧於心，無愧於國家民族便心安理得了！」

「老先生，你在孤島坐了廿餘年，思想却越來越糊塗！」王小克嘖嘖地嘆道。

「哦？」

「如果源田貞一用其他的方法接近大臣而從中用功夫控制他們，大和民族還是要成爲千古罪人，是不是？」王小克問。

「這個——倒也是的。」

「你身爲大和民族的一份子，難道你能袖手旁觀自己的國家民族成爲千古罪人嗎？」

「我……我當然不能！」

「好了，那你應該陪他去！」

「小朋友，你越說越離譜了，我陪他去不是正中了他的心意嗎？」

「你可以乘機警告那些大臣們，叫他們當心源田貞一的知彼管啊！」

「小朋友，你把源田貞一看得太簡單了，他會給我警告的機會嗎？」

「話倒也說得是，」王小克道：「不過，如果你跟他去的話，起碼便知道那幾位大臣被他用過功夫，將來萬一有機會逃出他魔掌的話，便可向政府告密，留心那幾個被他用過功夫的大臣了。」

大鈴木次郎拍了拍大腿，連道：「不錯，不錯！」

「老先生，我說服了你嗎？」

「服了，服了！」大鈴木次郎道：「這樣總算還有一點翻身的機會。」

「老先生，」王小克噤聲道：「不過你也要當心一點，當你的利用價值消失時，他說不定會殺你滅口的。」

大鈴木次郎沉吟了一下，語氣堅決地說：「只要我對國家盡過一分力，雖死也無憾了！」

王小克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如果自己能夠從中破壞源田貞一的「勇之會」征服世界的奸計的話，也算對自己的國家盡過一點棉力了！

王小克雖然愛財好色貪生怕死，但在大局上面却毫不含糊，這是他可愛之處。事實上愛財好色和貪生怕死是人類的劣根性，分別只在輕重而已，對於年方十五的王小克，我們也不必加以深責，他終於在以後日子和經歷的磨練下逐漸成材，這是後話不提。

翌日，那中佐又來送飯，大鈴木次郎忽然拉着他的手臂，道：「帶我去見源田貞一，我有話和他說。」

那中佐猶疑了一下，道：「好！」

大鈴木次郎和王小克交換了一個眼色，隨着中佐離開「黑室」。

源田貞一自南英太郎切腹自殺後，已昇爲「勇之會」的領導人，他所居住的房間，是整幢別墅中最豪華的一間套房。

大鈴木次郎「光榮回國」後，雖然也出席過不少招待宴和參觀過不少軍機大臣的豪華住所，但甫踏進源田貞一的豪華套房時，還是不免吃了一驚！

那簡直帝王一般的寢宮，其美侖美奐程度，令大鈴木次郎看得眼花繚亂。

源田貞一向他淡淡一笑，道：「少佐，有什麼話要和我說？」

大鈴木次郎在一張臥榻坐了下來，道：「我想過了，決定參加你們！」

「啊！那眞是太好了！」源田貞一興奮地站起身來，趨上前和他握手。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大鈴木次郎接受王小克建議，要求送飯進來的中佐帶他往見源田貞一。

「隨時，」源田貞一握着手，得意非凡地道：「我立即替你安排。」

他轉身走到那張流綫型的寫字枱前，拿起了一本小部子翻閱着，道：「不如從內政部長開始吧？我們掌握了他之後，其餘的都可事半功倍了！」

大鈴木次郎無可無不可地聳着肩。

「我立即打電話給他相約見面的時間。」源田貞一說着拿起了電話筒。

電話接通後，源田貞一道：「請谷機田一先生聽電話。」

「我就是。」

「你好，小的是大鈴木次郎少佐的隨員，少佐想晉謁閣下，不知閣下什麼時候有空？」

那谷機田一是內政部長，早已在電視廣播中看到大鈴木次郎回國的消息，正想見一見這位「現代魯賓遜」，立時答道：「如果少佐有空，我現在立刻便可以派人來接他。」

「不必了，小的會陪他來的。」

「告訴大鈴木少佐，我在等他。」

「是！」

掛下電話後，源田貞一轉身對大鈴木次郎笑了一笑，道：「咱們可以走了！」

源田貞一換下「大將」制服，改穿一套西裝，駕着車子，把大鈴木次郎載到谷機田一的官邸之前。早有家人迎了上來。

「大鈴木先生？」家人問。

源田貞一向他點了點頭，說道：「是的。」

「請隨我來。」

兩人穿過大堂，來到一間書房門前，

辦家人轉了一身，道：「部長在裏面接見你們。」

「謝謝！」

源田貞一向大鈴木次郎使了個眼色，示意他不可輕舉妄動，推開紙門，踏了進去。

谷機田一是個五十餘歲，短小精悍的老頭子，他一見大鈴木次郎，立時迎了上來。

「少佐，歡迎歡迎！」

「他是我的隨從福田。」大鈴木次郎一面和他握着手，一面指着源田貞一，替他們介紹。

源田貞一見大鈴木次郎依照他吩咐的進行了第一步，這才放下心中一塊大石，急忙向谷機田一行禮。

「請坐請坐。」

三人分賓主坐下後，谷機田一急不及待地問大鈴木次郎關於孤島上的生活，以及重回祖國後的感想。

大鈴木次郎支吾以答，源田貞一忽然插口說：「少佐在孤島上住了廿餘年，對於我們的語言，已經生疏了，大人不要見怪。」

「不會不會。」

源田貞一趁谷機田一向大鈴木次郎望過去時，拿出了「知彼管」，將它握在手中。

「大人，你可知道我們這次的來意？」源田貞一問。

谷機田一愕然轉過頭來，望定了源田貞一，道：「什麼來意？」

「大鈴木少佐央求大人在內政部替他安置一職位。」源田貞一不動聲色地說。

谷機田一還沒回答，源田貞一又道：「大人，相當爲難是不是？不過，我看爲了你自己的利益，勉爲其難，也要做一次了！」

谷機田一臉上勃然變色，道：「什麼自己的利益？你在瞎說什麼？」

「大人，你仔細想想，你這個內政部長的位置是怎樣得來的？」源田貞一凝望着谷機田一，道：「你仔細想想！」

谷機田一眼珠一轉，霍地站直起身來，說道：「你替我滾，你是不受歡迎的客人！」

「大人，」源田貞一似乎胸有成竹，微笑着說：「你想起來了，你是用那種卑鄙和見不得人的手段，爭奪得來的，是不是？」

谷機田一臉上青一塊白一塊，看來便要發作。

「你在想，你的計劃如果實現的話，不久卽將可當選爲首相。」源田貞一握着知彼管，淡淡地說：「你還打算買兇殺掉你的敵人公正康成，是不是？」

源田貞一話一出口，谷機田一再也按捺不住，喝道：「你替我滾！」

「大人，你心下暗暗奇怪，爲什麼我會知道你這許多秘密，同時，到底除了我之外，還有沒有人知道，是不是？」源田貞一道：「放心，就算有人知道，也全是我的忠實手下，他們不會洩露半句話！」

谷機田一口唇嗡動似有所言，源田貞一却阻止他，道：「大人，你想問我是誰？是不是？」

谷機田一點着頭，他被眼前這位神秘莫測的「福田」攪糊塗了。

「大人，我便是『勇之會』的源田貞一！」

谷機田一雙眉一揚，道：「原來是你，你究竟有什麼企圖？」

「大人，我剛才已經說過，爲了我們大家的利益，你最好和我合作！」

「合作？憑什麼和你合作？」

「咦？憑我們對你瞭解，大人！」

「哼，你瞭解我什麼？」

源田貞一淡淡一笑，道：「大人，你這一輩子大概做過不少虧心事吧？」

谷機田一雙眉一揚，源田貞一又道：「其中那一椿令你寢食難安？到底是那一件？」

谷機田一又驚又怒，源田貞一接着又道：「大人，你並不是聖人，所以自不免會做錯事，可是你應該知道，那椿『意外』如果讓人家知道了，你數十年的努力，便要付諸流水了！」

谷機田一臉色陰晴不定，源田貞一却不斷引誘他去想以前做過的虧心事！

看官，我們人的腦子可說十分奇妙，當有人提起我們的往事時，腦際間自然而然會閃現模糊的記憶，雖然，那種一閃卽逝的「記憶」有時候只是在十分之一秒，甚至百分之一秒的時間裏發生！

然而，源田貞一手中有了「知彼管」，谷機田一腦際間一閃卽逝的回憶，立時被源田貞一得悉了，他又故意誘導谷機田一更深一層去記憶，如此一來，當然是中了源田貞一的奸計了！

原來谷機田一所以當選爲內政部長，靠山並非在政治上的勢力，而是將競選對手弄成「意外」死亡，並且運用他過人的手段，爭取了多數的選票。

這一件秘密一向只蘊藏在他的內心深處，想不到却被一個看上去年紀不會超過三十歲的青年人揭露出來，谷機田一心中震驚之餘，當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大人，對不起，也許阻了你不少寶貴的時間，」源田貞一站起身來，道：「我們應該走了！」

「且慢！」

「大人，你放心，在你沒有答覆我之前，我是不會把你的私事揭露出來的。」

「源……源田，你別走，大家好好商量一下。」谷機田一道。

「大人，你又想到抽屜中的那把短槍了，是不是？」源田貞一搖着頭，道：「沒有用的，我剛才已經告訴過你，我的部下也知道了你的秘密！」

大鈴木次郎一直在旁冷眼旁觀，他暗暗爲自己和源田貞一的安危担心，在谷機田一的官邸裏，他如果忽萌殺機，殺了兩人滅口，眞是易如反掌的事。

源田貞一强調他的「部下」也洞知了谷機田一的秘密，那只不過是一道「護身符」，事實上在源田貞一未曾和谷機田一見面時，他是什麼事都不知道的。

大鈴木次郎瞭解其中關鍵，然而，他知道這不是揭穿源田貞一奸計的時候。

谷機田一再次被他說中了心事，不由嘆了一口氣，宛如鬥敗了的公鷄，道：「好，你勝利了！」

「大人，你表面上妥協，却一直在盤算着對付我的方法，這未免太不老實！」

「你究是人還是鬼！」谷機田一倏地睜大雙目，凝望着源田貞一，道：「怎麼我心中在想些什麼，你都一覽無遺？」

源田貞一神秘一笑，道：「大人，我是你肚子中的蛔虫！」

谷機田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說吧，你想要什麼？」

「大人，你想錯了，我一不要錢，二不要珠寶，我只要你替我在內政部安置一個位子。」

「那不簡單！」

「當然不簡單，不過大人現在身爲部長，自然可以化不簡單爲簡單了！」

「我……我怕內政部的人反對你。」

「這個你倒不用担心，我可以和你打賭，他們將會視我爲自己人。」源田貞一道：「不過，你是在怕我會影响你的地位，是不是？」

谷機田一心中想的正是這個問題，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說？面前這個源田貞一，簡直掌握了自己所有的弱點！

「大人，最好把我安置到可以發言的和可以影响政府施政的位置上，」源田貞一進一步提出要求，道：「那就更好！」

「少佐呢？」谷機田一望向大鈴木次郎。

「他不勞你掛心。」源田貞一向書房門口走去，道：「我們告辭了。」

「且慢，我有什麼保障？」

「替我安排一個位置，那便是你的保障！」源田貞一回頭說。

谷機田一望着源田和大鈴木的背影消逝在大門口，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　　×

「大將，我……我有一件事請求你。」大鈴木次郎期期艾艾地說。

源田貞一道：「什麼事？」

「被關在黑室中的那個小朋友，可以放他出來嗎？」

「你爲什麼這樣關心他？」源田貞一斜眼望住大鈴木次郎，伸手入懷。

「大將，用不着使知彼管來測驗我，」大鈴木次郎急忙道：「你知道我爲什麼突然答應和你合作嗎？」

「難道是那小子說服你的？」

「不錯。」

「唔，那麼他倒比你識相，」源田貞一沉吟了半晌，道：「好吧，反正你們有什麼鬼主意都逃不過我的知彼管，就放他出來吧。」

「謝謝，大將！」

源田貞一轉身走開之前，笑道：「少佐，和不和我打賭，半年後，我不但可以名符其實地做上大將，可能還要做全日本海陸空三軍的最高統帥呢！哈哈！」

不久，王小克被淵壽紀夫少佐帶到大鈴木次郎的豪華寢室中。

王小克一見了大鈴木次郎，便道：「老先生，怎麼了？」

「說來眞像神話一般，」大鈴木次郎苦笑着，道：「源田在不够半小時內，便把內政部長谷機田一控制得服服貼貼。」

「看來這位谷機田一也不是好東西，」王小克道：「我猜他一定做過什麼虧心事，然後被源田貞一用話套他在腦際間『想』到它！」

「不錯，不錯！」大鈴木次郎呆呆地望定了王小克，訝異地道：「小朋友，你的腦筋好靈活啊！」

王小克淡淡一笑，如果以前有人這樣讚美他，他必定得意非凡，但自從知道有「知彼管」之後，再靈活的腦筋也瞞不過它！

他忽然想起了一事，說道：「老先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差點忘記告訴你了！」

「什麼事？」

王小克正欲說話，房門忽然打了開來，淵壽紀夫少佐向大鈴木次郎招了招手，道：「你出來，大將有事找你！」

大鈴木次郎望了王小克一眼，遲疑着向前走去。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不由又急又驚，暗想還是遲了一步！

原來王小克忽然想到的是：大鈴木次郎在自己的慫恿下虛與委蛇，表面上好像和源田貞一合作，却暗中留意那幾位官員被他控制了，以待將來有機會逃脫時向政府告密，可是，源田貞一的「知彼管」却可以查到一個人腦子裏想的一切！

自己雖然用過「假思想」擾亂「知彼管」的電波，令源田貞一信以爲眞，然而，大鈴木次郎並不知道這一點！

如果源田貞一用「知彼管」一試，年紀老邁的大鈴木次郎便要原形畢露了！

他剛才想告訴大鈴木次郎面對着源田貞一時，儘量「想」些無關重要的東西，可惜還是遲了一步！

如今，不知道源田貞一叫大鈴木次郎去見他的本意是什麼。

王小克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在室裏踱來踱去。

不久，房門又打了開來，王小克心頭一跳，急忙回頭去看。

「小鬼子！」花似玉風情萬種地向他走過來。

「花姊姊，是你！」

「看你那副焦急的樣子，可是在担心你的小愛人？」花似玉含笑問。

王小克一呆之下，才想起她所指的是白小妹，臉上不由一紅。

花似玉在沙發上坐下來，道：「你放心，我已經打過電話給那個周探長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花似玉道：「我想，如果你的小愛人被困在那『豪華園』的話，這當兒也該被周探長救出來了。」

「花姊姊，我……我該怎樣謝你才好？」王小克由衷地說。

「你說呢？」

「我——」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改天你有機會到×埠玩的話，我免費做你的嚮導。」

花似玉笑了出聲，道：「你現在自身難保，將來還不知道能否活着踏出這座別墅，說什麼免費做你的嚮導？」

王小克回心一想，不禁黯然。

「小鬼子，如果有機會給你的話，你逃不逃？」花似玉忽然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一時間猜不透她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說啊，我不是大將，你怕什麼？」

「老實說，如……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當然逃，」王小克道：「誰甘願被人囚禁着？」

「那好得很，只要你聽我的話去做一件事，我可以帮你逃離此地。」

「眞的？」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聽花似玉的語氣，似乎相當認眞：「快說，我一定聽你的話去做。」

「先別興奮，你怎知做不做得來？」

王小克呆了一呆，沉吟着道：「不錯，如果你叫我去偷大將的知彼管的話，我的確做不來。」

「我就是想你去將那枝『知彼管』偷來。」花似玉淡淡地說。

王小克的心猛然一跳，他做夢也想不到花似玉要自己做的，竟然是這一回事，是以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怎樣？」

「我——我——」王小克訥訥地：「怎樣去偷？」

「你外號叫『小鬼子』，一定有辦法的，是不是？」花似玉道。

「花姊姊，你要那枝『知彼管』幹什麼？」

「這個你不用管，只要你將它偷來給我，我不但帮助你逃出此地，還給你一筆錢，令你和那個小美人會合，雙雙返回×埠去。」

王小克被她說得一顆心怦然而跳，這的確是一個很理想的交易，然而，想在源田貞一身邊將那枝『知彼管』偷到手，却是談何容易。」

「小鬼子，你到底幹不幹？」

王小克緘默着，他一時之間實在拿不定主意。

「如果你幹的話，我這裏有一樣東西給你。」花似玉說着自西裙袋中取出一樣物件來。

「那——那是什麼？」

「大將寢室房的鎖匙。」

「可是，大將睡覺時必定自房裏將門反門起來的。」王小克道。

花似玉向他點點頭，道：「我知道，可是這一把是自他的房間通向外面，一條密道入口處的鎖匙。」

王小克遲疑一下，接了過來。

「你答應了？」花似玉問。

王小克點了點頭，道：「不過成功與否，我並不能担保。」

花似玉向他笑一笑，道：「今天晚上動手吧，你知道我的房間？」

「知道，」王小克道：「如果我得手的話，是不是把它送到你房裏來？」

花似玉向他甜甜地笑一笑，低聲道：「小鬼子，如果你成功的話，我還有另外一種酬答，完成你那天下午未完成的願望，你——明白嗎？」

王小克心中一震，他自然明白！

花似玉離去後，王小克將那條鎖匙藏在襪子中，等待大鈴木次郎回來。

然而，大鈴木次郎這一去竟然沒有回來，他等了幾個小時，眼看已是吃飯時刻，暗想，大鈴木次郎大概又陪源田貞一出去「晉謁」什麼軍機大臣了。

王小克在飯廳中用過飯後，剛回到房中扭開電視機想看卡通片集，房門打開，大鈴木次郎走了進來。

「老先生，你去了那裏？」王小克急忙問。

「唉！」大鈴木次郎往床上一躺，道：「去國防部長的家裏。」

王小克聞言一凛，源田貞一竟然向國防部長下手了！

「結果怎樣？」

「嘿！國防部長的弱點比內政部長更多，源田利用誘導法，使他連蘊藏在心底下凡三十餘年的虧心事也想了起來，結果怎樣還用得着說嗎？」

王小克這才放下心來，源田貞一疏忽了大鈴木次郎和他合作的誠意。

只聽大鈴木次郎又道：「國防部長已經答應任用源田爲副國防部長——」

王小克的心一跳，失聲道：「這還得了！」

大鈴木次郎苦笑了一下，道：「看來他不出三個月之內，便可控制整個朝野，同時實現他的主意了！」

「發動戰爭？」

「暫時大概還不會，」大鈴木次郎道：「不過那也是必定會發生的。」

王小克緊皺着眉頭，如果源田貞一用「知彼管」去對待其他國家的政要的話，相信可以收到同樣的效果。

問題是，他必須控制了本國朝野，才能覬覦其他國家。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政要都有見不得人的隱私可以作爲源田貞一的把柄，所以，他一定要發動戰爭，才能達到征服世界的慾望。

「小朋友，剛才你說有重要的話要對我說，那是什麼？」大鈴木次郎問。

王小克本來想提醒大鈴木次郎用「假思想」去應付源田貞一的「知彼管」，後來回心一想，萬一大鈴木次郎腦筋不靈活反而被源田貞一洞悉的話，法術豈非要失靈？

「現在沒有事了。」

大鈴木次郎奔波了一個下午，躺在床上呼呼入睡，王小克則坐在沙發上觀看電視節目。

是深夜時分了，王小克自螢光幕上的時鐘看到時針指在「21」上面，他轉頭一看，大鈴木次郎睡得正酣。

他緩緩地站起身，熄了電視機，躡足上前打開房門向外張望。

大廳中黑暗一片，看來別墅中的人全入睡了。

王小克一度是「勇之會」的「貴賓」，也曾可以自由在別墅中活動，所以，他清楚源田貞一的寢房在那裏。同時，密道的入口處也在花似玉的提示下，知道它的所在。

王小克閃身出房時，摸了摸足踝旁，那把鎖匙好好放在褲子裏，他吸了一口氣，向飯廳那邊奔了過去。

由於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所以，王小克雖然不會「輕功」却也落地無聲，旋卽奔到餐枱之前。

源田貞一的寢房要經過飯廳側一條甬

道，而那密道的入口處，却在後花園的假山中。

王小克伏在餐枱旁窺聽動靜，見四週沒有半點聲息，這才向甬道奔去。

穿過甬道來到後花園，王小克逕向假山奔了過去。

那假山之中是空心的，裏面還有石櫈石枱用作憩息遮蔭之用，王小克在一張石枱底下搜索一回，果然發現有一個如花似玉所言的暗掣，他猶豫了一下，按下那個暗掣。

只聽軋軋聲過後，前面一塊假山石向外移了開來。

王小克向內張望一眼，走了進去，假山石立時自動關了。

由於王小克在「黑室」裏呆過一陣子，所以雙眼很快便習慣了黑暗，密道裏空氣混濁，却有一些不知從什麼地方透來的光線。

王小克左右兩手撐開按在密道牆壁上，沿着一條石級而下。

他小心翼翼，每踏下一道石級，便停下來窺聽動靜，生怕石級中有機關隱伏。

不久，前面傳來一絲光線，王小克心頭一跳，是源田貞一的寢房了！

他比剛才更小心地向前移步，一直來到門前三碼之遙，俯身去取鎖匙。

然而，也就在那時間，王小克忽然發覺密道門口有影子一幌。不由吃一大驚！

密道中雖有光線，却不強烈，王小克一路下來也沒發現有什麼異狀，在那影子驀地遮住從室裏透過來的燈光時才發現。

王小克一發現密道中還有人的時候，腦間不由一麻，不知如何是好，他穩住了身子不敢動彈。

只見前面那人在門前摸索了一陣，忽然傳來：「的」地一聲，門被他弄開。

那人緩緩地推開門，閃身進去。

王小克念頭一閃，原來是同道者！

閃身進入源田貞一寢房中的神秘人，必定是看中了那枝「知彼管」！

王小克只想不到：除了花似玉之外，還有誰能够胆來偷源田貞一「知彼管」？

照剛才那人矯捷的身型看來，絕對不會是金天時，金天時已經老邁了！

王小克忽然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那個成語故事，躡着足上前。

他伏在鎖匙孔向內張望，只見室內燈光幽暗，源田貞一躺在床上，一個背影蹲在地上，拉開床頭櫃正在搜索着。

那人的動作既快且輕，並無發出半點聲息。

忽然，床上的源田貞一動了動，那人倒也異常警覺，立時停止動作。

王小克屏住了氣息，暗暗罵了那人一聲「蠢材」，源田貞一視那「知彼管」如命，臨睡前怎會把知彼管放在床頭櫃中。

忽然，一把黑黝黝的槍管自被褥中伸了出來，抵住那人的腦門，跟着是源田貞一陰惻惻的聲音：「別搜了，知彼管不在裏面！」

那人身如觸電般抖索起來。

源田貞一揭開被褥，原來他竟然是和衣躺在床上裝寢的，王小克不由叫了一聲「好險！」

那人擧起了雙手，嚇得說不出話來。

「起來！」源田貞一沉聲說。

那人緩緩地站起身，王小克向他一望，不由吃了一驚，竟然是在「京王大酒店」會過一面的小林旭探長！

源田貞一顯然也楞了一楞，他「啊」地一聲，道：「原來是探長大駕光臨，失迎失迎！」

小林旭探長面色灰敗，垂下手來。

「探長深夜駕臨，不知有什麼指教？」源田貞一說話時，左手按下床頭上一個小掣。

小林旭探長赧然一笑，看樣子已經鎮定下來，他道：「聽說源田先生有件寶物，想借來看看。」

「哦？」源田貞一詫異問道：「探長怎知道在下有件寶物？」

「這個……這個……」小林旭探長訥訥說不出話來。

王小克最初也覺奇怪，小林旭探長怎知源田貞一有了那枝「知彼管」？可是回心一想，不禁恍然，想來是周探長向他提及的。

「說啊！」源田貞一揚着手中短槍。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源田貞一趨上前去開門，槍咀却仍然指着小林旭探長。

進來的是身材魁梧的阿昌！

阿昌踏進房來第一眼便看到小林旭探長，不由呆了一呆。

「阿昌，搜搜探長的身！」

阿昌依言上前一搜，將小林旭探長的佩槍和幾排子彈夾搜了出來，放在枱上。

源田貞一這才坐了下來，道：「探長，是誰告訴你我有件寶物的啊？」

「一……一個朋友。」

「什麼朋友？」

「你不認識的，他來自×埠。」

源田貞一臉色一變，道：「是不是一個小孩子？」

「小孩子？」小林旭探長詫異地說：「他今年沒有四十，也該有三十八九！」

源田貞一皺着眉，道：「好吧，究竟是什麼寶物？」

小林旭探長聳了聳肩，道：「這個你自然比我還要清楚，是不是？」

「說！」源田貞一沉下聲來。

「好像是一枝鋼筆，是不是？」

源田貞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以爲「知彼管」重現人間只是一件相當秘密的事，想不到外面已經有這麼多人知道！

多一個人知道他擁有知彼管，對他的計劃便多一分阻力！

源田貞一眼眶中殺機倏現，他望定了小林旭探長，道：「你那位×埠的朋友叫什麼名？」

「他姓周，也是一個探長。」

「好吧，你告訴我，除了他之外，還有其他的人知道嗎？」

小林旭探長搖了搖頭，道：「我們是在閒談中提起的，當時只有我們兩人。」

「你肯定他沒有告訴過別人？」

「他在東京只有我一個朋友。」

源田貞一這才吁了一口氣，向阿昌說道：「把他押到『黑室』裏去！」

「是！」

小林旭道：「喂，源田先生，我會請

律師的，你——」

源田貞一不等他說下去，喝道：「別吵，否則我一槍殺了你！」

王小克望着小林旭探長被阿昌帶走，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看來周探長卽將也有麻煩了！

源田貞一俯首沉吟了一會，忽然向密道出口的門走來。

王小克心下一凛，忙轉身向上奔去。

源田貞一到密道門口，喃喃自語道：「那小林旭探長，怎會知道這裏有一道密門？」

且說王小克逃出密道後，一顆心兀自怦怦地跳個不停，倘若不是半途中殺出一個程咬金——小林旭探長的話，這當兒自己已經被源田貞一押到黑室中去了！說不定源田貞一爲了免除後患，一槍殺了自己亦未可料哩！」

他坐在石櫈上喘了一會氣，這才站起身來，向屋內走去。

王小克來到花似玉房門前，猶豫了一下才伸手敲門。

「誰？」是花似玉低低的聲音。

「王小克。」

門打了開來，花似玉穿着整齊，一把將王小克拉進房中，問道：「你得手了沒有？」

王小克搖着頭，道：「被人捷足先登了。」

「你說什麼！」

「花姊姊，你放心，那人被大將逮住了，逃不掉！」

「他是誰？」

「小林旭探長。」

「怎麼會是他？」花似玉愕了一然。

王小克聳一聳肩，表示自己也莫名其妙。

「那麼，明天晚上再試過！」

「不行，大將一定會更小心的！」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道：「那小林旭怎會知道有條密道的？」

「這並不奇怪，數年前南英太郎切腹自殺時，他曾率領不少探員來這裏調查過，大概是那個時候發現的。」花似玉說。

「花姊姊，你打算我一得手，你便逃之夭夭？」王小克望着她整齊的打扮說。

花似玉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可惜你失敗了！」

王小克緘默着，暗想那算是最僥倖的失敗了，因爲源田貞一早有防範。

「小鬼子，明天晚上再試一次好不好？」花似玉問。

「花姊姊，不是我不肯，是太難了。」王小克問：「不信你自己去試試看。」

「你知道我如果被大將發現的話，會有什麼後果？」花似玉問。

「關到黑室裏。」

花似玉苦笑一下，道：「如果只是關到黑室裏，我早已自己動手，也用不着求你去辦了。」

「那麼，是不是會被判死罪？」

花似玉點了點頭，道：「而且是被逼用武士刀切腹自殺。」花似玉說着比了個手勢，又道：「就像南英太郎一樣。」

王小克不禁吐了吐舌頭。

「好弟弟，你就再試一次吧，好不好？」花似玉摟住他的脖子問。

「這個——」

「好弟弟，如果你答應的話，我……我現在立刻給你。」花似玉在他耳畔輕聲說：「你說好不好？」

王小克對着吹氣如蘭，幽香撲鼻的花似玉，不禁怦然心動。

花似玉故意將身子貼了上來，王小克只覺熱血奔騰，綺念頻頻，再也不加考慮，道：「好！」

「你眞好！」花似玉說着拉着他的手向床畔走去，道：「來呀！」

王小克畢竟還未暈足大浪，他道：「花姊姊，可是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花似玉愕了一然。

「這兩天大將一定會嚴加提防，如果想動手去偷的話，也要過幾天才行。」

花似玉仰首想一想道：「過幾天？」

「三天？還是兩天？」

花似玉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但你可不許食言！」

「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叫做……叫做寧失信於天下，不可失信於女人！」王小克擺着頭說。

花似玉嫣然一笑，道：「是叫做寧失信於天下，莫失信於婦人。」

「對啦，你的中文比我還要好！」

花似玉忽然道：「好弟弟，替我把拉鍊拉下來。」

王小克心上一蕩，趨上前去幫手，一面道：「花姊姊，你們這裏的人似乎每一個都會講中國話的，爲什麼？」

「你想知道？」

王小克把花似玉身上的乳罩扣也解了開來，道：「是的。」

「大將的志願是完成先人數十年前未曾完成的神聖天職征服支那，」花似玉道：「所以，我們這裏每一個人都要學會支那話，以備將來統治支那時派用場。」

王小克心下一凛，暗想好瘋狂的源田貞一！

然而，這個看來似乎是天方夜譚也似的夢想，可能就要實現了！

王小克一想到這點，腦中慾火忽然消逝於無形，他望着花似玉美妙的胴體，竟然無動於中，只是想着抗日戰爭時，中國人所過的那些苦難日子！

「你怎麼了？」

「我……我想我還是回房去吧，等一下被人發覺我不在房中，一定會思疑。」

王小克向花似玉說了一聲「再見」，迅速離開她的房間。

×　　×

「老先生，這幾天大將爲什麼不找你出去？」王小克燃上一口香烟。

大鈴木次郎盤膝坐在地上，苦笑了一下，道：「他現在還用得着我嗎？」

王小克詫異道：「怎麼用不着你？」

「他已經和內政部長，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打上了交道，我這一着棋子，已經失了效用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三四天來，源田貞一頻頻接待各部軍機大臣到別墅來共餐，看來他在外面已經打好了關係。

王小克心知每過一天，源田貞一的計劃便成熟一天，終於會到了不可阻止的地

步，然而，淵壽紀夫少佐，阿昌和其他幾個「軍官」奉命看守着自己，實在沒有絲毫脫身的機會，除了暗自焦急外，還有什麼法子？

花似玉偶爾也會來看他，但碍於大鈴木次郎在旁，不敢說什麼話，只是用眼色示意自己立即行動。

就在這天上午，花似玉又來到他的房中，暗示他源田貞一已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逐漸疏於防範了。

王小克也自源田貞一不可一世的神情上看得出來，他暗下了決定：今晚！

花似玉離去後，王小克如常地看看電視，和大鈴木次郎那裏學到圍棋之道，他天資過人，一學便卽上手，可是那圍棋是我國傳到日本的一種棋道，十分深奧，王小克和大鈴木次郎這種高手對奕，初是敗得一場糊塗，逐漸地竟已成了和局。

整個下午王小克在圍棋上消磨過去了，大鈴木次郎習慣早睡，他則坐在電視機前觀看七彩節目。

不知不覺間，夜又深了，王小克熄掉了電視機，站起身來。

他伸了一個腰懶，觸摸一下襪裏的鎖匙，打開房門向外窺探。

客廳裏燈光幽暗，王小克閃身出房，像貓一般竄到對面，倚着牆壁，慢慢地向後花園那邊走去。

經過源田貞一的房間時，門檻邊透出一絲光綫，王小克知道源田貞一習慣開了燈睡覺，並不以爲意。

他來到後花園之中，在石枱下面找到那個暗掣，弄開密道入口，閃身而入。

由於已經來過一次，王小克知道裏面的情形，循着石級蜿蜒而下。

不久來到入口處的門前，王小克取出鎖匙，小心翼翼地揷到匙洞中去。

他用力一轉，「的」地一聲，門鎖開了，正想推門進去，忽然，一陣「篤篤」的敲門聲傳入他的耳朶。

王小克凛了一凛，急忙停止動作，將鎖匙取了出來，蹲下身從匙孔中望進去！

只見源田貞一穿着睡衣從床上爬起身來，道：「是誰？」

「大將，是我！」是阿昌的聲音。

「什麼事？」

「不好了，大鈴木次郎自殺斃命了！」阿昌在房外回答。

王小克心下一凛，剛才出來時，大鈴木次郎正在呼呼入睡，相隔不過十餘分鐘，他竟然自殺死了？

如果大鈴木次郎的自殺被人發現，那麼，自己不在房中也必然被覺，不由暗嘆倒霉！

源田貞一上前打開房門，道：「他怎樣自殺——」

王小克並聽不到源田貞一下面的話，不是他的耳朶有毛病，而是源田貞一的話聲嘎然而止。

王小克定眼一看，只見源田貞一向後連退，阿昌手持一把裝着滅聲器的短槍，緩緩踏進房來。

「阿昌，你……你想幹什麼？」源田貞一臉上勃然變色。

「大將，你的夢也該醒了，」阿昌臉上肌肉抽搐，顯得十分緊張：「把知彼管交出來吧！」

「你——」

「大將！裏面有八顆子彈，你不想試一試吧？」阿昌將手槍向前一遞。

「我有什麼地方虧待了你，你說！」源田貞一逐漸鎭定下來。

「大將倒沒有虧待我的地方，不過有人答應給我更好的條件！」

「阿昌，我們的計劃已成功了一半，只要你好好地幹下去，將來我可以弄個什麼部長給你做的，」源田貞一柔聲說：「乖乖把槍放下去，天大事都可以商量。」

「太遲了！」阿昌搖着頭，道：「裕川十三郎是怎麼死？我比誰都要清楚。」

「他不同，他不肯將知彼管獻出來，同時又申請脫離我們的組織，你知道，脫離我們『勇之會』的，只有一條路，那便是死！」

「很可惜，我現在也想退出『勇之會』哩，」阿昌獰笑着問道：「你說我該怎辦，大將？」

「我們的前途一片光明，你……你爲什麼要退出去？」源田貞一問。

「前途一片光明？嘿嘿，你在騙鬼！」阿昌咬着牙道：「我們最初的宗旨是忠於國家，忠於天皇，可是你所表現出來的是什麼？」

源田貞一臉色一沉，道：「我仍然忠於國家，忠於天皇！」

「我說忠於你自己才眞，哼，你還不曾統治世界便如此不可一世，將來萬一眞的令你當了世界上的主宰，那還得了！」阿昌恨聲道：「你將會是一個無比專制的暴君！」

源田貞一嘆了一口氣道：「阿昌，你眞的想離我而去？」

「不單是我，許多兄弟都有同感，他們都逐漸地在離你而去！」

源田貞一苦笑着，道：「好吧，既然大家都背棄了我，我要那枝知彼管何用，你拿去吧！」說着俯身要去拉開床頭櫃的抽屜。

「別動！」

源田貞一抬起頭來道：「怎麼啦？」

「讓我自己拿！」

源田貞一道：「好吧！」

阿昌小心翼翼地打開抽屜，將鋼筆型狀的「知彼管」拿了出來，放在袋後。

「現在，你滿意吧？」源田貞一問。

阿昌點了點頭，道：「你面對着牆站着，不許動，否則我一樣開槍！」

源田貞一舉起手來，向密道出口的那道門走去。

王小克暗罵了阿昌一聲「蠢鳥」，冒着這樣大的奇險，却取到一枝假的「知彼管！」

果然，阿昌離去後，源田貞一立時竄到床前，掀開被褥，取出另一枝「知被管」來，同時右手還多了一把手槍。

他俯首望着手中的「知彼管」笑了一笑，還沒抬起頭來，忽聽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大將，把槍丟到床上！」

源田貞一這一下嚇得渾身一抖，抬頭望去時，只見金天時手中握着一把也是裝着滅聲器的手槍，槍咀指住了自己。

源田貞一豈甘如此就範，他倏地揚起

手來，朝着金天時發了一槍。

然而，金天時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而且槍咀正指着源田貞一，一按槍掣，「噗」地一聲，一槍射在源田貞一右臂之上，登時鮮血四冒，手槍掉下來。

「阿昌，把大將槍裏的子彈卸下來。」金天時說話時，槍咀對準着源田貞一的胸膛。

阿昌自門後出現，趨上前去拾起地上的短槍，熟練地卸下了子彈，夾手奪過源田貞一手中的「知彼管」，遞給金天時。

「大將，你眞所謂聰明一世，却料不到我有此一着吧？」金天時獰笑着說道：「我明知道你第一次拿出來的必定是假的『知彼管』，啊，對了，你到底造了多少把假的？唔？」

源田貞一又驚又怒，却是答不上話。

金天時伸手按上「知彼管」上面試了一試，滿意地笑道：「啊，眞奇妙，你的聲音就在我腦際間迴盪，一共做了六把，是不是？」

源田貞一面如死灰，道：「要殺就殺吧！」

「假使你肯答應我一個條件的話，倒也不忙殺你。」金天時道。

「什麼條件？」源田貞一眼眶裏射出一線曙光。

「和我合作，」金天時道：「你已經掌握了不少政要的秘密，如果肯乖乖供出來的話，倒可以省了我一番工夫！」

「你想在政塲上——？」

金天時不待他說下去，便說道：「是的。」

「金先生，我勸你不必白費心機了，你是中國人，而且，還是個漢奸——」

「住口！」金天時怒喝一聲，道：「就算我是中國人，難道不能照你的路去走嗎？至於說到我是個漢奸，那也是日本侵華時期的事了，現在，我不是已經歸化了大日本了嗎？」

「金先生，你不會成功的。」

「不妨試試看。」金天時道：「到底合不合作？」

源田貞一沉吟着不出聲，但金天時手握「知彼管」的筆揷部份，却可感應到他的腦電波，笑道：「源田大將，你在想些什麼全不瞞不了我，知道嗎？」

源田貞一無可奈何地聳着肩，道：「好吧！」

「唔，果然有幾分誠意。」金天時滿意地點着頭。

源田貞一走到書枱前，取了一本記事册出來，道：「他們的資料全在這裏面，你自己拿去看吧！」

金天時將「知彼管」揷到袋裏，伸手接過那本記事册翻閱看。

王小克在匙孔中看到這一幕始料所不及的變化，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金天時的狡猾程度，看來比源田貞一更甚！

只見他向記事册看了幾眼，滿意地點着頭，忽然舉起手槍，指向源田貞一的心窩。

「你——你幹什？你不是說過——」

然而，源田貞一的話被以下的變故嚇的戛然而已。

「噗」地一聲過後，倒下地去的不是源田貞一而是拿着槍在一旁戒備的阿昌！

金天時和源田貞一均是一呆，然而王小克却看得清楚，花似玉嘴角泛着笑意，緩緩地踏進房來，她右手握着手槍，滅音器的槍咀猶在冒烟。

「你們這裏眞熱鬧啊！」花似玉銀鈴般地笑了起來，但那笑聲聽在王小克耳中，却覺得從未試過的刺耳。

只聽她又道：「金先生，不要動，我的心腸比你硬，動一動便會扳動槍掣，你信不信？」

花似玉說着上前奪下金天時的手槍，順手自他懷中將「知彼管」拔了出來。

「東京玫瑰，你來得正好！」源田貞一大喜過望，迎上前來，「他們——」

「你也別動！」花似玉揚一揚手槍：「替我乖乖地站着！」

源田貞一終於明白了，他臉上又恢復了一片死灰。

「小鬼子，你出來吧！」花似玉朝密門叫道。

王小克心頭猛地一跳，出去呢？抑或趁這個機會溜掉？

「快出來呀，這是我們的世界了！」

花似玉催促着他。

王小克咬了咬牙，硬着頭皮推開密道的門，踏進房來。

「原來你和這個小子——」源田貞一狠狠地望着王小克，氣得說不下去。

「大將，這個不是『小子』，他叫『小鬼子』，是我惟一的親密戰友。」花似玉向王小克笑了一笑，忽然扳動了槍掣，「噗」的一聲過後，源田貞一彎下腰來，雙腿一軟，栽倒下地，鮮血迅速染紅了白色地氈。

金天時見花似玉談笑之間殺人，不由也是臉上變色，道：「花……花姑娘，你……你饒了我吧，我……我發誓永遠忠於你！」

「咦？你加入組織時，不是也發誓於天皇，忠於大將嗎？」花似玉道：「相信當年中日戰爭爆發時，你也向你的同胞發過誓忠於國家，抵抗日本的侵襲軍吧？」

金天時渾身抖索，囁嚅道：「我……忠於花姑娘！」

「是嗎？像你這種漢奸走狗，還不配忠於我哩！」花似玉向王小克望來，道：「你說是不是，小鬼子？」

王小克直到這時才知道原來金天時竟是中日戰爭時的「漢奸」，他最痛恨的便是背叛國家民族的無恥小人，想到當年不知有多少同胞喪失在他手下，咬着牙道：「不錯！」

金天時忽然「噗」地一聲跪下地來，向花似玉叩頭如搗蒜般，道：「花姑娘花娘娘花公主饒命！」

花似玉緩緩垂下手來，將槍咀指着金天時的後腦。

王小克明知金天時死有餘辜，却也不忍見他腦殼開花，別過了頭去。

忽聽花似玉嬌叱一聲，跟着是事物墮地聲，王小克回過頭來，見花似玉竟被金天時摔倒在地，手槍掉到床底下去了！

原來金天時小時學過摔角，他見花似玉手中並沒有握着「知彼管」，於是偽裝跪地求饒，驀地雙手向前一抓，將花似玉摔倒於地。

金天時得勢不饒人，竄到床畔，俯身執起剛才被逼拋於床上的短槍，轉過身來用槍咀指住花似玉，笑道：「花姑娘，你說我配不配忠於你？」

花似玉俏臉上蒼白無血，坐在地上望着金天時出怔。

金天時趨上前拾起了床底下的手槍，轉頭向王小克道：「小子，你乖乖地站着不動，我要你看一場好戲！」

說着金天時持槍走到花似玉跟前，伸手自她領口抽出「知彼管」，握在手中。

「哈哈，注定還是我得到它！」金天時轉頭向王小克道：「把大將的衣服脫下來！」

王小克驚疑參半地走上前去，動手解開源田貞一睡衣的鈕扣。

「你也把衣服脫下來！」金天時朝着花似玉說。

花似玉嚇得花容失色，道：「你……你想幹什麼？」

「想演一齣香艷曲折離奇情殺案，哈哈，哈哈哈！」金天時笑道。

花似玉怎肯脫衣？金天時又道：「難道要勞動你『最親密的戰友』代脫？」

這時，王小克已將源田貞一的睡衣脫了下來，他一聽到金天時的話，立時想到金天時是殺了花似玉，然後佈置成花似玉和源田貞一偸情，和阿昌槍戰兩敗俱傷的疑局。花似玉向王小克望去，然而，在這個情況之下，王小克能幫她什麼？

「花姑娘，別打什麼主意了，今天注定要上演這一齣好戲！」金天時道：「快脫！」

花似玉心想在這個情況下，反正是逃不過一死，倒不如死得痛快，也免脫衣受辱。這時，王小克正動手脫下源田貞一的睡褲，金天時道：「快點，脫完了他的，還要你替你的花姊姊動手哩！」

當金天時對着王小克說話時，王小克忽然雙眼一睜，望向窗口，暗道：「啊！周探長怎麼來了！」

金天時手握「知彼管」，正好感應到王小克這句話，慌忙轉頭去看，只見王小克雙手自源田貞一的睡褲裏伸了出來，手中握着一把精緻至極短槍。那是在源田貞一的襪裏發現的，想不到他和自己有同癖，把重要的東西收藏在脚上的襪子中。

「砰！」地一聲過後，金天時背部中了一槍，瞪着兩隻大眼，栽下地去，他至死都不明白王小克手槍由何處而得和「知彼管」何以失靈——窗外並沒有人！

王小克拿着冒烟的手槍，望着地上金天時屍身出怔，這是他第一次蓄意殺人！

花似玉大喜過望，奔上前來，先拿了「知彼管」，又拾起裝着滅音的短槍。然而，王小克剛才那一下沒裝滅音的槍聲，已經驚醒了別墅中的人。只聽外面有人道：「什麼事？發生了什麼？」

「我們快走！」花似玉拉着王小克的手，向密道出口處奔去。

「不行，我們要先把小林九和大鈴木次郎救出來！」王小克說。

「唉！這當兒還理他們幹什麼，走吧！」兩人自密道中來到花園，花似玉拉着王小克向屋中奔去。立時有人迎了上來，道：「東京玫瑰，發生了什麼事？剛才好像有槍聲！」

「有人逃了出去，我去追，」花似玉道：「你們快到黑室裏看看，是否那探長逃掉了！」

「是！」

花似玉奔出別墅，來到她那輛紅色跑車之前，打開車門，向王小克道：「快上車！」

王小克跳上車去，花似玉坐到駕駛座，燃着了馬達，一踩油門，這時早有人把鐵柵打開，車子怒吼一聲，衝出了別墅。

一路上，花似玉緘默着，似乎在想着什麼心事。

忽然，王小克發現花似玉將車子停了下來，他向外一望，不由倒抽一口冷氣，下面是萬丈懸崖，懸崖下便是汪洋大海！

「小鬼子，我想清楚了，你還是離開這個世界吧！」花似玉淡淡地說，王小克却嚇了一跳，萬料不到自己救了她一命，她却恩將仇報！

「小鬼子，我不能讓人知道知彼管在我手中，否則，將會影响我的計劃的，」花似玉打開車門，用槍指着王小克，道：「你自己跳下去吧，免得我親自下手。」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可是，我可以在跳下去之前吻你一下嗎？」

花似玉取出知彼管握在手中，凝視着王小克，問道：「你眞這樣喜歡我嗎？」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腦際間却「想」：「能够在臨死前吻她一下，做鬼也甘心了！」

花似玉不知道這是王小克的「假恩想」，以爲有「知彼管」在手，王小克腦中所想的便瞞不過自己，她最初還以爲臨死索吻只是王小克的鬼計，於是俯下身來；王小克湊過嘴去，吮住了她的櫻唇。

忽然，王小克用勁一推，花似玉料不到他有此一着，向後便退，怎知脚一踏空，自懸崖上掉了下來，尖厲的叫聲隨即劃破了寂靜的夜空——。

× ×

「請各位搭客綁住安全帶，七〇二班機即將起飛，我們將在兩小時二十五分鐘後抵達×埠國際機場——」

王小克側頭望了白小妹一眼，只見她別過了頭去，杏腮微鼓，一副賭着氣的樣子。聰明如王小克，當然知道白小妹在生着自己的氣，因爲當自己向周探長和她叙述向花似玉「臨死索吻」那一幕時，白小妹的神情已經在表示她不高興了！

周探長坐在王小克隔壁，望着他只是在笑，周探長當然值得開心地笑，他破了人口販賣團，救出了十餘個自×埠被誘騙到日本的無知少女——包括白小妹在內，而且還拘捕了劉俊，回×埠後論功行賞的話，當局說不定會頒給他一塊勳章！

王小克又側頭望了白小妹一眼，她仍然賭氣不理不睬，不知心中在想些什麼。

王小克忽然想：這時候如果有「知彼管」在手，白小妹的女兒家心事，自己便可洞悉無遺了！然而，那枝「知彼管」已自海裏來，如今又隨着花似玉從海裏去了！

飛機在跑道上滑走了，王小克將頭靠到椅背上閉起眼睛，正想着用什麼法子誘白小妹重綻笑靨……。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

單拾兒

孫玉鑫·文
培　新·圖

迫毒締知交　除魔惹血仇

由浙江官驛大道，到鄱陽湖而奔南昌的話，樂平縣就是必經之地了，樂平縣城不大，但因地當要路，所以熱鬧非常。

是臘月天氣，天上飛雪，地下成冰，朔風兒能扎透三層棉，刮到身上是透骨兒的森寒，在傍黑的光景，有一人一馬進了樂平縣城。

那馬，赫！通體兒雪也似的白，但四蹄，前鬃，後尾，却是丹赤紅，白的地方，半根雜毛沒有，紅的地方，也是一色的清，馬頭雙睛正中間稍上去寸多地方，長着一顆大如桃核的赤紅瘤，看上去像西天王母壽宴上擺的那棵大櫻桃，眞愛人！

馬上人，妙哉，一襲藍袷衣，這大的雪，頭髮上肩膀兩側，不見半片雪花，人在馬上看不出身量，但是不矮，五官沒生成什麼「潘安之貌」，但是却比潘安貌來的英武俊逸和瀟洒，腰側配劍，鞘作棗紅而有古斑，潔白的劍穗，垂飄尺許，吞口鑲珠，閃放光豪，年紀多說二十二三，也許他只有二十，端坐馬上雖不笑而惹人喜，縱無怒但有威嚴，這是誰家男兒，比羞煞了樂平一縣的少年俊彥，更引的三五路人停步不前。



識馬的說：「此馬人間少，千年罕一見？」

知人的講：「幾經江湖行，今識人中龍！」

馬上後生聽若未聞，下馬「安家老棧」前，安家老棧不止因客房潔淨，高雅及招待週到傳名，前堂那附設的酒樓，酒醇菜香也有關係，後生剛剛下馬，一名店伙已快步而到，牽着後生的馬韁繩，含着誠摯的微笑道：「公子你這騎寶馬可眞出奇的神駿，怕非餵雙料不行吧？」

後生微微一笑，道：「嗯，雙料加澆半斤好酒拌，拴獨槽，否則會傷了別人的牲口。」

店伙應是，後生又道：「給我找間廣敞的單人房，要清靜。」

店伙一面笑應着，一面鬆解下後生馬鞍側的小行囊，並高喊行伴，恭引後生進棧，僅這晷微耽擱的刹那，棧房出進的老客及街上往來行人，已圍了不少，無不讚馬美人，後生時已看中廂院四號單房，漱洗過後，緩移方步登上了前堂酒樓。

酒樓上靠窗的座頭，恰正空着一副，堂倌兒招呼後生入座，問明吃喝，刹那送到，四個菜，兩角酒，後生邊坐窗外欣賞街頭雪景，一邊淺飲低酌起來。

突然！一名沙啞嗓音酒客的話聲送入後生耳中，道：「老五快些吃喝，別叫那小子連人帶馬趁巧空兒溜過去。」

那老五嘿嘿兩聲道：「三哥你這是怎麼啦，那小子既然走上了這條去『浮梁』的路，還怕他飛上了天？」

沙啞嗓的老三道：「話不是這麼說，咱哥兒們又沒和那小子朝過相，就只憑大哥說的來認那匹馬……」

老五接口道：「這不足够了，咱們跑了多少江湖路，紅蹄紅鬃紅尾巴外加一身白的馬，別說見，聽還是第一遭聽到，這麼好認，會有錯？」

老三聲調突然沉重了許多，道：「認是認不錯，只怕那小子溜過去，別忘了，大哥說要用那小子的馬去比那小丫頭的『胭脂玉』，說不定因爲這匹馬成全了咱們少當家的心願！」

「哼！」老五不服的說道：「要叫我，就算那丫頭扎手，那一對老東西不好鬥，憑少當家的功力奇技，怎麼，不能來個『霸王硬上弓』？」

老三低叱道：「老五住口，貓尿又喝多了吧，這事要那麼容易，少當家的不痴不呆，還有不早下手的道理？」

後生聽到這裏，才慢慢回頭掃了那兩個人一眼，心中不由暗覺好笑，有人看上自己的馬啦，內中還牽連着一位有匹「胭脂玉」的姑娘，還有什麼「少當家」的，哼，恩師賜馬叫自己江湖行走的時候，就曾再三的說，要想明白自己的身世，必須處處留心，並且有：你不必急，只要走樂平進上饒自廣豐去浙江，或走浮梁登黃山小遊九華而達天目西峯，相信必有所得，最玄妙的是恩師似乎自語的一句話，那是：你不找人，人家也要找你，有因必有果，作賊的都心虛！好，你們既然在打我的主意，說不得我要叫你們好看好看了。

他暗下決定，吃喝不由稍稍快了一些，這時堂倌突然含笑近前低低的說道：「這位公子，你可能高升一步？有位『堂客』，小的不便往別的座上讓，公子讀書人，這才敢斗胆開口，你多原諒。」

這堂倌嘴滿甜的，好像是怕把那位堂客讓到別的座頭上，人家就會一口吞下肚中似的，他有些不大放心，究其實，此時正當飯口，早已坐無虛席，只有後生是一個人佔着整副座頭，只能往這邊讓客。

後生沒答話，一笑一點頭，起身轉坐到側位上，讓出可正對窗口的正位來，堂倌連連道謝聲中，引着一位姑娘坐到了後生對面座上，姑娘沒坐正位，很知禮。

姑娘坐下，後生沒有抬頭，妙哉是剛剛那沙啞嗓音的老三，却提高聲調開了腔，道：「他媽的，小白臉硬是吃香點，就

有送上門去的，我說老五，單單爲了這個，下輩子，也得先和閻老王商量好個再投生！」

這句話，很自然的引使滿堂哄笑。

後生兩道俊眉一挑，還沒有開口，那老三却接着又說道：「其實，小白臉全沒有好心眼，又多是中看不中吃的『蠟槍頭』，不信，等上過當後，來找三太爺我試試！」

酒樓上的客人們，這次不笑了，胆大的更以一種輕蔑的眼光看着沙啞嗓老三和老五，因爲這句話露骨的不規矩。

別人雖然對沙啞嗓老三和老五投以異樣眼光，他倆自己却越發目中無人，那老五竟接口道：「三哥，你怎麼就喜歡吃人家剩下來的？」

這句話使沙啞嗓老三楞住了，無言可答，老五哈哈兩聲接着又道：「三哥上眼瞧，小妞兒和小白臉中間的正座，可還空着，如今他們僅僅是『眉目傳情』，這點三哥你用不着『推倒醋罐子』，想吃個『頭道』上的新鮮菜，馬上過去正好！」

沙啞嗓老三大嘴一咧赫嘿獰笑着，手拍自己的腦頂門道：「對極了，我說伙計，三太爺喜歡那副面對窗口的座頭，快給我換個座！」

後生忍耐不下去了，倏地起座，目光恰和對面坐着的姑娘星眸相接，只見她穿着一件紅，青駝絨加玉三色拼成的緞子水田小棉襖，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玫瑰紅的洒花薄棉褲，紮着褲脚管，足登的好像是「鐵板金弓鈎靴」，斜揹一個長帶絲囊，十有八其內隱兵刃，左臂彎上垂挾一件玫瑰紅面內襯銀狐腿皮的長斗篷，頭上齊額的烏雲海髮，一根粗、細、長、短恰正合度的大辮子，垂在腦後，一雙彎月長眉，一對星亮明眸，瓜子臉，配上了張小得可人的紅嘴巴，貝齒行列，再加上那張白裏透紅吹彈得破的小臉蛋兒，眞個是人間只此天上少有的絕色天香。

四目相對雖只刹那，後生已覺怦然心動，有種說不出來的激動。

姑娘是才待入座，沙啞嗓老三已經開了「野腔」，最後逼着堂倌給他換位子，使姑娘羞上惱，惱中怒，柳眉飛揚，雙目奇光突射，正有所行動，後生適正突然站起，兩人目光不由相吸，娘姑不由自已的粉面一紅，低下頭去，後生也鬧了個垂頭移目心跳不已。

他倆這麼一出神，耳邊傳來「叭」的一聲脆響，和堂倌呼痛的厲叫，目光不由齊觀聲音來處，正趕上沙啞嗓老三怒喝道：「混蛋王八小子，你敢打三太爺的『蔴胡眼』，騙三太爺說人家是小倆口，座位早訂的，你他媽的拿三太爺當聾子瞎子，是活的不耐煩了，滾，趁早聽三太爺的吩咐，給我換座頭！」

沙啞嗓的這樣大聲喊喝堂倌，使本就臊紅小臉的姑娘，那張臉越發紅艷許多，不問可知，堂倌沒辦法推拖沙啞嗓老三換座的吩咐，無奈逼急了才打個謊，謊說姑娘和後生是小倆口，給硬拉配了對，才挨上重重地一巴掌！

堂倌打謊，好心該諒，老三滿口噴糞又動手打人，後生已無法緘默，緩步走向沙啞嗓老三和老五的座頭。

老三是個孤膽寡肉瘦骨而陰沉的漢子，老五却粗暴兇悍，後生移步，頓使滿樓酒客罷飲靜觀寂靜下來，後生本有一柄奇古名劍，住進四號已解掛牆頭，因之看來後生道地的是個文弱書生模樣。

沙啞嗓老三一見後生走近座頭，咧着大嘴嘿嘿地乾笑兩聲道：「我說小白臉，你過來莫非是想和三太爺玩玩，可惜三太爺不好這個調調兒！」

狗嘴裏那兒去找象牙，這東西越來越狂，說出來的話沒半個乾淨字。

他話是說完了，後生已不怒而威的左手輕搭在他的肩頭，他猛地暴起，想反制住後生，不料提力之下，神色陡變，一身仗之爲惡的「三脚貓」功夫，已不知何時被人破去，並變的動不能動，半分氣力全用不上。

老五一見不對，倏忽欲起，後頸一緊，也挪動不了啦，接着後生一字字說道：「酒能亂性，乖乖地好好坐着，別再鬧事啦。」

話聲中，後生鬆脫了雙手，怪也，老三和老五兩人沒挪動一步，却都殺猪般慘叫起來，額頭上大汗珠子直往地下掉，兩張臉全變成煞白顏色！

堂倌一瞧，心裏發毛，雖說明知沙啞嗓老三和那老五死都不寃，但在酒樓上出了事，甚或死上一口子，那可是人命官司，何況老三老五是何等人物，堂倌和安家老棧的上下人等全清楚，惹不起，於是請來賬房先生，張羅着伙計門動手抬人。

這時候那位姑娘出來了，道：「店家，這兩個東西你們動不得，他們已被這位公子點了重穴，人一挪動就會噴血而死，這可不是鬧玩的。」

有這句話，衆堂倌誰還敢管，馬上都遠遠站開。

老三和老五，僅這片刻工夫，業已喊叫的聲嘶力竭，頭上頸間青筋暴出，一張臉，比鬼的顏色還難看，衆酒客一見即知這份活的是十分難以消受，有那老實而仁厚的，已開始代老三和老五向後生求情，後生大方笑應，却對老三和老五道：「本應該叫你們倆個痛上一世，並罰你們動不能動，姑念我第一次碰上你們，又有好心人給你們講情，現在給我滾，快！」

一聲快，後生凌虛揮手示意老三和老五「滾」走，說來不信，兩個小子立刻止住叫聲，也能動了，但看來是十分費勁的勉強站起，低着頭走下酒樓。

後生揮手下轉回座頭，那姑娘嫣然笑對道：「爲我一時貪些口腹之慾，惹的公子生氣。」

後生也以笑相對，道：「姑娘言重了，在下一時難忍嗔怒，姑娘莫笑。」

姑娘不但笑了，並且帶出些微聲音，道：「公子這嗔怒二字，說的像位有道行的高僧，公子好俊的手法！」

後生頭低下一些，道：「輕率出手，不值識者一笑。」

這次姑娘沒有笑，却落落大方的說道：「咱們別儘站着說話，你瞧，別人全在看呢。」

後生俊臉一窘，坐下了，姑娘似乎比後生大方些，坦然而坐，並招呼堂倌，要了酒菜，當酒菜擺上後，姑娘輕吐香蘭又

道：「適才幸蒙公子仗義，廣衆之下未便拜謝，容我奉敬一盞以示心意如何？」

後生活了這麼大，是第一次和位女孩子對坐，本已不妥，剛才隨聲落座後，始終沒再抬起頭來，現在姑娘敬酒問客，他簡直無法回答，不料鼻端突現紅酥之手，姑娘已捧酒而敬，心中一急，脫口說道：「我……我不會飲酒，我……」

話說了一半，自己也看到面前自己業已用殘了的盞中酒，明明自己會飲酒，並且已經喝過幾盞，如今却說不會飲酒，這不是當面撒謊嗎？於是俊臉倏紅，下半句話因之就塞封在咽喉中，無法吐出。

姑娘自然看的清楚想的明白，不由自已的咯咯像小銀鈴般笑出聲來，後生越發難以爲情了。

最後還是姑娘大方，止住笑聲，誠摯而鄭重的問道：「公子剛才出手，似是施展『罡氣封穴』絕技，這種呼吐內家眞氣任意由心打封敵人穴道的手法，好像是失傳已久的『寶掌十味禪』，若是眞，則公子必然早已習成武林至高的『人天九轉元功』，有此功力，萬邪不侵，却又怎和世俗人一樣，不願與我暢談論交呢？」

「人天九轉元功」一句入耳，後生無異遭到「當頭棒喝」，驀地記起恩師吩咐的幾句話來，那是說：你九轉元功已成，自此不畏萬毒，不懼邪迷，但要記住，你身世未能探得確實前，不得輕露，若是有人識得這種功力，非你之友即汝大敵！

想起師訓，决定要一試姑娘來歷，並因本身業已不畏邪色聲娛之迷，遂將世俗窘態一掃而光，抬起頭，向姑娘微微一笑，話語豪慨的說道：「多謝姑娘指點，姑娘既然識得『人天九轉元功』，必係名家門下，能請教姑娘尊姓芳名，及師承門戶嗎？」

不料姑娘嫣然作笑後，竟微含薄嗔的說道：「要不就低着頭不理人，再不就睜着眼說謊話，好容易大大方方的開了口，却又儘是些指點嘍，神功嘍，門戶師承嘍的一套，眞煩死人了！」

後生這次可學乖巧了，不低頭，不開口，眉眼含笑，坦然的看着姑娘。

姑娘急了，不由說道：「老看什麼？不認識？看不够是吧？」

說到這裏，姑娘自己發覺有了語病，怎麼能對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俊男人，說人家看不够自己呢？這多難爲情，於是話鋒倏止，頭一低，臉緋紅，不勝嬌羞。

後生這時反而從容的一笑說道：「姑娘這可不能怪我，我說的話全不合姑娘心意，只好不開口專聽姑娘的，眼爲心之神，爲着表示我正聚精會神的聽，理應目不斜視，假如姑娘不罪，准我說句老實的話嘛……」

「誰又不准來的，你說嗎。」

「那就恕我恭敬從命的說了，姑娘，妳神色風格確實是使人不能看的够，若有朝一日……」

「住口住口，」姑娘知道上了當，急忙道：「你還要說些什麼話？原來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姑娘這可寃屈死人了，我單……」

他話聲突停，對姑娘一笑道：「眞是該打，說了半天話兒，竟還不知道姑娘尊姓芳名，姑娘可願示下？」

姑娘嘴一抿道：「你自己呢？我只由你無心中的話鋒裏，聽出好像姓單，名字呢？」

後生坦然道：「單拾兒。」

姑娘一楞道：「名字究竟是那兩個字？是十二……」

後生臉上掠過一絲絲悲色，轉瞬安然，道：「不，是拾東西的拾，兒孫的兒，我自小被恩師拾得而教養成人，所以乾脆恩師就給我起了拾兒來作名字。」

姑娘瞪目一怔，道：「但是你却知道姓單？」

單拾兒點頭道：「是恩師說的，我知道妳想問什麼，不過妳問也得不到回答，恩師不告訴我，祇叫我自己行走江湖慢慢打聽。」

這理由怪，姑娘信了，單拾兒對自己身世也成謎的悲愁，似未掛在心上，又道：「該姑娘報出名姓來了？」

姑娘告訴他姓「於」，名字很俗叫「天琴」。

互通過名姓，再談及武學，單拾兒沒說謊，他是跟着一個半瘋半傻狂的老和尚長大的，從不知師父法號，也從無任何朋友去看他師父，於天琴自認識得人多，詳問瘋傻和尚的相貌等等，單拾兒雖然一一說明，於天琴依然不能推測出和尚的來歷，祇好作罷。

單拾兒反問於天琴，於天琴說她是在五歲時就隨師父上山，在九宮山後嶺的「苦行庵」中，一住十五年，也會點「寶掌十味禪功」，但並不精，姑娘正要說及乃師法號，樓梯突然傳來重物疾奔的脚步聲，刹那樓頭出現了五名兇獷大漢，接着內中一人暴喊道：「喂，那花不溜球的丫頭片子，還有你這個小白臉的兔兒精，有種的滾下去，爺們在西城根毛家菜園子裏等，敢不敢去放個响屁出來。」

單拾兒才待開口，於天琴已冷笑一聲道：「你先給姑奶奶滾回去，多準備點人馬，姑奶奶和這位單大哥喝乾了壺中酒，就去打發你們超生！」

粗獷漢子揚聲道：「算妳丫頭片子有種，爺們候着了。」

話一落，揮手向其餘四個人道：「咱們走！」

「走」字乍落，於天琴已嬌叱道：「慢着，上得酒樓，你沒說過半句人話，不給姑奶奶留下點什麼就走，你是在作白日夢？」

粗獷漢子哈哈大笑，不料笑聲中面前人影忽閃，祇見一片碧霞展處人影已失，粗獷漢子驀覺腥濕之物順腮滴流，沾手處，暴叫呼痛，始知右耳已失，再看姑娘，人仍坐於原處，手中却多了隻黑毛濺血的耳朵，那漢子面色一變，縮頭掩耳率衆張惶逃去！

姑娘這才一拋手中血耳，冷哼出聲，單拾兒一伸大拇指道：「姑娘好高明的身法，好凌厲的劍術！」

而於天琴反恨聲道：「都是這些東西鬧的，竟忘記這是酒樓，飛來縱去的成什麼話，咱們算賬走吧。」

單拾兒結過飯賬，問及姑娘住處，眞巧，姑娘也住了安家老棧，是八號房，兩

人相隔六號一間。

下得酒樓，姑娘悄聲問道：「你可要回房去取劍？」

單拾兒含笑搖頭道：「碧霞七柔劍是人間仙兵，我郍口凡鐵還是別現醜的好，反正也用不着它。」

於天琴聞言心凜，自單拾兒伸手處治兩名狂漢，她也知道單拾兒功力奇高，祗是仍有些不願心服，適巧又有人酒樓撒野，她才施展了奇緣所獲神尼所傳絕頂劍術，逐退來者，郍「碧霞七柔劍」，本是纏在腰間，動手不過霎眼下，但竟沒有逃過單拾兒的雙目，自此可知單拾兒奇技神功已達化境，可巧剛才相談，去處相同，一路上可以留心這單拾兒究竟是何來路。

她在想着心事，單拾兒也不開口，二人步履前踱，西城根已在面前，毛家菜園他倆並不知道是在郍裏，但是不用費心，暗影處適時出現了兩個人，聲言奉命迎接，正好坦然隨行，也是有心表示無畏，二人談笑起來，似對未來這場搏鬥，毫未掛懷。

到達菜園門口，菜園主人佇立相迎，二人始知看來如同鄉農般的菜園主人，也是綠林豪强。

迎進堂屋，賓主落座，單拾兒不願多說空話，首先抱拳道：「承蒙相召，何事見教？」

菜園主人毛老頭，目光掃過早在屋中端坐多時的三位老者後，一笑道：「兩位不想先要老朽引見引見其他的朋友嗎？」

單拾兒以一笑作答，於天琴似乎別有用意的冷哼一聲道：「自命英雄，就該報名！」

郍三個老頭兒，聞言神色不動，連眉頭都沒皺皺，他們郍樣子，本就難看，三個人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一樣，都是蒼白的臉色，蓬散着頭髮，眉毛鼻子眼睛嘴，如同木雕鐵鑄，不見眨動，活似三名死已千年方今「出土」的殭屍，毛老頭陰森地笑了，對姑娘道：「好，就由我開始分別向兩位報報字號，我叫毛鎭海，當年曾在江湖上跑過腿，後面這老哥兒三位，是親兄弟，江湖人稱『活殭怪浮梁三俠』，兩位也自報名姓吧！」

於天琴知道對方都是些什麼出身了，立刻冷冷地一哼，說道：「我姓於，於天琴，他姓單，單拾兒，四位的大名我們是久仰了，當年毛園主人稱『三湘梟叛殺人王』，提起來眞是令三湘父老魂飛喪胆，不過聽說多年前在北雁蕩山幾乎喪命，誰知如今一變竟作了菜園主人，高升了，應該恭喜。」

姑娘指着和尙罵禿子，揭了毛鎭海的短，毛鎭海恨在心裏却笑在臉上。

姑娘橫目一掃浮梁三怪，冷冷地說道：「至於童家老兄弟嘛，郍更是威名遠震了，三十年前黑煞幇主活無常獨孤兄弟，練成了『陰風黑手』，橫行數省，記得曾收過三位童姓弟子，童老大人稱『黑手報兇殭屍鬼』，大概在二十年前，獨孤二老怪在武當中峯與『神尼』靈大師決戰，陰風黑手無功，眼見要命喪神尼『人天九轉元功』之下，突然來了個不知名姓的髒和尙，代二老怪說情，奇怪的是神尼竟然答應了，於是點閉了二老怪的元穴，迫使老怪遣散門人，三位想必是無處投奔，才逃到這『浮梁』地方，改稱『活殭怪』，爲惡不悛，我說的可對？」

浮梁三怪和毛鎭海，滿腹怒火，化作了駭凜，於天琴看來頂大不過二十，却能如數家珍般報出當年罕爲人知的丟臉事，若不能摸清她的出身，怎敢就下煞手對付，毛鎭海和三怪打了個眼色，轉變作笑臉對於天琴道：「於姑娘，妳可能報報師承門戶……」

於天琴冷哼一聲道：「毛園主你放心，我師門和四位絕無淵源，稍待若非動手不可，請不必爲此顧忌！」

話是說到了極絕，單拾兒却另有所指的接話道：「姑娘可別太大意啲，黑手陰風中則必死，兒戲不得！」

於天琴報以一笑，沒開口，浮梁三怪中的老大，適時陰森的說道：「於姑娘，老夫一片好心，實不願在未曾分明敵我時動手，如果姑娘師門與老夫兄弟眞非識友，說說何妨？」

於天琴當單拾兒警告自己的時候，已悄悄提聚功力相待，這時星眸微掃單拾兒，獲得單拾兒頷首示意，立刻把臉一沉道：「好，你們非問不可，姑娘就告訴你們聽，姑娘的恩師，正是二十年前在武當中峯點閉你們老鬼師父的靈大師，姑娘此次奉諭下山，臨行之時恩師曾說，耳聞獨孤兄弟又思蠢動，並且偵知你兄弟三人爲惡浮梁，暗中似乎另有圖謀，要我找到爾等迫之退隱，否則即代師誅之，現在話已言明，還姑娘一句話來！」

浮梁三怪聞言色變，老大童大年一聲梟笑，聽來令人顫慄，手指單拾兒和於天琴對他兩個兄弟道：「恩師果有先見之明，老賊殺心又起，今夜先宰了這個小的解解心頭之恨，上！」

一聲說「上」，殭鬼兄弟快速無與倫比，三條黑影猛地暴漲，鼻息即有綠屍氣味湧到，六陣陰風形似六隻鬼手，挾腥風如雷霆般壓向於天琴和單拾兒，連半間草堂也全在腥風陰霧黑手籠罩之下！

單拾兒和於天琴雖已有備，却不料來勢這般疾厲，室內狹小，動手不便，百忙中於姑娘一聲嬌喝，碧霞七柔已隨聲出鞘，祇見一片碧芒緊裹着兩條人影，投落菜園之中。

浮梁三怪陡見碧霞閃飛，認出是件寶刄，一時間摸不清姑娘的功力如何，不由微一遲頓，單拾兒已和姑娘縱身園中，三怪業已看出，姑娘飛縱時輕功火候未達絕境，錯當單拾兒也不過如此，終於上了大當。

三怪利郍撲入菜園，分品字將單拾兒及姑娘困於正中，單拾兒從容一笑道：「你們兄弟可是打算一擁齊上？」

童大年嘿嘿冷笑兩聲道：「娃娃既在江湖走動，就該知道我浮梁三老的規矩，我兄弟與人動手，不問敵方是多少人，一向以三相對，一齊上陣！」

於天琴嘻嘻一笑道：「別自覺不錯，一塊兒送死省姑娘不少事！」

話聲中，她竟沒有和單拾兒招呼，人劍相合疾如迅雷撲向三怪。

三怪初不料姑娘突然發難，百忙應變各自拔身飛退，退時並發出劈空掌力攔擊

姑娘，但倉促之下眞力不足，掌力竟被仙兵劈散，老二童大川首當其衝，右臂已被碧霞七柔所傷。

三怪暴怒，狂吼聲中再次返身撲上，陰風黑手挾腥腐之氣壓下，姑娘也展開七柔劍法，化作一面光網迎鬥不捨。

姑娘劍法雖高，但對手不止人多並且功力深厚，黑手已是極爲歹毒的陰功，二十招後，姑娘已生險象。

單拾兒並沒出手，此時揚聲道：「姑娘千萬不能慌亂，祗要展盡劍法緊逼受傷的童二，不叫他有喘息的機會，另外二人投鼠忌器頓時勝負立轉！」

姑娘聞言果然全力猛攻童二，正如單拾兒所說，童大童三不敢全力出手了，必須隨時去救應童二遇險！

浮梁三怪的陰風黑手，原可無堅不摧，不畏刀槍兵刄，本可提足陰功硬硬抓下姑娘的寶劍，平日已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喪命在三怪「毒指鬼爪」和「索魂黑手」之下，今夜偏偏不走運，碰上一支仙兵，不敢下手去抓，只急的童老大哇哇怪叫，無奈人何！

童老三在兄弟三人中，最兇最狠也最陰險，姑娘寶劍始終不捨童老二，童老三空有獲勝之力苦無施展之地，恨的牙癢，瞥目看到單拾兒，陡地惡念騰升，一言不發暗作準備，當恰好緊隨童老二轉到單拾兒身前，雙方相距不足丈遠時，暴然一聲獰笑，業已提足的陰風黑手揚起，猛地撲擊單拾兒胸前！

童老大經多見廣自比乃弟識貨，他本也打定乘機暗算單拾兒的心意，但在仔細聚功注意下，發現單拾兒看來隨便靜立，却有一種詳和莊嚴的極淡雲氣透體佈外，時隱時現，突憶當年乃師兄弟與靈大師武當之戰，黑手無功就是敗在這種似有若無的空氣下，心頭頓即凝結冰寒，已知今夜自己兄弟凶多吉少，尙未來得通知童三，童三却已暴然撲擊出手，駭極下狂叫道：「老三使不得，快退！」

童老大童大年喊晚了，童三全力發出的兩掌，都實實生生的打在單拾兒前胸，這種玄門外功陰手功力，厲害非常，不必全掌擊中，只要你沒能逃出陰手掌指和腐屍黑風的範圍，被掃中身體任何部位，郍地方都會立刻出現一條烏黑的痕跡，形如半幻鬼影，三個對時後，才慢慢發作，至時全身黑腫痛疼無比，呼號多時直到五臟漲斷寸裂始能死去，端的狠毒無倫！

若被揑實擊實，無藥可醫，只有碰上具有無上神禪佛家奇功的異士，並肯用他郍本身眞氣不惜拚傷眞元，代而打通漸成冰寒的經脈，逼出腥毒才能保命，於天琴若非有這一柄上古仙兵，阻住了陰風屍毒，早死多時了。

童三童大偉，自比任何人明白陰風黑手的歹毒，雙掌擊實之後，大喜若狂，不料心頭狂喜尙未傳佈四肢，陡地化喜爲悲厲號出聲，整個身子如遭巨震被彈扔出來，橫摔倒地上，單拾兒却若無其事的依然佇立原處未見挪動。

童大疾射而到童三面前，只見童三面如金紙，雙睛暴出，全身抖個不停，頭上冷汗大如黃豆般飛翻滾落，痛苦至極，但一身上下並無任何傷痕。

童大悲淚洒下，知道三弟業已無救，所發陰風屍毒黑手功力，被一種罕奇神功震回，倒竄各經各脈，已成血逆之傷，大羅神仙到來，也是無能爲力了。

另外於天琴和童二動手，兩個人全到了筋疲力盡的地步，最後童二冒死一拚，結果左臂被七柔劍生生斬斷，但在痛苦昏過去以前，右手浮虛發出之毒指，微微掃中了於天琴的右胸側，於天琴當時無他感覺，遂未放在心上。

血戰停了，浮梁三怪敗的很慘，一死一重傷，童大識得時務，承認敗輸，單拾兒不願過爲已甚，臨走前祗告誡童大，再爲惡殺不赦，並叫童大寄語他們三兄弟背後的靠山，郍所謂「少當家」的父子，不准和郍胭脂玉馬的主人爲難，否則將不再留情誅之爲民除害，話交待清楚後，不等童大和毛鎭海開口，他和姑娘飛身離開菜園，回轉安家老棧。

出了菜園，單拾兒在左姑娘居右，緩步走着，姑娘似有什麼心事般，一言不發，單拾兒錯料了事，道：「姑娘可是動手累了？」

豈料姑娘哼了一聲道：「我問你，誰是什麼『胭脂玉』寶馬主人？」

單拾兒實話實說道：「沒見過，是位姑娘。」

姑娘啐了一聲道：「我說呢，郍樣關心，原來是位姑娘！」

單拾兒懂了，一笑道：「我僅是一片好意，別忘了我已說過，和人家姑娘不認不識。」

姑娘一噘小嘴巴道：「說的是嘛，不認不識的都這麼掛懷，難怪看着我一個人和三怪動手，連忙都不幇！」

單拾兒剛要開口，姑娘已接着說道：「眞實我這叫多餘，別說一打三，就算累死了也是自己的事。」

單拾兒一因分說不淸，再者明知女娘子若已動了小性，暫不理會好，於是祗笑不答言。

他笑壞了，於天琴生了氣，猛一跺脚，一聲冷哼下，獨自猛馳而去。

單拾兒越發覺得好笑，竟笑出聲來，姑娘聽入耳中，氣往上湧，飛馳更快，已和單拾兒相距二三十丈之遠，單拾兒正要提力追上，瞥目姑娘身形拔起三丈，將往遠處縱射時，竟生奇變，驀地頭下脚上由半中翻跌下來！

單拾兒心神大震，霍地提足神功疾射而前，如閃電石火般快，在離地三尺處雙手承接住了姑娘，立刻趺坐地上，十指貫以本身眞力，一連敲打了姑娘十三處經穴，姑娘方始由一聲長嘆中醒來。

單拾兒一臉焦急，低聲問道：「姑娘可覺得好些，眞嚇死了人。」

於天琴在單拾兒雙臂圈抱中，小臉兒變成大紅柿，掙扎欲起，單拾兒却正色道：「先別亂動，妳究竟是什麼地方不舒服，抑或是我幾句笑話氣成這般模樣？」

於天琴紅霞難退，喘息刹郍，吐氣無力的說道：「好端端的，我怎會生這大的氣，是剛才劍斬殭怪一臂時，也中了一指，當時絲毫沒有痛疼的感覺，所以沒有放在心上，不想，我騰身起空後，頭腦倏地一沉……」

單拾兒面現焦急，接口道：「妳身中陰風毒指，怎麼不早說，這種指毒，醫治起來十分討厭，現在先封住妳幾處經穴，讓我抱妳回店，一切等到了店房之後再說吧。」

說着不待於天琴有所表示，已拔身抱着姑娘向安家老棧地方疾縱而行。

安家老棧上下人等及所有住客，都知道單拾兒和於天琴赴約毛家菜園事，今見單拾兒抱着姑娘回店，錯當是個敗局，一個個悄然遠避，生怕現在多事稍待得禍，人之自私誠堪悲嘆。

不過單拾兒反而很高興沒人打擾，這樣十分方便給姑娘醫傷，他首先將姑娘抱放八號房中，只吩咐店家火速在姑娘房中生起炭火，並送上幾盆滾水，乾淨手巾，然後回轉四號，取出珍藏着的師門奇藥，轉赴姑娘處，僅這刹那工夫，姑娘面色已大不如前，蒼白的可怕，單拾兒馬上先餵了一粒奇藥，然後正色道：「這是我師門珍藏奇藥，不管多麼歹毒的掌指之傷，一粒足可無碍，陰風黑手雖說非將毒氣逼出體外不能痊癒，但此丸藥將心神護住，百益無害，如今妳該指明傷處，我好下手逼出毒氣。」

於天琴聽由單拾兒把她抱回安家老棧時，芳心業已下了決定，雖說「嫂溺而不援無異禽獸」，但女兒清白之體，被個大男人緊摟團抱，若說能大方視之，那年頭是無法想象的事，因此姑娘已暗動下嫁之心，不過在單拾兒問及傷處，只因傷在右胸側，姑娘竟說不出口。

單拾兒有些急了，迭聲催問不停，別看他們相逢僅僅幾個時辰，酒樓懲兇，菜園血搏，雙方心性品格皆已了然，於天琴看到單拾兒那種出乎誠發乎衷的關切，心靈深處傳透暖意，十分感動，反正非要單拾兒推拿按摩以眞氣逼出寒毒不可，遂把眼一閉，手向傷處一指，聲調低到已近耳語，道：「傷在這裏！」

單拾兒由不得啊了一聲，自忖難怪於天琴遲遲說不出口，現在人家指明傷處了，可是自己又怎能下手呢？

於天琴雖是緊閉着眼，但在聽到單拾兒驚呼出聲時，臉上羞起朵朵紅雲，竟再也不敢睜眼，更不敢出聲。

悄寂的渡過了好一會兒，單拾兒腦海胸腹間，已不知翻覆沉思過多少遍，最後慨然說道：「妳所受黑手暗傷地方，乃『足陽明胃經』的重穴旁，幸而童大川稍失分寸，但仍是危險萬分，目下救人緊要，已難顧男女之嫌，請莫嫌我褻瀆，我會閉着眼，以本身眞氣，逼出陰毒的，就請準備吧。」

於天琴聞言幾乎要笑出聲來，箇郎眞是坦誠眞的令人敬愛，竟然認為只要閉上雙目就可動手治傷，怎不想想這種以內功眞氣提逼陰毒的手法，必須用他那兩隻手，在自己玉胸旁不停的揉擠按摩引吸才行，少女們這個地方，又豈是能任男人揉摸的？又怎是閉上雙眼能夠算數的？但他愈是如此坦純，才愈是証明他的磊落，於天琴想到這裏，俏目閃光含着誠摯的羞澀道：「剛才你抱我來的時候，我就有了一個決定，如今為治毒傷，再也難顧羞恥，但自古女子以清白為先，現在……」

她說到這裏，疲乏蒼白的玉頰，泛上一片紅潮，星眸閃電凝睜着單拾兒，無限柔情蜜意自然的流露出來。

單拾兒覩情心動，恍然大悟，急切間答不上話來，楞了刹那才漲紅着臉道：「姑娘厚愛我萬分感激，現在治傷要緊，其他一切我願唯命是從。」

於天琴轉憂作喜，就這一問一答，頓使天淵之隔化作比隣之近，羞澀變作嬌嗔，道：「那你還不動手，可是有心要我多受些痛楚？」

單拾兒愛憐衷生，聞言立刻動手，小心托着姑娘頭頸，緩緩扶之坐起，細心解衣，滿面莊重不帶半絲輕佻。

於天琴突然憶起身世不可告人之秘，本料今生難求如意之郎，怎知上天垂憐，竟獲奇緣，良人情多而赤誠，惜未來身世之秘解時，是否仍能這般……想及此處，不禁淚下。

單拾兒突見姑娘垂淚，慌作了一團，道：「妳怎麼突然傷心起來了，可是指傷痛疼？」

於天琴見他惶急的神色，不由嫣然笑道：「你眞是的，豈不聞『喜極而泣』的古話？我再也沒有什麼好傷心的事了，你急些什麼？」

單拾兒放了心，又見姑娘半喜半羞而星眸存珠的樣子，誠心嘔她道：「原來如此，不過妳有什麼值得『喜極而泣』的事呀，說出來聽聽可好？」

於天琴佯作嗔怒道：「我只道你是個正人君子，原來也不老實！」

單拾兒明知姑娘嬌嗔是假，故不在意，更伏身近前，低聲說道：「莫非喜極之事，是指相逢而言，若眞，我和妳感受相同，願意在天成為比翼鳥，在地永作連理枝。」

姑娘由不得脫口喊嬌聲道：「拾哥！我，……」

單拾兒就勢在姑娘頰上親了一下，低低回了聲「琴妹」。羞得姑娘粉面緊藏腋下，嬌喘不已。

移時，只聽得姑娘輕聲道：「我此心此身永屬拾哥，不過我身世不堪，有朝一日拾哥若棄我而去，則……」

單拾兒正容道：「琴妹還要說些什麼，我憂的是琴妹，又不是身世，地老天荒不負兩心就是！」

話已說清，開始治傷，姑娘羞閉明眸，滿面火紅，不知是痛楚抑或是喜悅。

× × ×

朔風勁襲，雪花飄飛，爐火早熄，冰寒透骨！

四更時分，於天琴自夢中醒來，夢境裏的甜美，使她醒來後仍存欣喜的笑靨，瞇着眼睛，似在回味夢中的情景，翻了身，胸前傷痛若失，記起那給自己治傷的人兒，玉臂滑出被外，好冷！

慢慢睜開眼，單拾兒身上披着襲風衣，頭斜靠牆上竟坐在椅上睡着了，一陣羞澀甜蜜和感懷齊湧心頭。

她悄悄掙扎欲起，要替他加上床氈子，驀地一陣龍駒嘶鳴聲傳來，驚醒了單拾兒，他霍地站起，甩落風衣，如飛燕般啓門縱出，並沒發現於天琴業已醒來。

又一聲龍駒怒嘶之鳴傳來，聲音已遠

了許多，接着於天琴聽到單拾兒的一聲怒叱，她知遇敵人，立刻穿衣而起，取下七柔劍，要前往接應單拾兒，那知毒傷乍癒，身體虛弱，幾乎站立不住，定定神，緩移步，倏覺身後指風突臨，應變已遲，被人暗中點了穴道，昏倒地上。

再醒來，已是夕陽西下，面前也換了一幅景象，自己睡臥一張鬆軟牙床上面，被、帳幽香散放，七柔劍已不在身邊，突憶客棧遭人暗襲事，大驚急起，不料却又驚呼一聲重新臥倒，並死命的緊裹着被子，原來不知何時，她已被人剝光了衣衫，變成一身上下無條綫的赤裸！

她急過於羞，猛地想起一件大事，只嚇的花容失色冷汗滴流，看她雙手在被中，移轉動挪了半晌，方始吐出一口鬆快氣來，將懼驚不安的懸心放落，原來她查出清白未失。

懸心乍放又復提起，拾哥兒現在何處？此地又是個什麼地方？誰暗算了自己？未來又有何等變化？這一切，使她忐忑難安，最後下了決心，立刻要逃離此地，目下赤身露體，自是要找到遮體之物才行，於是首先調元提氣，刹那行功已畢，暗喜眞若不明強敵來到，已有搏戰之能，不致束手了。

正當她挖空心思謀取遮體之物時，門兒推響，面前多了位身量微矮而稍胖的老者，老者一張赤紅臉，賽過關爺，雙目內含精光，一望即知是位武林一派高手。

姑娘目光掃過老者，急聲喝道：「你是誰，這裏又是什麼地方，暗下毒手擄我至此，又有何企圖？」

一連三問，使老者紅臉上綻出笑容，老者左手一揚，指間現露出一粒烏芒閃射的「佛珠」，右手掌一啓，掌上托着一支赤紅的小巧人手，手上鑄有一個赤金的「令」字，姑娘見物而驚，因為這兩般東西，都是她的，衣衫被人脫去後，東西到了老者手中。

姑娘好胆量，見物喝道：「還不立刻把東西還我？」

老者一笑道：「姑娘不要急，等老朽問過幾句話後，該還妳的當然還妳！」

姑娘怒哼道：「那就問吧，不過首先你得報出名姓和說出此乃何地！」

老者道：「此處叫『羅家屯』，老朽姓羅名奇，人稱『件件能』，姑娘，現在可以問妳了吧？」

姑娘點頭作答，老者神色一正道：「姑娘身懷沙門神尼『空靜』的『金剛佛珠』和『七柔劍』，妳是神尼的什麼人？」

「神尼是我恩師，賜劍防身，賜珠留信！」

「老朽也是這樣判斷，但是姑娘，這支『血手令』呢？它又該作何解釋？」

「我自然是有解釋，但却要你說明一事才行。」

老者羅奇哈哈一笑道：「姑娘可是要問被誰暗算，又怎生到我羅家屯的嗎？」

「嗯。」於天琴冷冷地點着頭。

羅奇道：「暗算妳的另外有人，他們是父子二人，適巧小女因事往見姑娘，碰上此事，萬幸侯老頭兒未在，小女才自對方手中救下姑娘。」

姑娘霎動星眸，說道：「令媛找我何事？」

羅奇笑道：「此事最後談，先請解釋血手令如何？」

姑娘坦然道：「此令我從小就有！」

羅奇雙眉一皺道：「姑娘此言只怕連個小孩子都騙不過去，要是此言當眞，空靜神尼萬萬不會收妳為徒，再說血手令主威武震懾天下，功力世無匹敵，妳也不必去拜神尼學武了，現在妳是空靜之徒，已無疑問，因此這支血手令的來源，老朽就必須查明！」

姑娘報以兩聲冷笑，似是心有成竹毫無所懼。

羅奇暗中搖頭，誠懇的說道：「姑娘，血手令主昔日固然曾有召示，凡持有此令者，若遭人辱或不幸，令主必將代為雪復，但也有言，持令人說了取自他人之手，並仗令欺人時，將獲奇慘之惡報，所以老朽才苦口婆心請姑娘莫要自誤。」

此時於天琴突有所憶一再靜中思憶往事一切，不但已知羅奇究是何人，並且早將畏懼之心放落，遂一心要調侃羅奇一番，道：「我突然想起一個人來，他的姓名和老丈相同，不過外號却叫『巧手魯班火星君』，據家師說，當年和火星君曾有一段恩怨，那人不會就是老丈吧？」

羅奇正要答話，姑娘突然面罩寒霜又道：「老丈，我身懷的『血手令』，實為自小就有之物，信否任憑老丈，況我也不懼人查，現在我以身懷血手令的立場，要老丈立即辦妥三件事情，一是馬上將佛珠，血手令及七柔劍呈還！二是即刻還我衣衫，三是詳說侯氏父子的來歷名字，你可願意？」

羅奇哈哈大笑道：「妳眞好大的胆量，不錯，老朽正是當年幸逃神尼七柔劍下而不死的火星君，就因為神尼昔日網開一面，今朝才想保全妳的清白，妳知道有侯某父子見色起意暗算擄人已經够了，老朽固然不容妳清白有污，但也非出賣朋友的匹夫！」

姑娘道：「你莫非胆敢違抗血手令主昔日的誓諭？」

羅奇正色道：「你這支血手令，老朽敢以斷言絕非令主所賜，若遵令主誓諭而行，只恐來日妳將身受令主慘毒的施罰！待妳險難過後……」

「羅奇，我有何險難？」

「侯氏父子心毒手辣，不會放走到口的美食，妳在我羅家屯中，他父子不敢妄行，若此時外出，後果不堪設想，老朽言盡於此，侯老兒父子即將前來，老朽尚須妥為應付，咱們明天見吧！」

羅奇說着，已將佛珠及血手令，放於床頭桌上，不待姑娘呼留出聲，已舉步而去。

此時夕陽已沉，黑暗漸深，於天琴生性剛強，豈肯眞如羅奇所囑藏身避禍，怎奈赤身裸體，無法可想，空自狠恨，突然目光瞥向四窗絨幔，不由大喜，以被裹身，取盡窗幔，撕幔作布，將上下身體安然包好，腰，腿間，加上一層，幔角相結為鈕，緊緊扣住，一再縱試，非但不致脫落，並且十分方便，如同身穿夜行衣，滿意的一笑，帶好血手令金剛佛珠，才要飛身

外出，身後驀地有人冷笑出聲，姑娘嚇了一跳，霍地轉身，只見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漢子，一身青綢短勁棉襖，赤手空拳目射淫邪之光，直瞪着自己！

姑娘大怒，叱道：「你是什麼人，來幹什麼？」

漢子一聲冷哼，道：「果然被老夫猜對，是羅奇這個老匹夫藏奸弄鬼，小丫頭，少爺人稱『玉面小人魔』侯亭，知道妳一個人芳心寂寞，睡不安枕，特來陪伴，別看妳能够劍傷我手下的浮梁三傑，要和侯大爺逞強，却是自找難看，乖乖的，侍候侯大爺樂上一樂，保你丫頭再不捨得要走了！」

姑娘連話都懶的多說，銀牙一咬，縱身撲上，侯亭的功力高過浮梁三怪，只因他父子另有大仇，侯亭奇技深藏不露，準備有日對付強敵而用，姑娘撲到，侯亭微一移步躲過，口中輕佻的說道：「嘿！勁頭兒不小嘛，何必這麼急呀，少爺不是說，馬上就到床上陪妳……」

他話剛倏止，右手暴出竟抓向姑娘臍下，招術詭奇但下流至極！

姑娘臉一紅，右臂直進猛格侯亭手腕，左手駢指，點奔侯亭太陽穴，侯亭一聲冷嘿，道：「好狠的丫頭，怎麼，上面那姓單的玩得，下邊少爺就碰不得，我倒不信！」

他下流話說惱了於天琴，姑娘已悄悄提聚起「金剛大力佛掌」，適時侯亭右手一縮避過姑娘一招，暴然再出仍是摸向臍下，姑娘大力佛掌已到，侯亭想避已遲，百忙下只有以掌相抵，震響聲中，侯亭被震退到剛才姑娘所臥的床前。

姑娘二次揚掌猛下，快過石火閃電，侯亭吃了次虧，自不再上此當，也提聚全力舉掌而出！

二次抵掌，姑娘不僅施出全力，並暗合佛門「慧禪功」，侯亭小賊再次吃了個啞巴虧，姑娘雖被震退三步，小賊却被震倒牙床之上！

姑娘得機自不怠慢，身形疾前，二指點下。

侯亭倏忽一滾避過，挺身而起，自懷中取出一支長長的筒兒來，獰笑連聲對準姑娘拔動卡簧，倏地兩絲金光閃過，小賊突然撒手扔掉筒兒，雙手抱着雙目及頭慘吼不絕，風吹影落，一條倩影已到了小賊身前，左手拾起小賊扔於地上的筒兒，筒尾連揚，已將小賊穴道封住，於天琴這才看清來人竟是一位嬌美無倫的少女！

少女面對於天琴，噗哧一笑道：「琴姊姊可眞叫聰明，這我就放心了，爲了替姊姊去取七柔劍，險險叫小魔崽子傷了姊姊，現在他中了我的毒針暗器，雙目已瞎，貶眼必死，總算出了我多年來的這口怨氣，劍給妳，咱們快逃，再遲就來不及了。」說着，少女自背上解下劍來遞向於天琴，果是那柄七柔劍，於天琴大喜過望，接劍道：「由那裏走？」

少女手指後窗道：「隨我來！」

話聲中震窗而出，於天琴緊跟而行，少女似對羅家屯的路徑熟極，左轉右彎已到了羅家屯後屯圍牆旁，雙雙拔上那三丈二尺的圍牆，這時一聲凄厲無儔的怪嘯傳到，接着，一先一後兩條人影，如過渡流星般疾射追來，相隔還有三五丈，前面那人已沉聲喝道：「狠毒的丫頭們，竟敢傷我孩兒雙目，使他喪命，化骨揚灰，難消我恨，要不擒住爾等如我心願後，再賞於手下快活個够，老夫就不稱『玉面人魔』侯天化！」

侯老賊好高的輕身功力，話聲乍止，人已疾厲無倫拔身半空暴撲而到襲向少女和於天琴。

侯老賊雖快，後面那一位也不慢，以「天馬行空」絕頂輕功，平躍而出，緊躡侯老賊身後，揚聲道：「侯天化，在我羅家內撒野橫闖，我火星君偏偏不叫你如願，打！」

「打」字出口，巧手魯班羅奇右袖空中微拂，一縷火光乍現，不打侯天化，竟打向侯天化身前六尺地方，「砰」的一聲輕爆，火光化作一片紅雲，正阻侯天化進路！

侯天化功力高過羅奇，但他也畏懼羅奇一身三十六般神火暗器，耳聞「打」字，頓卽變勢現身下落，沒想到羅奇這名震天下三十六般神火暗器，不祗威力霸道，手法更是超絕驚世，神火彈竟在侯天化沉身疾降時爆炸開來，侯天化大驚失色，猛頓身形，雙袖暴然凌空連揮，硬把懸空的身軀，倒飛出八尺，便脫離了神火彈的範圍！

此時，侯天化足已臨地，才待二次再起撲擊兩位姑娘，驀抬頭，祗嚇的冷汗滴下，原來兩位姑娘中的一位，手捧他已死兒子的筒兒，正對準欲發，這筒兒中物，侯天化深知歹毒無倫陰損無倫，任憑是誰若被擊中也難活命，於是慌不迭的避到高牆下面，妙的是羅奇恰在這個當空，揚手踢腿發出四粒神火彈，迫使侯天化向左方疾射遠逃，等到神火彈無功後，兩位姑娘早已逃的不知方向！

侯天化追已不及，手指立於二丈外的羅奇獰容恨聲道：「姓羅的你記住了今天，我子雖然非你所殺，但無異死於你手，你阻我追趕兩個丫頭，此仇此恨必報。玉面人魔再見到你的時候，也就是你死無葬身之地的日子，我子屍骨暫寄你處，多則一旬少則五日定來淸結這筆血債！」

侯天化在含恨而去，羅奇亦知大仇結定，搖着頭快快回轉後宅。

這時兩位姑娘逃出情外躲於一片松林中，那位救得於天琴的姑娘，輕嘯之聲，一匹神駿異常的胭脂龍駒輕蹄而至，於天琴驀見脂胭馬雙目正中一塊渾圓不白的星記，突然想起單拾兒說過的一件事，不由指着姑娘道：「原來妳就是『脂胭玉駒』的主人？」

那姑娘嫣然一笑道：「誰說不是呢，浮梁三老賊代小狗賊主人陰謀算我，我才不怕他們呢，侯小賊更不可怕，現在……咯咯……小賊更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於天琴聞言笑了，誰說不是，侯小賊業已死去，自然不再可怕，由於這位姑娘談吐天眞純稚，於天琴不禁有了好感。

天寒風刺骨，於天琴僅僅是裹着一身窗幔，冷的直抖，那姑娘看在眼裏，立刻把紫衣在胭脂馬鞍後的皮風篷取下，披到於天琴身上道：「眞是的，祗顧講閒話，忘記姊姊冷了，姊姊，咱們先騎着『胭脂

玉』回家可好？」

於天琴一楞道：「回家？妳的家？」

胭脂玉駒的主人，這位眞稚坦誠的姑娘點頭作答，於天琴接着又道：「不行呀，客棧裏還有些東西……」

眞稚的姑娘一笑道：「我知道姊姊眞關心的不是東西，是人，是那個爲姊姊治好陰風黑手指傷的人，對不？」

於天琴臉一紅，頭一低似惱似嗔的說道：「妳怎麼知道的，莫非……哦對了，我還沒問妳姓名呢，你……」

眞稚的姑娘笑道：「姊姊的姓氏我還不是也不知道。」

於天琴道：「妳會喊過我一聲琴姊姊，既知名字又怎會偏偏不知道我姓氏？」

眞稚的姑娘玩皮的說道：「這怎能怪我呢，他一直喊妳琴妹，妳聲聲叫他『拾哥』，誰又知道『拾哥』姓什，琴妹又姓什？」

於天琴本就很够刁蠻，這次碰上了對手，白了眞稚的姑娘一眼道：「口口聲聲他呀他的，原來小妹要知道的僅是他姓甚，他姓單，叫單拾兒，這該滿意了吧？」

於天琴開始反擊，誰想對手毫不在乎的嬌笑着說道：「琴姊姊，這個辦法對付我沒有用，我早就知道他姓單了，也知道姊姊姓於，如今『單拾兒拾得天賜之琴』，名份已定，想來這和姊姊不會沒有關係吧？至於小妹和妳那拾哥哥連面都沒見過，姊姊難道還不放心？」

於天琴無言可答，祗好手指劃臉作個羞的表示道：「好沒羞專聽人家私話。」

眞稚姑娘道：「對，眞沒羞，專說私語。」

於天琴被這句話說紅了臉，道：「別老沒正經的說個沒完，妹妹妳究竟叫什麼名字？」

眞稚姑娘咯咯嬌笑道：「我姓古，叫英玉，琴姊，現在是不是該上馬走了？」

對，再不走非凍僵了不可，於是雙雙飛身登上脂胭玉，飛馳而下。

「鳳凰集」離羅家屯祗有十二里路，是座山明水秀的古樸小鎭，路盡頭有座巨宅，佔地十畝，樓台亭閣華廈廳室假山荷塘應有儘有，建造的美侖美奐巧奪天工，這巨宅就是古英玉姑娘的家。

時已三更，於天琴和古英玉回已多時，並已換衣安歇，驀地被叱喝聲驚起，耳聞兵刃互碰金鐵交鳴及怒吼聲不絕，來自前廳庭院中，姑娘們不約而同快捷的換好衣衫，帶好兵刃暗器飛身而出，前廳院落中，正有兩名不速客和巨宅主人的六位門下爭搏，於天琴才要縱身而下接應，古英玉悄伸手拉住了她，低聲道：「琴姊莫急，這六個東西平日狂傲自大，今夜讓他們得點教訓也好，等非出頭不可的時候，小妹會招呼琴姊的。」

於天琴身世另有隱密，因之她對江湖種種詭譎事宜，無不詳知，早已對這古樸小鎭中的古氏巨宅存了疑心，對古英玉，她是由衷的喜歡和高興結交，所以將疑念存壓心頭，現在巨宅夜遭盜刦，她已看出古宅六人不是兩名強敵對手，按說應當馬上接應才對，豈料古英玉竟攔住自己，看來內中大有文章。就這一轉念頭忖思此事的當空，六名護宅好手因功力相差對方太多，已被迫到險象環生的地步，那兩名不速客，在大發兒威已操勝券下，桀桀狂笑目無餘子的邊戰邊道：「憑爾等這點么魔之技，敢阻攔我『牯嶺雙蝶』，唐家兄弟，豈非飛蛾撲火自己找死！」話聲中，唐家兄弟互震所用「三星套月環」，發出一連串暴響後，身形陡地高拔而起，一片銀霞已將六名護院好手的兵刃震脫，殺手暴展，眼見六名好手已難逃死，於天琴正欲撒劍飛下，突聞一聲哈哈長笑傳自院中那株參天古松枝頭，接着一條如巨鷹般黑影投身入戰場，只見這人揚掌對唐家兄弟身前凌虛微微一推，更奇異的使唐家兄弟身軀急退，唐家兄弟知遇內家好手，避出兩丈互提十成內力注目來人不懈。

於天琴暗中留意，來人是位老者，年約五旬，身穿一件古銅色長衫，身材矮小，壽眉過目威嚴懾人，旁邊那古英玉姑娘適時悄聲道：「琴姊，這位就是我的義祖父，他老人家已經有多少年不過問任何事了，憑今夜來的這兩個東西，實在不配他老人家出頭，眞想不通今夜他老人家怎有這好興緻，不過咱們却有好戲可看了。」

於天琴尙未接話，院中那唐家兄弟已開口喝問道：「什麼人？報名受死！」

老者目光暴射寒芒，冷冷地說道：「爾兄弟手使三星套月環，報名是牯嶺唐家，講，可是『千星尋香蝶中王』唐太玄的兩個孽子？」

唐家兄弟不知煞星照命，哈哈狂笑兩聲道：「老匹夫好眼力，算你識貨，我兄弟正是牯嶺雙蝶花蝶唐俊，粉蝶唐琪，爾是何人？」

老者面色陡變，冷如一座冰山，沉聲道：「爾等不配問及老夫名姓，講，唐太玄何在？」

花蝶唐俊冷笑出聲道：「老兒你眞張狂的可以，就你剛才現露的那手內功掌力，還唬不住雙蝶兄弟，小爺們照樣能打發了你，還用的着我們老爺子費事，除非你老兒怕死的不快！」

老者聳肩大笑，然後手指雙蝶道：「老夫一生殺人無算，晚年心慈，本想留爾兄弟兩條狗命，既然自己找死，那容易，進招吧！」話聲乍止，極遠處已傳來一聲長嘯，其音凄絕，聲如夜狼嘷月，雙蝶聞聲心驚，互望一眼，雙雙仰頸長嘯爲應，其音同於前嘯，祗是短促了許多，但夜深人靜已足能及遠。

這時鳳凰集頭，如流矢般飛射逃來兩條黑影身後約隔十五六丈，一條影子直追不捨，比前逃兩條人影要快的多，當前逃兩條人影到達巨宅高牆時，追逃已成首尾可及的地步！

前逃人影之一，在投落院中時揚聲對雙蝶喝道：「巨宅並無高手，暫時不必理會，娃兒們先帮爲父合力對付身後追到的強敵要緊，快！」話聲間這人已落於雙蝶身側，另一條逃影也縱下高牆，後追之人更比對方快些，已穩立院中，怪事來了，先是於天琴高呼「拾哥哥」，接着古英玉的義祖父沉喝一聲「唐太玄」，兩聲呼喊傳出，唐家父子三人及另一迎來不及的黑影聯合退於一處，於天琴却飛身而下逃上了追趕兩條黑影而來的那人，原來那人正是單拾兒。

（未完）

日本詭異傳奇恩仇中篇故事



一劍七魔

山田風太郎・原著
盧令・譯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澤命令甲賀七忍者往殺前將軍德川家綱後裔，緣因德川家綱將軍有一遺腹子葵悠，其生母目睹德川幕府中陰謀篡位者大有人在，乃逃離幕府，時光荏苒，二十年後，葵悠長大成人，由玄左衞門及二徒護送返回德川，要見重臣黃門光國，共扶葵悠繼任將軍之位，柳澤乃施暗殺，玄左衞門二徒先後被殺，最後玄左衞門追上出黃門光國，面禀前情，正欲說出葵悠下落之際，詎突遭被迷的近衞所殺。引領玄左衞門同來的吉丹指出施迷術者，乃是甲賀忍者幻五郎，衆衞士衞前圍捕，突又有另一忍者出現，施展役蛇異術，衆衞士睹狀，不禁驚訝欲絕的停了下來。——

奪魄葵花

冷寂慘淡的氣氛，頓時籠罩着整個原野。

不知何時，那人已再次將手揣回懷裏去。

衆武士還是木立不動，你眼望我眼，誰也不敢指責誰窩囊。

那瞬間，又有蛇颼颼的從那人的衣襟衫袖裏爬了出來，看……兩條，三條，四條……

蛇羣隨卽離開了那人的身軀，游走雪地上，也就在衆武士的凝然目送下，沒入旁邊不遠的一個雪坑中！

到蛇羣完全消失不見，好不容易才有一個武士從迷惘中突然清醒過來。

方才的蛇羣是眞實的東西抑或不過是幻影？他不由得懷疑自己的眼睛，那會子簡直就像是漂浮於虛無中啊！

他那握着鐵槍的雙手早已濕透了冷汗，此刻更就由不得自己的顫抖起來！

「妖怪！」他狂叫，也不知是驚還是怒，猛的奮力擲出了手中鐵槍！

破空聲暴响，槍如離弦箭矢也似的向那人飛去！

那人却竟然視若無睹，完全不閃避！

噗的槍正中那人的胸膛，穿透，一直沒入那人背靠着的那株枯樹的樹幹中！

那人不作聲，身子搖搖幌幌的，並沒有倒下。

衆武士完全沒有想到是槍尖嵌入枯樹影响那人的身子不倒，只當又要施展什麼妖術，那樣的恐怖感覺猛襲心頭，驚叱聲齊齊脫口！

先下手爲强，槍連隨也就紛紛出手！

那人當場變成了刺蝟！

但儘管七八支鐵槍相繼貫穿了他的身子，他依然毫無表示，只是搖曳着，一如那風中弱柳，奇怪的，既沒有出聲呻吟，就連血，也竟沒有濺出點滴！

衆武士看在眼裏，不由得頭皮發炸，直從心底寒了出來。

好半晌那人還是老樣子，衆武士方才大着胆子迫近去，戰戰兢兢的將嵌在那人身上的鐵槍拔出，而那人這才倒了下來！

亦同時，又再十幾條蛇從那人的衣服裏頭湧出，颼颼地四面游散開去！

先刻的蛇羣顯然並非幻覺，衆武士不禁又是心頭一凜，但跟着發現的怪事，却更令他們難以想像！

白頭巾裏頭竟然是空的！

通紅的魔鬼面具後也是空洞！

唉，衣服內根本就什麼都沒有啊！

要是那莫非由開始那其中就經已空無一物？沒可能，他分明曾經動過手，說過話，更還有証據，那是他立脚下面，開了個雪洞，雪洞稍下便向橫伸展，雖然立刻就因雪崩塌掩蔽了去向，但雪下清楚的殘留着有人走動過的痕跡，可見不久前人還在頭巾，面具，衣服內！

那，究竟是什麼肉體的人？

最不可思議的就是那頭巾，面具，衣服的內側黏貼着半透明，蛇、蟬的蛻殼也似，但却確是人體底下皮膚的薄薄一層！

那層皮膚，恰好也就是中空的人體原形！敢情是，衆武士被蛇羣引開注意力的那當兒，他就脫下皮膚沒入雪地裏？

那麼想着，武士不由毛骨悚然，混身都起了鷄皮疙瘩！



無想雙八劍——葵悠太郎

不消說，那行者，幻五郎不知什麼時候經已開溜，更就誰都沒有理會到……

家臣隨卽將事情禀知黃門，聽得黃門滿面不高興，但那人遺下來的衣服還有奇怪的皮膚移近來給看清楚，黃門頓時亦無話可說。

他默默的搖動着坐轎，忽然問：「偕同玄左衞門來的不是有一個要越後獅子的小孩子麼？他，怎麼了？」

給問到一衆才一齊想起那要獅子的丹吉，其中的一個家臣隨卽上前，囁嚅着，「回老公的話，那怪人消失之後，附近便再無其他人，小孩子去了什麼地方着實不知。」

黃門於是顯得更不快，更疑惑，也更沉默，又再搖動起那坐轎來。

良久，他自言自語的：「陰謀殺害玄左衞門的是什麼人，約畧我也猜得到，哼，瞧着吧！」

這次誰都沒有接口，也沒有動，整隊伍就像是一羣恐怖的彫像，凝結在傍晚的雪道上……

×　　×

凄迷暮色中，由千住向江戶，兩個行者如同影子也似的放步雪地。

竹笠下，不時透出可怕的笑聲。

「看到你那留下來的皮膚，就黃門那老傢伙想必也不免大吃一驚。」

「饒是他吃驚，怕怎也想不到我事實是甲賀派『空蟬』忍者！」

「不管怎麼樣，到這下好歹總算結果了玄左衞門那斯，可眞辛苦的。」

「外記甚至給砍掉了一隻手。」

「剩下來的就只是搜出葵悠太郎，那也是早晚間事！」

「幻五郎，悠太郎到不如聽由我空蟬刑部來對付，就我可以了，你還有其他五人儘可以回去甲賀町休息休息。」

「那怎成，哈，說起又說，悠太郎那斯到底藏身……」

突然間，完全聽不到兩人的談話。

不，那雖然旁人聽不到，兩人事實並沒有終止，只是已施展了忍者特有的「傳音入密」技術！

「……嗳，刑部，你看，那小娃子不是隨後跟着來嗎？」

「什麼？果然是！你我眞够疏忽的，是什麼時候的事？」

「哈哈哈，身爲忍者給別人躡尾追踪居然也毫無所知，你我也確太笑話了。」

「說不定她藏堂那兒我從你背負着的箱子拿衣服出來穿的時候他就已經在旁邊窺伺了。」

「小娃子眞好胆量！」

「那裏的話，初生之犢不畏虎，還不知什麼叫做恐懼罷了，幻五郎，過去抓住他，這小娃子看來確的是知道葵悠太郎那厮的下落的。」

「等一等，目下你我是置身行人漸已疏落的街道中，何況小娃子又是要獅子的，身手敏捷的出人意料！」

「哈，幻五郎，你還記着方才水戶街道上挨的那一下子麼？那，到底怎辦？」

「先行甩掉他，然後反過來追踪！」

「呵，對十歲不到的小娃子來說，這誇張一點兒吧。」

「不見得，我這是爲了方便對付葵悠太郎那厮，你也得承認，我們必需先弄清楚那厮是怎樣子的一個人！」

「果然有道理，無論如何是玄左衞門那老傢伙敎出來的，總有幾下子。」

「二十來歲的小毛頭，諒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先摸清他的底子，對我們畢竟有利無害！」

「但，事情只是你我兩人包辦，其他的怕要生氣了。」

「結果了玄左衞門，狙擊葵悠太郎，要是全都沒有份兒，其他的確的顏面無光，沒有立足的餘地了，哈……」

兩人又是笑……

那邊，薄暮中，丹吉眼睜的圓圓的，緊緊地追躡着，幼小的心裏已決意查出眼前兩人落脚的地方，通知悠太郎，好得替死去的爺爺還有叔叔他們報仇。

在他的後面，狗兒阿玉就像跟小主人一條心似的樣子，靜靜地亦步亦趨。

眼看着，兩個行者沿旁邊的土牆往前去，街口處轉彎，可是到丹吉追來的時候，却是有呆在那裏直眨眼的份兒。

兩個行者赫然已不知所踪！

話雖是薄暮時分，尙不至於暗的人影也看不出來，那兩彎土牆的橫街上一目瞭然，的確沒有人！

丹吉瞪着眼周圍再望又再望。

「畜牲！又給逃掉了！」

恨恨的罵聲，丹吉脫兔似奔出，狗兒阿玉亦自飛也似追了過去。

人狗還未消失在那邊街道上，土牆上，活像灰色的蝙蝠也似，飛起了空蟬刑部和寢覺幻五郎兩人！

他兩人着地，就低着竹笠，不動聲息的追在丹吉身後！

× ×

丹吉回到神田馬食町木槌雜院的時候，經已是黃昏過後。

他隨即找着葵悠太郎。

「葵公子，不得了！」

「丹吉，又是什麼事？」

葵悠太郎並不是在家裏，而是在阿縫那邊閒聊，他如常的脚放入被爐，仰視天花板臥着，一聽到玄衞門的死訊，馬上就颯的坐起了身！

「老爺子……你也死了麼？」

他失聲呻吟，但儘管呻吟，就只是抱着胳膊，動也不一動，丹吉可急了。

「……後來，我尾隨着那兩個行者，直去到千住，奇怪，忽然的……」

他喘着氣好不容易將那兩個行者忽然失踪的怪事說出來，悠太郎聽着面龐開始變動，怔怔的凝望着丹吉，然後，「糟！」的驚叫起來。

「什麼事糟了，葵公子……」

悠太郎不答，默默的思索了小片刻，忽的說：「好，我儘快離開！」

「嗄，什麼離開？」

「也即是搬家……丹吉，你無疑已被反跟踪，敵人目下已知道這地方了。」

丹吉呆了似的張着嘴，被敵人反跟踪固然是他意料之外，但悠太郎那種驚慌失措更是出乎他意料！

悠太郎的確顯得慌張，他站了起身，再又不知想什麼的沉吟了半晌，轉望向旁邊的阿縫。「我單獨離開也不成，如今對方是必將你兩也視作敵人，斷不會認爲跟我毫無瓜葛，要是給找着，勢必以殘酷的手段來對付，是以你兩也得隨我立刻走，來！」

「儒怯哪！」丹吉不由的叫了出聲，「那樣的事情，我不來！」

他紅了臉龐，瞪着悠太郎。

「爲什麼？」悠太郎怪詫異的反問。

丹吉嘟着嘴不答。

旁邊的阿縫終於按不住了。

「葵公子……」她偎近去，嬌醫儘是想不通的表情，「那太過了，你的隨從隼人，兵馬，乃至於老爺子玄左衞門先後被殺，你怎能這就離開？我雖然知的並不仔細，但他們不是爲你工作致死的嗎？」

「不，不是單爲了我……」

「但……」阿縫簡直要哭了，「到底死了啊，他們到底死了啊！」

丹吉已滿面眼淚，接下去：「隨從爲主人命也沒了，做主人的豈有開溜的道理，你是不是怕那些傢伙，如果是怕你乾脆就說怕，葵公子，不，你這姓葵的！」

悠太郎的面頰浮出了淡淡的苦笑。

「怕！我不錯是怕！」他點頭，「丹吉，老爺子被弄瞎了雙眼你是看到的，但是老爺子是何等本領你可知道，即便是吹針，也不可能眼睜睜的給弄瞎，可見那絕非庸手，又老爺子臨死時，據你說，是被老公公那隨身武士突然刺殺，多半那武士已成了忍法的俘虜，意志完全爲他人控制，再又那戴着血紅色魔鬼面具的忍者，現身誘開那些武士好敎那寢覺幻五郎什麼的逃走，然後用蛇羣轉移衆人的注意，憑空消失……直是就聽已經令人毛骨聳然的妖術，此外，還記得隼人，兵馬不尋常的死因麼？……到目前爲止，已知的敵人經已七個，其他未知的……」

「不，就只是七個，今早在水道橋頭，那叫做寢覺幻五郎，粂寺外記的兩個傢伙，確的是自稱『甲賀七忍』！」

「好，就七個，但都不是普通的忍者，更何況，怕不會只是七個那麼簡單，幕後是必然還有人操縱着！」

丹吉緊咬着牙齦，忽然問：「葵公子，你不懂得使用忍術麼？」

「老爺子由來就只敎導我劍術，至於忍法什麼我完全不懂，喏，開頭就已靠不住！」

「不懂得的話我方就死了三人也不管要逃得無影無踪嗎？」

「敵人對付我，不外乎妬忌我出人頭地，那我根本就不想，也當然就沒有跟他們爭鬥的價值了。」

「有，報仇！」阿縫叫起來，「你不感到氣憤嗎？」

「氣憤當然是氣憤，但……我畢竟還是喜愛和平的人。」

「你這姓葵的簡直混蛋！」丹吉哭叫着伸手展脚的翻身爬倒地板，「你要走隨你的便，那些魔鬼追到來最好，我怎也留下來替爺爺，叔叔他們報仇！」

「丹吉，站起來！」悠太郎猛的厲聲叱喝，他難得用這種聲調來說話，「現在不是吵鬧的時候，立刻跟我走！」

「我不走，我要留下來！」

「糊塗蟲，那豈是你對付得了的！」

「你走開，死就死，我怎也不走！」

「唉，眞是不可理喻的傢伙，曖，你是存心要妨碍我跟敵人厮殺嗎？」

「嗄！」丹吉颯的坐起來。

阿縫頓時亦愁眉盡展，殷切的望着葵悠太郎，心裏想，終於生效了！

悠太郎似得到相當鼓舞，他那目光如同閃電的橫掃左右。「留下來，眞要成爲我殺敵的累贅了你兩！」

「葵公子，那……呀，葵公子不愧是葵公子！」阿縫喜悅的搖動着丹吉。

丹吉差點兒沒有破涕爲笑。「我……我竟然會這樣想，竟然會認爲葵公子不是男子漢，怪不得葵公子要生氣了，但就當我們是累贅也不要緊，葵公子那麼說無論如何是絕不會罷手的了！」

悠太郎這「男子漢」於是展露出極其



七魔之二：幻影迷踪術——葉 月

瀟灑的笑容。「好，那你們快作好撤退的準備！」

「有什麼好準備的？笛，鼓，再還有就是姐姐造花的工具，照看來不外乎這許多，沒其他的了。」

「那且等一等，我也去準備一下。」

「嗄？葵公子畢竟還是要逃走麼？」

丹吉發呆的張開嘴巴的那刹兒，悠太郎已然背轉過身走了出去。

姐弟兩人不由都啞口無言，面對面。

——怎麼樣？

——我不來！

眼與眼那樣的無聲地交換着意見。

悠太郎很快就回來，已換過了虛無僧的裝束，雙手分執着尺八洞簫，深草笠！

他是飛也似的猛地縮身躍入來，隨即用脚砰的將那扇門關上，一臉是凝重之色。「來了！」

「嗄？」姐弟兩齊的緊張起來。

「小巷那邊閃過幾條異樣的黑影，可以看得出是朝向這兒走來的！」

姐弟兩吃驚的站起身子。

悠太郎一面戴上深草笠，一面將尺八洞簫插往腰帶，隨即喝一聲：「快！」

語氣既迫切，等不及阿縫完全換好越後獅子的裝束，就將她和丹吉推入厨房。

他接着推開天窗。四角的夜空裏，依稀星光閃爍。

「你兩個立即攀上那屋頂，記着，不要站起來，就向小巷相反的那邊隱藏起身子。」

那麼吩咐着，他不由分說的就將兩人先後抱起推了上去，然後他自己一縱身，手脚不需任何東西憑藉，就那樣毫無聲息的穿越天窗，掠上瓦面。

阿縫姐弟兩看在眼裏，着實的吃了一驚。

果如悠太郎所說，敵人到來了。

但也就是那一下開門聲，之後又一片死寂，聽不到絲毫人聲，那愈發令人覺得可怕！

屋頂瓦面上，仍積着薄薄的一層雪，三個人伏身那裏，凝神的傾耳細聽。

阿縫跟丹吉什麼也聽不到，悠太郎却喃喃地數着：「三，四，五，唉……一共六個！」

丹吉輕聲說：「葵公子，幹！」

「糊塗蟲，一下子來這麼多，誰應付得來？」

「那，要走了？」

「走！」悠太郎點一點頭，指着小巷相反的那邊，「你兩能否跳過去？」

那邊是一家民居的屋背，相當高，跟他們置身的地方中間還隔着十多尺的空地，阿縫兩姐弟饒是要獅子玩雜技出身，跳躍功夫還來得，一看這距離高度，頓時亦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悠太郎看在眼裏，歉然的一笑。「的確有點兒難爲你兩姐弟，好，讓我來！」

說着他張開雙臂，將阿縫和丹吉分別挾在左右脅下。

適時，天窗下傳來踢倒了什麼的聲響，也適時，悠太郎脚一點瓦面，帶着阿縫兩姐弟，凌空飛越星光閃爍的夜空……。

那之後不久，裹着黑巾的一個頭突然打從天窗冒出，發亮的雙睛閃電似環視周

圍，他所見到的只是那如同盼望雪後即將春來的蜜蜂也似底星屑，依舊閃爍明滅！

× × ×

夜已深，沿路都沒有其他行人。

丹吉走着突然叫起來：「糟，我們忘掉了阿玉！」

「阿玉？狗什麼慢慢再說好了。」給姐姐阿縫那麼一說，丹吉沉默了下來，已走了相當時候，他就只說過那句話，却不時的用奇怪的目光仰望着悠太郎。

夜裏看來悠太郎也似閃亮生光的，丹吉歪着頭，不知不覺的嘆口氣，是嘆服。

阿縫也有同樣的感覺，先刻悠太郎那下子凌空飛渡着實震驚了她，話雖說悠太郎是她最喜歡的人，平日却總是懶洋洋的就只懂得東躺西臥，壓根兒她想不到竟會是身懷絕技。

但儘管那樣，知道敵人找來那當兒，悠太郎却竟又那麼的驚慌失措，忙就要開溜，是怕抑或怎樣可也猜不透。

「可以了！」悠太郎終於停了下來，他脫掉草笠，奇怪的打量了下周圍，問：「這又是什麼地方？」

「如今路過的，不是兩國橋？」阿縫詫異地回答。

她沒有想到悠太郎平日老是家裏閒臥，對江戶的街道根本還是陌生。

「到處都是有點兒骯髒的小屋哪。」

「這裏又叫做離垢場，日間是雜技團出沒的地方。」

「譬如說，輕捷武術，戲劇，陀螺，快刀，米粉塑像手藝，還有，像我們耍獅子的……」

「呵，倒是新奇，無論如何日間總得抽暇來一趟。」

阿縫丹吉那裏還有心情寒暄，怪迷惑的望着葵悠太郎。

剛剛逃離可怕的敵人，竟就能夠若無其事的這樣子說話，還輕鬆快活的東張西望，頭腦是否清醒的確令人懷疑。

「葵公子……」阿縫像突然想起了什麼的，「如今怎樣了？」

「是啊，如今應該怎樣了？」

連他本人也感到爲難，阿縫姐弟那能不垂頭喪氣？

「江戶地方除了木槌雜院我就不知道其他了……」悠太郎沉吟着忽的一拍手，「必要時可以回去足柄山哪！」

「不報仇？」丹吉忍不住叫了。

悠太郎緩緩的在路旁的柴堆坐下來，默默地思量了好會子。「那也且回到足柄山再好好地計劃……」

「咭！」丹吉猛一聲怪叫，「那兒不會眞的有金太郎吧？」

他口裏的金太郎就是那傳說中身雄力強居於足柄山，常與熊鹿爲伍的少年英雄坂田金時。

「要是那麼說，熊也會出現了……」

悠太郎失笑，眼中儘是思鄉的神色。

莫說丹吉就連阿縫一時間也不由的露出滿面孩子氣的表情。

「但鳥獸也好，都無不是我朋友，母親向來就嚴禁殺生，是以老爺子他們找尋食物份外辛苦，就教我劍術，也是偷偷地瞞着母親，是的，只要母親還在，絕不會容許我到來江戶，但……江戶也不錯，能夠認識你們更值得高興，遺憾的可怕的事情一再發生，知道麼？那兒的北方可以仰望富士，南面可以俯視蘆湖，如果向東邊極目，則可以欣賞到那遼濶無涯的蒼海……」

眼前是殘雪斑駁，荒涼冷落的深夜離垢場，但阿縫却忽的生出了如同置身於青山綠水間的感覺。

是愛的魔力！

「我們一回去，熊，猿，鹿，鳥什麼的是必紛紛走出來迎接……」

「我們？」阿縫的臉兒紅了起來。

「阿縫，丹吉，跟我一起回去足柄山怎樣？」悠太郎盼望的看着阿縫。

阿縫恍如在夢中的點點頭，下意識回轉顧丹吉。

丹吉赫然已不在！

阿縫彈簧也似的躍起了身，失慌地凝目搜索周圍，沒有錯，方才還噘着嘴不高興地站在那兒的小丹吉，的確不見了！

「丹吉！你去了那兒？丹吉！」

她失聲驚呼，眼淚已流了下來……

丹吉抽冷子閃入了附近的小路，隨即離開兩國橋，箭也似的往西跑回去。

他只當悠太郎胡說八道，滿肚子不快，却並沒有打算回去跟那甲賀七忍拚過死活，根究不過是爲了惦念着那隻狗阿玉。

他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想到了阿玉就突然心驚肉跳起來，明知說出來姐姐跟悠太郎未必會理睬，於是索性就不說，找機會暗自開溜。

一面跑他還不住反問自己爲什麼會那樣子担憂。

「眞奇怪……」他到底想通了，「阿玉那傢伙是睡在房門後面的，那些忍者入來的時候，牠應該會吠，怎的一聲也聽不到牠吠呢？」

他滿腦子儘是那念頭，當然他也不會

忘記那甲賀七忍。

「那些忍者相信已經走了……」他却這樣的安慰自己，「我們家裏，葵公子家裏都沒有人，還不死心？」

……終於，他回到了木槌雜院。

離開的時候，房裏的紙罩座燈還是燃點着，但如今經已給吹熄了。

他偷窺又再偷窺，覺得的確沒有人，溜到隔壁悠太郎那邊看看，也是沒有人的樣子，總算放下了心。

「果然不出我所料，都走了！」他躡手躡脚的折回去，「但，阿玉爲什麼還不跑過來我身邊呢？」

心裏那麼想，他急了，顧不了許多，忙就入房去。

由於是姐弟相依爲命，年紀雖還輕，他已操作慣，隨即找着打火石，兩三下剔亮了那盞紙罩座燈！

幾乎同時，他驚呼：「阿玉！」颯的跳下地板去！

那隻狗阿玉就在門口那邊內側，伸開四隻脚臥着。

「阿玉，阿玉。」丹吉狂叫着不顧一切的將之抱起來，摟入懷裏。

阿玉的牙縫淌着血，身上並沒有任何傷痕，只是頭好像斷折了似的癱軟下垂，莫非是被人用重手法緊勒以至於頭骨也折斷，而當時一聲不發，那又莫非是一如那被蛇所懾的青蛙也似動也無能爲力了？

但丹吉並沒有想到這些。

「誰做的好事！」他只是嘶聲呼喊，「阿玉，阿玉！你怎了啦？你眞的已死了麼？」

他臉貼着臉，摟抱的更緊，搖撼的更急。

也就在這下，連串陰沉恐怖的冷笑聲，突然爆出，裂破了丹吉抽抽搭搭的哭泣聲！

丹吉開始並沒有注意，到覺得異樣，猛的抬起頭，眼當場發直！

還沒有走哪！

那只是孤身一人，黑衣黑頭巾，影子也似的凝然站立在座燈那邊。

也不知因何，打從那座燈突然冒起了理應看不見的油烟，熊熊地捲成白色的漩渦，黑衣人似已融入其中，但兩隻眼却清晰可見，閃爍着懾人的可怕光芒！

「好魔鬼，你還沒有走！」丹吉颯的躍起身，「殺阿玉的可是你！」

他似是不知什麼叫做恐懼，放下了阿玉，直衝向廚房那邊。

黑衣人不作聲，橫移幾步阻攔住。

「噯，讓開，給我那裏的菜刀，我要跟你堂堂正正的拚過高下！」

好丹吉，端的是威風凜凜，完全就不顧後果。

黑衣人冷笑，颼的刀出鞘，毫不客氣地緩緩指向丹吉！

對着迫近眼前的閃亮刀尖，饒是丹吉再不知死活，也不得不退後了。

「噯，給我拿那菜刀來，我是赤手空拳的，你動兵器難道不覺得慚愧？卑鄙哪！好，不給就不給，我才不在乎，其他的怎樣？叫齊來，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是要替阿玉報仇的了！」

「小娃子！」黑衣人終於開口，語聲

沙啞的活像是生了銹，「葵悠太郎呢？」

「姓葵的？我不認識那傢伙！」

「你怎會不認識他，我們闖入來之前，你跟悠太郎分明是在這裏，祇是及時由天窗逃去，噯，上了瓦面後，你們去了那兒？」

「放屁，想要我丹吉招供？你少動腦筋，想知道施展忍術好了，來，用忍術查出姓葵的下落。」

「小娃子！」黑衣人語聲已够低沉，祇是如今森冷的令人毛骨悚然，「要是你不說，我就殺了你！那隻狗你看到了，忍者沒有惻隱心的！」

「不說就不說！」

丹吉說話方出口，黑衣人刀就閃電似暴展，並不是意在威嚇，刀的確是曳着殺氣飛揚的蒼白寒芒刺去！

「來得好！」丹吉口裏說的響亮，絲毫可也不敢怠慢，忙就施展出看家本領，一觔斗翻了出去！

黑衣人冷笑，刀步步進迫！

丹吉翻觔斗再翻觔斗，三再閃開那來刀，人已背着身颯的躍到了門楣上，蟬也似的停留在那牆壁與牆壁間凸出來的屋頂底角落裏。

「怎樣，什麼忍者的，要是能够照樣做給我看看！」

丹吉又誇口，但他也神氣不了多久，次瞬間，只嚇的他氣也喘不過來。

那原是沒有天花板的屋子，不消說屋頂高極也有限，就舉手刀已可及，而即使不能，看準了一刀飛出去，相信也不會落空！

丹吉當然不會不知道，早就提防着，一覺得不對路就飛躍向相反那邊的角落，可是那瞬間，他直似被什麼緊緊的束縛着，人不動，甚至眼珠子也好像膠住了！

那完全是由於黑衣人的奇怪舉止！

他竟然能够橫行！

眞不可思議，他的腳一放到牆壁上就不會滑脫，也竟就沿牆壁一步一步的直上，身體、地面恰好成水平。

走盡了牆壁，他就倒懸在屋頂上，那以其說是倒懸，到不如說是如履平地的屋頂上放步來得貼切。

儘管倒懸着來走，他並不見得吃力，相反還是那麼的從容不迫。他是赤着腳，那腳指尖如同某種爬虫的頭部，蒼白的腫脹起來！

就那樣，他拿着刀迫近去，眼瞳裏笑意畢露，是冷笑！

「小娃子，再問你，葵悠太郎那裏去了？」

也許除了超人的技術以外他那腳心的皮膚，指節的筋還具備强烈的吸盤作用，是以能够屋頂倒懸着行走，但對着十來歲的小孩子施展，未免太過，分明是存心嚇唬丹吉，鬧着玩！

丹吉的確給唬住了，他呆望着那黑衣人，似乎並沒有聽清楚他說什麼。

「悠太郎那裏去了，說！」黑衣人再問，語聲更凌厲，「由現在起，我數三聲，數到三你還不說，我就殺了你！」

刀隨即緊貼着丹吉的咽喉！

「一——」

丹吉如夢中驚醒，不作聲，只是絕望的眼淚，潸然地順頰流下。

「二——」

丹吉緊咬着牙齦，眼睛發亮的瞬也不瞬地瞪着身前的敵人。

「三——」

語聲甫落，小巷那邊突然傳來了急切的呼喚聲！

「丹吉！」是阿縫的聲音！

黑衣人那已對準丹吉的咽喉欲刺未刺的刀頓時凝住，要是刺下去，丹吉定必慘呼跌下，驚動了來人，可就不妙了，他怕也是那麼考慮到，收住手。

「出聲就要你的命！」他低聲吩咐，整個人就像是死了的蝙蝠似地搭拉着倒串下來，不動聲息的只待來人進入！

「丹吉，你可是回來了？」

入來的果然是阿縫，但她並沒有留心到家中零亂的赤腳腳印，却發覺了門那邊倒着的阿玉，吃驚的蹲下來，完全不知道頭頂閃爍着可怕的刀，眼，還有如同被釘住了的弟弟丹吉！

「阿玉！」就像丹吉那樣的，驚呼着阿縫抱起了阿玉。

「丹吉沒有回來麼？阿縫……」悠太郎跟着信步走了入來，茫然的呆立旁邊，望着緊抱住那阿玉的阿縫。

黑衣人的眼瞳微微又展露笑意，挾着可怕的光芒射向丹吉，那原是抵住丹吉咽喉的刀尖却開始緩緩下移！

先日雪中是白衫，今夜暗裏是黑衣，但不難辨得出他就是那甲賀七忍中長於輕身提縱術的「長天飛蝠鼠」天羽七兵衞！

……追踪丹吉查出葵悠太郎的下落後，空蟬刑部留下來監視，寢覺幻五郎回去召集各人，聽說頓時如蟻附羶的，八劍民部，葉月，鵜殿一風軒，天羽七兵衞紛紛殺奔前來，但到他們闖入去，悠太郎已然不知所踪，爭執於是也就發生了。

「沒用的東西，爲什麼不立刻下手，硬要等到我們來！」

「爲什麼？還不是爲了我兩如果包辦，你們勢必不高興，所以，才特別通知一聲！」

「糊塗虫，誰殺也都是功勞一份，一找到就應該結果他才是！」——當時說這句話的就是他天羽七兵衞，不單止，他還提議自己留下來繼續監視以防萬一，其他的暫且撤回！

如今他果然如願以償！

他眸子裏閃閃地燃起喜悅的殺氣，刀已筆直的瞄準悠太郎，那是他至今從未失敗過的絕技，甲賀忍法「長天飛蝠鼠」！

「葵公子！」丹吉突然嘶聲狂叫！

幾乎就要離開屋頂撲下的天羽七衞兵也不知是否看到了悠太郎突然閃開，猛的收住了勢子，鞭也似地蜷曲起身來，刀也緊接着挑起，毫不留情地，嗤的自丹吉的小腹倒劃向咽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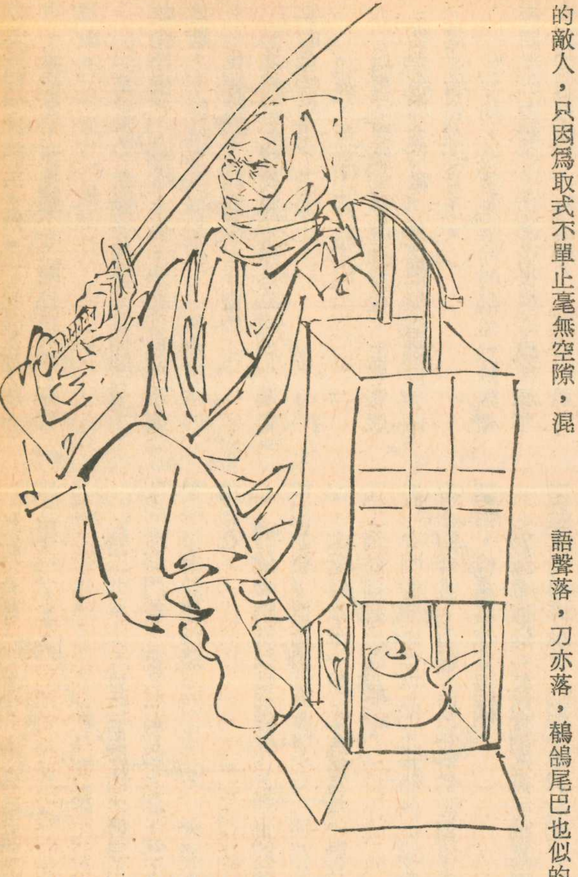
血霧叭的怒激，洒落地板，丹吉那小身子也自從血霧中凌空跌了下去！

「丹吉！」阿縫瘋了似的就想衝過去，悠太郎忙喝止住：「躲開！危險！」

喝聲中他抬起頭，劍剎那出鞘！

劍光如匹練，似驚虹，出鞘又靜止，他人也不動！

也用不着他喝止，阿縫已似被縛住了



七魔之三：流星追命劍——鵜殿一風軒

的呆在那裏，她畢竟終發現了屋頂倒懸下來的天羽七兵衞！

七兵衞刀又下垂，斜映燈光如同烙鐵般閃耀的刀尖，噗！噗！的緩緩地滴着血珠！

那是自己弟弟的血，但阿縫並未想到，眼前的怪事已使她心神茫然。

刹時間靜寂如死，屋子裏就像沒有人的，時間亦在沉默中消逝。

天羽七兵衞那吸附着屋頂的腳指壁虎也似，徐徐又起了移動，刀尖亦移動！

相隨着，悠太郎緩緩後退。

倒懸着身子，普通人看來想來，那姿勢都是極不自然，極不自由的，但天羽七兵衞却是以那爲最自然，最自由的姿勢來鍛鍊的不可思議的忍者！

悠太郎也看得出對方確的是非比尋常的敵人，只因爲取式不單止毫無空隙，混身更依稀蘊藏着一觸即發如同黑豹也似的彈發力！

況且攻勢由下而上，儘在七兵衞眼中，而任何劍術流派都不會考慮到要應付這樣子的逆斬角度，這一來，不自然不自由的相反是以常態站立着的正如現在的悠太郎了！

於是七兵衞進迫，悠太郎只有後退！後退再後退，終於他背緊緊地貼着了牆壁！

旁邊的阿縫本能地感到不妙，她想叫，但叫不出來。

七兵衞眼瞳更亮，直似那立刻就要將獵物撕裂眼前的蒼鷹雙睛！

「甲賀七忍，天羽七兵衞參見！」他自報姓名，人迫的更近，「葵悠太郎公子，如今末路窮途，還不給我送你歸西！」

語聲落，刀亦落，鶺鴒尾巴也似的刀身猛挑起來！

悠太郎那剎那嘴角陡咧，輕笑，同時，右腳也不知如何動作，踏着的一塊破蓆子颼的猛然飛起，迎向來刀！

七兵衞志在必得，刀傾盡全力出手，雖然眼裏分明，那裏還收得住勢子！

刀如同離弦箭矢，快到了極點，嗤的那蓆子的上半截隨同刀光飛去！

也不知是刀利還是力猛，那蓆子就像是紙造的，但儘管單薄，刀既然兩斷蓆子，就不可能再二分悠太郎了！

悠太郎那頎長的身子即時斜刺裏飛出，蝴蝶也似的飛向屋頂！

同時間，七兵衞那如同鐘擺的倒懸身子已蕩了開去，眼珠子驚訝的差點兒沒有突了出來。

屋子雖然沒有天花板，橫樑却是少不了，悠太郎凌空飛起，竟就腳鈎着那當中那橫樑，倒懸起身子！

他還笑。「天羽七兵衞，你能我也能，來，你我就倒懸着身子交手，看是你死抑或我亡！」

天羽七兵衞悶聲咆哮，身子剎那蕩回來，悠太郎隨即迎向前去！

兩人的身子還未接近，刀劍如同兩道閃電似的凌空交擊，再交擊！

七兵衞逆斬刀法天下無雙，但畢竟還是慣於居高臨下，如今攻勢自難免打了折扣，悠太郎雖然破題兒第一趟，却是深得一刀流劍聖眞傳的天才兒，一刀流的劍術出了名的就是攻勢厲如雷霆，守勢固若金湯，以長補拙，並不吃虧到那裏去。

七兵衞若是盡量利用他那輕捷的身法倒還可以，硬碰硬，最失策不過，兩劍接下來，祇震的他虎口發麻，心氣浮動！

刀劍交擊，兩人都給震了開去，但隨即又蕩回，悠太郎第三劍出手，勢子更猛更烈，直似中天陡裂，疾走雷霆！

七兵衞發覺不妙，要想不接時也不能了！

刀劍再交擊，嗆的刀震開，劍未停，腦天直下，硬生生將七兵衞斬爲兩片！

慘呼聲，破空聲，此起彼落，兩條人影凌空飛瀉，浴血的天羽七兵衞，瀟洒如同蝴蝶的悠太郎！

那事實不過瞬息間的事情，且又是倒懸交擊，完全超離現實想像，簡直就像是兩頭蝙蝠凌空相互振翼也似，阿縫仰望着，如墮於夢中，直到天羽七兵衞挾着血飛沫咕咚跌下，方始猛然的淸醒過來。

隨即她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忙衝前去，將丹吉抱起身。

「丹吉，振作起來！」

丹吉那胸腹的傷口很長也很深，血差不多已凝結，面色却一如白蠟玩偶！

阿縫也不理會那血染滿了自己的衣衫，狂了似搖撼着，呼叫着：「丹吉，不要死，不要丢下姐姐，丹吉！」

丹吉勉强的微微張開了眼，也不望姐姐，惶惑的，似乎要找尋什麼。

「丹吉！」悠太郎不知何時已走近來，悽然站立在旁邊。

「姓悠的！」丹吉那可愛的嘴唇綻出了笑意，翕動着：「了不起……我都看到了……也重新認識到了……」

「寬恕我，丹吉，是我害了你……」

悠太郎屈下半膝，從阿縫那裏接過了小丹吉，緊抱着，緊抱着……咽已哽塞，淚已盈眶。

「葵公子，我並非累贅，是不？……如今不成了，但……但，葵公子你也不要再逃……幹掉那其他之忍……你會戰勝的……我知道……你定必……會的……」

就笑着，頭戴獅子面具的這顆小腦袋忽的仰後垂下了下去！

「呀，丹吉！丹吉！」

阿縫那裏還能夠抑制得住，放聲痛哭，悠太郎那由得她，無言的挾着她的臂膀，望着她顫動的身子。

好半晌，聲嘶力竭的阿縫忽然斷斷續續的：「葵公子……葵公子……我，也不想活了……」

「阿縫，丹吉的仇還未報，你豈能言死！」悠太郎沉着嗓子，「可憐！可恨！我開始知道憤怒，因我的出人頭地先後身死的老爺子們他們雖然使我深感遺憾，還未至於憤怒，但如今，我由心憤怒，小孩子竟也下得手！竟也不放過！阿縫，殺丹吉的不單止是天羽七兵衞，殺隼人、兵馬、老爺子的甲賀七忍，不，是六忍，不！幕後的主謀全都要負責，最低限度也要殺盡其餘的六忍，否則丹吉的靈魂還會哭泣，丹吉，你等着，我定必祭你以甲賀七忍的頭顱，阿縫，你要哭也到時再哭吧！」

阿縫顫着聲：「是，葵公子……」

「從現在開始，阿縫，你跟着我看好了！」這白衣虛無僧裝束，向來樂觀的公子，隨同不像是他自己發出來的凄然語聲站了起來，「昔日的葵悠太郎到今夜爲止，以前，是敵人追殺我，此後，是我追殺敵人！」

× ×

第二天早上，神田橋門內，柳澤出羽守的府邸門前，多了一個死人頭，那人頭幾乎沒有裂開兩邊，口中刁着一朵赤紅色的葵花。

開始時誰都以爲是眞花，那也的確是栩栩如生，但想清楚並不是葵花開花的季節，大着胆拿來一看，才發覺是一朵巧奪天工用紡綢造成的假花。

守門的什麼也不知，固然無從揣測那葵花的含意，而那人頭在他們記憶中亦是陌生，從來沒有見過面。

沸騰也似的一番騷動之後，消息傳到了主人柳澤耳中，人頭亦終於送到了他跟前。

廳堂裏，除了柳澤還坐着他的愛妾阿鮫，女人的胆子有多大，吃驚自所難免，但柳澤似乎更恐懼，面色慘變！

「——天羽七兵衞！」

人頭就給放在走廊那邊，中裂的腦袋，口銜的赤紅葵花，相互襯托，那種可怖的景像，端的難以形容。

阿鮫鼻子也酸了，她哆嗦忍不住就問：「你認識這個人麼？」

「不！」柳澤搖搖頭，再仔細的凝目看清楚那朵花，隨即吐出了一聲無法言喻的古怪呻吟！

「葵葵花……」

槅扇外，脚步聲突響。

「姐姐！」隨來的是有朝氣，相當嬌嫩、悅耳的聲音。

默然望着天羽七兵衞那顆人頭的柳澤、阿鮫，如同夢中驚醒，亂了手脚。

「快將那弄走！」柳澤抬起那發抖的手，指向那人頭，但又豈是瞬息間可以收拾得來的東西。

「姐姐，你不是在這兒嗎？」再一聲，槅扇給打了開來。

人頭雖則祗是放在旁邊的走廊，難以言喻的凄慘氣氛已然籠罩着整個廳堂，但槅扇一打開，整個廳堂竟似突然燃起了燈火。

那使得廳堂陡亮的，是那入來的那個少女。

她貌似阿鮫，瓜子臉，衣衫華麗，但眩人眼目，予人高貴感覺的却並不是她那裝束，而是她那閃着驕傲的光輝，烏黑的剪水雙瞳。

她也就是阿鮫的妹子阿鮎！

「到處喧喧囂囂的，到底出了什麼事？」她試探着問，那朝向柳澤阿鮫蒼白底面龐的剪水雙瞳無意中溜到走廊那邊，不由就怔住，櫻唇吃驚的張開着，似乎想叫了，但語氣在咽喉裏面打滾，偏就發不出聲音來！

柳澤好不容易抑壓住心頭波動的情緒，忙吩咐家人：「噯，還不快將這東西扔掉！」

隨即他就想起身離開，但阿鮎叫住，「爹，究竟是什麼回事？」

柳澤愛妾阿鮫的妹子竟會稱呼柳澤做爹，是因爲打從去年阿鮎已認了柳澤做義父，不過說起來，早在十四五年前，阿鮫嫁給柳澤而她還是六七歲的時候，她就已經隨着姐姐住在這府邸了。

絕代嬌娃

阿鮫在柳澤的衆多侍妾中不單止最得寵，權勢甚至凌駕柳澤的原配，這除了她正當中年姿色更見動人之外，還有一個大秘密，那話雖說是秘密，對幕閣的上層來說差不多已是公開的事情了。

也即是，今年十二歲的柳澤的長子吉里，實在是現將軍綱吉跟阿鮫的私生子！

過去將軍綱吉頻頻枉駕柳澤府邸至到令人驚奇的地步，並不是爲了向柳澤表示親善那麼簡單，主意還是要探望阿鮫，柳澤暗中以自己的寵妾侍寢，結果就有了吉里，容貌的相似旁人也可以看得出來，柳澤當然不會不清楚，但他却毫不介意，最低限度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爲了得寵將軍，不惜獻妾侍寢的柳澤，當是自己的抱着將軍的兒子的時候，亦抱着與將軍完全是處於相同地位的自信，他不單止抓住將軍綱吉迷戀阿鮫的弱點，取得將軍綱吉的寵信就算，心底裏還醞釀着更大的野心，那就是碰巧將軍果眞沒有世子繼承的話，將軍的地位，吉里是蠻有希望的，吉里是控制在他的手中，那到時將軍的地位啦……

果然，將軍綱吉自從僅有兒子德松活不過四歲就夭折之後，除了私生的吉里就再沒有過第二個兒子，那柳澤的心情是怎樣緊張，怎樣興奮，是可以想像得的。

是以聽說前將軍的私生子葵悠太郎未死，不由得他柳澤不心頭頓起恐慌，甲賀

七忍奉命出動，務必暗中將事情解決的醞謀也就在這種形勢下發生，不待言，他柳澤口裏儘管說得響亮，有意無意的涉及將軍，無論如何他都絕不會是因爲將軍，消滅葵悠太郎！

但，在知道悠太郎的事情之前，他秘密醞釀着的野心中經已阻擋有一障礙，雖然他也並不認爲自己的所謂兒子吉里，會順利成綱吉的繼承人，他却深信另外如果沒有其他適當的繼承人選，到頭來他定必可以籠絡幕府一衆重臣，因此吉里是綱吉私生子一事在幕閣上層已公開秘密，對他來說反倒是有利無害，問題在，事實上經已另有一個重大的候補繼承人，那也就是甲府中納言，將軍綱吉胞兄綱重的兒子綱豐！

說起來，前將軍家綱駕崩的時候，沒有兒子就該由二弟綱重繼承，不幸綱重比家綱早死，因此三弟綱吉方得以繼爲五代將軍，亦因此，如果綱吉駕崩，即使有世子也好，還是以亡兄綱重的兒子來繼後適當——幕閣中有人這樣主張，而抱着這種觀念的更且不是普通角色，也不是別人，正就是叱咤風雲的老公公水戶黃門！

何況那綱豐又是非常精明的人，對柳澤已暗中留意，冷眼旁觀——密報傳來，柳澤難免悶悶不樂，無疑對已將當今天下當作是自己的他來說，這的確是一大刺激，一大障礙！

萬一綱吉駕崩，吉里的事情不成功，由綱豐來繼後的話——一想到這裏，柳澤就不由得感到一股寒氣貫徹脊骨！

當機立斷的柳澤立刻決定了應付的辦法，他也的確無需怎樣傷腦筋，現將軍綱吉的墮入他愛妾阿鮫底肉體的陷阱，觸動他的靈感，盤算着用同樣的手段解決綱豐，誘餌就是阿鮫的妹子阿鮎！

近三兩年來，當他發覺阿鮎就像是她姐姐，不，遠比她姐姐年輕時還漂亮得多，已完全成長，艷麗無雙的時候，他就已經對自己的那念頭抱着相當信心，只道早晚找機會，讓阿鮎接近綱豐，那饒是綱豐如何精明，也休想不落入圈套——基於這企圖，柳澤他將阿鮎認作了義女。

於是阿鮎不單止是他寵妾的妹子，更還是他野心的佈局中絕不態缺少，必須要保持的棋子了。

身爲柳澤寵妾的阿鮫雖則是出身寒微，但她的妹子阿鮎是懂事以來就生活在諸侯家中，到如今更就是威權喧赫的將軍近臣，萬石諸侯柳澤的義女，是以氣質方面與天生的貴族兒女並無不同，相反血液中也許還帶野性，比誰都來得潑辣，動不動就從馬上給家人一頓鞭子，而她亦似乎感覺到自己的重要，言行舉止日趨傲慢，有時甚至對姐姐也毫不讓步，即使是柳澤，漸漸也有點兒沒有她的辦法了。

這下給阿鮎問到，柳澤更就是無辭以對，他望望阿鮎，再又望望家人方要捧走的那顆頭顱，就只是反問也似的應一聲：「這人頭？」

阿鮎輕咬着嘴唇。「怎樣了？」

「嘿……」柳澤但笑，乾笑。

旁邊的阿鮫哆嗦着替他接下去：「這人頭方才是給棄置在大門前面。」

然後她亦凝注住柳澤，她事實仍未知道葵悠太郎的事情，甚至私下養有甲賀七忍的事情柳澤也從來沒有向她透露。

「面龐很陌生，不像是家裏人……哎，眞可怕，幾乎裂做兩邊呢……奇怪，口裏還刁着花……」阿鮎歪起頭，左瞧瞧右看看的又問：「這又是暗示什麼？」

「不知道！」柳澤呻吟似回答。

「那，到底又是誰的頭？」

「不知道！」柳澤再搖頭，老不高興的，「監督天下行政的如我，很多時不知不覺的就會開罪某些人，惹來莫名其妙的咒詛，怨恨，誰管得着那許多，但這樣子擺弄到我門前來，實在可惡已極，早晚非要拘捕重重懲罰不可！」

「儘管是……」

「嗯，不是女孩子要知道的事情！」柳澤提高了聲調，喝住了阿鮎，悶悶不樂的站起身子，頭也不回地走出廳堂……

× ×

邸內的落葉依然光秃秃的，不知那兒來的，依稀帶着春天底氣味的夜霧，凄迷枯草叢中。

「甲賀町的人們！」

黑暗中突然響起了低沉，却又極其森嚴的聲音。

隨即，到這下爲止還是寂靜如死的樹林中，傳來了如同耳語也似的回答：「謹應召趨謁！」

「是七忍？」

「……是六忍！」

「你們果眞能够將意圖覲見老公公的那玄左衞門三人搶先格殺，我高興的很，是以接到報告就立刻給予賞賜，但最重的葵悠太郎爲什麼還留下來？」

「主人，定必殺給你看！」

「哼，我早吩咐你們小心，但如今分明他已經刺探出我來，將七兵衞的頭顱放在我們前就是証據，如果我方便出面的話



七魔之四：霧鎖針封——柒寺外記

，何不公然着令捕殺，爲什麼要任命你們，又爲什麼私下給你們俸祿，甲賀七忍什麼的，不想竟是如此不中用，如此教人洩氣的東西！」

那樣子給輕蔑叱責，黑暗中沉默了下去，好半晌，才有一個如被憤怒堵住了嗓子也似的聲音陰慘慘的回應。

「要主人你生氣很過意不去，但……目下還請再稍延期限，當然，無需寬容那許多時日，而不管怎樣，這次誓必將悠太郎的人頭，給你呈上來，是不單止爲了主人你的命令，也是爲了替天羽七兵衞雪恨報仇！」

那之後，另一個聲音忽然緊接響起：

「主人，如你說，這件事眞的絕對沒有其他人能够知道？」

「少囉嗦！」主人，柳澤不耐煩的搖頭。

「那，是誰在偷聽！」那聲音陡高，再一聲暴喝：「誰！」腳步聲突起，曳着枯葉，沙沙飛激聲，迅速的，向那方移去了。

刹那，黑暗中猛一聲驚呼！

是女人的聲音！

柳澤愕然回頭的那瞬間，黑壓壓的那邊樹叢中，「嗆」的金鐵交擊聲突響，然後，悶哼聲，咕咚的彷彿有人倒地！

「爹！」那女人的聲音又傳來，帶顫抖，似給什麼嚇怕了。

「阿鮎！」柳澤聽清楚了，眼珠子險些沒有瞪了出來，「是什麼時候，你來這裏幹什麼？」

「還不是因爲今早那個人頭，阿鮎擔心的很，是以在家裏暗中留上了心，那知就看到爹你披了頭巾，一個人走入這林子裏來……」

柳澤又驚訝，又是狼狽。「方才那金鐵交擊聲可是你弄出來的？」

「不是我，方才有人揮刀向我衝過來，但另外又有人救了我……」

「什麼，另外又有人？阿鮎，究竟怎樣了，倒下的可知是什麼人？」

阿鮎還未來得及開口，那邊一個沉靜的聲音已響起，替她回答：「是甲賀七忍之一！」

「什，什麼？你，你是……」

「葵悠太郎登門拜訪！」

「……」柳澤當場瞪目結舌的怔住了！

緊接傳來的是噗哧的一下異響，聽來倒像是葵悠太郎已施展最後的手段，截斷他放倒的那甲賀七忍之一的咽喉！

然後，腳步聲又起，踏着遍地落葉，緩緩移開前來！

也即時，落葉飛激聲，樹枝斷折聲，此起彼落，撕裂寂靜的黑暗，毫無疑問，是甲賀七忍，不，五忍展開行動了！

那，倒下的一忍，到底是誰呢……

要說是疏忽，那的確是最疏忽不過，但，防守嚴密，飛鳥難渡的幕府重臣底私邸中央，且又是深夜，家人甚至也不知的林子裏頭，秘密商議暗殺的時候，暗殺的對象竟然出現，又有誰能够預料得到？

柳澤差點兒沒有嚇破膽子。

「說起來，傍晚時分起我就經已監視在左右！」悠太郎笑說着繼續迫近，「你柳澤私下蓄養的可怕忍者雖然經已再三領教，與你本人會面今夜還是初次，你說要我的性命，我也必需告訴你，不錯我不是容易生氣的人，但先後殺我隨從三人，別說我，誰也會看不過眼！」

語聲越來越激烈，人也越來越近。

五忍已散開，柳澤雙腳却似給什麼束縛住，還是站立原地。

「更可恨的十來歲年紀天眞無邪的小孩子甚至也不放過，甲賀忍者的所作所爲簡直完全絕滅人性，要說他們是瘋子，幕後指使的你柳澤怕也是狂人，方才我聽得很清楚，也看得很清楚，那女孩子不是稱呼你爹，但又怎麼樣，還不是差點兒成了瘋子刀下的怨魂？噯——不要動！」

驀地裏，葵悠太郎猛一聲暴喝，却並非針對呆住那兒的柳澤，是因爲感覺到暗中有什麼在企圖蠢動的樣子。

喝聲中，柳澤已依稀看得見眼前三尺突然凝止的劍鋒，但眼前的人，他却只能够朦朧的分辨得出是虛無僧裝束，不用說，相貌更也就不清楚了！

距離那麼近，雖然人不再靠近，劍不再迫前，森寒的劍氣已然壓向眉睫！

柳澤更不敢怎樣，暗裏的忍者亦突然僵住了似的，屏絕了氣息。

「將軍的地方什麼我並不感到興趣，就隨從三人的仇恨，我也當作是私心自用，佯裝不知了，但，丹吉，那孩子的仇却萬不能置之不理，爲了他幼小的靈魂得到安息，我誓要將其餘五忍還有你的人頭斬下來！」

語聲甫落，葵悠太郎似是再難以控制內心激動的情緒，猛地舉起掌中劍，還未落下去，突然的。

「賊！」一聲狂呼夾着青色的火花黑暗中迸散，那一直茫然呆立在旁邊的阿鮎，竟倏的拔出懷裏護身短劍衝前，擋開悠太郎的劍！

悠太郎輕叱，劍方要折回，忽又停留在半空，從深草笠中，看到對方是與事情無關的阿鮎，不由得他不躊躇。

也就在這一下，嘶的一條白色的東西，突然飛來，纏繞住他那停留在半空的劍了！

他並沒有抗拒，也並沒有發覺，只因爲那不過是一條白煙！

但幾乎同時，幾支閃閃生光的吹針煙中洒下，落到那深草笠之上！

悠太郎暗吃了一驚，霍地，回過頭去了。

丈許開外的那邊，熊熊的燃起了一團火焰，那方才分明已被他截斷了咽喉的七忍之一——桼寺外記竟又坐起了半身！

火焰從桼寺外記的口中燃燒起來！

明亮的火光映照下，他的面龐更見清晰，雖然已是死相畢呈但仍炯炯的冷睨着葵悠太郎！

噗的他那鼓起的小腹突然癟了下去，一條更大更粗的白煙再從他口中噴出嘶的棍棒也似地暴伸向前，並且迅速的四下擴散，將葵悠太郎包圍起來！

「柳澤！」悠太郎呼喝未已，周圍已湧起白色的濃霧，出人意外的妖霧那邊，隨即傳來了奔逃的腳步聲！

悠太郎方待追去，那知走不了兩步就

碰在絹也似柔軟的一個身子上，他立時憶起是那阿鮎，下意識一手攔腰摟住，也立時，濃霧中針如雨下！

他悶哼，反手一劍挑起頭戴的深草笠，風車也似地旋轉起來，儘將那閃亮的針雨接下！

桼寺外記若是還生，一鼓作氣，霧鎖針封，悠太郎只怕沒那麼容易對付，但他事先已給截斷了咽喉，話雖說仍能够施展最後一擊，攻勢已缺少變化，方向也固定，針如雨下就針如雨下！

針雨並沒有持續多久，針雨還未竭，激厲的破空聲突響！

悠太郎冷笑，再振腕，深草笠離劍飛起，如虹劍光旋即左右飛展開！

錚錚的兩道寒芒劍光中彈飛，悠太郎回劍入鞘，飛起的深草笠亦落下，恰好回到他頭頂！

「阿鮎小姐就在我身旁，不怕錯手的祗管再放暗器！」喝聲中，濃霧已掩沒悠太郎的身形！

阿鮎的驚呼聲緊接響起，但突又消失，悠太郎也沒有再作聲。

濃霧裏相反連聲冷哼，是甲賀五忍，雖然俱都是本領高強，也不乏擅放暗器，但，誰還敢妄動？誰還敢出手？

冷哼聲過後，濃霧裏靜寂如死！

悠太郎置身的地方，更是再無絲毫聲息……

× ×

霧，逐漸消散。

微弱的月光，透過樹枝的間隙射了下來，朦朧的照着這陰森的林子。

葵悠太郎經已不知所踪，阿鮎，也不見了！

「阿鮎給擄去了……」

頭巾裏，柳澤雙眸冰也似凝結。

煙保護了他，但同時也保護了他的敵人。

七魔之五：魔眼勾魂——癡覺幻五郎

吐出那煙的桼寺外記，亦無疑吐出了最後的一口氣，他臉朝下的伏身倒在幾束松針之上，那背後不知何時放着一朵紡綢造成的花——葵花！

誰幹的？除了悠太郎，還有誰？

好膽量，葵悠太郎畢竟是葵悠太郎！

但，桼寺外記又何嘗不是桼寺外記！

昨日給左衞門砍下一隻手的可不也就是他，雖然是傷重之身，今夜的召集，他不單止參加，還因爲苦練暗器功夫的關係，耳目特別靈敏，發覺了阿鮎的偷聽，只可惜他心切立功，不分青紅皂白就搶先出手，否則他再傾耳細聽，不難發覺悠太郎亦窺伺附近，而最後，儘管給截斷了咽喉，仍支持下去，拚命施展「霧鎖針封」的忍術，好讓柳澤找機會脫身，的確了不起，奈何柳澤並不欣賞，甚至望也懶得再望他的屍骸。

「阿鮎……」夢囈也似的柳澤再三重覆阿鮎的名字。

「我們都認識過了，萬一小姐出了什麼事的話……」旁邊響起呻吟般嘶啞的聲音，是鵜殿一風軒，他的額頭滲出了冷汗，出了事的話又怎樣呢？他眞不知如何接下去。

他身側，八劍民部格吱吱的咬牙切齒地，突然扯開喉嚨：「主人……即使我們五忍個個人頭落地，不管怎樣也將阿鮎小姐平安送回！」

柳澤凝然環視五忍，嘆了一口氣道：「如果能够將阿鮎性命平安，身子清白的給我送回，你們中無論要求什麼，我都會讓他如願以償，那怕是十萬石諸侯的地位，內院最漂亮的美女……」

× × ×

輕子坂，無人的古寺，山門前那寫着蓮華寺的匾額也已傾歪。

一頂街轎由遠而來，直抬入方丈室，前行的轎夫收住了腳步，招呼走在轎旁的葵悠太郎：「公子，就這裏成了？」

「唔，麻煩了。」

轎夫兩於是停下轎子，喘氣，拭汗。

「葵公子！」裏頭走出了阿縫。

方丈室的天花板不少破裂崩落，月光斑斑駁駁的傾下，借着月色看清楚了轎子跟轎夫，阿縫圓圓的張大了眼。「呀，平六叔，銀十叔！」

那原來是木槌雜院裏居住的轎夫平六和銀十，前些時丹吉拜托運載里見隼人的屍骸也就是他們兩人。

「啊，阿縫姑娘，」平六笑應着轉向悠太郎，「公子，給你將那東西提出來怎樣？」

「用不着，我自己來好了，還請暫且退出去……」悠太郎擺擺手，「話說來不客氣……事情也是討人厭的……」

「那裏，公子，我們很明白，不，即使不明白，也曉得公子是要出頭對付殺死我們小丹吉的魔鬼，那其他什麼也不用問了，還客氣什麼，要道謝的相反應該是我們哪！」

平六話方說畢，旁邊銀十亦說道：「需要到的話，那怕將將軍擄來，我們也帮手！」怪模怪樣的探出下巴。

曾幾何時，抬着里見隼人的屍骸，因

鵜殿一風軒與葉月追趕，沒命的逃走，怕得要死的兩人竟截然迥異以往，變的那麼厲害，想必是雜院中人見人愛的小福星丹吉的被殺深深激怒了他們！

不過，兩人就悠太郎吩咐，將轎子抬到這裏來，並沒有預先受到委托，深夜，神田橋門內，脇下挾着花一束也似的人的悠太郎，完全是偶然的跟他們相遇。

「公子，如果要用到，什麼時候也無妨，祇管吩咐，我們雜院的人定必全部出動，傾力支援！」

「那，等一下，我還有一件事想拜託你們。」

「公子吩咐好了，我們是沒有不同意的。」

「唔，山門外給我稍候片刻。」

平六銀十於是先後退出，悠太郎隨即將轎子裏頭的人拉出來，阿縫看在眼內，不禁失聲驚呼：「葵公子，這……」

「聽說是柳澤的女兒。」

「嗯！」阿縫兩三步走近去，狠狠的瞪着阿鮎。

這就是幕後指使惡鬼也似的甲賀七忍，狙擊悠太郎，殺死老爺子他們三個還有丹吉的柳澤的女兒嗎——阿縫刹那紅了臉，閃電似的猛拔出了懷中七首！

阿鮎這下子經已從昏迷中清醒過來，張開眼，抬起頭，蛛網塵封中，潤浴着蒼白的光芒，衣衫髮鬢雖都是凌亂之極，也因而襯托出一種人世間難有的美態。

她立刻就發覺了手握七首的阿縫，却一點也不顯得驚慌，嘴角微咧，漠然的。

「殺了我最好！」

阿縫也不客氣，眞的舉起了七首！

「慢着，阿縫！」悠太郎喝住，轉顧阿鮎，「殺還殺，但自己爲什麼要被殺，你可又知道？」

「不知道，就受到這樣的恥辱，身爲柳澤女兒的，已不能再活下去！」

悠太郎笑了笑，道：「這就算是恥辱麼？」然後，回過頭來，「阿縫，給我脫光了她！」

阿鮎聽說不由得縮起身子，阿縫呢？當場目定口呆，實在意外啊，那簡直就不像是悠太郎會提出的要求。

葵公子到底怎樣了——她滿腹狐疑，想問，又不知從何問起。

悠太郎也發覺了，又笑。「就脫光了她，只怕會着寒，索性你就跟她掉換衣服好了。」

「嘎，掉換衣服？」

「老實說，先刻我偷入柳澤的私邸，除了他柳澤以外，還遇見了那甲賀七忍，不，六忍！」

「呀，那些魔鬼，後來又怎樣？」

「雖然我目的祗在查明甲賀忍者與柳澤的關係，但有機會也不會放過的，當場就格殺了一個吐烟的忍者，依丹吉的說話來推測，是那叫做椞寺外記的吧，而然後，我就挾持着這女孩子逃出來了，不怕說，一下子同時應付其餘五忍，我實在沒有把握平安了事，有這柳澤的女兒做人質，算是我走運，也從現在起，你我就用她來做餌子，將敵人誘來，一個、一個的來解決！」

「一個一個的？」

「沒有那麼順利也未可知，好歹畢竟都是非比尋常的高手，要不老爺子、隼人、兵馬豈會先後輕易給解決？說到我格殺那椞寺外記什麼，出其不意以外，還得賴昨日老爺子砍掉了他的一隻手，而臨死前他還有厲害給我瞧的，是以你我都得承認對方本領，那麼要殺他們少不免要來一些花招，也因此，我想你化裝成她……」

「那，不能殺她麼？」

「阿縫！」悠太郎懇切、温柔的，「殺丹吉他們的那些傢伙固然可惡，幕後指使的柳澤更是可恨，但是她，事實什麼罪也沒有……」

「那，那丹吉……」

「想到無辜被殺的丹吉，就更難下得了手，如果我們回報相同的手段，我們豈不是也變成了敵人那樣子濫殺的魔鬼？還是由得她好了。」

「葵公子，我是想讓柳澤也來嚐試嚐試跟我同樣的痛苦！」

悠太郎黯然沉默了下去，但忽的又開口，聲調稍顯強硬。「她的生命目前暫且給我留下來，對消滅其他五忍，我方還用得着她。」、

阿縫歎口氣，乏力的垂下手中七首，也不知是不是看到了。

「殺我哪！」阿鮎猛的站起來，嬌叱中，作勢要搶阿縫的七首！

「好倔強的小姐哪！」苦笑的同時，悠太郎的拳頭已到了阿鮎的脅下！

阿鮎聲也不聲的，彎起身子重又倒下去。

「要不是這樣，只怕她眞還不肯老老實實的給我就範！」悠太郎低頭望着暫時昏迷過去的阿鮎，「阿縫，拜托你，弄妥了，通知我，我這就外面候着。」

× ×

冰冷的液體穿過牙縫，直透咽喉，戰慄中阿鮎重又回復意識。

張開眼，還未看清楚什麼，她先已覺察自己背靠着給綁到堅實的東西上面。

她試試扭轉身子，但完全沒有辦法。

也不知何時，那邊已然燃起了座燈，看見燈旁那坐着的人，阿鮎不由得直眨眼——華麗奪目的衣衫，珠翠紛搖的釵簪——是自己坐在那裏？

燈旁坐着的「小姐」將手中茶杯身前放下，向這邊望來，好容易阿鮎才想到那杯中也許就是給自己喝的冷水，亦好容易她才認出眼前穿着得跟自己一模一樣的「小姐」就是那叫做阿縫的少女。

她慌忙打量自己，哎，自己給換上描着獅子——她甚至連那是要越後獅子的少女裝束也不知道——一看就知道是貧窮人家穿的衣服，還給反綁到柱子上面去，從這種情形看來，分明衣服完全給掉換過了，想着自己會變成怎樣的姿態的刹那，她亦憶起自己方才必定給脫光了身子，雖然對方也是一個女孩子，羞恥心的驅使，她還是當場紅了臉頰，不由自主的叫了出來：「你，你好沒規矩！」

「是葵公子吩咐我！」

阿縫眼中仍然透着憎惡的光芒，冷冷的瞪着阿鮎，雖然並不是和顏悅色，但絲毫她也沒有因此醜化。

唉，好漂亮……阿鮎怔住了，只不過

換了自己的衣衫，眼前的貧窮人家女兒竟就能顯現來甚至自己也不如的氣派，是的確令她驚訝非常。

她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

「我如今是聽命葵公子，你想知道最好親自問他。」

「嗯，那無賴，我沒有什麼需要問他，只是乾脆的你何不現在就殺了我！」

「我眞是想殺了你的，但葵公子說過那不成！」

他人呢？阿鮎這才發覺悠太郎並不在旁，而置身的地方亦經已不是先前的方丈室，是供奉神佛的大殿，那大概在昏迷的時候給搬到這裏來吧……

昏黃的燈光映射下，泰半崩塌的那須彌壇中的佛像、蓮花，還有其他器皿，綠銹斑駁，散發着令人生懼的暗淡異樣的光芒。

比起人來，那剩落的佛像恐怖得多了，想着看，心裏不錯是生氣，對眼前的少女還有不知去了那裏的葵姓無賴，阿鮎幾乎完全不覺得可怕，眞不可思議，猶其難明的，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呢……今早，將那顆恐怖的死人頭放在府邸門前的怕也就是他們了，說起來那究竟又爲了什麼呢？還有，深夜的林子裏頭，隱約見的六個黑衣人……

「我究竟有什麼對不起你們？」

阿鮎好容易從混亂中清醒過來，心想弄清楚那許多疑惑。

「你父親殺了我的弟弟！」

「你的弟弟……」

「無辜的，天眞活潑的，還不過十歲的小孩子！」阿縫眼中再又殺氣飛揚。

「那爲了什麼？」

「你父親唆使魔鬼也似的甲賀七忍存心要殺害葵公子，因此葵公子的隨從三人先後被殺，甚至我的弟弟爲了保護葵公子，也被殺死了。」

阿鮎怔怔的凝望着阿縫，但事實什麼也沒有看在眼裏，人已陷入回憶中。

她想起了今夜府邸的林子裏頭聽到的，柳澤跟那些奇怪的黑衣人的答問。

答問的含意，畢竟她逐漸明白了。

「我爹又爲了什麼要殺死那姓葵的？」阿鮎忽的開口再問，語聲不覺弱了下去，「身爲將軍近臣的我爹，實在沒有理由要這樣子來對付一個浪人……」

「難道你什麼也不知道？」阿縫有點意外的反覆一再打量阿鮎，倏的昂然抬起頭來，「告訴你，是因爲葵公子是前將軍的兒子！」

「嘎！」阿鮎驚訝的向後一仰。

「充其量不過是近臣女兒的身份，就那樣子緊張，眞是笑話，葵公子的手碰到你，慶幸你還來不及呢。」

「你撒謊，我，我不信……」

「如果你認爲我撒謊，我也沒有辦法，隨便你好了。」然後，阿縫垂下頭，自言自語的低聲呢喃，「說眞的，我倒希望那不是事實……」

也許沒有人明白她說話裏的含意，除了她自己。

阿鮎全身僵直了似的定睛注視着阿縫，由心底呻吟出來：「要不是事實……爹又何必急着要殺他……」

脚步聲息的傳來，驚斷了兩人的思潮，緊接着，是悠太郎的聲音。

「噯，還未弄妥麼？」

虛無僧裝束的他隨即步入殿堂。

「哦……不是非常適稱麼……」他再三怔怔的打量了貴族小姐裝束的阿縫，收住了脚步，就站立在給縛到柱子上的阿鮎面前，上下的亦朝阿鮎打量了一眼。

「你也很適稱……」

雖然那麼說，聽來並不覺得是挖苦，是因爲他態度的眞誠，也因爲他人品的忠厚，的確那麼感覺到才那麼說出來。

阿鮎抬起頭，目不轉睛的望着悠太郎，那目光，那神情，連悠太郎也發覺到和片刻之前有些異樣。

她望着忽然一聲嘟喃：「那麼說起來的確有些地方跟將軍相似。」

「什麼？」悠太郎一怔。

阿鮎叫着問：「你眞的是前將軍的兒子？」

悠太郎的一邊面頰浮現出苦澀的笑意。「我沒有見過父親，他到底是什麼人，我自己也不清楚。」

「萬一，那是眞的話……你就是現將軍的繼承人，我爹豈會做出如此無法無天的事情？……不，他會的，我明了，完全是出於他野心的驅使。」

「噯，若是知道給自己的女兒那麼來說話，你父親怕就眞要傷心死了。」

「事實我並不是柳澤的親生女兒，是養女，是他爲了要討好甲府中納言，甚至於給他安排姬妾，特別認下的養女！」

「哦，你……」

阿鮎注視悠太郎的剪水雙瞳，愈來愈光亮，輕咬過的櫻唇鮮艷的濡濕着半開。

「但不管他怎樣，我都不會贊同。」

「爲了什麼？」

七魔之六：金蟬脫殼——空蟬刑部

「與其甲府中納言我寧願選擇你！」

又是何等出人意外的說話，阿縫驚訝的叫了出來，悠太郎也自目定口呆。

他那俯視的眼瞳，幾乎沒有因爲阿鮎眸子裏的虹彩昏眩，但倏的，他大笑了起來。

「你倒也工於心計，並不稍遜於養父，可是就柳澤那麼能言善道，我也未必會輕易信賴。」

「不，我並不是因爲聽說你是前將軍的兒子才那樣說話，我，我是眞的喜歡你，我……」

「你是我們的敵人！」

是阿縫截口，聲音異常的嘶啞。

阿鮎回過頭，盯着阿縫，嘴角挑起輕蔑的笑意。

兩個女孩子就這樣竟然隔着悠太郎，你眼瞪我眼的用目光較量起來。

「你是我的敵人也未可知，但葵公子無論如何不是！」那麼說，阿鮎目光轉回悠太郎那邊，「給我解開繩子，我不會逃走的。」

「哈，我豈能如此就相信你，好了，不要妄想我會改變心意，我們暫時外出，很快就會回來，你還是老老實實的給我等候着，聽淸楚沒有！」

「我……」阿鮎似乎還想要說什麼，但……

「你最好還是閉嘴！」悠太郎不由分說，拿出手帕來，要堵住她的嘴巴。

阿鮎搖頭反抗，眼裏充滿了幽怨，但立刻就死了心似的靜下來，索性瞬也不瞬，出了神的凝望着逐漸靠近來的悠太郎臉龐。

「可以了！」悠太郎再次直起腰身，吹了下口哨，那怕是方才出去時商量好了的暗號。

銀十平六兩人於是應聲出現在方丈室的入口。

「噯，麻煩你們給我身邊的小姐預備好轎子！」悠太郎信步走了出去。

「哦，回去麼？」

平六銀十兩人顯然還沒有發覺到什麼，及至留意到半張着口站立在那兒不知所措的小姐，當場就怪叫起來。

「嗄，她，她……」

「不是阿縫姑娘嗎？」

兩人怪模怪樣的，阿縫也給逗笑了。

「那……公子，去那兒？」

悠太郎取過深草笠戴好了，答：「駿河台，甲賀町——」

× × ×

天正十年，德川家康應織田信長邀請進京遊覽，時明智光秀突然兵變本能寺，家康好不狼狽，思量折回本國三河，但京都經已爲明智軍控制，不得已，繞道由山城經甲賀，伊賀往伊勢，途中屢次被土匪野盜襲擊，危機間髮，家康甚至列爲平生三大難之一，凶險可想得知，當其時得以平安無事通過，完全因爲甲賀伊賀兩地的忍者拚命保護。

家康當然是衷心銘感，入府江戶後，即將各人召來，除了身爲首領的服部半藏受封八千石的俸祿以外，伊賀人於四谷，甲賀人於駿河台，亦分別獲賜莊院，是所謂四谷的伊賀忍者町，駿河台的甲賀忍者町的來源。

表面上，是江戶城正門三重門戶的守衞，但後來，具備幕府隱密偵探資格的莫不是從其中挑選，取錄，兩派忍者又是何等本領，可想得知！

今日，拂曉前，駿河台甲賀町的空中高懸着赤紅色的一顆星，如果留神看淸楚，不難就發覺到那顆星紅得來令人生懼，要是再三注意到那顆星有規則的在閃爍明滅，能夠不奇怪的人祇怕就沒有幾多個，但，這時候又有誰會仰眼天望呢？

閃爍明滅了半炷香的時間，那顆星完全消失不見，孤零零地站在星下，仰眼天望的那少女亦自靜悄悄的折返莊院，她的手裏倒提着弓箭……

「爹爹，黃泉火箭經已照吩咐如數射出！」

「辛苦了……」回答的聲音相當微弱，獨自橫臥病床那白髮老人頷首的面龐骷髏也似。

死亡的氣味經已籠罩周圍。

「爹爹，召他們到來我以爲不如召大夫到來好得多……」

「胡塗虫，我服部玄齋什麼身份，死時豈能經大夫之手！」老人說着以根本不像垂危之人的嚴厲目光盯住床前的孫女，「不要哭，是可喜可賀的日子嘛！」

「……」少女勉強壓抑住眼淚。

「到拂曉我雖然活不下去，但你的夫婿相信也可以決定下來。」

「……」

「志乃，六人……不，七兵衞還有外記都死了……四人中，你最喜歡的是誰？寢覺幻五郎？八劍民部？鵜殿一風軒？空蟬刑部？」

「……」

「不，對你來說經已沒有選擇的餘地，誰能夠結果殺死七兵衞，外記的葵姓小子，亦即是柳澤公着令格殺的人，誰就是你的夫婿了，也就是我甲賀派的繼任掌門人！」

老人那麼說，口搭拉下來，閉上眼。

他服部玄齋身爲當今甲賀派的掌門人，毫無疑問亦是極其出色的忍者，但生命到了盡頭的時候，還是免不了纏綿牀笫。

窗外，漸漸的發白，也就那會子——

「空蟬刑部！」

「寢覺幻五郎！」

「葉月！」

「八劍民部！」

「鵜殿一風軒！」

五個黑衣人如同影子也似，相繼閃身飄入，蹲伏在房間的一隅。

服部玄齋再次張開眼，藉着孫女的幫助坐起身子。

「全都回來了？」

「是，師父，那黃泉火箭……」

「稍後我就要死了！」

殘餘的五忍豁然醒悟，不由得齊都緊張起來，却聲也不聲。

「知道你們在拚命搜尋敵踪，還急召回來，是因爲，我的死期怕就在拂曉時分，無論如何非要見到你們將事情交帶下來不可！」

「——那究竟？」

「決定志乃的夫婿！」

四個男的眼一亮，視綫刹時都集中在枕旁那垂着頭的少女志乃身上。

志乃的膚色異常的蒼白，天生的，並不是因爲終夜侍候祖父的關係，也不是因爲拂曉前的星光月色的影響，但，那白蠟也似的容顏，那顫顫巍巍的纖細身子，依稀竟蘊藏着刺激男性的莫名肉感！

「由柳澤公那兒接到命令的時候，我挑選你們七人，並不單止是爲了病的原因，還爲了你們七人被稱爲『甲賀七忍』，自幼我就特別加以訓練的高手，我如此費煞苦心，不待言，女婿也早就決定從你們中揀取，那知道！」

「……」

「我還是把你們看錯了，這次你們亦可算丟盡了我的臉！」

「是！」

「我眞不知應該怎樣向柳澤公解釋道歉，也並非年來暗中被受柳澤公特別庇護恩顧的我單方面的問題，還關係整個甲賀派的面子，咄！我服部玄齋一手訓練的忍者，焉能如此丟人現眼！」玄齋手抓住孫女志乃放在枕上的弓箭指着五人痛叱，語聲雖然低沉，却激烈的刺人肺腑，骷髏也似的下顎，咯嗒咯嗒的直響，「我一直教你們戰畧功勳七人一體，但時至今日，祇好取消了！」

「是！」

「對報仇雪恨，不得找甲賀町的其他人幫忙，你們一定要自己來洗脫自己的恥辱！」

「理所當然……」

「誰能夠殺死葵姓的誰就是我孫女志乃的夫婿！」

五忍之一隨即抬起頭。

「……我呢？」乾澀的女子聲音，是葉月。

「所謂成爲志乃的夫婿，也即是成爲我甲賀派的繼任掌門人！」玄齋瞬也不瞬的望着葉月，「如果是你殺死姓葵的，你就是甲賀派的掌門，然後揀你最喜歡的男子做夫婿好了！」

七魔之七：金剛護法身——八劍民部

「到不如由開始就讓葉月來代替我！」旁邊的志乃生像是再也無法壓抑得住那要說的，突然衝口而出。

「怎麼說？」玄齋霍的回過頭。

「爺爺，在你臨死的時候說出來無疑是益增你的痛苦，但如果在你死後才說，祇怕就更不可收拾，更無法補救，是以恕我放胆直說了，我，眼前四人誰也不喜歡，甚至可以說討厭！」

「志乃！」

「我也不願意當甲賀町的首腦，不，我根本就討厭這陰森可怖，一如魔鬼住的地方似的甲賀町……也不知幾多次我想逃出去，所以還留下來，完全是爲了爺爺你的病，狠不下心腸，提不起勇氣！」

「豈，豈有此理……你這還算是甲賀服部玄齋的孫女！」

「爺爺，求你說萬一爺爺你撒手塵寰志乃之後什麼地方都能去，爺爺，你這樣說啊……」

「住口！」玄齋厲聲狂吼，以怕人的目光睨住他心目中認爲是荒唐的孫女，然後：「那萬萬不成！」緩緩的橫裏搖頭，「甲賀的血統絕不容許那種事情發生！」旋即語聲更覺嚴肅，仿如他就是那主宰命運的天神，「要是你還再胡言亂語——幻五郎！最好給我勾去她的魂魄！」

志乃聽說直似陷身冰窖中，不由自主的忙將頭別過去。

玄齋沉下聲，繼續說下去，道：「討厭什麼的，不要再說了，果眞幻五郎附體，誰還敢問娶，是以，這次我故且寬恕過你，但，倘若你不聽吩咐，還來同樣的說話，不得已，幻五郎，你還是勾去她的魂魄好了。」

「是！」幻五郎咧嘴頷首。

「嗯……」服部玄齋靜靜的再環視衆人一眼，「敵人的行踪可知道了？」

「還未查清楚……」

「好窩囊的東西哪！」玄勾儘管罵，忽然的，竟笑了起來。

笑聲呼嚕呼嚕的咽喉裏打滾，他的嘴唇，指甲不知何時已轉變成鉛灰色，那發抖的雙手緊扣住弓箭，徐徐朝向頭頂天花板！

「敵人不就是那兒……」

語聲尚搖曳未去，張盡的弓已鬆開！

颼的箭離弦，天花板首當其衝，嘩啦的迸裂，木屑紛飛中，瓦片也跟着紛飛，箭，不獨穿透了天花板，還穿透了屋頂！

瓦面上隨即爆出了腳步聲！

「哦，會起火焚燒的箭！」驚訝聲相繼傳來！

「好小子！好胆量！來人哪，在我還能看得到之前，給我砍下他的腦袋！喝，亦要做我孫女婿的是那一個！那一個！」

狂吼中，玄齋吧喳的擲出了弓，人亦咕咚的床裏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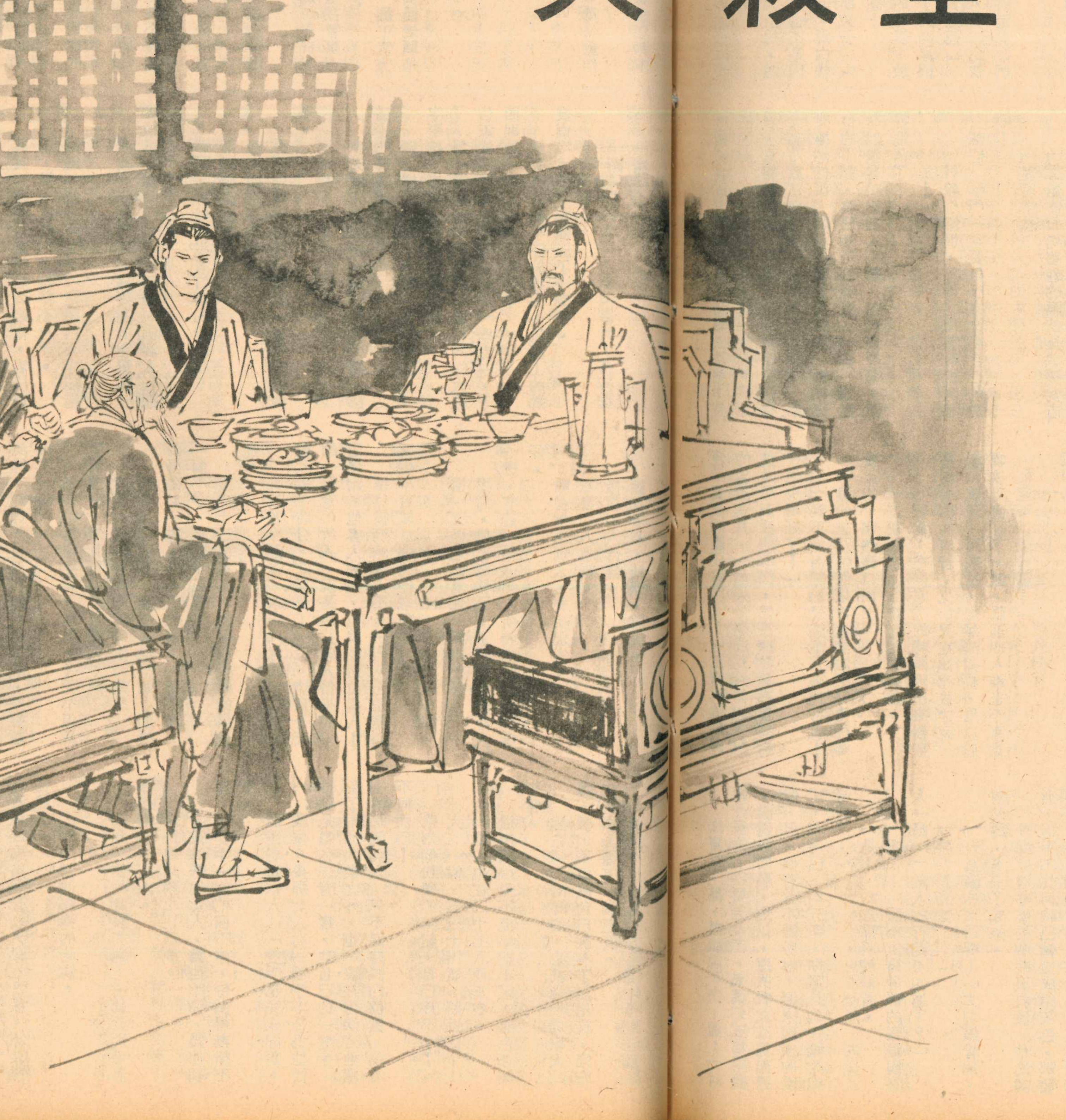
「爺爺！……」志乃瘋了也似的摟抱住玄齋，但，這可怕的甲賀派老忍者經已耗盡了最後的生命！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宋巧巧施展詭計，擬陷害天殺星申無害，幸而申無害早有預防，暗派嚴太乙與蔡三往把魚龍掌宋知義生擒回來，此際宋巧巧弄巧反拙，原擬拚命救宋知義逃生，唯宋知義似另有安排，傳音叫宋巧巧獨自逃生，宋巧巧逃去後，天殺帮得到情報，劍王宮總管無情金劍再次率領大批劍士到來，似有圍攻天殺帮意圖，天殺帮衆枕戈以待，但一晃三日，毫無動靜，方副帮主向申無害徵詢意見，申無害分析劍王宮按兵不動，似在等人，果然一語中的，黑心書生已獲報謂對方請來一個瘦老頭——

天殺排陣勢　劍宮出奇兵

黑心書生道：「早上剛到。」

方姓漢子問道：「就只這老傢伙一個人？」

黑心書生道：「是的，就老傢伙一個人。」

方姓漢子回過頭來向申無害等人掃了一眼道：「三位有沒有聽說過這麼樣一個人？」

申無害搖頭道：「沒有。」

粉樓怪客和竹葉青蔡三也都一齊搖頭，表示從沒有聽說江湖上有過這樣一號人物。

方姓漢子思索了片刻，又向黑心書生問道：「這事你向帮主報告過了沒有？」

黑心書生道：「還沒有，我準備馬上就去向帮主報告。」

方姓漢子道：「那你就快去吧！」

黑心書生離去之後，方姓漢子立即召集天殺兩組帮徒，採取備戰行動。

從這廝有條不紊的種種安排上，申無害又一次發覺，這廝如不是走錯了路，實在是一個難得的人材。

他首先下令：對方這一次來的既然全部是錦衣劍士，殺字組的人除了雙方發生混戰之外，一概不許搶着出手。

所有的錦衣劍士，全由天組對付。

粉樓怪客和竹葉青蔡三準備對付那名中年儒士，他本人則等着對付那個來路不明的怪老頭。

然後，他將殺組三十二名帮徒分成四個小隊，每隊八人。

第一小隊化裝入城，負責採聽消息，對方一有新的行動，立即返回報告。

第二小隊專司守望，以防敵人冷襲。

第三小隊和第四小隊則準備刀創藥丸，門板，布疋，熱水等，以備隨時救護受傷的人手。

吩咐完畢，殺組三十二名帮徒，首先展開工作。

沒有指派固定任務的只有兩個人，一個陰陽翁孫一缺，一個黑心書生羊百城。

兩人當然不會沒有事情做。

對方錦衣劍士既然由天組應付，申無

害身為天組統領，在原則上，那位無情金劍，自然應該由他應付。但方姓漢子深恐申無害應付不了，故特地留下這兩支奇兵，以備於必要時，助申無害一臂之力。

申無害最欣賞的，也就是這一點。

這並不是說對方顧到了他，他才有這種想法，而是因為對方如此安排，在人力運用上極富彈性，頗合兵家用兵之道。

如果必須動用這一老一少來帮助他，那乃是一種最壞的打算。

因為這姓方的無疑還不十分清楚他的一套刀法究竟具有何等火候。

但可以斷定的，就憑他已知的人屠張弓，若再加上這一老一少，將絕對不會應付不了一個無情金劍！

若再往好處想一想，萬一人屠張弓有辦法獨力應付那位無情金劍呢？

那時候這一老一少豈不變成憑空多出來的一支生力軍？

申無害相信，那位無情金劍不但武功不是這個方姓漢子的對手，就是在智謀方面，顯然也較這姓方的差得多！

如今雙方的形勢已很明顯，劍王宮方面要想贏得這一仗，就全靠那個怪老頭是不是真有一套了！

×　×　×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

洛陽城裏。

炊煙四起。

就在這時候，天氣忽然轉變。

已經停了兩三天的鵝毛雪，竟又重作馮婦，再度披上舞衫。

而西北風，就像一個擁着舞娘狂舞不休的登徒子，也跟着趁機肆虐，一陣接着一陣，愈刮愈緊，愈刮愈烈。

大街上，車馬冷落，行人稀少，到處呈現着一片蕭瑟淒清的景象；除了少數幾種行業，大部份的店舖，差不多都已關門打烊。

客棧，是少數幾種尚未打烊的行業之一。

其實，要如果嚴格的說起來，客棧這一行業，根本就談不上打烊不打烊。

因為，住客棧並不一定要白天才能進去。

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還有空房間，客棧就不能同時也不會拒絕一個客人住進去。

那麼，客棧有沒有打烊的時候呢？

照理說應該沒有。

但有時也不盡然。

今天的四方客棧，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　×　×

今天的四方客棧，幾乎沒等天黑，兩扇棧門就緊緊關上了。

關上棧門的四方客棧，在門楣上，一字平排，高挑着五盞油紙燈籠。

每一盞燈籠，都寫着三個相同的大紅仿宋漆字；上面橫着寫的是「四方」，下面則是一個大大的「滿」！

風吹得燈籠不停的搖晃，燈籠上的那幾個字，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字。

「滿」！

「滿」！

「滿」！

「滿」！

「滿」！

四方客棧今天真的住滿了客人？

是的。

滿了！

這家客棧分前後三進，共有十二個大統間，十八間上房，如果住滿了，大約可容下二百五十人左右。而今天，賬櫃上收到的，却幾乎是五百個人的房錢，整整超出了一倍。

站在棧東的立場上來說，今天不但賣了個爆滿，而且可以說是滿過了頭！

然而，實際上的真象又如何呢？

實際上的住客，連兩成也不到！如果說得確切一點，今天的住客，一個不多，一個不少，是四十三個人！

這四十三位客人，都住在後院的第三進。

第三進的住客，本來只有四十二個，直到近午時分，才又多了一位。棧東今天的一筆意外收入，就是這位客人帶來的，而趕跑其他客人的人，也就是這位客人！

這位後到的客人不是別人，正是黑心書生羊百城口中的怪老頭！

×　×　×

這一個怪老頭其實一點也不怪。

因為，他也像普通上了年紀的老年人一樣，有着一般老年人所特有的脾氣和嗜好。

歡喜指正別人，支使別人。

歡喜別人恭維。

歡喜別人侍候。

歡喜喝酒，抽烟，聊天。

歡喜垂詢別人的近況。

歡喜高談自己的過去。

倘若沒有外人或晚輩在座，偶爾也歡喜說說笑話，或是談談女人。

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便是這怪老頭似乎特別喜歡說笑話，而不怎麼歡喜將女人的事經常掛在口邊。

對於女人，他喜歡的，比較實際——他喜歡經常有個把女人站在身後，或是坐在腿上。

尤其是當他喝酒的時候。

×　×　×

如今，他的身後和腿上，就分別站着和坐着一個女人。

因為他此刻正在喝酒。

身後的那個女人，為他添酒，為他搥背，一雙手一直忙個不停，侍候得無微不至。

而怪老頭本人的一雙手也並未閒着。

就像身後那女人的一雙手不是為他添酒就是為他搥背一樣，他自己的一雙手，除了端酒挾菜之外，也一直在侍候着他腿上的那個女人，只不過侍候的位置，稍有不同而已！

這兩個粉頭的年紀，都已經不小了。

大的一個，已三十出頭，將近四十；小的一個，也在二十七八歲左右。

這兩個娘兒不但年紀不輕，姿色亦極平常。

坐在腿上的那個，也就是年歲較大的那一個，不僅眼角已經有了魚尾紋，同時在右頰上還有一個疤痕。

這並不是因為四方客棧叫不到年輕漂

亮的姑娘，只好拿這種下等貨來充數，而是這怪老頭就歡喜這個調調兒。

這也可說是一般老年人的偏嗜。

凡是上了年紀的人，除了極少數之外，大都不大願意接近過於年輕的女人。

因為他們知道，年輕的女人，除了看在銀子的份上，有時不得不假以顏色之外，絕不會對一個老頭子發生興趣。

另一個原因是，年輕的女人，多半不懂得遷就。

就是懂得，也不願意。

老年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慢吞吞的，手脚永遠不會乾淨俐落，在侍候一個老頭子時，女人需要的不是嬌聲浪語，而是耐心，耐心，耐心等候。

如果跟一個不懂得或是不願意遷就的女人在一起，在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來說，樂趣便要大打折扣了。

老年人喜歡選擇歲數較大和姿色平庸的女人，便是基於此一理由。

因為這一類的女人，為了彌補本身條件的不足，大部份都比較隨和，比較體貼，和比較懂得風情。

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想在女人面前維持自尊心，通常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一個解風情的女人，才知道如何使一個老人感覺自己沒費多少氣力就討好了對方！

年輕的女人，很少懂得這一套，即令勉強裝出來，也很少不被識破。

只有年歲較大和姿色平庸的女人，才會成為此道中的高手，如今這兩個女人，便是一個例子。

就因為這兩個女人侍候週到，怪老頭的興緻越來越好。

他已經喝下了不少酒，也講了很多的笑話。

每個笑話都使人笑得喘不過氣來。

無情金劍除了陪着喝酒，笑聲幾乎一直就沒有停歇過。

這位劍宮總管的酒量，固已早就知名武林，而現在這個怪老頭的酒量，看起來竟似乎比無情金劍還要來得驚人。

一張八仙桌兒，只坐了三個人，先後不到兩個時辰，屋角的空酒罈子，竟已到達八隻之多。

這八罈子酒，一兩不少，足重四十斤重。

四十斤酒，可說全是怪老頭和無情金劍兩個人喝下去的。

因為打橫相陪的那名中年儒士，雖然面前也放了酒杯，但兩個時辰下來，他面前的那一樽酒，只淺下去一小半。

他所喝下去的酒，大概只抵得上怪老頭和無情金劍兩人在聽完一個笑話之後的一大口。

不論怪老頭酒量多好，要想在這方面難倒無情金劍，顯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另外有一件事，却使我們這位大總管大為苦惱。

那便是笑！

怪老頭說的都是一些老笑話。

其中有個呆女婿的笑話，無情金劍少說點也聽過十次以上。可是，儘管如此，他在聽了這個笑話之後，仍然笑得前仰後合，就如同初次聽得一般！

這位劍宮總管之所以有無情之號，就因為天生一張冷面孔，臉上，常年不見笑容。

如今不僅要他笑，而且要不斷的笑，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他不得不笑，也不敢不笑。

因為這個怪老頭的來頭實在太大了，別說是他，即令換上他的那位賢主人劍王薛應中，恐怕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刀聖和劍王享譽武林，只是近二十年來的事。

遠在三十多年前，武林中曾經出現過一位怪魔，那便是人品介於正邪之間，一生未曾落過敗績，使當時黑白兩道人物聞名喪胆的天絕叟！

據說在當年武林中，不論什麼人遇上紅白喜事，都必須在排席時，將主位空下來。

空下來等待這位天絕叟！

至於這位天絕叟會不會準時赴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不來，這個位置也沒有人敢坐上去。

這幾乎成了當時武林中的一種規矩！

這一規矩一直維持到這位大魔頭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後，才算給取消了。

一身武功已臻化境，在當時才不過五十來歲，還不到六十的天絕叟，怎會突然撒手人寰的呢？

這在當年是一個令人頗費猜疑的謎。

如今這個謎團總算解開了，因為此刻在燭光搖曳下不斷說笑話惹人發笑的這一個怪人不是別人，正是當年一度傳出死訊，使人誤以為早已離開人間的天絕叟聶三公！

無情金劍的年歲已經不能算小了，但在當年，却只不過是個二十剛出頭的小伙子，那時他尚未認識劍王，當然更沒有見過這位天絕叟。

這次他返宮求援，恰逢後者正在宮中作客，經過劍王引見，他才知道這個其貌不揚的老傢伙，原來就是當年武林中風雲一時的天絕老魔。

至於這老魔當年何以要借詐死遁世，除非由這老魔自己說出來，當然誰也不敢多問。

不過，有一件事，總錯不了。

天絕叟就是天絕叟，即使再過三十年，也不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只要有這老魔在場，任何酒席的主席，就不會坐上第二個人；他一開口，別人就得住口，他說笑話，別人就不得不笑！

第九隻酒罈又打開了。

天絕叟喝了口酒笑道：「從前還有這麼個笑話……」

無情金劍暗暗叫苦不迭！

但這位大總管儘管心底叫苦，臉上却不得不及時露出笑容，同時傾身向前，作迫不及待狀；好像他等了一個晚上，就是為了要聽這個笑話一樣。

就在這時候，救星出現了。

一名中年婦人端着一盆紅燒魚，從院外走了進來。客棧裏當然沒有女性伙計，這名中年婦人，也是一個粉頭。因為聽說這女人燒得一手好菜，才被派上了這份臨時差使。

這女人燒的菜果然不錯。

從上第一道菜開始，天絕老魔便一直讚不絕口！

也許就因爲菜燒得太好了的關係吧，誰也沒有留意到，這女人還有着一雙白嫩的手。

現在這雙手被老魔發覺到了。

那女人從進門到將一盆紅燒魚放上桌子，一直都低着頭，就像深怕踩着石子，會打翻了手上的菜盤似的。

但這時地上如果有一顆石子，相信她一定看不到。

在男人面前低着頭走路的女人，隨時不難發現。

但你將永遠不會發現一個低着頭走路的女人，她的目光是眞正落在自己脚前的路面上！

一個女人在男人面前突然低下頭去，她的目光，永遠只會望向兩處地方。

首先是由胸及腿，再到雙脚，察看自己的服飾是否有不妥之處。

然後，便是以眼角去偷偷打量那個使她低下頭去的人！

這是女人看男人的方法。

男人看女人，總以爲佔了便宜，而事實上，恰恰相反。

男人看到的女人，充其量不過是對方一副羞怯怯的嬌態而已；而女人却不難將男人在這一瞬間的饞相，如照鏡子般，一覽無遺。

這一盆紅燒魚，並不是第一道菜；盛魚的瓷盆，也不是什麼名貴的古董。

可是，說也奇怪，當這盆紅燒魚放上桌子時，那女人竟顯出從未有過的小心，幾乎化了以往上菜五倍的時間，才在桌子的中央，爲這盆紅燒魚，找着了一個適當的位置。

她在等待。

因爲她已從「鏡子」中看到了一副「饞相」。

她憑她在風塵中得來的閱歷，料定在上完這盆紅燒魚之後，必然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她等着了。

就在無情金劍正爲這女人手脚笨拙，感到有點不耐煩時，天絕老魔忽然抬起頭來，歪着頸子，瞇眼問道：「這娘兒，你叫什麼名字？」

那女人縮回手，檢衽福了一福道：「回老爺子，賤妾名叫如意。」

天絕老魔指着那盆魚道：「這是不是最後一個菜？」

那女人又福了一福，脆聲說道：「是的。」

天絕老魔點點頭道：「今天辛苦你了，既然這已是最後一個菜，你也用不着再忙，過來這邊坐坐吧！」

老魔腿上的那個粉頭知趣之至，聞言立即站起身來，悄悄退去一旁。

天絕老魔將那個叫如意的粉頭摟入懷中之後，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又向那粉頭問道：「你說你叫什麼？」

「如意。」

「如意？」

「是的，老爺子！」

天絕老魔思索了一下，忽然轉向無情金劍道：「提到如意這兩個字，我可想起來了。最近幾年，江湖上據說出了一個叫如意嫂的女人，這女人究竟生做什麼樣子，你們有人見過沒有？」

無情金劍說道：「是的！這女人艾某人曾經在岳陽見過一次，模樣兒的確是不錯。」

老魔又道：「這女人如今約莫有多大年紀？」

無情金劍道：「關於這女人的年紀，言人人殊。有的說這女人大約二十六七歲左右，也有人說這女人只是保養得法，實際上的年齡，應已三十出頭，究竟何者可靠，艾某人也弄不清楚。」

老魔接着又問道：「那麼，依你的看法呢？」

無情金劍沉吟道：「依艾某人看來，這女人很可能已經三十出頭。不過，如果看這女人的膚色與容貌，却又最多只像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

這位大總管喝了口酒，像是有點難爲情似的又道：「總而言之，說實在的，這女人的確是個惹火的尤物，年齡對這女人並不重要，我敢說即使再過十年八年，這女人一定能照樣顚倒衆生！」

老魔的興趣似乎愈來愈濃，當下緊接着又問道：「如今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女人？」

無情金劍搖搖頭道：「我看聶老別惹這個麻煩。」

老魔不禁一愣，道：「麻煩？什麼麻煩？」

無情金劍道：「古人說女人是禍水，雖然未免有點形容過當，但如果拿來比喻這女人，却是貼切之至。不管是誰，只要遇上這女人，一定非倒大楣不可！」

老魔注目一哦，道：「爲什麼一定要倒楣？」

無情金劍道：「也許無人能說得出這是什麼原因，但事實俱在，這女人硬是沾惹不得！」

老魔一哦道：「你惹過？」

無情金劍面孔一紅，忙道：「聶老說笑話了，艾某人那有這個福份。」

老魔惑然道：「你既然沒跟這女人來往過，那你怎麼知道沾上了這女人一定會倒楣？」

老魔點頭道：「這次聶老在宮中，我們頭兒有沒有告訴聶老，上次天殺星那小子是怎麼給捉住的？」

老魔點頭道：「提是提了一下，不過老夫沒有聽仔細，據說是一個外號叫什麼笑裏藏刀姓勝的傢伙……」

「勝箭？」

老魔點點頭，道：「對了！笑裏藏刀勝箭。」

無情金劍道：「那麼一定是老前輩沒有聽清楚。」

老魔道：「怎麼呢？」

無情金劍道：「事實這個姓勝的只不過是個傀儡罷了，天殺星那小子落網，根本就不是這個傢伙的功勞。」

老魔輕哦一聲，道：「那麼該是誰的功勞？」

「如意嫂！」

老魔呆了一下道：「這女人跟那姓申的小子原來也有仇恨！」

無情金劍微微一笑道：「什麼仇恨？仇恨便是本宮用以緝拿那小子，懸作賞格的一萬兩黃金！」

老魔輕輕噢了一聲，跟着也笑了起來道：「你說那女人沾惹不得，原來就是指這個，那有什麼關係呢？俗語說得好：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貪財好貨，乃人之天性，又豈止這女人一人如此。別說是一萬兩黃金，有人爲了幾十兩銀子，有時還不是照樣殺人？」

老魔笑了一陣，又道：「再說，當今武林中，値一萬兩黃金身價的天殺星，也僅是只有那麼一個。像老朽這麼一把老骨頭，就是當破銅爛鐵賣，恐怕都沒有人要。老實說，沒有機會便罷，只要有機會，這個女人的主意，我是打定了。至於沾上這女人，會有些什麼麻煩，你老弟等着瞧就是了！」

無情金劍深知這老魔好色如命，勸亦無用，當下只得順水推舟，含笑接口道：「既然老前輩對這女人有興趣，等此間事了，晚輩再派幾個人，替您打聽打聽，相信早晚一定不難……」

老魔大樂，搶着擧起酒杯道：「好，好，一言爲定！老朽先敬一杯，算是謝過媒人。」

無情金劍面孔又是一紅，趕緊欠身道：「不敢當，我敬聶老。」

老魔又喝了幾杯，忽然抬頭道：「時間已經不早了，你們派出去的那名劍士，怎麼還沒有回來？」

無情金劍轉過身去，望望院外黑暗的天空，口中說道：「大概也快了……」

這位大總管話還沒有說完，院心中沙的一聲輕響。

接着，便有一人，帶着滿身雪花，匆匆走了進來。

進來的正是那位有智多星之稱的錦衣劍士方知一。

無情金劍迫不及待地問道：「那邊情形怎麼樣？」

智多星方知一卸去風衣，深深噓了口氣道：「不出聶老所料，那邊果然有了準備，只是那個姓申的小子，至今仍然未見露面，在那邊主持大局的，依舊還是那個姓方的傢伙。」

天絕老魔皺眉道：「老夫的意思，是想來個一網打盡，這小子如果老是隱藏不出，倒是一件叫人頭痛的事。」

無情金劍道：「我看如今只有分兩次下手，先打發了楊家莊這邊以方姓漢子爲首的這批傢伙，然後再移師北邙後山，去逮那個姓申的小子。」

天絕老魔搖搖頭，說道：「這不是辦法。」

無情金劍道：「聶老認爲這樣做有何不妥？」

天絕老魔不慌不忙的端起酒來喝了一口，緩緩說道：「你們應該知道，驚天三式不是一種普通武功。這種武功，在過去固然很少有人化解得了，就是在今後的數十年中，相信能化解的人也不會太多。天殺星那小子殺人多少是另外一回事，如就武功而論，那小子決不會比姓方的高明。現在，你們想想吧：如果老夫先收拾了這個姓方的，試問那小子還敢不敢出頭？如果再讓那小子溜了，從此海闊天空，又去那裏找人？」

無情金劍聽得不住點頭。

智多星方知一道：「那麼，依聶老之意，又當如何？」

天絕老魔思索了片刻，道：「老夫有個折衷的辦法。明天，我們仍照原來的計劃趕去楊家莊；不過希望大家不要亂了步驟，在救出魚龍掌宋大俠之前，無論對方如何囂張，大家都得忍耐。」

中年儒士忽然長身離座，抱拳面向老魔深施一揖，感激地說道：「謝謝老前輩恩典！」

老魔擺了擺手，轉向智多星方知一道：「對了，我忘了問你，你剛才過去時有沒有找出魚龍掌宋大俠遭囚禁的處所？」

智多星方知一道：「沒有。除了東西兩廂之外，其他各處晚生都察看過了，就是未能探着宋大俠。依晚生猜想，宋大俠或許已被送去了北邙後山該幫那座天殺總宮也不一定。」

天絕老魔點點頭，說道：「這也沒有關係，無論送去那裏，都是一樣。他們留住宋老兒，無非是想有所要脅，到時候，不管他們開出什麼條件，我們一概答應就是了！」

老魔說至此處，稍稍頓了一下，抬頭掃了衆人一眼，接下去又道：「前面說的，只不過是老夫的一種如意算盤。萬一迫不得已，非動手不可時，也希望大家仍按老夫先前安排，儘量避免混戰，同時儘量等待對方的人先行出場。老夫已經向你們保證過了，對方叫陣的人，功力火候如何，絕對逃不了老夫這一雙眼睛，屆時，你們只須看老夫手指比出來的數目，就按照這個數目，指派排定好的劍士下場，縱然贏不了對方，老夫也担保你們絕對吃不了大虧。」

無情金劍道：「一切自然全憑前輩吩咐。」

天絕老魔喝了一口酒，又道：「大家必須記住，我們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拯救宋大俠。一是誘出姓申的那個小子。在這以前，我們只可虛張聲勢，不可一味力拚，即使吃點小虧，也別忘了隨時見風轉舵！」

無情金劍道：「這個晚輩知道，晚輩已經向他們一再交代過了。」

智多星方知一道：「萬一那個姓方的不知死活，第一個出場向前輩挑戰怎麼辦？」

天絕老魔點點頭道：「這個老夫已放慮到了，只要那厮出場，老夫自有應付之策；連當年驚天三式的創始人天台恨天叟谷玄那老怪物老夫却應付過去了，像明天這種小場面，老夫還沒放在心上，在老夫來說，跟這種毛頭小伙子週旋，不過如同要場猴戲罷了。」

× ×

風雪已停，天空仍然一片灰暗。

猴戲剛剛開鑼。

城隍廟前的廣場上擠滿了人，一半是小孩，一半是大人；小孩當然是爲了看猴戲來的，那麼，這些大人趕來，又是爲了什麼呢？

（未完）

武林蕩寇誌

風流何價恨無邊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虎俠彭文雄編排鷹爪王胡劍南之妹被九尾狐公冶笑非擄去，騙得蛇蝎美人冉嬌嬌跟他往救胡明媛。龍俠龍一雄一路前往登州，探知鬼筆秀才費玉官與窮書生孫天德同在龍泉莊爲莊主鬼算盤韋奇濤賀壽，龍一雄在莊外一處叢林中，靜候至晚，潛入莊中，溜近賓館，施展倒掛金鈎招式向房中探望，未幾見莊丁領來二妓，孫天德偕其中一妓自返房中，費玉官則偕另一妓綠珠同返睡房，費玉官對於韋奇濤的殷勤招待，似感懷疑，綠玉向他安慰，這是韋莊主素來待客之道，反問費玉官是否不慣——

費玉官搖搖頭，笑道：「不。」

綠珠在他身邊坐下，露出迷人的嬌笑道：「他對待您其實並不特別，您何必感到受寵若驚？」

費玉官立刻嗅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頓時心旌搖盪起來，伸手繞上她腰肢，含笑道：「妳沒騙我？」

綠珠一怔道：「騙您甚麼？」

費玉官向她附耳輕聲道：「韋莊主有沒有交給妳甚麼使命？」

綠珠訝然道：「沒有呀！」

費玉官忙道：「小聲一點，被人聽見了不大好。」

綠珠睜大一對水汪汪的眼眸，道：「您認爲，韋莊主要奴家來侍候您是有目的的？」

費玉官道：「不不，妳不要亂想——哦，妳的頭髮好漂亮，妳自己梳的麼？」

他開始摸她的頭髮。

綠珠點首一笑道：「是的，奴家的頭髮總要自己梳才滿意。」

費玉官的手沿頭髮而下，捏捏她的玉頸笑道：「妳的皮膚很白，像玉一般！」

綠珠笑道：「那裏，您誇獎了。」

費玉官道：「眞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妳這樣美麗的姑娘，如果楊貴妃還在世，和妳一比一定會黯然失色！」

他的手已到了她胸前。

綠珠閃開笑道：「您不老實，奴家不來了！」

費玉官一把拉住她，目中噴出火焰般的光芒，道：「不要跑，妳這個丫頭，妳把大爺的慾火勾燒起來啦！」

說着，動手替她寬衣解帶。

綠珠在半推半就之下，身上的衣衫被他一件一件除去，最後只剩下一件貼身褻衣，露出了一身豐滿雪白的嬌軀。

費玉官鼻息粗重起來了。

綠珠忽然掙脫他的手掌，跑出數步笑道：「現在輪到您了！」

費玉官一呆道：「甚麼？」

綠珠掩口嬌笑道：「您也脫嘛！」

費玉官恍然一哦，立刻動手脫自己的衣服，很快就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然後一式餓虎撲羊，向她飛撲過去！

他一下就將綠珠抱個正着，但好像抱着一隻箭豬，突然「啊唷！」叫了一聲，頓時軟倒地上！

綠珠笑了笑，移動一雙修長的玉腿，搖曳生姿的走去床前，慢慢的拿起衣裳一件一件穿上，然後轉到一堵房壁前，舉手在壁上敲了三下。

房壁應聲緩緩上升，現出了一個地道入口！

她再轉回到費玉官身邊，俯身一把抓住他的頭髮，就把他拖入地道裏去了。

× ×

這個時候，孫天德還在他房間的床上，但他已穿好衣服，此刻正拿着一柄鋒利的七首，在弄玉的身上幌來幌去，面帶冷笑道：「妳說是不說？」

弄玉嚇得花容失色。

她全身赤裸，但却直挺挺的躺着不動，敢情不但已被孫天德消遣了去，而且還被點了穴道！

她已毫無抵抗之力，很怕孫天德的七首當眞刺下，顫聲道：「你……你要奴家說甚麼呀？」

孫天德面容一冷，刀尖抵上她酥胸，冷冷道：「我不必殺死妳，但這一刀下去，會使妳再也得不到韋奇濤的寵愛，妳估量估量吧！」

弄玉臉色陣陣蒼白，道：「好吧，我說便了，我們兩人的確是他養的女人，他要我們僞裝妓女來誘惑你們，不過他的目

的在費玉官，不在你。」

孫天德道：「他要妳如何對付我？」

弄玉道：「他對你的留莊不去甚爲懷疑，要我監視你的行動。」

孫天德道：「還有呢？」

弄玉道：「沒有了。」

孫天德道：「綠珠將要如何對付費玉官？」

弄玉道：「她受命出其不意的點費玉官穴道，把他擒入水晶宮。」

孫天德道：「水晶宮在何處？」

弄玉道：「在地下。」

孫天德道：「怎麼叫水晶宮？」

弄玉道：「那是一座很大的地下室，中間造了一個浴池，將湯泉引入其內，而且裏面佈置得十分富麗堂皇，因此他就命名爲水晶宮。」

孫天德道：「妳們一向都是住在水晶宮？」

弄玉道：「是的。」

孫天德道：「除妳和綠珠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弄玉道：「還有香君、喜妹、麗妃、飛鳳、鶯鶯五人，都是女的。」

孫天德道：「怎麼下去？」

弄玉道：「奴家不能告訴你，韋奇濤會殺死奴家的！」

孫天德道：「他不一定會殺妳，但妳現在不說，立刻就要死了！」

弄玉嘆了一口氣道：「奴家告訴你，你帶奴家離開這裏如何？」

孫天德道：「妳想離開韋奇濤？」

弄玉道：「是的，他的嗜好異於常人，簡直不把我們當人看，奴家受够了。」

孫天德沉思有頃，點頭道：「好，我答應帶妳逃離此地，不過我此來是爲了奪取費玉官得到的一個盒子，現在我要進入水晶宮看看，妳帶我下去吧！」

弄玉道：「好的，你先解開奴家的穴道，好讓奴家穿衣服。」

孫天德笑道：「我替妳穿！」

他果然動手替她穿衣，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這也是一種享受，但他不是爲了享受，而是怕她在穴道活開之後，突然出手襲擊自己。

替她穿好了衣裳，他把她扶坐起來，道：「我想這間房子必有進入水晶宮的秘道，在哪裏？」

弄玉道：「你解開奴家的穴道，奴家帶你下去便了。」

孫天德道：「不，由妳指點，我帶妳下去。」

弄玉道：「你還不相信奴家？」

孫天德笑道：「等離開龍泉莊之後，再相信妳不遲！」

弄玉道：「床右那堵房壁即是進入水晶宮的秘道，你在那壁上敲三下，秘道就可出現。」

孫天德取鞋穿上，便向那堵房壁走了過去。

「砰砰砰！」

驀地，有人在房外敲門！

孫天德吃了一驚，脫口問道：「甚麼人？」

「是我！」

孫天德聽不出他是誰，又問道：「你是？」

「小的是敝莊莊丁，奉莊主之命，有話要轉達孫大俠，請開門！」

來人聲音很低，好像怕驚擾了別人似的。

孫天德忖度了一下，便道：「你等一下，馬上就來開門。」

他一步跳回床前，面露威脅之色，向弄玉附耳低語道：「我開門之後，妳若敢喊叫，立刻要妳的命！」

弄玉低聲答道：「奴家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孫天德這才轉身走到門前，將門閂撥開，拉開一縫問道：「有甚麼——噢！是你？」

龍一雄推門而入，輕笑一聲道：「很意外，是吧！」

孫天德退後三步，怔怔的望着他，不勝駭異地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龍一雄返身關好了房門，才含笑答道：「要進入龍泉莊並不難，要進入水晶宮才不容易。」

孫天德道：「剛才莊內喊抓賊，就是你？」

龍一雄搖頭道：「不，那是另一人，他很笨，一入莊就被發現。」

孫天德問道：「他是何人？」

龍一雄道：「我不認識他，他是個禿子，身上穿着一件豹衣。」

孫天德道：「那是金錢豹宋元寶！」

龍一雄心頭微震，輕啊一聲道：「原來是他，我怎麼沒有想到！」

孫天德道：「他也入莊來了？」

龍一雄道：「沒有，他和金剛大師古鼎道長一樣，被鑼聲嚇跑了。」

孫天德眉頭一皺道：「哼，大家的消息眞靈，居然都知道了——你進來沒被人發現？」

龍一雄道：「沒有。」

孫天德道：「你來幹甚麼？」

龍一雄微微一笑道：「孫大俠何必明知故問？」

孫天德道：「那麼，你找我何事？」

龍一雄道：「希望跟你合作，一起進入水晶宮，制服韋奇濤，逼費玉官說出藏放黑盒的地點。」

孫天德道：「取到寶盒之後呢？」

龍一雄道：「咱們再下一盤棋，以決定寶盒誰屬。」

孫天德搖頭道：「你別做夢，區區也再不跟你小子下棋了！」

龍一雄微笑道：「那麼，以別種方式決勝負亦可，總之在下認爲要想奪回寶盒，只有暫時合作才能成功。」

孫天德想了一會，點頭道：「也罷，咱們先聯合起來對付韋奇濤……。」

他一指弄玉，接着笑道：「她是韋奇濤的七美之一，名叫弄玉。」

龍一雄道：「我知道。」

孫天德道：「你一直在偷看我們？」

龍一雄道：「是的，我本想去看費玉官和綠珠的情形，可是他的房間在賓館的中央，無法由外面偷看，只好偷看你們兩位了。」

他莞爾又道：「你艷福不淺！」

孫天德微窘道：「哼，你小子不怕眼

睛失明？」

龍一雄哈哈輕笑道：「廢話少說，費玉官可能已被擒入水晶宮，咱們快下去看看吧！」

孫天德轉去抱起弄玉，走到床右那堵房壁前，問道：「敲哪裏？」

弄玉道：「你面前那一塊。」

孫天德舉手在那壁上敲了三下，果然房壁緩緩上昇，現出了一個地道的入口，他探頭向裏面一望，見是一道向下伸的石級，乃問道：「有沒有埋設機關？」

弄玉道：「沒有。」

孫天德轉對龍一雄道：「我抱着她行動不方便，你當開路先鋒如何？」

龍一雄點頭道：「好。」

舉步越前，走了下去。

秘道中很狹窄，僅可容兩人擦肩而行，但光綫不錯，每隔幾步就有一盞琉璃燈，可以看清一切情景。

龍一雄領頭走下石級，只見眼前橫着一道彎彎的甬道，而對面的甬道壁，全是用大理石堆砌而成的，一眼望去，光滑滑一片，令人看了眼花撩亂。

他在石級下住足，望望左右兩邊的甬道，看不見個人影，當下回頭向弄玉低聲問道：「往哪邊走？」

弄玉道：「一直走。」

龍一雄怔道：「一直走豈不碰壁？」

弄玉道：「水晶宮就在那大理石壁之內。」

龍一雄道：「但門在何處？」

弄玉道：「就在對面，要按下機鈕才能啓開。」

龍一雄於是舉步走過去，只走出五步，就已到大理石壁之前。

弄玉忽然道：「孫大俠！」

孫天德道：「嗯？」

弄玉道：「你肯發誓麼？」

孫天德一楞道：「發甚麼誓？」

弄玉道：「發誓你一定帶奴家逃離龍泉莊，而且收留奴家在你身邊。」

孫天德呆了呆道：「我可以帶妳逃離此地，但爲甚麼要收留妳在身邊？」

弄玉道：「因爲你已經佔有了奴家的身子，要是……要是你不嫌棄，奴家願跟你一輩子。」

孫天德感到頭大，猶豫道：「妳的意思是說，要我娶妳爲妻？」

弄玉道：「你不肯也沒關係，只讓奴家跟着你就是了。」

孫天德道：「這和娶妳爲妻，有何不同？」

弄玉道：「有許多男人都不想娶妻，却喜歡有個女人，奴家就做你的女人，而不必成爲你的妻子，這樣你就不會有精神上的負担了。」

孫天德覺得有意思，啞笑道：「這倒不錯，我的確不喜歡娶妻，只喜歡有個女人。」

弄玉道：「你答應了？」

孫天德道：「好。」

弄玉道：「那麼你發個誓！」

孫天德道：「爲何要發誓？」

弄玉道：「你發誓之後，奴家再告訴你原因。」

孫天德又啞笑一下，道：「好吧，我孫天德若然口是心非，不帶妳逃離此地，和不收留妳在身邊，神靈罰我死無葬身之地。」

弄玉歡然道：「好極了。」

孫天德道：「現在把妳要我發誓的原因說出來吧。」

龍一雄接口道：「你還不明白麼？」

孫天德道：「不明白。」

龍一雄道：「她要你表明心迹，然後才肯帶你進入水晶宮。」

孫天德一笑道：「嘿，女人眞是小心眼！」

弄玉微笑道：「奴家怕受欺騙嘛。」

孫天德道：「好了，快說出進入水晶宮的方法吧！」

弄玉道：「這裏有兩個門可走，一個會驚動韋奇濤，一個門不會，你們喜歡走哪個門？」

孫天德道：「當然是走不會驚動韋奇濤那個門了。」

弄玉道：「那麼，壁下有兩個機鈕，按左邊那一個即可神不知神不覺的進入水晶宮。」

龍一雄立即蹲身找機鈕，果見壁下有兩個黃豆大的機鈕並排在一起，他於是伸出指頭，在左邊那個機鈕上輕按了一下。

只聽「卡！」的一聲輕响，壁上一塊長六尺寬四尺的大理石登時旋轉開來，出現一個秘門！

門內，是一間佈置精美絕倫的臥房。

弄玉道：「進入吧！」

龍一雄低聲問道：「房中無人？」

弄玉道：「是的，這一間是奴家的房子，除奴家之外，不會有旁人。」

龍一雄探頭望望，果見房中無人，這才移步走了進去。

孫天德抱着弄玉隨後跟入，看看房中佈置華麗異常，不禁乾笑道：「妳以後跟着我，可沒有這麼漂亮的房子好住！」

弄玉道：「只要有人眞心喜歡奴家，住破屋廢窰也不妨！」

她接着向龍一雄道：「門左側有機鈕，你按一下門即可自動關上。」

龍一雄依言而爲，房門果然緩緩關上，恢復原狀，幾乎無跡可尋。

房間四面也都是大理石，但並非密不通風，在右壁上均有通風設備，一點也不覺悶熱。

孫天德把她放上牙床，問道：「這就是水晶宮麼？」

弄玉道：「這只是水晶宮的一間房子，另外，還有九間像這樣大的房子，和一間比這大十倍的圓廳，那圓廳，即是水晶宮了。」

孫天德道：「他媽的，韋奇濤建造這座水晶宮一定花了不少銀子。」

弄玉道：「他自稱花了十萬両。」

龍一雄道：「他爲甚麼要躲在這地下享受呢？」

弄玉道：「因爲他不要人知道，他只要人知道他是個大善人。」

龍一雄道：「如何進入圓廳？」

弄玉道：「門在你對面，不過只能悄悄打開一條縫，韋奇濤正在廳上呢！」

孫天德走過去，仔細一看，果見大理石壁下有個門的縫隙，左側還有一個圓形

的銅製門柄，他抓住門柄輕輕一拉，却拉不動。

弄玉道：「先自右轉，再拉開。」

孫天德依言一轉門把，再往後一拉，門果然動了，他悄悄的拉開一條縫，由縫隙窺望出去，立刻見到了弄玉所形容的一切。

門外，果然是一間圓形大廳！

大廳有十丈寬闊，高約三丈，圓形的頂，上面鑲滿金葉，狀如龜殼，其最頂端之處吊着一盞斗大的琉璃燈，四周嵌着九顆明珠，排成一個八卦形，在燈光的照射下，發出耀眼的七彩光芒，照得整個大廳光亮如晝。

而四周的大理石壁上，掛着許多金鑄人像，全是裸體的男女，作出各種美妙的姿態，令人一看之下，就不由得想入非非的！

大廳中間，果然有一個浴池，也是圓形的，池中水氣氤氳，確是從別處引入的湯泉。

此刻，韋奇濤和五個美女正在池中沐浴！

他和那五個美女都光着身子，他赤身裸體自然無甚看頭，但那五個美女却好看至極，但見一個個豐胸纖腰，肌白勝雪，妙相畢露，風光之旖旎，眞是人間無二！

孫天德暗暗吸了一口氣，回對龍一雄傳音說道：「我的乖乖，這老傢伙可眞懂得享受啊！」

龍一雄附上門縫窺覷，也看到了水晶宮的風光，亦不禁大爲激動，傳音答道：「可不是，我要是能够入池去跟她們泡一泡，此生死亦無憾矣！」

孫天德再把門拉開一點點，就看到了另一幕情景，便向龍一雄呶呶嘴，再傳音道：「你看，費玉官正在那裏受罪！」

不錯，費玉官的雙手雙脚被倒綁着，吊在浴池對面的角落上！

他全身一絲不掛，被一根繩子吊在空中，看來十分可笑。

而絲珠正站在他下面，手中拿着一條馬鞭，似乎準備給他一頓好受的。

這時，忽聽那泡在池中的韋奇濤開聲道：「費玉官，你考慮好了沒有？」

費玉官破口大罵：「韋奇濤，你他媽的老混蛋，我根本沒得到那寶盒，你要我怎麼說才肯相信？」

韋奇濤哈哈一笑道：「老夫得到的消息十分可靠，今夜你不供出寶盒藏於何處，只怕……」

費玉官厲聲道：「要砍要割隨你，少廢話！」

韋奇濤笑道：「眞的麼？」

費玉官一字一咬牙道：「大爺若皺一下眉頭，便不是血筆秀才費玉官！」

韋奇濤舉手向絲珠做了個「鞭打」的手勢，說道：「好，老夫就看你有多少耐力！」

絲珠得了指示，立時退後一步，手中馬鞭一揮，捲上了費玉官的身子。

「叭！」

聲音好不响亮，費玉官的身子登時現出一道長長的鞭痕，但他果然沒皺一下眉頭！

絲珠玉手連揮，馬鞭再度捲出。

「叭！叭！叭！」

費玉官還是不吭一聲。

韋奇濤緩緩道：「絲珠，妳在替他搔癢是不是？」

絲珠連忙用力鞭打上去，一口氣打出十多鞭，已打得費玉官全身鞭痕條條暴現，溢出了點點血珠。

誰知費玉官還眞硬朗，咬緊牙關忍受着，既不皺眉，也不嚎叫！

韋奇濤輕描淡寫地道：「絲珠，繼續打吧！」

絲珠的馬鞭繼續抽下，叭叭之聲，有如連球炮的响起來。

一會之後，費玉官已體無完膚，鮮血如雨珠般的滴下！

絲珠忽然歇手道：「老爺，他昏死過去了。」

韋奇濤道：「拿一盆凉水潑他！」

他口中在指揮，雙手則在五個美女身上摸摸捏捏，摸得她們驚叫連連，鷄飛狗跑起來。

絲珠走近池邊，拿了個盆子在一隻水桶裏盛起一盆凉水，轉回費玉官身側，把水潑到他頭臉上去。

費玉官悠悠甦醒過來了。

韋奇濤道：「費玉官，你太傻了，那寶盒雖然可貴，但性命更可貴，你沒有了性命，還會有寶盒麼？」

他頓了一下，接着道：「老夫再說一遍，只要你說出藏放寶盒之處，老夫願把這座龍泉莊送給你，怎麼樣？」

費玉官咬牙切齒道：「你別做夢，我寧死也不交出寶盒！」

韋奇濤哈哈大笑道：「好了，你終於承認有個寶盒了，現在老夫再給你一個考慮的機會，你好好的想一想吧！」

說完，又去「攻擊」那五個美女，跟她們戲成一團。

龍一雄和孫天德看到這裏，互望了一眼，面上均露出幾分尷尬之色，孫天德接着傳音說道：「他奶奶的，韋奇濤這老賊可眞狠！」

龍一雄傳音笑道：「姓費的也眞挺得住，要是我早就屈服求饒啦！」

孫天德含笑傳音道：「你打算怎麼下手？」

龍一雄傳音道：「再等一等看，韋奇濤可能還會用其他酷刑對付他，我不相信他能繼續挺下去。」

孫天德傳音道：「當他供出藏放寶盒的地點之後，咱們便悄悄逃出龍泉莊，趕去拿寶盒？」

龍一雄傳音道：「正是。」

孫天德點點頭，傳音道：「好，咱們再看下去——啊哎！你看韋奇濤在幹甚麼！他奶奶的，這老傢伙眞是個色情狂，好下流！」

龍一雄也看得心房怦怦跳動，傳音道：「難怪弄玉想逃離魔掌，原來這老傢伙的嗜好果然異於常人。」

孫天德傳音道：「哼哼，他大概無能爲力了，所以只好用手來享受……」

龍一雄回頭看一眼躺在牙床的弄玉，再用手碰碰他，傳音問道：「你眞的要帶她走？」

孫天德似乎還拿不定主意，反問道：

「你以為如何？」

龍一雄道：「我不知道，不過假如她對你有眞心，收留她也不錯。」

孫天德道：「可是，她是韋奇濤玩過的女人，區區怎樣穿人家的破鞋？」

龍一雄道：「話不是這麼說，一個人只要心地純潔，別的可以不計較，所謂娶婊為妻，不可娶妻為婊。」

孫天德有些心動地道：「你看她對區區有眞心麼？」

龍一雄點頭道：「我看有的，否則她現在為何不乘機喊叫？」

孫天德覺得有理，道：「好，只要她有眞心，區區就帶她走。」

兩人傳音交談至此，只聽得在池中的韋奇濤又開聲說道：「費玉官，怎麼樣了啊？」

費玉官閉嘴不答。

韋奇濤面容一沉，冷笑道：「老夫的耐心不多，既然你自以為挺得住，老夫再讓你嚐一嚐鹹水的滋味！」

說畢，又向綠珠打了個手勢。

綠珠扔下馬鞭，走到浴池邊，將那隻大桶的涼水倒掉，再倒滿一桶湯水，然後由懷中摸出一包白鹽，倒入湯水中。

她把滲入白鹽的湯水攪勻之後，隨向池中的一個美女說道：「飛鳳，上來幫幫忙！」

那叫「飛鳳」的美女應了一聲，光着身子走出浴池，幫着綠珠把那桶鹽水抬到費玉官的身軀下面。

孫天德傳音叫道：「我的天啊！」

龍一雄傳音答道：「嗯，這個太殘忍了！」

孫天德傳音道：「不，區區是指那個飛鳳姑娘，你看她光着身子在外人面前走來走去，居然毫不臉紅！」

龍一雄微笑道：「她大概很少有穿衣服的機會，習慣成自然了。」

孫天德黏黏嘴唇道：「不過，她倒很標緻，好像一朵出水芙蓉！」

龍一雄道：「看，她們把費玉官放下來了！」

只見那綠珠姑娘將吊着費玉官的那根繩子解鬆，讓費玉官慢慢的滑下，最後整個人就沒入了鹽水裏面。

他全身鞭痕累累，還在滴着血，此刻再被放入鹽水中，其痛不言可知，只聽他撕心裂肺的慘叫了起來，道：「拉我起來！拉我起來！我說便了！」

綠珠立時拉動繩子，再把他昇上空中，笑道：「那就快說吧！」

費玉官如被萬蜂螫身，痛得面上痙攣不止，口中不停的發出痛苦的狼嗥，一時那裏說得出話來？

韋奇濤說道：「綠珠，快給他一盆水吧！」

綠珠應了一聲，拿盆子盛了一盆湯水，往他身上潑下去，笑道：「這樣好過一些了吧？」

湯水冲掉了他身上的鹽水，果然使他的痛苦減少了許多，他嘆了口氣道：「姓韋的，你記着這筆帳就是了！」

韋奇濤獰笑道：「好，老夫隨時等着你來報仇，現在，把藏放寶盒的地點說出來！」

費玉官道：「我不能說，但可以帶你去！」

韋奇濤道：「這是何意？」

費玉官道：「我意思是說，我還不想死！」

韋奇濤道：「老夫不殺你，你只管說好了。」

費玉官道：「不！」

韋奇濤冷冷一笑道：「你帶老夫去，就能不死麼？老夫如要殺你，在取寶盒之後，仍然可以殺你！」

費玉官道：「那至少還有多活幾天，人到了沒有生望的時候，多活幾天也是好的。」

韋奇濤道：「老夫說一不二，說不殺你，就絕對不會殺你，你放心好了。」

費玉官道：「不成，一句話，我可以帶你去，却不敢說出來！」

韋奇濤道：「有多遠？」

費玉官道：「乘車需七八天。」

韋奇濤道：「這太麻煩了，萬一在途中有人出來救你，那可不妙。」

費玉官說道：「沒有人會出手來救我的。」

韋奇濤道：「難說得很，眼下覬覦寶盒者大有人在呢！」

費玉官道：「你悄悄帶我離莊，不會有人知道的，萬一有一兩個人獲悉，憑你姓韋的身手，還怕對付不了麼？」

韋奇濤搖了搖頭說道：「老夫不想冒險，你還是把地點說出，由老夫一人去拿的好。」

費玉官苦笑一聲道：「你若堅持如此，那就無話可說了！」

韋奇濤目光一凝道：「你不說？」

費玉官斷然嘶聲說道：「你還是殺了我吧！」

韋奇濤嘿嘿獰笑，說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你可知道，老夫下一種酷刑是甚麼？」

費玉官一咬牙道：「由你來吧！」

韋奇濤沉喝一聲，道：「綠珠，把牠放出來！」

綠珠笑道：「遵命。」

語畢，轉去一面壁前，伸手在壁上按了一下。

那壁上立刻旋轉開來，現出一扇活門，綠珠走入門內，不久又轉了出來。

一條巨大猙獰的鱷魚，隨着她爬出來了！

龍一雄看得倒抽一口冷氣，驚忖道：「我的媽，他竟然在這水晶宮中養了這麼大一條鱷魚！」

只見綠珠引出鱷魚之後，立刻拾起那條馬鞭，揮起一抖，發出「叭！」的一聲脆響。

鱷魚敢情是受過訓練，登時停止不動了。

韋奇濤笑道：「老夫這隻鱷魚已數日未曾進食，肚子正餓得發慌呢！」

費玉官面色慘白，震駭萬分。

韋奇濤接着又道：「但牠曾受過嚴格訓練，老夫要牠只吃一口，牠絕不敢吃兩口，要牠咬你大腿，牠絕不敢咬你的手——綠珠，表演一下讓他瞧瞧！」

「叭！叭！」

綠珠揮鞭發出兩聲脆響。

那條鱷魚立時在地上打了一滾。

「叭！叭！」

牠又應聲滾了一轉。

「叭！叭！叭！」

這次，牠昂首張開大嘴，作出噬人之狀！

費玉官嚇得魂飛魄散，渾身的每一塊肉都顫抖起來。

韋奇濤哈哈大笑道：「假如你還是堅持不說，現在老夫要下命令了！」

費玉官滿頭大汗。

韋奇濤聲調一沉道：「好，先咬掉他的命根子！」

「叭！叭！叭！叭！」

四聲鞭響之下，那隻鱷魚的頭揚得更高，幾乎伸到了費玉官的下腹之下！

費玉官震駭欲絕，大叫道：「罷了！罷了！我說就是了！快叫牠滾開！」

韋奇濤道：「現在牠還不會咬你，你說吧！」

費玉官道：「我說出之後，你就得立刻放我離開才行。」

韋奇濤道：「不，你可能會胡扯一個地點，騙老夫去空跑一趟，所以要等到老夫取回寶盒之後，才能放你回去。」

費玉官恨聲道：「我藏放寶盒之處，距此甚遠，往返須要半個月，你要把我吊半個月麼？」

韋奇濤笑道：「這倒不會，老夫只打算把你禁錮於一間密室之中。」

費玉官道：「你取回寶盒之後，若食言不放我，你便是狗娘養的，怎麼樣？」

韋奇濤哈哈笑道：「可以！可以！」

費玉官道：「我的寶盒藏放在崇明島千歲松下，你去拿吧！」

韋奇濤注目道：「崇明島老夫知道，但千歲松是甚麼東西？」

費玉官道：「是一株千年古松，凡是住在崇明島上的人都知道那株千歲古松的所在地。」

韋奇濤問道：「你把它埋在千歲松的下面？」

費玉官道：「不，藏在樹洞之中。」

韋奇濤道：「不會被人發現？」

費玉官道：「不會，那地方靠近海邊，四周盡是岩石，人跡罕至。」

韋奇濤道：「你沒有胡扯吧？」

費玉官長嘆一聲道：「我這條命操在你手中，扯謊誆騙又有何用！」

韋奇濤冷笑道：「如果老夫找不着寶盒，老夫會叫鱷魚一天咬你一塊肉。」

費玉官道：「你何時動身？」

韋奇濤道：「等孫天德走了之後。」

龍一雄聽到此處，連忙示意孫天德掩上房門，傳音道：「孫大俠，你快帶弄玉回房！」

孫天德一怔，傳音問道：「還帶她回房幹麼？現在咱們可以走了呀！」

龍一雄傳音道：「不，咱們不要走，留下來救人！」

孫天德詫異道：「甚麼意思？」

龍一雄傳音道：「等下再奉告，現在快先帶她回房，韋奇濤可能要去你的房中查看！」

孫天德雖然滿腹疑惑，也知道他打算留下來救走費玉官必有重大的原因，當下不敢怠慢，轉回床前抱起弄玉，向她附耳低聲道：「寶貝，咱們先回賓館我的房間去。」

弄玉一臉困惑的輕聲問道：「為甚麼？費玉官已供出藏放寶盒的地點，你可以帶奴家走了呀！」

孫天德抱她走到秘門前，伸出手指按動開關的機鈕，一面答道：「我當然會帶妳逃走，但不是現在，原因要等下再告訴妳。」

秘門一開，他立即抱着她奔向對面的地道出口。

龍一雄隨後而出，再按動機鈕讓秘門關上，然後跟着奔入地道石室。

轉眼工夫，三人已回到賓館房內。

龍一雄看看房中，覺得只有床下可以躲一躲，乃向他們兩人說道：「你們快上床去睡，我也要在床下躲一躲，等韋奇濤查看過後，咱們再來說話。」

說畢，鑽入床下去了。

孫天德和弄玉亦知韋奇濤必會前來查看，當即解衣上床躺下，裝佯睡覺。

弄玉滿頭霧水，輕聲問道：「你們為甚麼不立刻帶奴家逃走？」

孫天德低聲道：「他說打算留下來救走費玉官。」

弄玉不解地道：「救他幹麼？」

孫天德道：「我也不知道，不過他一定有重大的原因，等下他會解釋的。」

他輕拍兩下她的肩膀，又道：「妳放心，我一定帶妳逃離此地，不過等下韋奇濤來時，妳可得好好合作，不要露出一點聲色才行，否則……」

弄玉嫣然一笑道：「否則你仍要殺死奴家，對麼？」

孫天德道：「剛才我見到韋奇濤戲弄她們的情形，那的確太下流了，難怪妳想逃走。」

弄玉道：「他過去且且而伐，最近已有力不從心之象，因此……唉，說出來眞羞死人了，總之他實在不是人，跟禽獸無異！」

孫天德忽然碰碰她，輕聲道：「不要說話，可能是他來了。」

一語方畢，果聽得房外响起敲門聲！

孫天德轉身撩開床帳，開聲問道：「哪一位？」

「是我！」

果然是韋奇濤！

孫天德於是下床開門，含笑一揖道：「韋莊主還沒歇息麼？」

韋奇濤探頭望望房內床上，笑答道：「沒有，韋某人剛巡視全莊回來。」

孫天德立刻問道：「韋莊主有沒有發現點子？」

韋奇濤搖頭道：「沒有，準是被鑼聲驚走了。」

他接着一指床上的弄玉，低聲笑問道：「她怎麼樣？不錯吧？」

孫天德笑吟吟道：「不錯，想不到龍泉莊竟有如此佳麗，區區眞是不虛此行，謝謝你啦！」

韋奇濤勉強露出「自然」的笑容，道：「孫大俠若是喜歡她，不妨在此多住幾日。」

孫天德忙道：「不不，區區還有些事情，明天就得告辭了。」

韋奇濤未加挽留，笑道：「那麼，你歇息吧，韋某人不打擾你了，咱們明天再見！」

孫天德拱手道：「好，明天見。」

韋奇濤含笑而去。

孫天德關上房門，凝神諦聽，一直聽到他的步聲出了賓館，才轉到床前，低頭向床下的龍一雄道：「好了，你可以出來了。」

龍一雄鑽出床外，輕笑道：「要是你不介意，咱們三人就在床上說話如何？」

孫天德剛才看了五女戲水的情景，慾火早已復燃，很想再與弄玉綣繾一番，聞言不大樂意，道：「一直坐到天亮？」

龍一雄笑道：「不，等話說完，在下立刻迴避。」

孫天德這才點頭一笑道：「好，但最好不要談太久，因爲我也想歇息了。」

當下，兩人上床坐下，將床帳放了下來。

弄玉倒很大方，只說道：「孫大俠，你可以解開奴家的穴道了吧？」

孫天德道：「不，倒不是區區不信任妳，而是處在這龍潭虎穴之中，區區不能不小心一些。」

他接着轉對龍一雄問道：「你爲何打算救走費玉官？」

龍一雄道：「因爲他說謊，他的寶盒絕不是藏放在崇明島上。」

孫天德一怔道：「你怎知道？」

龍一雄道：「這是在下照他的行程計算出來的，那天他在金陵城外搶去寶盒之後，距今不過十日，如果他把寶盒帶去崇明島，要多費三四天的日子才能來到此地，所以他說寶盒在崇明島必非實話。」

孫天德恍然道：「嗯，他居然還敢說謊，難道不怕那隻鱷魚？」

龍一雄道：「他想騙韋奇濤離莊，然後設法逃走，有半個月的時間，他大概認爲可以設法逃脫。」

孫天德道：「韋奇濤乃是老奸巨猾之輩，對此居然深信不疑……」

龍一雄道：「他認爲費玉官無法逃出龍泉莊，當然深信不疑了。」

孫天德問道：「如今，你打算如何救他？」

龍一雄沒有立刻回答，轉望弄玉道：「弄玉姑娘，在下希望妳的『棄邪歸正』是眞的，要是妳破壞了在下的計劃，即使孫大俠肯饒妳，在下也饒妳不得！」

弄玉道：「奴家沒說要棄邪歸正，只想逃離此地，跟着孫大俠過日子而已！」

龍一雄道：「韋奇濤雖然行爲異於常人，但他富可敵國，而且對妳也不壞，妳爲何想離開他？」

弄玉道：「你以爲我們女人只要嫁個有錢的丈夫就心滿意足了麼？告訴你，韋奇濤又老又醜，從來沒讓奴家滿足過，奴家才不稀罕他的財富！」

她美目一瞟孫天德，咯咯嬌笑道：「奴家只喜歡人，孫大俠不錯，所以奴家喜歡他！」

孫天德大感面上有光，不禁飄飄然道：「多謝妳的誇獎，我孫天德一直得不到女人的垂青，她們都嫌我又窮又髒，不肯嫁給我。」

弄玉道：「你並不窮，至於說髒，奴家認爲心不髒就行了。」

孫天德笑道：「妳倒有些見識！」

弄玉一笑道：「慧眼識英雄嘛！」

龍一雄插口道：「現在言歸正傳，孫大俠既肯要妳，妳就不能三心兩意，當然更不能出賣我們兩人，知道麼？」

弄玉道：「是啦，是啦。」

龍一雄道：「那麼，現在我要說出我的計劃，明天一早，孫大俠你就辭別韋奇濤，假裝離開登州，好讓韋奇濤放心的去崇明島……」

× ×

次日一早，弄玉還在「酣睡」的時候，孫天德已整衣而出，向一個莊丁問道：「你們莊主起來了沒有？」

那莊丁恭聲答道：「還沒有，敝莊主昨夜睡得遲，大概要過一會才起來。」

孫天德道：「老管家呢？」

那莊丁道：「老管家起來了。」

孫天德道：「勞駕去請他來一下，好麼？」

那莊丁應了一聲，拔步而去。

不一會，老管家來了，他笑吟吟的向孫天德拱手道：「孫大俠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

孫天德拱手答禮，說道：「區區有事，打算立刻告辭，聽說莊主還沒有起來，所以……。」

老管家忙道：「孫大俠還沒吃早膳，怎可就走，且等吃過早膳再去不遲。」

孫天德道：「不，區區早上從不吃飯，而且確實有事須得馬上動身，待會莊主醒來的時候，請轉告他一聲，就說區區不克面辭，並感謝他熱忱的招待。」

老管家道：「不不，孫大俠若是眞的要走，待老漢去通報敝莊主一聲便了。」

說畢，匆匆入院通報去了。

又不久，鬼算盤韋奇濤來了，他帶着一臉惺忪睡容走入賓館客廳，開聲道：「孫大俠何以這麼早就要動身，莫非那弄玉待你不好？」

孫天德含笑一揖道：「那裏，她待區區再好也沒有了，但區區確實有事在身，非得趕快告辭不可，下次有機會再來打擾吧！」

韋奇濤問道：「孫大俠，有何事情要辦？」

孫天德道：「區區與某位朋友約好在某地相見，不趕快去就來不及了。」

韋奇濤道：「那麼，吃過早飯再走好了。」

孫天德笑道：「韋莊主不要客氣，區區沒有吃早飯的習慣——噢，對了，待會費玉官醒來時，請轉告他一下，就說區區有事先走了。」

韋奇濤道：「好的，孫大俠何時再來登州玩玩？」

孫天德笑道：「有空就來，此外韋莊主若有需區區効勞之處，可派人通知一聲，區區此次受莊主熱情欵待，理當有以報答。」

韋奇濤哈哈笑道：「孫大俠說這話就太見外了，你這次肯光臨敝處，已是韋某人極大的光榮，從今以後，咱們這個朋友是交定了，何必客氣呢！」

孫天德仰頭哈哈一笑，接着一抱拳道：「那麼，區區告辭了！」

韋奇濤一直送他出莊外，才住足道：「孫大俠以後有空，務請再來敝處走走，敝處別的沒有，河豚却是不缺的。」

孫天德笑道：「一定來！一定來！貴處不僅是河豚好吃，而且，姑娘也挺不錯呢！」

韋奇濤哈哈大笑，抱拳道：「好了，恕不遠送！」

孫天德長揖道：「後會有期！」

語畢，飄然而去。

韋奇濤站着目送他遠去之後，才轉回莊內，面上帶着一絲愉快之色，喃喃自語道：「哼，老夫只道他有所爲而來，敢情只是打秋風的……」

老管家迎了上來問道：「他走了？」

韋奇濤頷首道：「嗯，走了。」

老管家笑道：「如今老爺可以放心去了。」

韋奇濤負手踱向賓館，邊走邊道：「是的，你去替我打點一下，我易容之後就要走了。」

老管家恭應一聲，轉向莊內走去。

韋奇濤忽然又道：「等一下。」

老管家轉回身，問道：「老爺還有何吩咐？」

韋奇濤道：「我不在的時候，你要多小心一些，每夜全莊均不得熄燈，也不得撤除暗哨，發現有夜行人侵入，照老法子鳴鑼喊賊，這樣可嚇退敵人。」

老管家道：「是的。」

韋奇濤道：「還有，我走之前，將封閉水晶宮，任何人均不准進去。」

老管家道：「綠珠她們七人呢？」

韋奇濤道：「她們將在水晶宮看守費玉官，宮中已備有足够的粮食，你不要管她們了。」

老管家道：「是的，老爺是否也關照她們不准走出水晶宮？」

韋奇濤微笑道：「我封閉水晶宮之後，所有出路均已不通，她們想出來也不可能了。」

老管家笑道：「不錯，老奴倒忘了宮中機關的妙用……」

韋奇濤道：「好了，你去吧！」

老管家應是而去。

這時，韋奇濤已走到賓館階前，他舉步走入賓館，來到孫天德過夜的房間，推門走了進去。

「誰呀？」

弄玉在床帳裏面，發出來嬌滴滴的聲音。

韋奇濤上前撩起床帳，笑道：「弄玉，妳該起來了！」

弄玉一見是韋奇濤，連忙坐起道：「哦，是老爺你……」

韋奇濤含笑道：「昨夜妳快活吧？」

弄玉羞澀地道：「老爺不喜歡奴家，所以才要奴家供人玩樂，還說甚麼呢！」

韋奇濤道：「不是這個意思，妳是老夫最疼愛之人，最近看妳鬱鬱不樂，所以才給妳這個換口味的機會，希望妳玩得痛快。」

弄玉恍然道：「奴家只喜歡老爺一人，老爺却毫不嫉妒的把奴家推給別人，這表示老爺已不喜歡奴家了。」

韋奇濤在床緣坐下，拍拍她肩膀笑道：「錯了，老夫是很喜歡妳的，由於最近老夫身子不好，怕妳不開心，因此給妳這個機會，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要妳監視孫天德——昨夜他沒離開這房間吧？」

弄玉說道：「沒有，他現在到那裏去了？」

韋奇濤道：「走了。」

弄玉一呆道：「走了？」

韋奇濤道：「是的，他說與人約好在某地見面，須得立刻趕去。」

弄玉不悅道：「哼，他當眞把奴家當作妓女，要走都不說一聲！」

韋奇濤笑道：「大概他見妳還在睡覺，不忍吵醒妳之故，他昨夜和妳說了些甚麼話？」

弄玉道：「說了很多話，但都無關重要，他一直在吹牛，說他如何如何了不起，哼哼，滿瓶不動半瓶搖，我看他也不過如此，老爺却這麼顧忌他！」

韋奇濤笑道：「不，他的確是個難惹的人物，若論武功，老夫當然不怕他，但他鬼計多端，甚麼花樣都要得出來，因此不能不防他一下。」

弄玉道：「現在可以證明他不是在打您的甚麼主意了吧？」

韋奇濤道：「是的。」

弄玉道：「費玉官呢？」

韋奇濤道：「昨夜綠珠將他擒入水晶宮，已逼他供出藏放寶盒的地點。」

弄玉色喜道：「他藏在何處？」

韋奇濤道：「在五台山上。」

弄玉又問道：「老爺已把他殺了？」

韋奇濤搖頭道：「沒有，在未取得寶盒之前，不能殺死他，老夫把他關禁在第九號密室之中。」

弄玉道：「那寶盒裏面究竟放着甚麼東西？」

韋奇濤微笑道：「等將來再告訴妳好了。」

弄玉道：「老爺何時去取寶盒？」

韋奇濤道：「等下就走。」

弄玉說道：「奴家跟隨老爺一道去如何？」

韋奇濤道：「不，妳和綠珠她們留在水晶宮中看守費玉官。」

弄玉道：「老爺甚麼時候回來？」

韋奇濤道：「最快也要半個月。」

弄玉道：「要是有人入莊刼走費玉官怎麼辦？」

韋奇濤道：「不會，老夫已決定封閉水晶宮，誰也別想進去。」

弄玉愕然道：「封閉水晶宮麼？」

韋奇濤道：「是的。」

弄玉噘唇道：「這樣一來，我們豈非要在水晶宮中，過半個月不見天日的日子了？」

韋奇濤笑道：「正是，不過妳不要傷心，半個月一眨眼就過去了。」

弄玉扭扭身子，說道：「奴家不要下去，要在水晶宮呆半個月，那不悶殺人才怪！」

韋奇濤道：「忍耐一下吧，等老夫取

得寶盒回來之後，妳要甚麼東西，老夫一定買給妳！」

弄玉道：「奴家甚麼都不要，只不想在水晶宮呆住半個月——老爺，您讓奴家住在這莊上吧！」

韋奇濤皺眉道：「妳不想跟綠珠她們在一起了？」

弄玉道：「不，奴家在水晶宮已住了一年多，往常有老爺在還好，如今老爺一走，奴家實在呆不下去，所以希望住在這莊上透透空氣。」

韋奇濤道：「妳不下去，等老夫封閉水晶宮之後，再想下去就得等上半個月之久呢！」

弄玉道：「不要緊。」

韋奇濤注目打量她，忽然微微一笑道：「妳是不是打算乘老夫不在時，離開老夫？」

弄玉道：「奴家絕無此意，老爺若怕奴家變心，就把奴家關禁在莊上也好！」

韋奇濤道：「被關禁在莊上，會比住在水晶宮舒服不成？」

弄玉說道：「是的，奴家實在不喜歡過那不見天日的日子，老爺，您發發慈悲吧！」

韋奇濤沉吟有頃，道：「如果妳眞不喜歡住在水晶宮中，老夫倒可叫綠珠上來陪妳……」

弄玉道：「不要叫綠珠，叫麗妃好了，奴家和麗妃比較談得來。」

韋奇濤點點頭道：「也好，老夫去問她肯不肯上來陪伴妳。」

說到這裏，站了起來。

弄玉道：「要是麗妃願意，就叫她把奴家的衣物一起帶上來。」

韋奇濤輕唔一聲，走去床右房壁前，敲開秘門，走了下去。

秘門在他走入地道之後，隨即緩緩下降，恢復原狀。

弄玉推測他已進入水晶宮時，才探首到床下，輕聲道：「龍俠，他說要封閉水晶宮，這可不妙呢！」

原來，龍一雄還躲藏在床下，他已把她和韋奇濤的談話聽清楚，這時他向外爬出一兩尺，輕聲問道：「所謂封閉水晶宮，是怎麼個情形？」

弄玉道：「進出水晶宮的各處秘道均由總開關控制，他只要把總開關關閉死，外面的人就進不去，裏面的人也出不來。」

龍一雄道：「總開關設在何處？」

弄玉道：「不知道，除了他本人之外，只怕沒有第二人知道。」

龍一雄道：「妳爲何要求他讓妳住在莊上？」

弄玉道：「因爲他說要封閉水晶宮，奴家不得不提出這個要求，否則就無法協助你們了。」

龍一雄道：「他對妳這個要求不會起疑麼？」

弄玉道：「希望不會。」

龍一雄道：「妳有沒有辦法查出總開關設在何處？」

弄玉道：「沒辦法，他在動手封閉水晶宮之前，絕不容許有人在他身邊的。」

龍一雄道：「剛才他騙了妳，妳知道麼？」

弄玉道：「騙我甚麼？」

龍一雄道：「妳問他費玉官的寶盒藏在何處，他答稱五台山。」

弄玉道：「其實不是在五台山？」

龍一雄道：「嗯！」

弄玉幽幽一嘆道：「所以，由這一點看，就可知道他沒有把奴家當作自己人看待！」

龍一雄道：「他一定有幾個心腹，妳知道是誰麼？」

弄玉道：「他有七個侍衛，是他以前的老部下，不過他最器重的是老管家應忠仁，凡有重要的事情，都交代應忠仁去處理。」

龍一雄道：「那麼，他可能知道總開關設在何處。」

弄玉道：「也許，但應忠仁沒練過武功呢。」

龍一雄道：「有時候，信任一個沒有武功的人比信任一個練過武功的人更靠得住。」

弄玉道：「他答應叫麗妃上來陪伴奴家，等他離莊之後，奴家可以把一切告訴麗妃麼？」

龍一雄道：「千萬不可，他對妳的要求可能有些懷疑，而會指示麗妃監視妳的行動，妳千萬不要告訴她。」

弄玉道：「可是，有她在身邊，奴家如何協助你們？又如何逃出龍泉莊？」

龍一雄道：「等今夜孫大俠來了，在下再跟他研究一個對付之策，妳暫時不動聲色好了。」

弄玉道：「好的，你肚子餓不餓？」

龍一雄道：「有一點，但不要緊，等韋奇濤走了後，妳再伺機拿些食物給我便了。」

弄玉道：「他可能快上來了，你快躲進去吧。」

龍一雄點點頭，又縮回床下後面躲藏起來。

果然，片刻之後，秘門緩緩上升，韋奇濤和七美之一的麗妃走上來了。

弄玉下床笑問道：「麗妃，妳有沒有把我的衣服帶上來？」

麗妃一提手上的一隻包袱，笑道：「哪，這不是！」

弄玉含笑道：「謝謝妳啦！」

麗妃抿嘴一笑道：「自己姐妹，還客氣甚麼嘛！」

韋奇濤笑道：「弄玉，現在妳高興了吧？」

弄玉一福道：「是，謝謝老爺！」

韋奇濤道：「妳們兩人就住在這賓館內，沒事可在莊內走走，但不許出莊，知道麼？」

弄玉柔順地道：「知道了。」

韋奇濤道：「老夫不在的時候，妳們要甚麼，只管吩咐老管家去辦，等下老夫會關照老管家的。」

弄玉道：「是，老爺要走了麼？」

韋奇濤道：「老夫要回房易容，然後由莊後出去，妳們不必來送。」

麗妃上前親了他一下，道：「老爺路上多保重，快去快回。」

韋奇濤哈哈大笑，道：「當然，當然！妳們這些丫頭最是難耐寂寞，老夫若不

趕快回來，只怕妳們都要紅杏出牆了！」

弄玉也上前獻慇懃，摸摸他的面頰，揪揪他的鬍鬚，笑道：「老爺放心，我們心中只有您一人！」

韋奇濤大笑而去。

× ×

麗妃關上了房門，轉身笑望弄玉片刻，問道：「昨夜妳就在這房中，侍候孫天德？」

弄玉美臉微暈，點頭道：「正是。」

麗妃道：「味道如何？」

弄玉嬌嗔的瞪她一眼道：「妳問這幹麼，不害臊！」

麗妃笑道：「現在老爺不在，告訴我何妨？」

弄玉道：「才不告訴妳！」

麗妃道：「妳不告訴我，我不陪伴妳了。」

說着，轉身欲去。

弄玉伸手拉住她，笑道：「好好，我告訴妳便了。」

於是，附上她的耳朵，把夜裏的情形描述一番。

麗妃聽得驚訝羨慕不置，問道：「眞的麼？」

弄玉吃吃脆笑道：「咱們兩人一向最要好，我騙妳幹麼！」

麗妃不勝嚮往地說道：「妳的運氣眞好！」

弄玉搖首笑道：「不好！」

麗妃一怔道：「不好？」

弄玉道：「正是，他毫不憐惜的把我送給別人取樂，這表示他已不喜歡我了。其次，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經此一來，以後再跟他相處就毫無樂趣可言了。」

麗妃嬌笑一聲，道：「這話倒是不錯，飲過一次醇酒，再回頭喝淡水，確是味如嚼蠟了！」

弄玉道：「所以我說不好。」

麗妃道：「但我還是羨慕妳。」

弄玉道：「以後有機會，我請他指派你就是了。」

麗妃掩口一笑，接着轉換話題問道：「妳爲何要求他留在莊上？」

弄玉道：「怕妳們笑我嘛！」

麗妃一哼道：「不要瞞我，妳不願回水晶宮，一定有別的原因！」

弄玉道：「還有一個原因是：他要離莊半月之久，而且要封閉水晶宮，這樣一來，我們就得像死人一般被埋在地下，萬一他在外面出了事不能回來，我們就得死在那裏面。」

麗妃面露恍悟之色道：「原來如此，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萬一他死在外頭，我們就別想逃出水晶宮了。」

弄玉道：「他原要綠珠上來陪我，我說跟妳比較談得來，要他讓妳上來。」

麗妃欣然道：「要是他果眞回不來，那等於是妳救了我一命。」

弄玉笑道：「那時妳可得感謝我。」

麗妃移步靠上窗戶，向外望了望，再回頭對她低聲道：「弄玉，我心裏有個打算，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訴妳？」

弄玉道：「甚麼事？」

麗妃拉她在床緣坐下，說道：「妳知道，我對水晶宮那種日子也煩透了，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擺脫他的手掌，咱們等他走了後，找機會一起逃走如何？」

弄玉搖首道：「不行！」

麗妃道：「爲甚麼？」

弄玉道：「人都要講一點義氣，他雖然已經衰老無力，但他一向對咱們不錯，咱們豈可棄他而去。」

麗妃道：「可是，咱們也得替自己想一想，咱們還年紀輕，總不能跟他一輩子呀！」

弄玉堅決地道：「我不贊成離開他，要走，等他死了再走不遲。」

麗妃道：「他可能再活一二十年，而一二十年後，咱們已人老珠黃，誰還肯要咱們？」

弄玉搖搖頭道：「無論如何，我不贊成離開他！」

麗妃見她態度堅決，不禁怏怏然道：「好，不要就不要，妳可不要後悔……」

她站立起來，道：「不知他是否已將水晶宮封閉了？」

弄玉道：「敲敲秘門就知道。」

麗妃走去床右，舉手在壁上敲了三下，見秘門未啓開，便道：「果然封閉。」

弄玉道：「他大概快要走了。」

麗妃道：「我去瞧瞧。」

語畢，開門而去。

弄玉跟到房外，看着她出了賓館，立刻轉回房中，彎身向床下的龍一雄道：「快出來，奴家帶你去隔房藏匿，在這裏不行了。」

龍一雄亦知自己不能一直藏身床下，當即爬了出來，笑笑道：「她眞的跟妳很好麼？」

弄玉道：「比較談得來而已。」

龍一雄微笑道：「妳很聰明，沒有同意要和她一起逃走。」

弄玉道：「她是受韋奇濤的指示在試探奴家，此刻，她大概要向韋奇濤報告去了。」

龍一雄道：「韋奇濤一聽妳不同意逃走，對妳的懷疑便會消除。」

弄玉點點頭道：「你快跟奴家來！」

她走到房門口，探頭向外望望，見館內無人，便向龍一雄招招手，疾步向隔房走去。

龍一雄出房跟過去。

弄玉來到隔壁房外，伸手推開房門，低聲道：「快進去，你躲在這房間，大概不會被發現，一有機會，奴家就送食物給你。」

龍一雄閃身進入房中，一看房中的佈置簡陋，知是一間不常使用的空房，當下一彎身，鑽入床下躲藏起來。

弄玉關上門，轉回房中，開始梳洗打扮，舉止表現得十分鎭靜。

不久，麗妃回來了。

她笑着道：「他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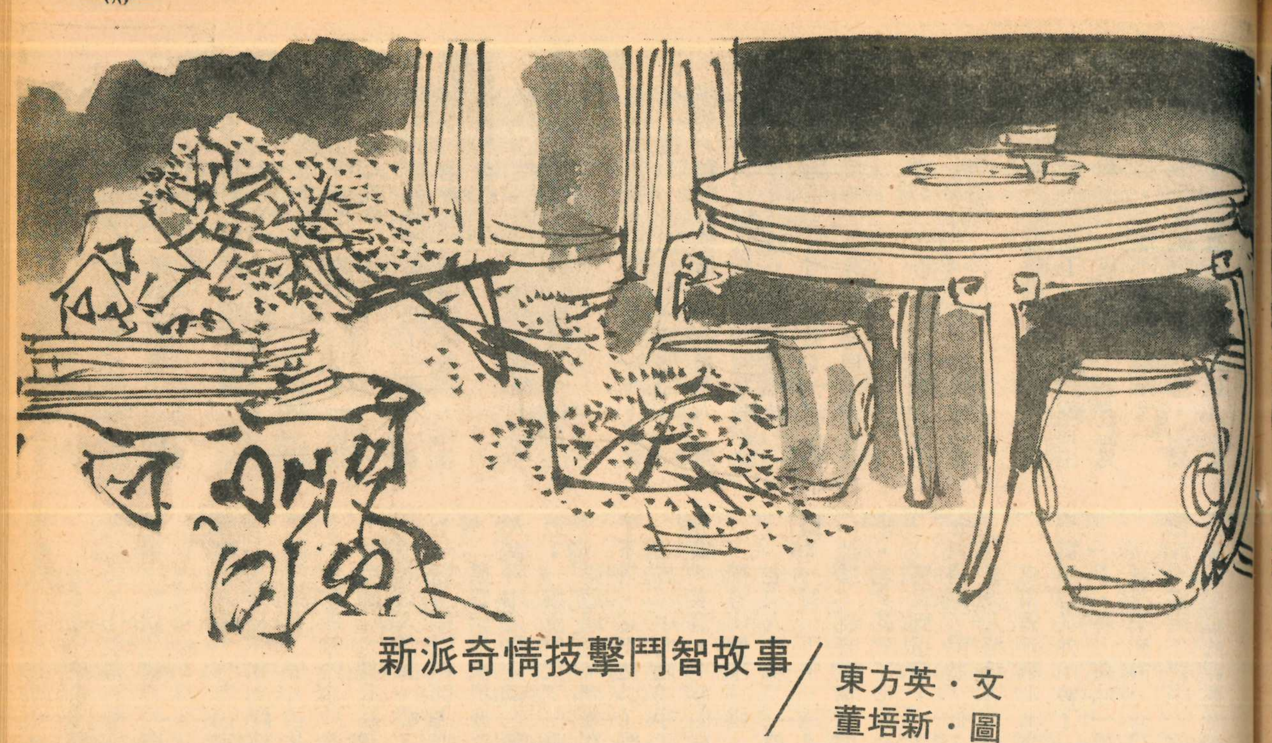
弄玉問道：「他易容了沒有？」

麗妃說道：「有的，他化裝作商賈模樣。」

弄玉道：「希望他能順利拿到那個寶盒。」

麗妃道：「他沒有告訴妳那寶盒盛着甚麼東西？」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往追踪九指神偷莫木森，送了他一粒玉露丸，療好他的毒傷，折返莫木森住處，驀遇七名江湖人，向周震川下毒，周震川將計就計，任從他們把假墨玉耳墜子取去，然後周震川往取回真的墨玉耳墜返回遵義，晚上皇甫秀華回來，說出已見過施老太，事情進行已有眉目，翌日，施府派人來請，施老太義女梁慧娟揭破皇甫秀華女扮男裝，責問她所爲何來，皇甫秀華將有人嫁禍丐帮之事向施存中說出，然後續爲施老太醫病，不到半盞茶時間，施老太的苦痛已霍然而癒——

夜探府尹衙　揭破神偷秘

老夫人自已高興不說，施存中對皇甫秀華的話也開始認眞的攷慮起來。

老夫人把梁慧娟叫進來，吩咐下去，就在後堂中擺下酒宴，爲皇甫秀華酬情。

梁慧娟倒弄個莫明其妙，好不納悶。

施存中不便久留，敬了皇甫秀華三杯酒，先自告退出去，自去理公。

老夫人今天實在高興，無病一身輕，又有了「小牛」的消息，席間當着梁慧娟的面，就問皇甫秀華道：「皇甫姑娘，你見過『小牛』其人吧？」

皇甫秀華微微含笑道：「當然見過，要不小女子怎能道出他的名字。」

老夫人輕輕一嘆道：「他能把他自已的乳名告訴你，想必你也知道老身和他的關係了。」

皇甫秀華道：「他老人家什麼都沒瞞小女子。」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你平時叫他什麼？」

皇甫秀華道：「小女子叫他老人家一聲『世伯』！」

老夫人欣然一笑道：「那你就該稱老身爲伯母了！」

皇甫秀華忸怩而笑，道：「這個小女子怎敢！」

老夫人笑道：「有什麼敢不敢，老身十幾年前，還不是個窮老婆子。」

皇甫秀華鬼靈精，看出老夫人話鋒一轉，先和她套關係，顯然是怕自已胡言亂語搪塞她，當下笑了一笑，也就不再拒辭，起座一禮，叫了一聲：「伯母！」

一旁只看得梁慧娟莫明其妙，忍不住問道：「乾娘，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老夫人笑道：「皇甫姑娘，帶來你義父的消息了。」

梁慧娟望着皇甫秀華冷笑一聲，道：「你胡說八道些什麼，騙得老夫人相信你。」

她說過皇甫秀華之後，回轉頭向老夫人帶笑道：「乾媽，你老只怕還不知道，這位皇甫姑娘就是丐帮派來的人，對你老人家只怕沒安着好心。」

老夫人一笑道：「過去我們實在誤會丐帮了……」

梁慧娟一怔道：「誤會了丐帮，難道你老人家身受之痛還不足以證丐帮的惡行？」

老夫人道：「據皇甫姑娘說，那是有人暗中陰謀陷害丐帮之故。」

梁慧娟固持的道：「乾娘，你不知道，跑江湖混飯吃的人，生來一張能言善道的嘴，你老人家不要上了她的當才好。」

老夫人笑了一笑，道：「娟兒，你不知道，剛才皇甫姑娘已經用事實證明了她說的話。」

梁慧娟道：「什麼事實？」

老夫人道：「她已把老身一身惡病完全醫好了！」

梁慧娟臉上神色微微一動，迅快的掠過一道奇怪的表情，從這道表情上，顯見她這時的心情至爲震撼。

皇甫秀華看在眼裡，忍在心裡，只望着她微微一笑，沒多說什麽。

梁慧娟忽然從身上摸出一張紙條，送到老夫人手中道：「乾媽，我也有一樣東西，請你老人家看一看。」

老夫人接過那張紙條瞄了一眼，一搖頭笑道：「老身那裡看得淸這些字，你乾脆唸給老身聽吧！」

梁慧娟接過老夫人退回的紙條，順手又交給皇甫秀華，冷笑一聲道：「你自己看吧！」

皇甫秀華接過紙條，看了一下，淡淡的一笑，道：「這正是離間挑撥之言。」

接着，輕輕的唸道：「皇甫某人，實係女扮男裝之江湖人妖，乃丐幫重金請來，對老夫人有所不利，愼防中計受愚。」

老夫人聽了，呵呵一笑道：「這些話不可信，相反的，老身這身惡疾却是完全好了。」

梁慧娟道：「你老人家不知道，在江湖中這叫『拋磚引玉』，接着就要叫你老人家上當了。」

老夫人顯然被梁慧娟說得有些猶豫起來，慈眉不展的沉思了一陣，忽然凝目注視着皇甫秀華道：「皇甫姑娘，老身想見見你那施世伯，你能不能把他請來？」

皇甫秀華很瞭然老夫人的心意，如果她口中的施世伯，眞是她的夢裡良人，自是無話可說，否則，一切就明如觀火了。

這本來只要皇甫秀華微微一點頭，便成定局，但皇甫秀華心中忽然動了一下，覺得不宜就此輕率答應下來，於是故意沉吟了一下，道：「這……小侄回去先請示過他老人家，再作決定好不好？」

老夫人很有決斷地一搖頭道：「時間就訂在明天下午，老身……。」

梁慧娟忽然截口道：「乾娘，這件事，要不要叫大哥進來商量商量？」

老夫人話聲一頓，微一攷慮，點頭道：「好，你現在就去把你大哥叫來。」

梁慧娟很快把施存中請了進來，老夫人說明約見他父親的事，施存中連連點頭道：「娘說明天下午就明天下午吧。」

梁慧娟想不到施存中毫不攷慮就答應了下來，忍不住叫了聲，道：「大哥……」

施存中向她搖手示意，道：「娟妹，有很多事情，不能盡往壞處想。」

梁慧娟愕了一愕，不言不語了。

老夫人吁嘆了一聲，接着向皇甫秀華道：「明天下午，老身前往城外『慈雲寺』進香，到時候請你們準時前來，日落過後，老身就死了這條心了。」

話說到這樣，已是擲地有聲，皇甫秀華只得點了點頭，道：「小侄遵命！」

老夫人揮手道：「有勞賢侄了！」

皇甫秀華辭別出來，回到寓所，正好周震川也從外面轉了一轉回來，兩人商量了一下，馬上要耿一民去請老花子施雷。

老花子施雷一進門就道：「賢侄女，你昨天還說不要老夫過來，爲什麼今天又火燒眉毛似的非要老夫馬上過來不可？」

皇甫秀華苦笑道：「事情發展得太意外了，誰又想得到。」接着，把剛才在知府衙門內宅發生的事情，一一告訴了老花子施雷。

老花子施雷雖是年已六十開外的人，聞言之下，還是禁不住心情激動的道：「她……她……眞沒有怪老夫麼？」

皇甫秀華有意調侃他，一笑道：「她老人家約你見面，不一定是寬恕了你，說不定是要狠狠的教訓你老人家一頓！」

老花子施雷哈哈一笑道：「她就是要教訓我老花子，我老花子也只得受了，誰叫我老花子當年不該拋下他們母子。」

老花子施雷早就想暗中去求老夫寬恕，只因身爲一幫之主，不得不有很多顧慮，現在皇甫秀華在很短時間下，先就達到了他的初願，心中高興得什麼也不顧了。

皇甫秀華秀眉微微一挑，潑了老花子一盆冷水，道：「花子伯伯，你別高興得太早，其中只怕大有文章呢。」

老花子施雷被她說得一怔，發了半天愕，大叫一聲，道：「你的意思是說，我那老伴約我相見，會存心不良？」

皇甫秀華連連搖頭道：「老夫人對你老是一往情深，歷久如新，怕只怕別人利用這機會，又興風作浪。」

老花子施雷雙眉一皺道：「明天的事除了你們當場四人之外，還有誰知道？」

皇甫秀華愼重地道：「這很難說，就小侄當時的感覺，令郞和那梁慧娟都顯得有失常態。」

老花子施雷猛然一震，發出一聲慘笑，道：「你的意思是說，老夫那做了官的兒子，不想認我這老子？」

叫聲一落，老花子施雷竟似洩了氣的皮球，陡然變得垂頭喪氣，無精打采。

皇甫秀華又搖頭又搖手的連忙道：「小侄的話，並不是你想的這個意思，只不過覺得他們可疑而已，可疑的因素很多，我們不能就此臆斷。」

老花子施雷的思想，這時似是鑽進了牛角尖，對皇甫秀華的解釋，一時之間，那裏聽得進耳，只是長吁短嘆不已。

周震川望了老花子施雷一眼，心知老花子施雷這種念頭的形成，非一朝一夕，要想一二句話，就解開他的鬱結，顯非易事，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有效辦法，就是用旁敲側擊之法，使他慢慢轉變。

周震川劍眉微微一皺，道：「秀妹，你發現他們有些什麼可疑之處？」

皇甫秀華與周震川已是心意相通，聞言之下，會心的一點頭道：「首先，我們先說那梁慧娟吧，她爲人長得很是清秀，一身武功，也有一流身手，爲人很是精明幹練，深得老夫人歡心……這且不說，但她體形上有二大特異之處，却很是値得人注意。」

話聲忽然一頓，不說下去了，一雙秀目暗暗望了老花子施雷一眼，只見老花子形同未覺，一點反應也沒有。

周震川語含內勁，鏘然震耳的道：「她有那二大特異之處？」

老花子施雷被周震川的聲音驚震了一下，轉頭望了他們一眼，雖然沒有答話，顯見他的心意開始被分散了。

皇甫秀華暗暗一點頭，又道：「她身

裁不大高，但兩肩約較常人寬出一寸以上，還有她脚上穿的那雙鞋子，鞋頭也較常人寬得多，你不覺得奇怪麼？」

周震川一笑道：「秀妹，你算得上心細如髮，觀察入微，但一個人的體型長像，有什麼可疑的？」

皇甫秀華微微一笑，道：「川哥哥，你多想一想，再說話好不好。」

周震川眉頭一蹙，果眞又沉思起來，想了一陣，忽然一拍大腿道：「是了，她一定是男扮女裝……。」

皇甫秀華笑道：「我看，你是只記得男扮女裝！不，她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女孩子。」

老花子施雷忽然插嘴說道：「肩寬脚大，這是苗疆婦女的特徵，莫非她是一個苗子。」

皇甫秀華與周震川暗中相視一笑，老花子施雷果然被他們的談話吸引了過來。

皇甫秀華有力的一點頭，道：「對，我看她就是一個苗子。」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話聲一沉又道：「同時，老夫人身上所中的毒，更是苗彊的一種『三花露』，因此兩相一照，那梁慧娟的來歷，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她的話，說得很含蓄，沒有直指梁慧娟就是下毒的兇手，目的就是要移轉老花子施雷更大的注意力。

老花子施雷怒目猛張，道：「還用說，一定是她搗的鬼！」

周震川把話題一轉，接着又問道：「秀妹，你懷疑施知府，那又是怎樣的一回事？」

皇甫秀華道：「小妹一連暗中觀察了施知府二天，他爲人持重穩健，有胆有識，是一個言行兼顧的好官，但今天他的表現，却就顯得有點輕率了。」

周震川道：「此話怎講？」

皇甫秀華道：「有很多他該懷疑我的地方，但他都沒懷疑我，我認爲他該愼重攷慮的地方，他却一點頭就答應了，這不是他爲人處事的一貫作風，所以我也覺得他可疑。」

周震川道：「他聽到了父親的消息，自然高興，人一高興，遇事就通達了，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爲奇。」

皇甫秀華搖頭道：「他這種情形，不能說是通達，可能說是改常，一個人改常，背後必有重大原因。」

周震川哈哈大笑，道：「秀妹，我看可能是犯了聰明過度的毛病。」

老花子施雷接口道：「周少俠，秀華的話，相當有道理，老夫也覺得他甚是可疑。」

周震川這才一笑而罷，道：「那麼你準備怎樣辦？」

皇甫秀華道：「我想今晚再摸一摸他們，再想對策，花子伯伯，你看怎樣？」

老花子施雷道：「我老花子唯一的意見，就是希望明天不要動用敝幫弟子，其他的任憑兩位决定就是。」

皇甫秀華看了一看天色道：「時間已近黃昏，吩咐下去，送上酒菜，三人邊吃邊談，不知不覺，已經拉下了夜幕。

皇甫秀華與周震川都是絕頂身手，藝高人胆大，不待更深夜靜，送走老花子施雷之後，兩人立即在燈火輝煌之下，奔向了知府衙門。

知府衙門分內外兩部份，前面一部份，是知府大人治公之處，後面一部份才是知府大人內眷所居住的內宅。

兩人到得知府衙門，皇甫秀華女子之身，先奔向了內宅，周震川則奔向了知府大人處理公務的地方簽押房。

施知府實在是一個愛民勤政的好官，在這時候，他竟然仍未回轉內宅，在簽押房內連夜理公。

周震川藏在暗處中守了一陣，只覺施知府一心一意在處理公牘，目不旁騖，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看這情形，別想在他身上打什麼注意了。

但周震川並不就此罷手，依然耐心的守了下去，又過了一陣，只聽施知府輕輕喝了一聲，道：「是什麼人在輪值？」

「是小的唐維臣！」一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應聲走了進來，躬身回話。

施知府目光依然不離公牘，吩咐道：「你去告訴內宅一聲，本官今日公忙，不回內宅去了。」

唐維臣向着施知府側影行了一禮，退了出去，片刻之後，回來復話道：「夫人有話，請老爺忠君體國之餘，好好珍攝，能早休息就早休息。」

施知府「嗯！」應了一聲，一揮手飭退了唐維臣。

唐維臣退去不久，簽押外忽然傳來梁慧娟的話聲道：「老爺安房憇了沒有？」

唐維臣的聲音，答道：「老爺還在理公。」

梁慧娟道：「現在這裏沒有你的事，你退下去吧。」

唐維臣應了一聲：「是！」接着响起一陣脚步之聲，漸去漸遠。

梁慧娟打發走唐維臣，便向簽押房內走來，她跨步走入房內，這時，施知府已聞聲放下公牘，站了起來，伸了一伸脖子，活動了一下手脚。

梁慧娟走到施知府身前，欠身叫了一聲：「大哥！」但並沒接着馬上說出什麼話。

施知府望了梁慧娟一眼，揮手示意道：「你有什麼話，坐下說吧！」

梁慧娟待施知府坐下之後，在他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了去，說道：「大哥，你已二晚沒回內宅去了，難道公事就這樣忙麼？」

施知府微微一笑，道：「你嫂子是一個賢德婦人，你不要想得太遠。」

梁慧娟笑了一笑，道：「好，我們不談這個，談談明天的事，好不好？」

施知府道：「明天的事，不是已經決定了麼！還有什麼好談的。」

梁慧娟顰了一顰秀眉，把語氣放得非常和緩，道：「大哥，你想過沒有，萬一對方施的是什麼鬼計，弄一個不相干的人，來欺騙乾媽她老人家，那時，可如何是了。」

施知府輕嘆一聲，道：「老人家苦等了幾十年，才等到這消息，大哥我實在不忍掃她老人家的興。」

梁慧娟陪着嘆了一口氣，道：「大哥

是一片純孝之心，小妹理會得到，只是這次的事情，要沒有以前種種，也就無所顧慮，但是過去的事情，丐幫實有重大的嫌疑，在前情未能完全澄清之前，小妹覺得不能就此相信皇甫姑娘片面之言，而把乾娘她老人家，再一次送入險地。」

施知府微微沉思了一下，似是被說得三心兩意的道：「可是我們已經答應了她呀！如何能失信於人。」

梁慧娟道：「當然不能失信於人，但我們可以想別的辦法呀！」

施知府突然站起身來，在房中踱了四步，然後，緩緩的道：「你有什麼辦法，說吧！」

梁慧娟輕輕的喟嘆一聲，道：「照常理來說，小妹這樣從中阻攔，實是不應該，只因乾媽和大哥您，都把我當親骨肉一般看待，小妹又跑過幾天江湖，知道一些江湖鬼域技倆，知而不言，小妹還能算是人麼？小妹……」

施知府笑口截住梁慧娟話頭，道：「娟妹，你的心意誰不知道，這兩年要不是有你替愚兄照料全家，愚兄眞不知如何是好，你嫂嫂體弱多病，愚兄又公務繁忙，老夫人身前一向就多虧你了，你這樣一說，倒叫愚兄汗顏無地，你怎麼樣說，就怎麼樣辦吧！」

梁慧娟欠身一禮，道：「難得大哥如此信任，小妹的意思是……？」話聲忽然一低，說得甚是微細。

周震川微一運神，便是聽得清清楚楚，不由暗中發出一聲冷笑。

梁慧娟與施知府商量了一陣，轉回後堂而去。

施知府回到座上，忽然提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周震川內功深厚，目力銳利，雖是離得很遠，却把施知府寫的條子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心中不由大感驚異，張口瞪目，說不出話來。

周震川的腦子，凝滯了一下，接着，心中又是一動，暗暗忖道：「莫非他就是他？」

此念一生，立時從懷中取出那塊小銀片，察看了一下，這一看，可不是他果然就是九指神偷莫木森裝扮的。

這九指神偷莫木森眞有一套，裝龍像龍，裝鬼像鬼不說，裝出來的施知府，竟然連老夫人都看不出來，怪不得數十年來無往不利，盛名一直不衰。

周震川心中震動之下，當機立決，移動身形，點塵不驚的輕身走了出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却已察出暗中有人掩來，心就猛然一震，轉過頭來，一見來人是周震川，大感意外的一怔。

周震川微微一笑，抱拳道：「老前輩不但易容之術，妙絕人寰，模仿之技，更是唯妙唯肖，令人莫辨眞僞，晚輩十分佩服。」

九指神偷莫木森被周震川一語道身破份，心驚之餘，却不失君子風度，啞然一笑，坦然承認，道：「少俠天人，老朽心服口服，從今而後，江湖上算是再沒有九指神偷這一號了，我莫某人願意永遠追隨少俠，以供奔走，請少俠恩准收錄。」說着，人也隨之拜了下去。

敢情，老偷兒早就打好了主意，暗暗發誓，只要周震川這次再能找到他，他便從此收山，把所有餘生交給周震川，以報贈藥之恩。

周震川哈哈一笑，扶起九指神偷莫木森，道：「老前輩請起來，我們並沒有賭什麼，因此，誰對誰都不欠什麼，如果老前輩因爲晚輩找到了你，願意下交，晚輩是榮幸之至，如果照老前輩的話說來，晚輩只有敬謝不敏，不敢心存奢望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皺起眉道：「少俠，老朽是一片誠意，尚祈少俠成全則個。」

周震川面色一凝，鄭重的道：「老前輩，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請老前輩不要勉強，致令晚輩尷尬不安……」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老前輩行道江湖已久，晚輩……。」

九指神偷莫木森雙眉一皺，截口道：「少俠，你也請不要說了，這樣好不好，我們論個忘年之交如何？如果少俠再不點頭，我老偷兒只有從此永世不出了。」

周震川見他如此認眞，只好點頭，道：「小弟恭敬不如從命，莫老哥請受小弟一禮！」

說着話，右手一撩衣襟，就要拜了下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把拉住周震川，道：「老弟使不得，你要一拜，我老偷兒就不能和你兄弟相稱了。」

周震川知道九指神偷莫木森乃是血性中人，便不堅持，一笑而罷。

兩人相對坐下，周震川劍眉微微一蹙，道：「老哥哥，你何處不可藏身，爲什麼要藏到知府衙門來，而且，竟然把施知府也藏了起來，叫小弟甚是不解。」

九指神偷莫木森嘆息一聲，道：「老哥哥絕沒想到兄弟再能找到我，老哥哥因受你贈藥之德，豈能無報，因查知兄弟與皇甫姑娘受了老花子之托，辦理此事，於是我靈機一動，搖身一變，成了施知府，如此，既可暗助兄弟你們，你也更難找到老哥哥我了……。」

說到這裏，臉上泛起一臉迷惑之色，望着周震川頓了一頓，接道：「兄弟，你又是怎樣看出老哥哥來的？」

周震川微微一笑，取出那塊小銀片，一晃道：「小弟憑的就是這個。」

九指神偷莫木森接過那塊小銀片，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越看越糊塗道：「你憑這個就能找到老哥哥我？」

周震川笑着把小銀片的用途說了出來，聽得九指神偷莫木森搖頭大嘆，道：「原來如此，我老哥哥得安然渡過數十年，那眞是僥倖之極了。」

周震川在他唏吁了一陣，發洩了胸中感慨之後，話鋒一轉，道：「老哥哥，你把施知府弄到那裏去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笑，道：「你放心，他好得很，等一等，我可以帶你去看看他……」

話聲中，頭一轉，只見人影一閃，皇甫秀華已跨步走了進來。

皇甫秀華顯然剛剛來到，並未聽到他們的談話，她是因見周震川與施知府相談正歡，所以現身走了出來，唇角還帶着微笑，向施知府一禮，道：「小女子見過大人。」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而起道：「皇甫姑娘請不要客氣！」他一身施知府的長像，但說的話却變了聲音。

皇甫秀華不由一楞，轉向周震川道：「這，……這是怎樣一回事？」

周震川笑着悄聲說道：「他就是莫老哥……。」

九指神偷莫木森又笑着接口道：「老夫日間帮了姑娘一個大忙，姑娘就不認得老夫了麼？」

皇甫秀華恍然而悟，輕輕一笑，道：「原來是你老前輩，你老前輩這眞會開玩笑。」

九指神偷莫木森指着周震川道：「老朽與震川，現在已是忘年之交，兄弟之稱，皇甫姑娘要再叫我老前輩，是不是有點吃虧。」

皇甫秀華嫣然一笑，道：「那小妹就沾光，也叫您一聲老哥哥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道：「老夫眞想不到，這大的年紀，還會有一位這樣美麗的小妹，將來就是跑斷了這雙老腿，也値得了。」

皇甫秀華靈眸一轉，看來又像有話要問了，九指神偷莫木森搖手道：「有什麼話，等會再說吧，兩位請先出去，候我片刻。」

皇甫秀華還想說什麼，却被周震川拉着出了簽押房，等在知府衙門外面。

皇甫秀華到了外面，忍不住還是問道：「他把施知府怎樣了？」

周震川道：「他要我們等他，就是要帶我們去看施知府！」

九指神偷莫木森做事很是週詳，他特爲租了一座房子安置施知府，並且請了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丫頭侍候。

這還不說，九指神偷莫木森爲了萬全起見，又點了施知府穴道之後還替他易了容，把他扮成一個只會拉，撒，喝，睡的病老頭。

九指神偷莫木森領周震川與皇甫秀華兩人到了地頭，未現身前，又暗中出手點了那老太婆與那小丫頭的睡穴，讓她們去自尋好夢。

剔亮了房中的燈光，九指神偷莫木森與周震川皇甫秀華三人，在施知府床前坐了下來。

皇甫秀華秀眉輕輕一顰，道：「莫老哥哥，你這樣做，對施知府是不是過份了一點？」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道：「小妹，你不知道，這施知府雖然是個很好的好官，可是他不懂江湖鬼域技倆，應付不了當前的情勢，所以我才把他放倒，替他渡過這個難關。」

皇甫秀華一笑，道：「他不懂江湖技倆，難道你還懂得處理公務，他是一個知府，每天的公事，也不能延擱呀！」

九指神偷莫木森嘻嘻笑道：「做好官，我老哥哥不敢吹這牛皮，但要敷衍個十天八天，我老哥哥只憑『推、拖』兩字訣，就游刄有餘了。」

周震川一笑，接口問道：「小弟看你坐在簽押房處理公牘，好像很專心的樣子呀！」

九指神偷莫木森哈哈大笑，道：「處理公務，我在睜着眼睛養神啦！」

這話一出，周震川與皇甫秀華不由皆爲之絕倒。

三人笑了一陣，皇甫秀華首先歛住笑聲，問道：「老哥哥，你和他把話說明過沒有？」

九指神偷莫木森搖頭道：「沒有！」

皇甫秀華先望了周震川一眼，然後目光落在九指神偷莫木森臉上道：「施知府大小總是朝廷命官，小妹覺得，最好還是向他先把話說明，一則尊重他是個好官。再則，以免他想不開，甚至連花子伯伯都誤會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輕「啊！」了一聲，道：「我倒沒有想到這些問題。」

周震川也道：「還有，他對認父一事，我們最好聽聽他的意見，在進行之中，也好彼此兼顧。」

九指神偷莫木森點頭道：「兩位說得有理！」伸手解了施知府穴道。

施知府驀地一震，張目四望了一陣，挺身坐了起來，愕然道：「你們是些什麼人，把本官弄來此地，意欲何爲？」

愕然之下，臉上却無驚悸之色，一副安之若素的泰然神態，令人對他，不敢輕視。

周震川暗暗一點頭，抱拳報了自己三人姓名，道：「小生等三人，與令尊都是至交好友，因此把大人請來，與大人剖切一談。」

施知府見周震川與皇甫秀華兩人長得一表人才，心中暗自忖道：「看他們這份人物，料想也不是什麼壞人了。」念中目光轉動，看到了九指神偷莫木森，却爲九指神偷莫木森的容貌，驚得一震，說不出話來了。

敢情，九指神偷莫木森雖然換了衣服，可是並未恢復自己容顏，還是頂着施知府的面貌，施知府見莫木森和自己面貌完全一樣，再是沉着，也不免愕住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猛然想起來了，伸手取下臉上人皮面具，欠身道：「小民失禮，請大人寬恕。」

施知府心中疑訝不已，暗暗吸了一口氣，鎭住心神，皺了一皺眉頭，道：「各位想必都是江湖奇人了。」

周震川代表回話，欠身道：「草莽之民，放浪形骸之處，尚請大人恕罪。」

施知府好在看不見自己容貌，尚能力持鎭定，穿好衣服，整理了一下容裝，走到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道：「三位都認識家父？」

周震川道：「令尊乃是小生二人父執長輩，與莫老俠乃是道義神交。」

施知府道：「家父爲何不親自前來，探望家母？而要三位替他出面？」

皇甫秀華道：「大人有所不知，令尊暫時有不能出面的苦衷。」

施知府忽然長長的嘆息了一聲，說道：「他老人家可是怕下官與家母，不會認他？……」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面色一正，道：「下官立身朝綱，尊三綱重五倫，豈有自不修德，存此大逆不道之心。」

皇甫秀華道：「小民如把令尊的身份說出來，只怕你知府大人也要作難了。」

施知府道：「請直言道來！」

施知府乃是自有經綸之人，皇甫秀華對他，無需對他說什麼廢話，當下微微一點頭，說道：「大人可知丐帮帮主就是令尊？」

施知府臉色驟變，輕啊了一聲，過了很久，才慢慢壓住激動的心情，道：「此事當眞？」

皇甫秀華道：「依小民等的看法，此事當然不假，大人也可對他暫時存疑，但令堂當不難認出眞假。」

施知府雙眉一皺，道：「家母不能如此輕率造次，隨便與外人相見。」

皇甫秀華秀眉微微一挑道：「依大人之見呢？」她以爲他是故意製造事端，說話的語氣，就不免有點不自然了。

詎料，施知府乃是一個純孝之人，顧慮雖多，却勇於承當，當下微微一笑，道：「下官想親自與他先見上一面。」

這個決定，太使人意外了，幾乎叫人不敢相信，大家怔了一下，然後，周震川忽然叫了一聲，道：「好，小民這就去把他老人家請來。」身形一轉，人踪頓杳。

施知府臉上驚容畢現，向九指神偷與皇甫秀華凝視了片刻，目光一收，便端坐不動，也不知他心中這時想的是什麼？

周震川與老花子施雷來得奇快，老花子施雷還換了一身乾淨衣服，臉上雖然短鬚如戟，但一副黑裏透紅的面色，顯得特別精神奕奕，健壯非凡。

周震川替他們雙方引見的時候，施知府長揖一禮，道：「老丈請恕下官失禮，目前只能以常禮相見。」

老花子施雷雖然來到遵義已有不少時日，總是極力壓制心神，未敢到知府衙門去窺視，所以，這還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兒子。

老花子施雷離家的時候，施存中不過三歲左右，如今施存中已是四十左右的中年人了。

要想從容貌言行上彼此追憶，顯然是不可能之事。

但當他們兩人目光一觸之下，兩人心中都是怦然震動，自有一種感應，產生於彼此之間。

老花子施雷身爲江湖上第一大帮派的帮主，俯視羣倫，平日何等威風顯赫，但這時見了自己的兒子，却成了掩口葫蘆，除了眼珠不停的閃動外，竟是呆住了。

施知府請老花子施雷坐下，微微欠身道：「老丈，下官有數語請教，尚請寬恕唐突之罪。」

老花子施雷慢慢定下心來，恢復了常態，斂了一斂神，道：「請說！」

他是他的父親，可是還沒正式相認，在稱呼上很難得體，唯一的辦法，就是畧而不稱。

施知府乃是有心之人，巨細無遺，盡在觀察之中，當下微微一笑，道：「下官施存中原非本名，乃是啓蒙恩師所賜，不知老丈可知下官本名如何稱謂？又是何人所取？因何而取？」

一連三個問題，看似簡單，如要答得正確，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老花子施雷臉上掠過一道幸福的回憶，歡聲一笑道：「說來該是三十九年前四月十八日的事，那時老夫年少無知，不務正業，整日留連聲色場中，就在那一天，老夫連日豪賭，輸了將近五萬兩銀子，賭到五更時份，忽然時來運轉，一連贏了二十四寶雙紅，不但將五萬兩銀子完全贏回，而且還倒贏了五萬，回到家中，才知那時候正添了一個麟兒，當時老夫一高興之下，就給他取了一個叫『五更』的名字……嘻嘻！嘻嘻！如今想來，那名字取得實在是糟糕極了。」

施知府聽了心中激動不已，表面上却極力保持着平靜，緩緩站起身來，躬身一揖道：「多謝老丈賜教，請先回駕，容當奉覆。」

施知府爲人極是謹愼，他心中雖然認定老花子施雷確然就是他父親，但仍不敢就此相認，他身爲一府之長，立身行事，可鬧不得笑話。

老花子施雷能見到施知府，心中不知有多高興，他身爲丐帮一帮之主，也甚是明瞭施存中的處境，很能體諒的一笑，道：「如此老夫失陪了。」轉身大步出房而去。

施知府望着老花子施雷的背影，雙目之中不由湧出一片淚水，長長的嘆息了一聲。

周震川等人，深知施知府這時正有着無比複雜的心情。因此，大家都未說話，房中落得一片沉寂。

過了一會，施知府忽然舉目望了大家一眼，訕訕的一笑，道：「各位古道熱腸，下官先致謝了。」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注向周震川，接着問道：「下官有一不明之處，尚望周少俠指教。」

周震川欠身道：「不敢，大人有話，但請吩咐。」

施知府道：「適才下官聽各位言中之意，施老丈似是有極大的苦衷，不知下官可得與聞？」

周震川道：「其中苦衷，理當奉告……問題就出在大人與施帮主兩人身份不同之上，……」

施知府雙眉微微一皺，道：「朝廷規定，事難兩全，爲盡孝思，下官可以辭官不作，何難之有。」

皇甫秀華接口道：「大人孝思不匱，視富貴如浮雲，可敬可佩，只是事情的重點並不在大人身上，大人就是辭官不作，也解決不了施帮主的問題。」

施知府微微一怔，道：「此話怎講，下官一時難以明白。」

皇甫秀華道：「事情是這樣，有人想利用這機會，置丐帮於分離破碎的瓦解境地……大人近來，不就中計下命禁止丐帮在遵義府治之內活動麼？」

施知府是一個明白人，丐帮帮主施雷如果是他父親的話，他母親的被害，當然絕不可能是丐帮做的，此理至明，施知府點頭嘆息了一聲，深引以爲愧。

皇甫秀華接着又道：「同時，有人暗中威脅施帮主，要他半年之內，放棄丐帮帮主之位，退出丐帮，否則，便有御史要提參大人欺君之罪。」

官可以不做，但欺君之罪可就承担不起，施知府暗中一凜，失驚的「啊！」了一聲。

皇甫秀華滔滔不絕的接着又道：「施帮主原不惜在半年之內放棄帮主之位，但慮及暗中那人居心叵測，其最終目的，恐非施帮主個人之去留，而是準備打整個丐帮的主意，丐帮弟子遍及天下，如果一旦落入那人套中，則爲禍之烈，難以想像，施帮主有見及此，勢又不能放棄丐帮帮主之位，以免置丐帮弟子於萬刦不復之境，如果不放棄丐帮帮主之位，又恐大人因此獲罪，致遭不測，私情公義，使得施帮主左右非常爲難。」

施知府頓然瞭然於心，點了一點頭，道：「如此說來，這倒是一件頗費周折之事。」

周震川道：「掘禍從根起，只要找出那暗中爲害之人，就好辦了。」

施知府道：「有綫索麼？」

周震川點頭道：「有……就在大人府上！」

施知府愕然道：「就在下官家中？」

九指神偷莫木森接口道：「小民冒瀆大人，借用了大人兩天身份，看出大人那位乾妹妹梁慧娟的身份甚是可疑。」

施知府一眼睜開來，只道自己是被他們剛剛弄來，聞言之下，才知道自己已經離府兩天了，心中暗暗吃驚，不過這時却不便把話題扯開，忍在心中，道：「梁慧娟會有嫌疑，不可能吧？她到我們家中，已經有了三年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江湖上放長綫釣大魚之事，屢見不鮮，潛伏個三年五載，並不爲奇。」

施知府搖了搖頭，說道：「梁慧娟的爲人，下官知之甚深，只怕各位對她是有了誤會。」

皇甫秀華道：「不是誤會，小民有證據。」

施知府一震道：「什麼證據。」

皇甫秀華道：「小民請先問大人，那梁慧娟是如何得拜在老夫人膝下的？」

施知府回憶道：「三年之前，下官奉調前來遵義，途往黑神廟，被一羣强人打刦，適逢梁慧娟經過，救了下官一家老小，家母見她孤身一人，將她收留膝下，認作義女，這三年來，她侍奉家母，極盡孝道，對下官亦常有襄助之功，如說她有嫌疑，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皇甫秀華笑了一笑，道：「大人問過她是什麼地方人？」

施知府一點點頭，說道：「她說，她本來就是本省人，父親梁飛鵬，出身武舉人，歷經戰功，官至守備，駐節兩廣有年，不幸一病而亡，她母親也因悲痛逾恆，棄世而去，於是只落得孤身一人，流落江湖了。」

皇甫秀華道：「小民甚是懷疑她的身世。」

施知府道：「梁守備確有其人，下官與他亦有過數面之緣。」

皇甫秀華道：「梁守備不假，只怕他沒有這個女兒……。」

施知府口中一頓，道：「這個……梁守備的家眷情形，下官倒是不大清楚。」

皇甫秀華道：「小民看她極可能出身苗族……本省南境苗嶺之內，有一種三花苗，善用三花之毒，偏巧老夫人身上，正中三花之毒，由此可見的梁慧娟的嫌疑重大。」

施知府迷惑的道：「家母的毒傷，原是起自……」他暗中認定丐帮帮主老花子施雷，可能眞是他父，因此口中將要說到丐帮二字，忽然頓了下來。

皇甫秀華道：「丐帮那弟子的蛇毒早就好了，如今在令堂身上作祟的乃是苗疆三花奇毒中的『三花露』。」

施知府已經被九指神偷弄出來二天，根本不知道這二天家中發生的事，不免大是驚異，張目奇道：「你……」

皇甫秀華笑了一笑，截口道：「不瞞大人說，令堂的毒傷，已被小民治好。」

施知府「啊！」了一聲，忙又抱拳一揖，道：「如此多謝姑娘了。」

皇甫秀華閃身讓過施知府一禮，道：「大人請不要客氣，小民理當爲老夫人盡心。」

九指神偷莫木森忽然插嘴問道：「如果小民猜得不錯，只怕令正夫人的病，也是近三年來，才有的吧！」

施知府目光一回，射向九指神偷莫木森，雙眉一蹙，道：「你怎樣知道？」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想當然耳，令正夫人要不是體弱多病，尊府的事，那能由梁慧娟一人大權獨攬。」

施知府若有所悟的一震，脫口「啊！」了一聲。

施知府對梁慧娟的信心，開始搖動了，他的信心一開始動搖，不由得把梁慧娟的爲人行事，處處重新作了一番檢討，這一檢討，更是破綻百出，越想越不對頭，當時竟然楞住了。

皇甫秀華喟嘆一聲，道：「人心隔肚皮，知面不知心，大人立身廟堂，不知江湖險惡，這也難怪被她所戲弄，好在發覺得早，尚未釀成大禍，爲時未晚……。」

話聲忽然一頓，語氣一轉，接道：「但不知大人是否也相信得過小民等人？」

施知府見過老花子施雷之後，雖未馬上與老花子施雷相認，那是他爲人的謹愼態度，其實心中已是默認了，因此，對周震川他們已是相信了十之七八，再加周震川與皇甫秀華都是目正心瑩，言談態度自然流露出一種予人可信賴的氣質，這樣更增加了施知府的決心，當下點了一點頭，道：「下官目下是好夢初醒，一切有仗各位多指教。」

皇甫秀華微微一笑，道：「大人既是相信得過小民等人，小民今有一將計就計之策，提請大人裁決。」

接着便說出一番話來，只聽得施知府連連點頭稱善不止。

於是大家便有了一個決定，九指神偷莫木森不用再裝扮施知府了，恢復了施知府的本來面目，仍然請他回去，但爲了怕梁慧娟情急之下傷了施知府，却請九指神偷莫木森取代了施知府身前一位心腹護衞的身份，在暗中保護施知府，一切商議妥善之後，便各自分手自去分頭行事不提。

周震川與皇甫秀華別過施知府與九指神偷莫木森，回到寓所，老花子施雷正在心焦的等着他們，劈頭便問道：「他說了老夫什麼沒有？」

（未完）

神眼游龍

長篇俠情脫俗巨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晉聽從岳秀勸告，一俟四鳳交出殺死王府蘭妃兇手，了結了王府血案之後，立即辭去總捕頭職位，現今全案已屆了結邊緣，楊晉遂往訪應天府文案師爺，將王府血案內情畧予奉告，並預遞辭呈。楊府返抵家中，丐帮金陵分壇主駱天峯來訪，告以很多武林人物聚集在白雲道觀，譚雲聽聞此一消息，隻身前往踩探。譚雲抵達白雲道觀，四處查看，均未發現有什麼可疑人物，乃僞稱有急事請謁主持，但觀中道士之主持外出，由觀中無月道長接見，譚雲見無月道長不似江湖中人，設詞稱俟主持回來再說——

＊＊＊＊＊＊＊＊＊＊＊＊＊＊＊＊＊＊＊＊＊＊＊＊＊＊＊＊＊＊＊＊

貴賓變囚客　道觀作屠場

無月道長道：「如是事情很急，施主就先告訴貧道，假如能緩上幾天，那就不妨等敝觀主回來了。」

譚雲道：「我看等貴觀主回來再說吧！」

緩緩站起了身子。

突然間，一陣頭暈目眩，竟有着站立不穩的感覺。

譚雲臉色一變，道：「你這牛鼻子老道，茶中下了迷藥……」

無月淡淡一笑，接道：「你是譚公子吧？」

譚雲道：「不錯，譚家寨決不會放過仇人！」

無月道長道：「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

突然大行一步，逼到了譚雲身側，伸手一指點了譚雲的穴道。

敢情這無月道長，竟然還是一位身懷武功的人。

譚雲身子，倒在地上，人也同時暈了過去。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譚雲由暈迷中醒了過來。

睜眼望去，只見一燈如豆，手足都被牛筋困着，被關在一處暗室之中。

這地方不但陰暗的厲害，還十分潮濕，似乎是一個地下土牢。

譚雲搖搖頭，鎮靜了一下心神，暗暗忖道：道觀之中，怎會有地牢，看來，這白雲觀果然是一處匪穴魔窟了。

心念轉動之間，牢門突然大開，身着道袍的無月帶着一個道童，緩步而入。

那道童捧着一個蓋着蓋子的瓷杯。

譚雲暗中用力一掙，但手上綑綁甚牢，竟然未能掙動。

無月搖搖頭，道：「譚二公子，一則你體力還未盡復，二則那牛筋堅牢，就算你譚二公子未受損傷，也無法掙斷牛筋。」

譚雲冷笑一聲，道：「你把我關入地牢，用心何在？」

無月道：「貧道得知二公子醒來，立刻趕來，就是要和二公子談談！」

譚雲心中耐着性子道：「談什麼？」

無月道：「談二公子的生死大事。」

譚雲冷哼一聲，接道：「你說吧！怎麼樣？」



無月道：「貧道先行說明，咱們很歡迎二公子入夥。」

譚雲哈哈一笑，道：「入夥，你們是幹什麼的？」

無月道：「這個恕難奉告，只有二公子加入了咱們之後，自會瞭解內情。」

譚雲道：「我如是不答應呢？」

無月道：「那簡單，咱們立刻成全二公子，讓你成爲不畏死亡的大英雄。」

譚雲心中暗道：這牛鼻子老道，一臉笑容，滿懷惡毒，只怕說得出，就做得到，我譚二死不足惜，却無人知道白雲觀的陷阱，倒得用些心計才成。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大丈夫死而何懼，不過……」

無月道：「不過什麼？」

譚雲道：「要我加盟，必得先讓我知道，你們是怎麼一個組合，首領是誰？」

無月笑一笑，道：「這些事，二公子都會慢慢的知道，以你譚二公子的才氣，武功，咱們自然會大大的借重。」

譚雲道：「那是說只要在下答應了，就算入了夥。」

無月道：「是，湘西譚家寨二公子的身份，只要答應一句話，那就成了，不過咱們有一點小小規矩，公子總得遵守。」

譚雲道：「什麼規矩？」

無月微微一笑，道：「來呀！把入夥酒，給譚二公子吃下去。」

那道童應了一聲，行過來，揭開瓷杯上的蓋子，雙手把瓷杯，送到了譚雲的面前。

譚雲聞了一聞，那瓷杯中果有一股淡淡的酒味。

但調和酒味中的是一股淡淡的氣味。

霍然間，譚雲提高了警覺，搖搖頭，道：「這好像不是酒。」

無月道：「自然還有點別的，不過，那對人身，決無壞處，只要二公子喝下去，那就算是咱們自己人了。」

譚雲淡淡一笑，道：「無月道兄，當年你入夥時，喝過這樣的酒麼？」

無月道：「當然喝過，不論什麼人，都得喝下這入夥酒，才算入夥。」

譚雲道：「那麼，這酒的滋味不太壞了？」

無月道：「就算是不好喝，也決不難喝！」

譚雲道：「那就道長再喝一杯吧！」

無月臉色一變，道：「譚雲，別不吃敬酒吃罰酒，你願不願入夥是一回事，但這杯酒，你非得喝下不可。」

譚雲立刻間，恍然大悟，這杯酒，果然是古怪多端，想到自己手足被縛，很可能給他强行灌下，突然一擺腦袋，撞在那道童的手上。

那道童不虞有此，縮手不及，「拍」的一聲，小瓷杯摔地而碎。

無月回手一掌，打的那道童翻了一個跟斗。

道童由地上爬起來時，整個臉紅腫了半邊，五個指痕，印在紅腫的半邊臉上。

鮮血從口中湧了出來滴落地上。

無月冷冷罵道：「沒有用的東西。」

那道童垂着頭一語不發，不敢望無月一眼，顯然，這無月道人一向待人，十分嚴厲了。

無月似是餘恨未消，冷笑一聲，道：「滾出去。」

那道童欠身一禮，退出室外。

譚雲淡淡一笑，道：「道長，這杯入夥酒很珍貴吧！」

無月臉上閃過一抹獰笑，道：「譚雲，你運氣好，不過那也只能延上一天罷了，我會再要一杯來，强給你灌下去。」

譚雲心中一沉，但在面上却仍極平靜，道：「看來，這酒是很珍貴的，但我想它的眞名字，決不會叫作入夥酒。」

無月道：「一個人知道愈多，死亡的機會也愈大，你如沒有好奇之心，也不會到這白雲觀來瞧瞧了。」

譚雲心中雖然焦慮，但表面却保持適度的鎭靜，道：「無月道人，在下只要沒有死，你就不能贏。」

無月暴躁的喝一聲道：「姓譚的，你如想激起道爺怒火殺了你，那你是枉用心機……」

語聲微一頓，接道：「但道爺想不明白的是，我們在白雲觀，十分機密，你小子怎會知道。」

譚雲冷笑一聲，道：「你可是很想知道麼？」

無月道：「你肯說麼？」

譚雲搖搖頭，道：「不肯。」

無月右手一揮，一個耳光摑了過去。

但聞拍的一聲，譚雲左頰上，立時泛起了五條指痕。

譚二公子，行走江湖，一向是華衣駿馬，僕從如雲，幾時受過這等屈辱，登時，怒火高燒。

但他究竟是極端聰明的人，雙手，雙足，都被堅牢的牛筋細着，體能未復，躍起一拚，只有會吃更多的苦頭，强自忍下，冷冷說道：「你暴躁無比，冷酷殘忍，全無一點出家人的氣質，我不知道你怎會穿上了一襲道袍。」

無月飛起一脚，把譚雲踢了一個跟斗，道：「姓譚的，識相些，惹得我動了火，有你苦頭好吃。」

譚雲暗自裏咬碎了銀牙，忍下了心中的痛苦，未再多言。

無月轉身而去，隨手帶上房門。

室中只餘下譚雲一人，吸一口氣，挺身坐了起來。

用衣袖拭去了嘴角的血漬，緩緩的坐好了身子。

他開始思索目下的處境。

他覺得自己太過大意了，竟然這般輕易着了人家的道兒。

但這白雲觀的聲譽很好，更難的是這些人外面完全瞧不出一點異樣。

他想到楊晉，這是唯一能救他的人。

但譚雲也瞧出了那無月的武功，楊普如是找來此地，不論他是否能發覺這白雲觀的隱密，極可能和自己同一命運，爲人擄獲。

只有兩個希望，一個是他和岳秀同來，一個是楊晉能帶了很多的捕快同來。

這些人也許不願和官兵衝突，很可能離開此地。

他想了很多種可能的情勢變化，覺着只有岳秀同來，才能使局勢改變。

不知何故，譚雲忽然間，對岳秀也生出了很大的崇敬之心，只覺他具有了人所難測的才慧，武功。

不論譚雲如何去想，但殘酷的現實，使他無法有任何行動。

苦思焦慮中，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

思緒千迴之後，譚雲人逐漸的冷靜了下來。忖道：目下的處境，似乎是大部要聽命運的安排了，但自己亦必需要充分的準備才成，盡量使心情平靜下來，運氣調息，縱然不能完全恢復功力，至少，可以使體能保持可能恢復的最佳狀況。

一念迴轉，立時，靜心調息。

他雙足被牛筋細綁，無法盤膝而坐，祗好倚壁而坐，暗中運氣。

譚雲幼年紮基，功力本甚深厚，這一運氣調息，漸入了物我兩忘之境。

氣行一週天，身體舒暢了不少，正想設法弄開手上的牛筋，忽聽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譚雲一提氣，凝目望去，祗見室中一片幽暗，木門已然開啓，微弱的天光，透入室中。

一條人影，正行過來。

譚雲沉聲道：「什麼人？」

來人停下了脚步，低聲道：「是小道，譚施主能够行動麼？」

這時，譚雲也瞧清楚了來人，正是無月身側的小道人。

皺皺眉頭，譚雲低聲道：「你來此作甚？」

小道童道：「小道特地來救公子。」一面行近譚雲。

祗見他拔出一把鋒利的七首，割斷了細綁譚雲雙手的牛筋。

那牛筋堅牢的很，利刀割划，仍費了不少的功力。

譚雲雙手解開，接過七首，用力一挑，雙足上細的牛筋，應手而開。

小道童黯然說道：「譚施主，你如是能够行動，就快些逃走吧！他們的人手很多。」

譚雲活動一下四肢，運氣一試，覺着功力已恢復八成，精神一振，道：「多謝救命之恩，在下不能棄你而去，萬一被他們發現你放了我，那還得了。」

小道童凄涼一笑，道：「我冒死來救你，就是要你逃命，如是你留在這裏等死，豈不負了我救你之心了？」

譚雲微微一笑，道：「小道兄，咱們一起走，我帶你離開這裏。」

小道童搖搖頭，道：「我走不了。」

譚雲道：「爲什麼？」

小道童道：「我不會武功，也正因爲此，他們才未防範我，覺着我年紀幼小，不敢有什麼行動，哼！他們想錯了一件事，一個人要是不怕死了，什麼大險都不會放在心上了。」

譚雲忽然覺着這小小道童，竟有着視死如歸的豪氣，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

但聞那小道童說道：「我不知你是什麼身份，但他是壞人，壞人囚禁起來的人，自然是好人了，所以，在私情，你不用感激我，我救你是因爲要你先脫險地，然後，再想法子對付這般壞人，但如你在留這裏，和我一起犧牲了，那就不是我救你的本意了。」

忽然間，譚雲有着渺小的感覺，又覺對方小小年紀，大氣磅礴，有頂天立地的氣概，頓生敬佩之心。

祗聽一陣厲笑之聲，傳了過來，道：「好啊，你這小雜毛，人小鬼大，竟然敢跑到這裏放人。」

小道童若有無限遺憾，歎口氣，道：「譚施主，你應該早些走的，現在祗怕是走不了啦，我拚了命，希望你能不死，現在，祗怕咱們都得死了。」

譚雲豪然的一笑，道：「小道兄，你放心，我不信他們能困得住我，我能帶你走，那是最好不過，不能帶你走，至少我可以破圍而去。」

小道童道：「這話眞麼？」

譚雲朗笑道：「小道兄，咱們就試試看吧！」

小道童突然把手裏的七首，交給譚雲，道：「施主，帶着這個。」

對這小道童的正大氣勢，譚雲已是敬佩異常，也不謙辭，伸手接過，道：「小道兄，跟在我的身後。」

大步向外行去。

一脚跨出門，寒光暴閃，一刀迎面劈來。

譚雲冷笑一聲，右手七首一抬，噹的一聲，封住了對方的刀勢。

但他並未用力很大，祗封架刀勢，左手却閃電般探了出去，一把抓住了刀背，用力向前一帶。

一個黑衣大漢，身不由己的向前衝了過來。

譚雲滿胸怒火，殺機很濃，飛起一脚，踢中那大漢的小腹。

但聞一聲慘叫，那大漢雙手鬆刀，捧着小腹蹲了下去。

但他還沒有蹲好，就躺了下去，七竅流血而逝。

原來，譚雲這一脚暗運內勁，震斷了那大漢心脈。

譚雲一刀在手，如虎添翼，回頭把七首交給了小道童，道：「小道兄，走！咱們闖出去。」

但見火光一閃，夜暗中突然亮起了幾支火把。

祗見無月道長手執長劍，站在三丈開外，四周十幾個身着黑衣勁裝，手執兵刃的大漢，團團把兩人圍着。

譚雲掃畧了敵勢一眼，道：「小道兄，這是什麼地方？」

小道童道：「這是後院，躍過那面圍牆，就是白雲觀外。」

譚雲笑一笑，道：「其實，咱們也不用逃。」

一揚手中單刀，高聲說道：「無月，你過來。」

無月大步行了過來，目光一掃譚雲身側的小道童，道：「譚二公子，想不到你竟然會和這位道童勾結。」

譚雲心中氣極，冷然一笑，道：「對你這種玄門敗類，江湖匪徒，二公子不願和你多說話，你動手吧！」

無月仰天打個哈哈，道：「道爺久聞湘西譚家寨的武功，在江湖上獨樹一幟，今日見識一下，有什麼驚人之處？」

譚雲想到受他之辱，心中怒極，不再多言，迎面一刀，劈了過去。

無月竟不讓避，手中劍「橫架金樑」竟然硬把一刀接下。

金鐵大震聲中，譚雲已收了刀勢，橫掃縱劈連攻五刀。

這五刀一氣呵成，攻勢極爲凌厲。

無月劍如光幕繞身，竟把五刀全數擋開。

譚雲一皺眉頭，暗道：這雜毛老道，武功不弱，怎的江湖上從未聽人說過。

無月心中亦是暗暗一震道：名無幸至，這譚雲武功，果非小可。心中大感後悔，忖道：我早該廢了他一身武功的。

兩人心中雖在轉着念頭，但手中並未停下，刀劍交錯，拚搏極烈。

忽聽一聲驚叫，傳入耳際。

譚雲聽出是那小道童的聲音，不禁心頭一震。

刀勢疾變，進攻三刀，逼的無月退了兩步。

回頭望去，祇見一個黑衣大漢左手抓住那小道童，像提小雞一般，高舉手中。右手單刀却架在那小道童的頸子上，說道：「姓譚的，再不棄刀，我就割了這小雜毛。」

譚雲想到這小道童救命之情，不禁一呆。

就這一怔神間，無月已乘虛而入，長劍一閃而至。

譚雲心中正亂，心神不定，不知是否應該棄刀救那道童之命。

就是那一轉念間，手脚畧慢，劍光已到前胸。

匆匆間向後一閃，避開了前胸，却無法避開左臂。

但聞嗤的一聲，衣服破裂，被長劍劃傷了左臂，鮮血流出。

譚雲一吸氣，疾退三步，說道：「住手。」

無月冷笑一聲，道：「名揚天下的譚家寨，也不過如此罷了。」

譚雲道：「那小道童不會武功，你們如何能夠傷他……」

無月道人道：「小雜毛壞了我的大事，死有餘辜。」

忽然想到自己也是一身道裝，不禁面上一熱。

譚雲突然泛現出凜冽的殺氣，冷冷一哼，說道：「你們祇要敢傷了他，必將身受慘報。」

無月一直在瞧着譚雲臂上的傷勢，祇見他伸動自如，即知道未傷到筋骨，祇不過是一些皮肉之傷。心中暗道：看來今宵是難免一場惡鬥了。

譚雲心急那小道童的安危，心中一直難作處置。

祇聽那小道童叫道：「譚施主，不用管我的生死安危……」

話說了一半，突然住口不言，想是被人點了穴道。

無月笑一笑，道：「這位譚施主會陪你一起埋骨在白雲觀中。」

長劍在頭頂一個揮旋，忽然間人影閃動，五個黑衣大漢，又奔了過來，各執兵刄，把譚雲圍在中間。

譚雲並不担心自己的安危，無月武功雖然很高强，但未必能勝過自己，就算多人圍攻，難敵四手，至少，自己還有破圍而出的能力，但那小道童，被人生擒，隨時可被人置於死地，實是一樁很難對付的事情。

祇聽無月沉聲喝道：「譚二公子，再給一個最後的機會，道爺數到十字，你仍不棄刀就縛，咱們就先宰了那小道士，再收拾你。」

譚雲面色泛出怒意，冷冷的望了無月一眼，似想發作，但却又强自忍下去，暗道：我如流現出對那道童太過關心，他們必將以此，迫我就範，倒不如裝出一副冷漠神態，或可使他們改變心意。

心念一轉，冷冷說道：「無月，你想以那小道童的生死，迫我譚某棄刀就縛，那是打錯了主意……」

無月冷冷接道：「他是爲了救你，始招來了殺身之禍。」

譚雲道：「不錯，他救了我，但他究竟是你們的人！」

無月哈哈一笑，道：「他是白雲觀中人。」

譚雲心中一動，道：「你不是白雲觀中的道士？」

無月一振長劍，道：「姓譚的，你已經知道的够多了……」

劍光一閃，刺向前胸。

譚雲舉刀封開長劍，還擊一刀。

刀勢如電，迫的無月退了一步。

這時，五個黑衣大漢，同時揮動兵刄攻了上來。

這五個人用的兵刄很雜，兩個刀，一個用劍，一個用軟鞭，一個用了一對判官筆，攻出的招數，也不相同。

顯然，這些人，不是出於同一門下。

但他們配合的却很佳妙。

證明他們常在一起走動，聯手對敵。

譚雲大奮神威，一把刀獨拒六位强敵，搏殺的激烈絕倫。

刀光劍影，呼呼鞭風，寒芒冷飆，使得數丈內都是逼人的寒氣。

譚雲希望能盡快的殺傷幾人，破圍而出，但那幾人，都非弱手，分用數種不同的兵刄，但却配合很好，譚雲雖然全力反擊，但却無法傷得一人，心中大感焦急。

無月得五人相助，苦鬥了數十合，仍然無法勝得譚雲，心中暗暗忖道：這譚二武功如此高强，照目下情勢而論，祇怕打下去，也無法在幾十合中制服他了。

他不但生性暴急，而且詭計多端，心中一轉，忽然又想到那小道童的身上，一面揮劍急攻，一面高聲說道：「解了那小道士的穴道，一刀一刀的割了他。」

譚雲心中大怒，大喝一聲，刀勢劈向無月，連攻三刀。

這三刀威勢絕猛，迫的無月連退了三步。

但無月確非弱手，雖然退了三步，但却封住了譚雲的攻勢。

五個合攻譚雲的大漢，刀劍齊出，迫的譚雲回刀封架，幾人又成了一個不勝不敗的纏鬥之局。

夜暗中突然響起了一聲慘叫，正是那小道童的聲音。

譚雲心急如焚，無奈被六人兵刄所困，無法出手解救。

但叫過了一聲之後，即未再聞那小道童的呼號。

無月忍不住叫道：「別把那小道士一刀殺死，一刀一刀的割他，讓他哭叫，咱們給這位譚二公子加一點悅耳的樂聲。」

譚雲道：「你一個出家人，如此殘忍，當眞的可惡的很。」

祇聽一個粗豪的聲音叫道：「無月道兄，咱們是在慢慢的割他，但這小道士倔强的很，雖是疼的祇咬牙齦，就是不肯呼叫出聲。

無月道：「想法子給我整他，要他叫出聲來。」

不知那人用的什麼手法，果然又傳來那小道士一聲慘叫。

這一聲慘叫聲，有如無形利刀一般，直刺入譚雲的心中。

但也祇是一聲，一聲之後又不復聞。

譚雲咬牙不再多問，全力運刀攻敵。

他在六大高手合圍之下，刀勢如波翻浪滾一般，攻勢仍然十分凌厲。

無月聽那小道童叫了一聲之後，就不再叫，心中發火，高聲說道：「你們怎麼攪的，連個小娃兒也無法整治麼？」

這一次，既不聞那小道童的呼叫之聲，也未聽有人回答之言。

無月心中大怒，厲聲喝道：「你們都是死人麼？……」

只聽一個冷漠的聲音接道：「不錯，他們都已經變成死人了。」

無月道人心頭一震，頓覺背脊後冒起了一股寒意，忖道：來的是何許人物，怎的無聲無息就制服了我們的人。

他爲人脾氣雖然暴躁，但並非鹵莽之輩，心中念轉，悄然退出了搏殺。

轉臉望去，只見一老一小，並立在七八尺外，那小道已被救下，四個黑衣人，都是躺在地上，生死不明。

來人竟是胆叟，頑童。

需知胆叟，頑童，行事不拘規戒，向以實用爲主，眼看四個大漢，並肩而立，都被那場激烈的搏殺吸引，其中一人，正在整治那小道童，那道童滿臉汗珠淚水，却咬着牙不肯出聲。

頑童唐嘯看那小道童年齡和自己相彷，油生憐憫，低聲說道：「老哥哥，咱們先放這倒四個人，救了那小道童再說。」

朱奇點點頭，兩人悄無聲息的掩了上去，暗裏出手，一人制服兩個，點了四個黑衣人的大穴，救了那小道童。

一則，四個大漢被那搏鬥吸引，二則胆叟，頑童，武功高出四人很多，暗中施襲，自然是手到擒來。

無月打量了兩人一眼，道：「你們什麼人？」

頑童唐嘯冷笑一聲，道：「不長眼睛的東西，連我們兩個都認不出麼？」

無月仔細的瞧了兩人一眼，道：「胆叟，頑童——」

唐嘯哈哈一笑，道：「不錯，你這雜毛老道，終於瞧出來了。」

突然一揚手中的閻羅判，接道：「來，咱們動手試幾招。」

無月冷笑一聲，道：「咱們並未招惹貴兄弟……」

唐嘯接口道：「但你招惹了咱們的朋友。」

無月道：「誰是你們的朋友？」

唐嘯道：「譚二公子譚雲。」

無月冷哼一聲，道：「看來兩位是誠心找麻煩來。」

唐嘯一揚閻羅判，點向無月前胸，一面說道：「不錯，咱們找麻煩來的。」

無月揮劍一擋，封開了閻羅判，還擊一劍。

唐嘯哈哈一笑，閻羅判展開了快速攻勢。

但見寒芒閃閃，招招都攻向無月的要害大穴。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慘叫，劃破了靜夜。

原來，無月離開之後，只餘下五個大漢合攻譚雲，二公子大發神威，快刀疾展，劈死一人。

慘叫聲，正是那人死前的悲嚎。

胆叟朱奇，手中拖着兩枚大鐵胆，不停在手中轉動着，雙目四顧，看看形勢變化。

忽然間，又是一聲慘叫，又一人死於譚雲手中。

譚雲心惦那小道童的生死，和身受的屈辱，心中充滿着忿怒，無月劍法精奇，和五人聯攻時，倒給了譚雲極大的威脅，但無月已撤出合手之陣，五人立時相形見拙。

但見刀光縱橫，不足十合中，已被他刀劈兩人。

另外三個大漢眼看情勢不對，想到纏鬥下去，難免都要死傷在對方刀下，忽然生出了逃命之意。

其中一個施刀的拚命攻出一刀，逼的譚雲退了一步，突然轉身向外奔去。

譚雲冷笑一聲，刀勢突然一變，左蕩右掃，傷了兩個，正待飛撲那逃命的人，突聞一聲慘叫，那人突然自屋面飛了起來，一跟斗栽落實地。

只見胆叟朱奇，緩步行了過來，檢起了地上的鐵胆。

原來，那逃走大漢，被朱奇發出一枚鐵胆，擊中了背心，那鐵胆又重又大，在朱奇貫注了內家眞力之下，竟把那大漢生生給震飛了起來。

譚雲一揮手，道：「多謝相助。」急急奔了過去。

只見那小道童仰面而臥，不禁心中大急，一下子把那道童抱了起來。

伸手一探鼻息，只覺他呼吸如常，只是被點了穴道。

只聽頑童唐嘯叫道：「我怕那小道士亂叫亂嚷，壞了事情，所以，點了他的穴道。」

譚雲道：「多謝唐兄。」

唐嘯道：「不用客氣。」閻羅判突然一緊，施出了追魂三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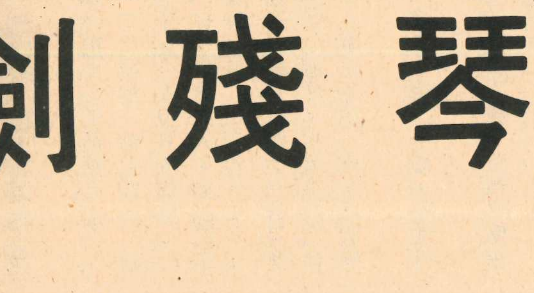
這追魂三判，乃唐嘯絕技，無月如何能封架得住，大喝一聲，被一判刺入右肩，由前面，直透後背。

譚雲急叫道：「留下這人的活口。」

唐嘯一揚手，點了無月的穴道，笑道：「他死不了。」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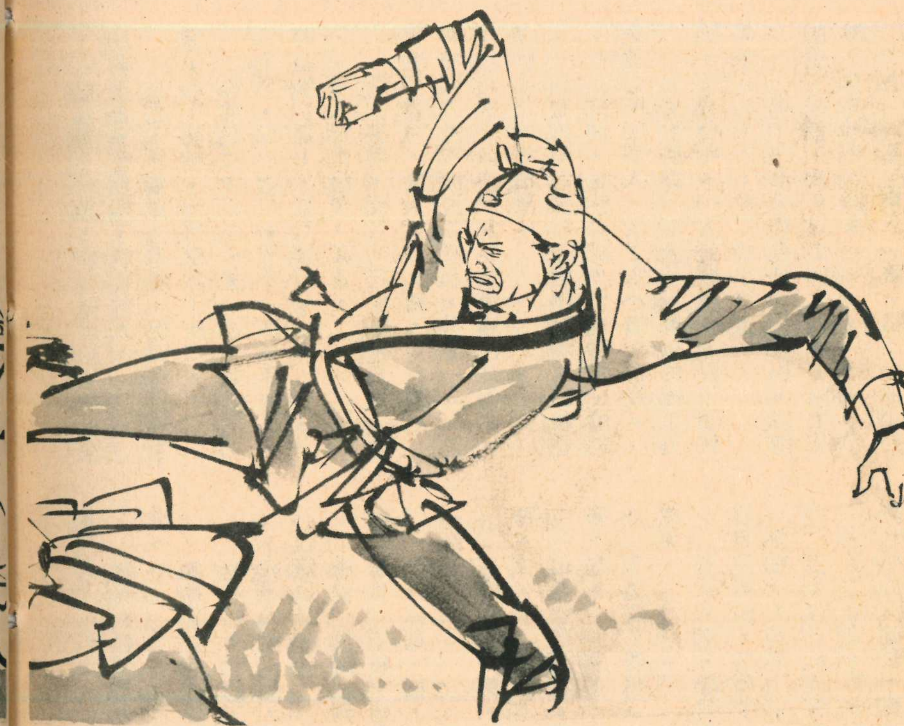
新派長篇奇情故事



斷劍殘琴

曹若冰·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跟隨玄機先生程全智往求師學藝，至一荒山，程全智指點了入山路徑後離他而去。麥亮宇獨自在深山野嶺中走了十多日，那日正攀上一座谷頂，驀遇一吊睛白額虎向他撲來，麥亮宇驚惶失措下，失足摔落深谷，他自份必死，不料他命不該絕，竟跌在撲噬他未着而也摔跌落谷的虎屍身上，麥亮宇不特大難不死，更因禍得福，遇五異人，傳他蓋代神功，三個月後，麥亮宇離開絕谷，那晚投宿在欽縣城內，梳洗一番，換上了新衣的麥亮宇，如脫胎換骨地由滿身污穢而變成濁世翩翩——

神功驚劇盜　絕藝獲芳心

第二天的一早，麥亮宇離開了欽縣，取道撲奔湖南。

他此行已決定先前往山西太原去找「大鵬莊」的晦氣，和那「金翅大鵬」裘天雄算帳，然後轉道去陝西秦嶺山中，找那「白骨谷主」和「辣手玉女」替母親，外公，許叔公報仇，並沿途就便打聽尹育純的行踪下落，完成五位恩師所交待的遺命。

想到打聽尹育純的下落，麥亮宇不由立刻想起了「玄機先生」程全智，他心想：「玄機先生」江湖見聞廣博，必定知道尹育純的行踪。

可是，「玄機先生」現在什麼地方呢？……

在麥亮宇和「玄機先生」分手進入「十萬大山」之前，「玄機先生」曾和麥亮宇約定，自他進入「十萬大山」之日起，「玄機先生」將在欽縣城內等他兩個月，以兩個月爲期，如果沒有找到其所說的武林怪人，就立刻返回欽縣城內來另作打算，兩個月一過，「玄機先生」便卽獨自離去，以後當於三年後的每年中秋之夜，在黃山蓮花峯頂等候麥亮宇前往相見。

至於「玄機先生」離開欽縣以後將去何處？因爲「玄機先生」沒有說明，麥亮宇也就無從得知了。

×　　×　　×

九疑山，位於湖南寧遠縣南，亦名蒼梧山，爲古虞舜葬處。水經湘水注云：「九疑山，盤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擧，各導一溪，岫壑負岨，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

山南有「舜廟」，方輿勝覽：「其山有舜源，朱明，石城，石樓，娥皇，女英，簫韶，桂林，杞林九峯，舜源又名華蓋，爲九峯之最。」

這天，午後未正時分。

麥亮宇行經九疑山下，他正行之間，突聞一聲冷笑陡起，路旁五丈以外的樹林中倏地飛躍出兩名黑衣大漢，各自手握一柄寒光灼灼的鬼頭大刀，併肩攔立在路中。

左邊的一個滿臉于思短髭，右邊的一個濃眉凶睛，一臉橫肉，那副長像令人一見卽知不是什麼好東西，絕非善類。

麥亮宇脚步一停，目視二人問道：「兩位攔路何爲？」

短髭大漢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別往前走了，這裏風水很好，你該歇下來了，這話你明白麼？」

麥亮宇怔了怔，星目一眨，道：「你兩位是？……」

短髭大漢道：「要命無常。」

麥亮宇雙眉微微一軒，道：「你兩個想要我的命？」

「不錯。」右邊那濃眉凶睛大漢道：「小子，你是自了，還是要大爺們代勞？」

麥亮宇冷冷地道：「自了是怎樣自了？」

濃眉凶睛大漢道：「自了，上吊，抹頸子隨你自己選擇，可以落個全屍。」

麥亮宇道：「代勞呢？」

濃眉凶睛大漢嘿嘿一笑道：「大爺們就賞你一刀，來個手起刀落，讓你的腦袋和你的身分家。」

麥亮宇心念一動道：「我請問，你兩個爲什麼要我的命？」

短髭大漢道：「因爲你身上的那一串珠子大爺們看中了。」

麥亮宇口中恍然一「哦」，道：「這麼說，你兩個是從我中午歇脚的那個飯館裏跟下來的了？」

短髭大漢道：「你料對了，大爺們爲了你身上的那一串珠子，已經跟了你二十多里了。」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爲了那麼一串珠子，你們就要要我的命？」

濃眉凶睛大漢道：「不錯，這就叫做『懷璧其罪』。」

麥亮宇星目眨動地道：「沒有其他原因麼？」

短髭大漢道：「沒有。」

麥亮宇道：「如果我答應把那一串珠送給你們，你們兩個還會要我的命了麼？」

濃眉凶睛大漢道：「還是一樣要你的命。」

麥亮宇道：「爲什麼？」

濃眉凶睛大漢道：「爲了大爺們的規矩。」

麥亮宇道：「什麼規矩？」

濃眉凶睛大漢道：「大爺們做案向來不留活口。」

麥亮宇道：「如此說來，你兩個今天是一定非要我這條命不可了？」

濃眉凶睛大漢冷冷地道：「不錯，你小子今天是死定了。」

聲調倏地一沉，大喝一聲，道：「小子，你決定了沒有，是自了還是要大爺們來代勞？」

麥亮宇目中倏如電閃般地閃過一絲煞芒，道：「我已經決定了，但是却有點問題。」

短髭大漢道：「什麼問題？」

麥亮宇臉色神情冷漠毫無表情地說道：「我想自了落個全屍，可是，上吊，那太痛苦，而且死後嘴上會拖掛着一條長舌頭，也太難看，抹頸子，雖然比較好一點，奈何我却又身無寸鐵，沒有刀。」

濃眉凶睛大漢忽然嘿嘿一聲陰笑道：「這算什麼問題，沒有刀那還不簡單，大爺借給你一把就是。」

說着左手已自衣襟底下撤出了一把寒光灼灼的七首，揚手擲出，揷在麥亮宇的脚下地上。

麥亮宇沒有開口說話，緩緩俯身伸手自地上拔起七首，拿在手裏反覆地看了看，雙眉忽然一皺，道：「這種爛鐵般地七首怎麼能用。」

濃眉凶睛大漢兩隻凶睛，陡地一瞪，怒聲道：「你說什麼？小子，你說它是爛鐵？」

麥亮宇冷冷地一哼，說道：「你可是不相信？」

濃眉凶睛大漢嘿嘿陰笑道：「大爺相信，大爺相信用它割斷你小子的喉嚨頸子儘夠了。」

麥亮宇道：「如說用它割斷你自己的喉嚨頸子夠了，那還差不多，對於我，別說是喉嚨頸子了，它連一根汗毛也割不斷我的。」

短髭大漢道：「你的喉嚨頸子可是鐵打的？還是銅澆的？」

麥亮宇淡淡地道：「我的喉嚨頸子雖然不是鐵打的，也不是銅澆的，但是這把七首不管用却是事實，不信你看。」

說着左手食中二指夾着七首刀身，暗中微一用力，但聽「叮」的一聲輕响，七首立時齊腰中斷，變成了兩截，而且斷處平整，如同寶刃利器所削一樣。

短髭大漢和濃眉凶睛大漢一見，心頭不由齊皆駭然，驀地臉色一變，知道遇上了武林高手了。

他兩個臉色方自一變，麥亮宇已神情淡漠，若無其事地一笑，說道：「你兩位看見了沒有，我說它不管用，可沒有說錯吧。」

短髭大漢心中暗吸了口氣，嘿嘿一笑道：「朋友原來是位武林高人，我兄弟走眼了。」

麥亮宇淡淡地道：「如今你兩位還要那串珠子，還要我的命不？」

短髭大漢乾咳了一聲，說道：「朋友既也是江湖中人，此事，就此算了，我兄弟……」

他話未說完，麥亮宇突然冷聲截口道：「算了，你說得倒挺輕鬆的，哼！天下也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濃眉凶睛大漢雙目一瞪，道：「不算了，你想怎麼樣？」

麥亮宇聲調沉冷地道：「我要你們兩個的兩條命！」

短髭大漢臉色一變！說道：「朋友，你休要欺人太甚，我兄弟可也不是好欺負的！」

麥亮宇兩道劍眉一挑，說道：「不是好欺負的又怎樣，你兩個，今天是死定的了！」

濃眉凶睛大漢凶睛怒瞪，嘿嘿一聲陰笑，道：「朋友……」

麥亮宇突又截口說道：「住口！誰和你兩個是朋友，你兩個，也不配是我的朋友。」

話鋒一頓又起，冷聲說道：「現在我也給你兩個兩條路，一條是自了，一條是動手全力與我一搏，你兩個說吧，選擇那一條？」

短髭大漢雙眉微挑了挑，道：「以食中二指之力夾斷一柄精鋼七首，閣下這份功力雖然不俗，但是，閣下應該明白，閣下功力雖高雖强，也只是一個人，我兄弟却是兩個人，一對二，閣下未見得能够討得了好處。」

麥亮宇語調冷如寒冰地說道：「討不討得了好處，那是我的事情，無用你操心提醒，你兩個是選擇前者還是後者，快說吧。」

濃眉凶睛大漢一聽麥亮宇這種口氣，知道事情至此，想不動手一搏已是不行，於是，不待短髭大漢開口接話，立即嘿嘿一笑接說道：「閣下既然如此相逼，我兄弟又豈是怕事之人。」

麥亮宇道：「這麼說，你兩個是決定選擇後者，和我動手一搏了？」

濃眉凶睛大漢道：「不錯，二對一，我兄弟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勝望，縱然不敵，死也死得像條漢子，如是自了，那太窩囊！」

麥亮宇冷冷地道：「如此甚好，我手裏的這兩截七首，正好可以派上用場，將它扎進你兩個的胸膛，只要能躲過一扎，就可以免除一死！」

濃眉凶睛大漢道：「閣下這話可絕對算數？」

麥亮宇雙眉一軒，道：「你放心，我說話向來如山似鼎，絕對算數，你兩個動手吧！」

濃眉凶睛大漢和短髭大漢互望了一眼，突然齊地一聲大喝，兩柄鬼頭大刀刀光如電，帶起兩縷金刃劈風聲响，一個斜砍，一個直劈，勢疾凌厲，堪稱威猛地直朝麥亮宇撲到！

他兩個雖然是江湖上的三流脚色，但其在手中的鬼頭大刀上的功力火候，也頗爲驚人不弱，雖當今江湖一流好手，以一敵二，也很難在十招之內，傷得了他們兩個。

奈何，他兩個今天惹上了麥亮宇這個滿懷仇恨，而又得天獨厚，武功甫才大成的煞星，這眞所謂是時舛運塞，刦數！

他兩個身形甫才撲出，麥亮宇星目中煞芒電閃，倏然雙手齊揚，兩截七首已經電射出手，寒光一閃，兩斷半截七首已分別扎入了他兩個的胸膛！

兩聲慘叫，身形同時一幌，倒下了一

變，蹬了蹬雙腿，兩眼一閉，不動了，翹了。

可憐，他兩個連麥亮宇的姓名都沒有問，便作了糊塗鬼。

麥亮宇雖知自己一身武學功力已經大成，很高，但是究竟大成到如何程度？有多高，他自己也不清楚。

因此，兩個黑衣大漢一死，麥亮宇神情竟不由得微微一呆，一雙劍眉微皺了皺，自語地說道：「他兩個，怎地這樣不中用……」

他星目深望了兩人的屍身一眼，心底有着一股難以言喻的激動與感觸地暗吸了口氣，正待舉步離去。

驀地，一陣衣袂飄風聲响，五條人影身法快絕，一掠數丈地飛掠而至，一前四後，落地攔在麥亮宇的對面丈外之處。

前面一個是個身材瘦小，穿着一件黃袍，三角腦袋，灰眉鼠目，雙目精光灼灼五十多歲的老者，後面四個則是年約三十多歲的黃衣精壯漢子。

黃袍老者目光一瞥地上的屍首，望着麥亮宇喝問道：「他兩個是你殺的麼？」

麥亮宇哈哈地一點頭道：「不錯，是我殺的。」

黃袍老者鼠目遽睜，精光有如冷電寒芒灼灼射人地上下打量了麥亮宇一陣，沉聲問道：「你與他們有仇？」

麥亮宇搖搖頭，淡淡地說道：「他兩個姓什麼叫什麼我都不知。」

語鋒一驟，目光倏地一凝，問道：「閣下認識他兩個？」

黃袍老者沒理麥亮宇所問，却瞋目沉聲大喝道：「小子，你爲何要殺死他們兩個？」

麥亮宇因爲對方沒有答理他的問話，心中不由有氣，雙眉微微一挑，冷冷地說道：「我高興，你管得着！」

黃袍老者一聽這話，心中不由大怒，但却忍着沒有立刻發作，陰惻惻地嘿嘿一笑，道：「小子，看不出你年紀不大，說話倒是很橫呢。」

「哼！」麥亮宇道：「很橫又怎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黃袍老者鼠目微轉了轉，道：「聽你這口氣，是他兩個犯了你了，是麼？」

「哼！」麥亮宇道：「要不，他兩個就不會躺在這裏了。」

黃袍老者問道：「他兩個怎樣犯了你的？」

麥亮宇道：「你何不問他兩個。」

黃袍老者臉色不禁微微一變，怒聲喝道：「小子，你這說的是句人話麼？」

麥亮宇冷冷地道：「怎地不是？」

黃袍老者道：「如果你死了，也能說話麼？」

麥亮宇冷聲道：「問你自己，豈不更清楚。」

黃袍老者臉色沉寒地嘿嘿一聲陰笑，道：「小子，看來你大概是活膩了，竟敢對老夫這般頂撞無禮。」

其實這豈只是頂撞無禮，麥亮宇那種冷言諷語，神色冷漠的樣子，根本就沒有把他放在眼內。

麥亮宇冷聲一笑，抬手一指地上的兩具屍身，說道：「他兩個就是活膩了才死的。」

黃袍老者兩道灰眉一軒，鼠目凶光如電地喝道：「小子，你可知道老夫是誰，在老夫面前竟敢這等大胆放肆，目中無人，你眞想找死麼？」

麥亮宇怎知他是什麼人，神情淡漠地瞥視了他一眼，搖搖頭，但却冷冷地說道：「看你閣下的尊容長相，活像個喪門吊客的樣子，你大概是陰司地府裡的無常鬼吧？」

這話，麥亮宇本是看着黃袍老者那副難看的長相，信口譏誚亂說的，那知道竟是一語中的，竟然巧中了黃袍老者的「惡號」。

原來這黃袍老者姓翁名明坤，爲人性情陰惡歹毒，於二十年前成名江湖，以一身陰功掌力，和二十四枚餵毒金錢鏢，橫行湘粵綠林道上，生平少遇敵手，乃湘粵綠林道的巨擘。

湘粵綠林同道，因翁明坤生就一個三角腦袋，吊眉鼠目，那副尊容長相活像個喪門吊客的無常鬼，又因他性情爲人陰惡歹毒，心黑手辣，遂便送了他一個「陰司無常」惡號，一般綠林道差不多以「陰司無常」呼之。

在湘粵兩省綠林道上，提起「陰司無常」翁明坤的名號，雖說不上十分畏懼，但却大都忌憚他三分，都不大願意招惹他的。

麥亮宇話音一落，「陰司無常」翁明坤立即嘿嘿一聲陰笑道：「小子，你說對了，老夫正是江湖人稱『陰司無常』翁明坤。」

語鋒一頓，兩隻鼠目忽地一瞪，凶光激射如電地喝問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麥亮宇道：「麥亮宇。」

「陰司無常」道：「何人門下？」

麥亮宇冷聲道：「不知道，你也不配問。」

「陰司無常」翁明坤灰眉一軒，厲聲喝道：「麥小子，你要不說出師承，可就別怪老夫要以大欺小，替你師父管教管教你了。」

麥亮宇冷聲一笑，道：「無常鬼，憑你那副德性也配！」

「陰司無常」翁明坤自出道江湖，橫行湘粵兩省綠林道上二十多年以來，可說從未被人這樣頂撞輕視過，想不到今天竟被一個年不滿弱冠的少年人一再的出語譏誚頂撞，不把他放在眼內，不禁被激得心頭怒火上升，鼠目暴瞪，滿臉殺機，猛然沉聲厲喝道：「無知小鬼，你眞是胆大包天，老夫今天要不叫你命斃此地，屍橫當場，也枉在湘粵綠林道上稱雄了。」

厲喝聲中，身形微幌，倏已欺近麥亮宇身前七尺，探臂伸掌，五指箕張微曲，直抓麥亮宇面門。

的確不愧是個成名多年，橫行湘粵綠林道的巨擘，武功造詣確實不俗，出手不但快捷沉穩，而且極見火候，又狠又辣！

麥亮宇一見「陰司無常」突然欺身近前，探掌曲指抓來，他本想出掌封擋，但他心念微微一動間，不知怎地竟然沒出掌封擋，口中忽地發出一聲冷哼，足下微挪，身形已閃電般橫跨出六尺以外。

「陰司無常」探掌抓出，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手掌便已抓空，心頭不禁暗暗一凜，既駭且怒！

他一掌抓空，心頭雖然暗凜又駭又怒，但口中却又是一聲暴喝，足跟半旋，正要二次出手時，站立他身後的四個黃衣漢子，忽地一齊搶步而出，攔着他說道：「瓢把子且請息怒，殺鷄焉用牛刀，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的無知小鬼還要勞動瓢把子親自出來，那豈不是笑話，交給我們四個收拾掉他算了。」

「陰司無常」臉色沉凝地望了四個黃衣漢子一眼，點點頭說道：「這小鬼武功身手不弱，頗非易與，你們小心些。」

四個黃衣漢子不禁大聲一笑，其中一個額上有着一條寸長刀疤的漢子說道：「瓢把子請放心吧，這麼個小鬼，就算他自娘胎裏就開始學武練功，也祇不過十多年的火候，還能強到那裏去！」

說着目光一瞥另三個黃衣漢子，喝道：「併肩子上！」

「上」字聲中，四人身形齊動，黃衣飄閃，頓分前後左右，將麥亮宇圈圍在當中。

麥亮宇雖然身負絕學功力，但是初次與人對敵動手，就碰上這等四面受敵的形勢，有點頗難應付，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才好？

其實，以他此際的一身武學功力而言，別說只是四個黃衣漢子聯手對敵，就是再加上四個，也決非他手下之敵，不堪他一擊。

當然，這是因爲他雖然身懷絕世奇學功力，但却尙無一點臨敵經驗的緣故。

麥亮宇心中正在暗自嘀咕，不知道兩隻手怎樣敵對八隻手之際，四個黃衣漢子已經發動了攻勢，各亮雙掌，掌挾勁風，勢沉力猛地，分向他左右前後要害重穴擊到。

他目睹四個黃衣漢子的攻勢，心頭不由駭然一凜！

忙亂中，脚下倒踩七星，身形疾閃，竟是極其自然，十分巧妙地避過了四個黃衣漢子同時攻來的掌式招勢。

這一來，麥亮宇心中不禁興趣大起，豪氣陡生，立時展開身形，脚下的步法一忽兒倒踩七星，一忽兒踏九九，倏又變易爲五行八卦。

只見身形飄忽，穿梭電閃在八隻勁風呼呼的掌影中，不但十分巧妙，而且快逾飄風，神奧莫測。

四個黃衣漢子雖然掌勢沉猛，招式火候頗爲不弱，但却是招招遞出皆空，沒有一式不是白費氣力。

幸好麥亮宇是初試身手，他此際正沉醉於自己的身形飄忽和步法的奇妙中，一心一意地祇在盡量施展身形，穿梭遊走，完全沒有想到出招還手攻敵的事情。

否則，他如果出手還攻，只在三招兩式之間，這四個黃衣漢子必然全部屍橫就地，一個也休想能逃得活命。

轉眼之間，四個黃衣漢子已經全力猛攻了十餘招，不但根本無法奈何麥亮宇絲毫，且連麥亮宇的半片衣角也沒能挨上，有時甚至連麥亮宇的身形都未曾看清楚，祇覺得眼前人影一花，麥亮宇便已從他們四個緊密的掌招間，滑身閃過。

四個黃衣漢子決未料到這麼個看來並不十分起眼，十七八歲的白衣少年，竟具有神奇的身手，憑他們四人的武功聯手圍攻，竟然連對方的半片衣角也未能摸上，這實在丟人了。

這四個黃衣漢子，雖非是當今名震江湖的好手，可也算得小有名氣，武學功力不弱，能够稱字道號的人物。

四人聯手全力猛攻十多招，竟是這麼個局面，對於麥亮宇的身法之奇妙，他們心中雖然很是凜駭，但却更是怒不可遏！

心中怒不可遏，出手掌招也就更加的加緊加疾，越猛，越狠！

這時，「陰司無常」翁明坤站立在一邊，兩隻鼠目精光如電灼灼地注視着鬥場的形勢，他心中也不禁十分驚凜，臉色顯得凝重異常。

雖然，他雙目一直緊緊盯視着麥亮宇的身形步法，可是憑他所知的武林古今武學知識，竟是絲毫沒有能看出麥亮宇的出身師承來歷。

正值此際，突聞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一匹棗紅健馬馱着一個青衣少女，風馳雲湧般飛奔而來。

好快，這馬的脚程，眨眨眼工夫便已電掣馳過。

可是，馬剛馳過五丈來遠，不知爲了什麼，馬上的青衣少女，忽地一收馬韁，棗紅馬口中一聲驚嘶，兩隻前蹄，驀地人立而起。

就在棗紅馬兩隻前蹄驀地人立而起的利那，那青衣少女的嬌軀已自馬背上倒身掠起，半空裡纖腰一擰，嬌軀已轉了過來，身法曼妙優美無比，衣袂飄飄，疾逾電閃地直朝場中撲下。

身未到，口中已聲發嬌叱，道：「住手！」

嬌叱聲中，右手疾揮，一根三尺多長馬鞭兒，响起一陣劃空急哨，幻化作一片如山般鞭影，挾着呼呼勁風，威勢極其凌厲的，分向圍攻麥亮宇的四個黃衣漢子中的兩個漢子攻去。

青衣少女半空裡擰腰轉身，揮鞭分取兩個黃衣漢子，身法不僅極其俐落優美，而且鞭勢威凌勁猛，快捷絕倫！

「陰司無常」翁明坤在旁目睹青衣少女這種身法鞭勢，心中不禁地一驚！

他成名江湖二十多年，見多識廣，深知這種半空裡擰腰轉身，乃上乘輕功中極難練的「凌空迴旋」身法，若非輕功已臻上乘，絕難辦得到。

四個黃衣漢子正因聯手圍攻麥亮宇十多招無功，心中怒不可遏，八掌招勢越發加猛之際，青衣少女聲發嬌叱要他們「住手」，他們怎會聽話住手，何況他們都是橫行湘粵綠林道上的惡徒。

青衣少女手中三尺多長的馬鞭兒，挾急哨勁風，分攻兩個黃衣漢子，被攻的兩個黃衣漢子一見鞭勢威猛勁疾，心頭不禁倏然一凜，自是不敢以一雙肉掌封擋或者硬接，連忙身形閃動，向橫裡躍出數尺躲開。

一個黃衣漢子身形閃得畧慢了一步，立被鞭梢掃中，發出一聲慘叫，血光崩現，「噗通」一聲，身軀仆地栽倒，屍橫當

場。

敢情青衣少女這一鞭，竟掃飛了那個黃衣漢子的半個腦袋。

憑着一根三尺多長皮馬鞭兒的鞭梢，一鞭出手，竟能掃飛去黃衣漢子的半個腦袋，這青衣少女的功力如何？不言可知。

這一鞭的威勢功力，實在凜人心頭駭然生寒！

青衣少女身形落地，另兩個黃衣漢子已被這一鞭的功力威勢所震懾，駭然收招停手，與另一個黃衣漢子一齊躍落「陰司無常」翁明坤身後，翁明坤的兩條灰眉緊緊地皺攏在一起，目光陰沉，臉色鐵青，神情更加沉凝非常。

這時，麥亮宇這才看清楚了青衣少女的容貌長像。

但見這青衣少女年約十七八歲，秀髮披肩，膚如凝脂，白皙細膩，黛眉，美目，瑤鼻，檀口，那一雙美目，似秋水般地清澈的明亮。

穿着一身青衣青袂，麗質天生，容光照人，美極，秀極。

這青衣少女生得雖然秀美絕倫，清麗脫俗，但她那清秀美麗的嬌靨兒上，却顯現着一種無邪的稚氣，神情間更流露着一種自然的天眞之態。

只是，此際她美目含威，另有一種懾人心神，凜人不敢逼視的威儀。

麥亮宇不禁看得呆住了，若不是親目所見，他眞不敢相信，這麼一個清秀絕倫，美麗無比嬌柔弱質的絕色少女，竟然身懷這等驚人的身手功力。

青衣少女美目含威地掃視了「陰司無常」翁明坤和三個黃衣漢子一眼，小瑤鼻兒一皺，發出了一聲輕「哼」，然後轉望向麥亮宇問道：「喂，你是幹什麼的，爲什麼和他們動手？」

青衣少女因見四個黃衣漢子，聯手同攻麥亮宇一人，以衆欺寡，心中不平，仗義出來，雖然完全是一番好意，可是麥亮宇並不領情，非止不領情，而且心中還很不高興，嫌這青衣少女多管閒事。

這眞應了句俗語：「不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

因此，麥亮宇對於青衣少女的問話，他竟是聽若未聞的樣子，站在一邊像一個儍子似地，不言也不動，也不予答理。

青衣少女見狀，黛眉不由微微一蹙，又道：「喂！你是個啞子麼？」

麥亮宇開口了，劍眉微微一軒，冷冷地說道：「妳說誰是啞子？」

青衣少女嬌聲說道：「你既然不是啞子，那你爲什麼不說話？」

麥亮宇說道：「我這不是已經說話了麼。」

青衣少女道：「你怎地不說爲什麼和他們動手呢？可是你自己理屈不是？」

麥亮宇搖了搖頭，神色淡漠地道：「這還有什麼好說的，妳的帮忙，使我失去了個好機會。」

青衣少女不由奇怪地問道：「失去了什麼好機會？」

麥亮宇冷聲道：「拿他們做試驗的機會。」

青衣少女道：「做什麼試驗？」

麥亮宇說道：「練習我身法步法的試驗。」

「哦。」青衣少女眨眨美目，一瞥「陰司無常」和那三個黃衣漢子說道：「這麼說，你和他們不是眞的動手了？」

麥亮宇冷冷地道：「不是眞的，難道還會是開玩笑。」

青衣少女不由一怔！道：「你在利用與敵人動手拚搏的機會，練習你自己的身法步法？」

麥亮宇道：「難道不可以？」

「當然可以。」青衣少女道：「不過自己一個人單獨練習，豈不比較要妥當些麼？」

麥亮宇微一點頭道：「也許，但是却沒有這樣來得逼眞刺激有趣。」

青衣少女美目一眨道：「可是這樣很危險。」

「妳認爲是麼？」麥亮宇淡淡地一笑，道：「我倒不覺得。」

青衣少女美目微睜地說道：「你不覺得？」

「嗯。」麥亮宇輕嗯了一聲，沒有說話。

青衣少女黛眉微蹙了蹙，道：「這麼說，倒是我帮忙得不好，多管閒事了。」

麥亮宇冷冷地道：「事實本就是妳多管閒事。」

「哼！」青衣少女嬌靨兒忽地一寒，顯然，她芳心裏已經生了氣。

一聲冷「哼」之後，隨卽一擰嬌軀，蓮步姍姍，身形婀娜地朝那五丈以外，低頭嚙嚼着地上青草的那匹棗紅馬兒走去。

站立在一邊，一直沉着臉色，沒有開口出聲的「陰司無常」翁明坤，此際忽地一聲冷嘿，沉聲喝道：「丫頭，站住！」

青衣少女本已走向棗紅馬，準備上馬離去，聞喝不由立時停步，翩然回身，黛眉一揚，望着「陰司無常」叱問道：「幹什麼？」

「陰司無常」嘿嘿一聲冷笑，說道：「丫頭，妳無緣無故，鞭殺老夫手下，就想這樣一走了之麼，天下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青衣少女本因和麥亮宇話不投機，芳心有氣，只是隱忍着未曾發作而已，聞言美目不禁倏地一瞪，嬌喝道：「你想要怎樣？」

「陰司無常」冷冷地說道：「老夫要妳留下來替手下人償命！」

青衣少女忽地格格一聲嬌笑，那笑聲有若珠走玉盤，又若銀鈴劃空，嬌甜悅耳好聽之極。

嬌笑聲落，嬌靨陡地一寒，冷冷地道：「你憑什麼？」

「陰司無常」獰聲一笑，雙掌一擺，道：「老夫就憑這一雙肉掌。」

青衣少女突又發出一陣銀鈴似地格格嬌笑，那神態完全沒有把「陰司無常」放在眼內。

「陰司無常」忽地瞪目喝道：「丫頭，妳已死到臨頭，還有什麼好笑的？」

青衣少女黛眉倏挑，美目威稜射人地逼視着「陰司無常」喝道：「老鬼，你叫什麼名字？」

「陰司無常」說道：「老夫翁明坤，外號人稱『陰司無常』，丫頭妳是何人門

下？」

青衣少女語音冷凝如冰地道：「你不配問。」

「陰司無常」陡地一聲怒喝道：「丫頭太也無知大胆，在老夫面前，也敢這等放肆無禮，妳拿命來吧！」

怒喝聲中，鼠目凶光電閃，朝身旁的三個黃衣漢子一使眼色，騰身出掌，直向青衣少女撲去。

「陰司無常」身形撲出，三個黃衣漢子也立即一聲暴喝，身形齊動撲出！

青衣少女見狀，黛眉倏挑，口中一聲嬌叱，右手三尺多長的皮馬鞭兒一揮……

就值此際，突聞一聲冷喝道：「翁明坤，你們太不要臉了，都與我死掉吧！」

這話，不用說，當然是發自麥亮宇之口。

麥亮宇話未說完，雙掌已經猛地齊揚拍出，頓見勁氣排空，掌力剛猛無儔地直朝「陰司無常」和三個黃衣漢子劈去！

掌力未至，勁氣已先窒人。

「陰司無常」心頭不禁凜然大驚，急喝道：「退！」

「退」字聲中，他身形已經猛收，剎止撲勢，當先倒身暴退。

三個黃衣漢子聞聽喊「退」，亦即連忙猛剎撲勢，倒身疾退不迭。

可是仍然慢了一步，只聽得兩聲慘叫暴起，三個黃衣漢子竟有兩個未能逃過厄運，身子立被麥亮宇那剛猛無儔的掌力震得凌空而起，直飛出三丈以外摔落地上，口噴鮮血，魂斷命絕當場！

須知「落魂谷」中那五位怪老人，乃六十年前威震寰宇，人稱「武林五異」的五位蓋代高手。

「武林五異」雖因身受惡徒殘害，一身功夫已失去十之七八，但是每人仍有十數年的功力，「五異」為了要使麥亮宇有足够的力量替他們誅殺惡徒尹育純，他們就必須將麥亮宇造成一個功力絕世的蓋代高手。

因此，「五異」於將他們的一身所學傳給了麥亮宇之後，便藉口替麥亮宇打通體內奇經八脈的機會，不但終將他們一身所餘十之二三的內功眞力全部輸入了麥亮宇的體內，並將他們因而惹禍遭受惡徒殘害的那册武學秘笈也交給了麥亮宇。

因此，麥亮宇此刻的一身內功眞力，已足抵六七十年的火候，他掌力拍出，勁道之強，可說是舉世無雙，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只怕很少有人能够接得他的一擊之力！

在他掌力一擊之下，別說是血肉之軀的人，就是塊鋼鐵，也將被擊得碎裂。

麥亮宇的這種掌力實在太強猛，太駭人了，不但倖逃厄運的「陰司無常」和那個黃衣漢子均被嚇得魂落胆顫，呆立在兩丈以外，像兩個木頭人兒似地，瞪大着四隻驚嚇過度的眼睛，望着麥亮宇只發怔！

即連那青衣少女，芳心也不禁駭異非常的望着麥亮宇，清秀美麗的嬌靨兒上滿是愕然之色。

麥亮宇星目冷冷地掃視了地上的五具屍首一眼，陡地仰首縱聲發出了一聲哈哈大笑。

笑聲一落，倏然望着「陰司無常」威稜地沉聲說道：「無常鬼，你還不快滾，難道要我殺你！」

「陰司無常」翁明坤此刻已知麥亮宇武學功力高不可測，自己萬萬不是敵手，絕對逞強不得，逞強只是徒自找死。

於是，他鼠目中凶光一閃即歛地嘿嘿一聲陰笑，厲聲說道：「姓麥的，今天的這筆賬，只要老夫有三寸氣在，定必找你討還！」

麥亮宇冷聲一笑道：「隨你，只要你自信能打得過我時，隨時都可以找我，不過，我可得先說明在前，如果沒有絕對的把握，最好別找我，否則，就不會得有今天這麼便宜了。」

「陰司無常」口中冷哼了一聲，狠毒地望了麥亮宇和那青衣少女一眼，轉向身旁的黃衣漢子喝道：「我們走。」聲落，身形縱起，和黃衣漢子疾奔而去。

麥亮宇目注「陰司無常」和黃衣漢子的背影去遠之後，倏又仰首縱聲發出一陣哈哈大笑，與奮狂喜地道：「呵！我眞的是天下無敵了！」

青衣少女聞言，芳心不由驚奇地望着麥亮宇，問道：「你說什麼？你是天下無敵？」

「嗯。」麥亮宇一點頭說道：「是我恩師說的，他們把一身內功眞力，傳給我之後，我便成為天下無敵的武林第一高手了。」

青衣少女睜大着一雙美目，凝視地問道：「你師父是誰？」

麥亮宇忽地大聲說道：「不告訴妳，也不准妳問。」

青衣少女神情不禁微微一怔！問道：「為什麼？」

麥亮宇神色冷冷地道：「沒有什麼，也不為什麼，不准妳問就是不准妳問。」

青衣少女黛眉微皺了皺，螓首忽地一歪，天眞甜笑道：「如果我偏要問呢？」

麥亮宇臉色一寒，道：「那可就別怪我……哼！」

他本想說「那可就別怪我心狠手辣」的，但當他看到她那張天眞稚氣，清秀絕俗，含着甜笑的嬌靨兒時，他忍住了，似乎有點兒不忍，也沒有勇氣對她說得那麼狠，那麼凶！

是以，他說到「我」字之後，便即語鋒一頓，以一聲冷「哼」代替了他心中的恨意。

然而，青衣少女却不放鬆地緊接着問道：「別怪你怎樣？你怎麼不說出來？」

麥亮宇劍眉微皺地望了她一眼，搖搖頭，說道：「隨妳怎麼問，我都不會告訴妳的。」

青衣少女眨眨美目道：「你不覺得你師父的話有點太誇大麼？」

麥亮宇雙眉一軒又垂，道：「先前我雖然也有過這種感覺，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青衣少女道：「是不是因為你的掌力能一掌擊斃兩個人？」

麥亮宇嘴唇微動了動，想說什麼，但却又忍住沒有說出口，倏然轉身大踏步走去。

青衣少女連忙嬌聲喊道：「喂！你等一等。」

麥亮宇停步回身，目注青衣少女，神情冰冷地道：「做什麼？妳是不是也想和我動手打上一架？」

青衣少女怔了怔！道：「你這人是怎麼了。」

語聲一頓，忽然甜美地一笑，說道：「我和你無怨無仇，為什麼要和你動手打架？」

麥亮宇神情稍霽，但仍冷冰冰地道：「不想和我動手打架，那麼妳喊住我做什麼？」

青衣少女眨眨美目，又是甜美地一笑，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麥亮宇道：「麥亮宇。」

青衣少女嬌笑道：「你知道我的名字麼？」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

青衣少女忽然嬌嗔地道：「你這人怎麼一點禮貌都不懂。」

麥亮宇不禁一怔，有點不解地望着青衣少女問道：「我怎麼不懂禮貌了？」

青衣少女道：「我問你的名字，你怎麼不問我的名字？」

這青衣少女實在天眞稚氣有趣得很。

麥亮宇不由微微一笑，說道：「妳叫什麼名字，妳如要是願意告訴我，我就聽着。」

青衣少女道：「我不願意告訴你，你就不問麼？」

麥亮宇淡淡一哂，道：「我又何必徒然多問。」

青衣少女美目一眨，道：「那麼我說我願意告訴你，好麼？」

麥亮宇道：「那我就洗耳恭聽。」

青衣少女螓首忽地一搖，道：「不！我要你先問我才說。」

麥亮宇不禁被青衣少女的這種嬌憨可愛，天眞的嬌態逗得意與飛揚地笑了。

於是，他望着青衣少女秀麗的嬌靨兒含笑問道：「姑娘，妳叫什麼名字呀，妳師父是誰啊？」

青衣少女語音甜美地說：「我名叫歐陽映雪，我師父是……」

話未說完，檀口忽地一噘，嬌嗔道：「我不來了，你壞死了。」

麥亮宇見狀不禁笑說道：「不是妳要我問的麼，怎麼又說我壞死了？」

歐陽映雪檀口噘得高高地說道：「誰叫你問我師父她老人家了。」

麥亮宇笑道：「信口多問了一句，也不能就說是壞死了呀。」

歐陽映雪嬌嗔道：「我說你壞死了，就是壞死了。」

麥亮宇對這個秀麗絕俗，天眞嬌憨的歐陽映雪，似乎感覺有點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自語地說道：「好吧，壞死了就壞死了吧。」

一頓，忽地朝歐陽映雪一點頭道：「再見。」

話落，立即又轉身大踏步走去。

歐陽映雪倏又嬌聲喊道：「喂！麥亮宇。」

麥亮宇這回沒有停步，也沒有答理，仍然大踏步向前走去。

歐陽映雪忽然一擰嬌軀，掠身攔在麥亮宇的前面，嬌嗔地道：「麥亮宇，我喊你你怎地不理我？」

麥亮宇只好停步站住，說道：「妳不是說我壞死了麼，我壞死了，妳還理我做什麼？」

歐陽映雪小嘴兒一噘，道：「你這人眞不講理，我說你壞死了，可並沒有說不理你呀。」

麥亮宇望着她秀麗的嬌靨兒，淡笑了笑說道：「妳理我也好，不理我也好，反正我們也應該分手了。」

歐陽映雪美目一眨，問道：「你要去那裏？」

麥亮宇道：「妳問這做什麼？」

歐陽映雪道：「一個人走路沒有伴兒很無聊，我想和你一起走，可以嗎？」

麥亮宇倏然一搖頭，說道：「不可以的。」

歐陽映雪一怔，道：「為什麼？」

麥亮宇冷冷地道：「我不喜歡。」

歐陽映雪道：「有道理麼？」

麥亮宇道：「我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何須要有什麼道理。」

歐陽映雪黛眉皺了皺，道：「麥亮宇，你眞是個怪人。」

麥亮宇語音冷凝地道：「妳既然認為我是個怪人，那妳就別理我好了。」

歐陽映雪氣道：「不理你就不理你，你走你的好了，誰希罕。」

說着，蓮足直跺，那秀麗的嬌靨兒都氣得發了紅。

麥亮宇忽然覺得自己語氣有點過份了些，對一個美麗天眞的姑娘說話實在不該如此決絕。

他心底這種意念一生，不由立時朝歐陽映雪歉然一笑，說道：「歐陽姑娘，並不是我不要你和我一起走，而是因為妳有妳的事情我有的事情，所以……」

歐陽映雪接口道：「誰告訴說我有事情了。」

麥亮宇星目一凝，問道：「妳沒有一點事情？」

歐陽映雪螓首一搖道：「一點事情也沒有。」

麥亮宇道：「這麼說，妳要去什麼地方也沒有一定目的了？」

「沒有。」歐陽映雪搖搖螓首，問道：「你有很多的事情麼？」

麥亮宇點頭輕「嗯」了一聲，說道：「不錯，我正是有很多的事情要辦。」

歐陽映雪道：「是些什麼事情？」

麥亮宇星目寒煞倏然一閃即隱，道：「殺人！」

歐陽映雪芳心不由突地一跳，美眸微睁，驚駭道：「你要辦的事就是殺人？」

麥亮宇冷聲道：「不錯，並且要殺很多人。」

歐陽映雪道：「為什麼？」

麥亮宇道：「因為他們都曾經要殺我的人。」

歐陽映雪想了想，道：「這麼說，你要殺的也都是你的仇人了？」

麥亮宇點頭哼了一聲，沒有接話。

歐陽映雪凝目問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麥亮宇淡淡一哂，道：「這妳就不必要知道。」

（未完）

新穎中篇傳奇故事

蕭　逸·文
天　心·圖

鶴舞神州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小昭女扮男裝，揹負刦自笠原一鶴的一箱珠寶，獨自上道，這原是其父短命無常徐雷的一着障眼法兒，冀把珠寶運往安全地點，詎知這一詭計，瞞不了陰風叟岳桐，他一路不動聲色的跟綴在徐小昭的身後，利用一艘船，騙得徐小昭自動搭船，然後擒住徐小昭，奪過珠寶，把徐小昭囚禁艙中，不料岳桐的一舉一動全落在祝三立眼中，他早已潛身船上，趁夜救出徐小昭命她先逃登岸上，祝三立潛入岳桐臥艙，制住他穴道，提着珠寶箱躍登岸上，徐小昭請他把珠寶箱交回——

＊＊＊＊＊＊＊＊＊＊＊＊＊＊＊＊＊＊＊＊＊＊＊＊

巧使擒龍記　暗運驅虎謀

祝三立嘻嘻一笑道：「徐姑娘，這箱子，我可不能給你！」

徐小昭一怔，遂由地上站起來，微微有些氣憤的道：「爲……什麼？」

祝三立目光烱烱的道：「姑娘，這箱東西是笠原一鶴拿來進貢給皇上的東西，他失去了，如今煩惱得很，我要送還給他！」

徐小昭本是氣憤的樣子，聞言後倒作聲不得。

她低下了頭，嘆了一聲，緩緩的道：「這樣是的！」

祝三立一笑道：「笠原一鶴爲了這點東西，已不知吃了多少苦頭，如今是進退維谷，你莫非忍心看他如此麼？再說這東西也不是他的，他只是足利將軍手下一個武士，東西丟了，他怎還有臉去見故主？」

徐小昭聞言，不禁落下淚來。

她用手擦了一下臉上的淚道：「老前輩，我以前是不對……這箱東西你拿去還給他吧，只是我父親……」

祝三立冷冷的道：「你父親問你，你不妨直告訴他，就說是我拿去了！」

徐小昭點點頭道：「我自有說詞，也不能便宜了那岳桐！」

祝三立皺了一下眉道：「姑娘，你身上還有銀子用麼？」

徐小昭點頭道：「有一些，還够用的！」

老狸點了點頭道：「好，我們就分手吧！」

徐小昭忽然想起來道：「糟，我的馬還在船上呢！」

祝三立點了點道：「這容易，你只在岸邊小候，我去爲你牽來！」說着身形倏地一個倒仰，已用「金鯉倒竄波」的身法，箭也似的便倒竄了出去。

起落之間，他已縱上了那艘船上。

在船尾他發現了徐小昭的馬，還有一頭白毛的小驢拴在一塊，祝三立不由大喜。

他知道那小驢必定是陰風叟岳桐所乘騎來的，自己來時匆忙，沒有騎馬，現在樂得借這頭小毛驢一用了。

想着，他就去解這兩匹牲口的帶子。

不想那匹馬却低鳴了一聲，連連打着噗嚕！

這艘船上，原有三人，當徐小昭殺了一人，現在只剩下了兩個，其中之一是陰風叟岳桐，又被點了穴，只剩下一人。

此人名叫水蠍子杜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水賊，掌中一對分水蛾眉刺，很有些功夫。他就睡在船尾舵旁，這時馬鳴之聲把他驚醒，黑暗中他看見一人正在偷馬。

水蠍子杜七一聲不哼，他隱着身子，走到了船篷後面，亮出了他的蛾眉刺。

祝三立也是一時大意，只以爲船上不會再有別的人，他倒是很放心的搭上了馬，先把徐小昭的馬拉下船，然後再回頭拉那頭小白驢。

他讓驢走在先，自己隨後。

就在這時，那水蠍子杜七自船篷後忽然現身而出，這小子倒是眞玩命。

只見他雙足猛地向前一點，一雙蛾眉刺分左右，直向着祝三立兩肋上插去。祝三立一心在照顧牲口，那會料到有此一着，等他覺出不妙時，對方的兵刄已幾乎沾在他背上，他不由驚呼一聲，整個身子向前一轉，驚魂之下，只覺得右肋旁一陣發冷，跟着一痛，他就知道自己負傷了。

想不到最近是流年不利，竟會兩次負傷。驚怒之下，這位風塵怪傑，發出了一聲冷笑，只見他整個身子，隨着向下一墮。

乍看起來，好像是他向水中落去，其實却是不然。

只見他左手倏地向上一掛，只以兩根手指，勾在了搭板之上，猛地向上一彈，「呼！」一聲，他那矮小的身子，却又再次的彈了起來。

小蠍子杜七，滿以為這種暗襲手法，必能奏功，却沒有想到，僅使對方受了一點皮肉之傷，驚悔之餘，祝三立的身子已翻了起來。

只見他人影一閃，已到了自己近前。

水蠍子杜七大聲嚷道：「瓢把子快來，有賊！」

他又那裏知道，他那個頭兒，早已為人家點了穴了，自然是不會再聽見他的呼聲了。

杜七口中這麼吆喝着，他手底下可是不閉着。

只見他一雙蛾眉刺，霍地向上一掄，交叉着向前方猛地一遞，直向祝三立雙肩上刺去。

祝三立現在自是不會再讓他得手，他時大意，險些喪生，不禁大是震怒。

此刻對方蛾眉刺遞到，祝三立獰笑道「相好的，還差一點！」

只見他雙肩霍地向後一吸，竟自向後縮了尺許左右，杜七的一雙蛾眉刺，竟是差着一點，而沒有刺上。

水蠍子杜七不由一怔，他那裏知道對方的厲害，當時足尖一點，揉身而進！

可是祝三立一雙手腕子，却在這時霍地翻了起來，不偏不倚的，正好的搭在了他一雙手背之上。

這老頭兒，發出了一聲悶哼，喝道：「撒手！」

他雙手施出了「開碑掌」的勁力，水蠍子杜七那裏承受得住？

只聽他口中「啊唷！」了一聲，一雙蛾眉刺，噗通！的墮落入水，杜七只覺得雙手背骨上一陣奇痛，手骨竟全碎。

他于負痛之下，向後猛退。

可是祝三立已如影附形，身子再次向前一偎，一隻右掌，已實實地印在了他前胸之上。

老狸祝三立發出了一叱厲，道：「下去！」

指尖向上一揚，沉沛的內力霍地向外一吐，水蠍子杜七，就像一個球也似的，整個的被彈了起來，「噗通！」的一聲，落入水內，當時就一命休矣！

祝三立掌斃了水蠍子杜七之後，伸手摸了一下側肋傷處，只覺得濕糊糊的，雖沒有什麼大傷，却也够他受的。

他咬着牙上一些藥，遂自上岸。

這時徐小昭也自暗處現出身來，她看着祝三立道：「老前輩，你受傷了。」

祝三立哼了一聲，道：「還不要緊，這條命還沒有丟就不錯了！」

說着身形一起，已坐在了小驢背上，徐小昭也匆匆上馬，二人順着江邊，直跑下去。

祝三立在驢背上，問道：「姑娘，你這就回去麼？」

徐小昭嘆了一聲道：「事已至此，我還怎麼回去？」

祝三立聞言，忙自勒住了疾馳的小驢，徐小昭勒馬望着他道：「我爹爹那種脾氣，如果知道我把東西丟了，怎會饒我？所以我想還是先到別處去避一避的好。」

老狸祝三立這時咧着嘴，直向嘴裏面吸氣，尤其是夜風一吹，他傷口就在吃不住痛。

這時他見徐小昭要走，忽然心中一動，想起了一件事情就道：「姑娘且慢！」

徐小昭在馬上回過身子，道：「老前輩，還有什麼事？」

祝三立一面吸着氣，道：「姑娘，你這件事作得實在漂亮，够義氣，笠原一鶴他必定會重重的謝謝你的！」

徐小昭臉色不禁一紅道：「誰要他謝我？……只要他不怪我就好了！」

祝三立咳了一聲道：「不會！不會！我老頭子給你保證，姑娘，妳上那去，告訴我一個地方行麼？」

徐小昭在馬上低下了頭道：「我想到四川，我舅舅那裏去住一個時期，我舅舅姓朱，在萬縣劉府街東頭上開『宏興瓷行』，是個老實的買賣人！」

祝三立連連點頭，把這個地方記下。

徐小昭很不好意思的掠了一下頭髮，道：「老前輩，你可不能把這個地方告訴我爹爹，他知道了，定會去找我！」

祝三立點頭道：「我怎麼會？不過，你父親莫非想不到麼？」

徐小昭搖頭道：「我舅舅和爹爹早就不對，他們不來往，絕不會想到我投了他去！」

祝三立摸了一下鬍子，道：「這就是了。」

說着話，他一個勁的皺着眉，徐小昭道：「怎麼，你很痛麼？」

祝三立擺了一下手道：「不要緊，姑娘，我還得向你要一件東西，不知你肯不肯給我？」

徐小昭擦了一下眼皮，道：「什麼東西？」

祝三立一笑道：「我想向你要你背上的月琴！」

徐小昭笑着搖頭道：「那怎麼行呢。我自己還要用呢！」

祝三立眯縫着一雙細目，微微笑道：「那就隨便給一樣也行，不過，最好的是你一件貼身的東西！」

徐小昭羞澀的笑道：「要來幹什麼……呢？」

老狸赫赫一笑，道：「你就別管了麼……大姑娘，我這件事要是給你們說成了，姑娘，妳可怎麼謝我？」

徐小昭臉色一陣緋紅，訥訥道：「我可不懂……」

她說着話，左右望着，顯得很是不好意思的樣子，夜風把她頭上的青絲飄起來，長長的，就像是一蓬烏雲也似的，她是那麼的可人！

老狸祝三立望着她嘆了一聲，道：「姑娘，你一身本事令人佩服，以後要好自為之，不要再在江湖混了！」

說着他由身上取出了一把七首，遞給他道：「這個你先收下！」

徐小昭奇怪的接過來道：「咦！這不是笠原一鶴的麼？」

祝三立含笑道：「不錯，這是他三口

腰刀之一，我想他一個人也要不了這麼多，這口刀你就收下吧！這也是你們之間的一段緣份！」

小昭立刻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她不由立刻低下了頭，祝三立道：「姑娘，你也拿一件東西給我，天可快亮了，我還有事呢！」

徐小昭這時眞是羞得面紅耳赤，所幸天很黑，她環視了一下，望着祝三立一笑道：「好吧，這是送給老前輩的，可不能轉送給別人哩！」

祝三立哈哈一笑道：「好！好！快給我吧！姑娘！」

徐小昭背過了身子，過了一會兒，她才轉過來，只見她手上多了一串珠子。

祝三立笑着接了過來，心裏却不禁笑道：「這是你貼身的東西，能送給我這個醜老頭子麼？你給我裝糊塗！」

他心裏這麼想着，可是不便說破，只覺得那串珠在手裏還溫着呢！知道這串珠子，必定是戴在他身上，臨時才摘下來的東西。

她能够把這種東西交給自己，也就可以看出來，她內心對於笠原一鶴，是如何的敬愛了。

徐小昭這時掉轉過馬頭，她深深的低着頭，現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樣子，祝三立笑道：「姑娘請放心回去吧，你還有什麼事？要我為你辦沒有？」

小昭在馬上背着身子搖了搖頭，却又低聲道：「前輩見了我爹爹，還請手下留情才是！」

說着，她流下兩行淚來。

祝三立微微一怔，他點了點頭，道：「姑娘放心，我記住就是了！」

徐小昭望着他點了點頭，一帶馬韁，順着江邊，一路飛馳了下去，祝三立這時傷處，被冷風一吹，疼得更受不了，他摸索着上了一點藥，這才騎驢而去！

這件事辦成功，他很是高興。

現在，他要接着去盜那個翡翠梨，只是這件東西，現在是否眞在徐雷手中，尚不得而知。

因為他知道，這枚翡翠梨的原來主人白姍，已經來了，這個婦人可不是等閒之人，也許翡翠梨已經到了她的手中也未可知！

老狸祝三立，不禁如此深深的發起愁來。

要說起來，他實在不願意去惹這種麻煩，可是一來受了涵一和尚所託，再者自己已然誇下海口，這件事要是辦不成功，可就難免失笑了。

在一家客棧裏，祝三立休息了幾天。

他身上的那一點傷，本來也算不了什麼，休息幾天也就好了。

現在，他又有足够的精力，去應付另一件棘手的事情了。

× ×

大勝關西邊的那一所鼓樓，在微風細雨之中，發出了一片昏黃的燈光。

翠娘白姍，獨自在窗前凝望着。

也許是她有預感，她總覺得今夜必會有人來似的。

她靜靜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几上點着一盞油燈，油燈一邊，放着她那一口昔日仗以成名的寶劍。

匡芷苓合衣臥在床上，她也沒有睡着，耳朵時常在注意着窗外的動靜。

翻了一個身子，她輕輕地坐了起來道：「媽呀，睡吧，這個時候是不會再有人來了。」

白姍回過身來，搖了搖頭道：「還不到時候，你睡吧，到時候我再叫你！」

匡芷苓這才又躺了下去，漸漸就睡着了。

白姍這時熄滅了燈，她悄悄的拿起了寶劍，走出樓外，當空仍然飄着淫淫的雨星子。

她不禁皺了一下眉，心說：「我大概是太過慮了，這種天，是不會有什麼人來的！」

想着她就頂好了門，重新上樓，匡長青和匡芷苓都睡熟了，看着這兩個孩子，她內心不無感慨。

自從匡飛棄家出走之後，拋下這兩個孩子，經自己苦心教養，幸能把這兄妹二人撫養成人。

這多少年以來的痛苦，那是不足為外人道的，莫非丈夫匡飛的心，眞比鐵石還硬麼？

「他怎麼會連來都不來一次，就算他不要我，莫非連自己的親骨肉，也不要了麼？」

想到此，不禁泛起了一種莫名的怨恨，這種長年心靈上的折磨，是無法用言語加以形容的。

在匡長青的牀前，她停立了一刻。

這孩子的那張臉，一雙劍眉，倔强的嘴，眞和他父親是一個樣。

白姍不由低低的嘆息了一聲，拉開了一條薄被為兒子蓋上！

然後，她再走到另一房裏，輕輕的躺在女兒身邊。

她腦子裏思慮頻繁，只是這麼些年，所想的都是一樣的，久而久之，她已經麻木了。

只不過這時，在她知道了涵一和尚這個名字之後，她的這種感慨就更重了。

現在翡翠梨已然已到手，就足以証明匡飛確是在日本了，涵一和尚即是他生平至交，那麼匡飛在日本的事，他不能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而始終不告訴自己，這個和尚顯然是內心有愧，說不定匡飛的出走，就是這個和尚搗的鬼。

她越想越氣，眞恨不能立刻找到那個和尚理論一番，看看他到底是何居心。

似如此，想想恨恨，恨恨想想，不知不覺已近四鼓，白姍才在朦朧之中閤上了眸子！

在隔室的匡長青，其實並沒有睡着。

方才白姍為他蓋被子，他也知道，為了使母親安心，他所以裝睡着。

他常常會在深夜裏，發覺母親站在身邊。

他那種慈祥的目光向自己凝視着，匡長青就能知道，母親又在思念着出走的父親了，他不知道，怎麼去安慰媽媽，可是他內心已有一個計劃，自己無論如何要把爸爸找回來，這個願望，在他內心，已思索了很久，可是苦的是無法下手。

這多少年來，自己走南闖北，跑的地方也不少了，可是父親的下落，仍然是杳如黃鶴，怎不令人傷感失望？

黑羽匡長青是一個很孝順的孩子，每當他看見母親這種發愁的樣，內心眞比刀割還痛。

這時母親走了，他反倒是再也睡不着了。

不知何時，外面的雨也停了，月光隔窗照進來，似鋪着一層銀色的光。

在朦朧之中，匡長青聽得樓下的馬，噗噗的打着噗嚕，就在這時，一條人影，比貓還輕的躍上了窗口！

匡長青不由驀地一驚，他很敏感的探手枕下，摸着了他的那口劍。

一個念頭，立刻阻止他這麼做。

他於是又抽回了手，佯作出了一副熟睡的樣子。

這條人影，在窗前一塌身子，匡長青幾乎沒有看清他是用什麼身法，他竟自進到了房中。

當他再次的站起身來時，匡長青這才看清了，來人是一個瘦高的老者，好像歲數並不太大，約在五十左右。

他的唇下，留着有半尺多長的一綹黑色的鬍子，一雙眸子，開闔之間，神光外露！

他左右的看了一眼，目光向匡長青房中望去。

匡長青心說，母親果然不是多慮，看來這人必是那短命無常徐雷不會錯了。

想着，他暗中提了一口眞氣。

他想這徐雷必定是失去了那枚翡翠梨，心有未甘，他來此，定是在找尋那枚翡翠梨而來的！

果然，他看見這個人足下一點，已同風也似的到了牀前。

他身子輕靈，匡長青雖是清醒之中，竟未聽到一些聲音，他不禁暗暗的佩服來人的這身功夫。

短命無常徐雷，他並沒有見過，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只是聽母親描敘過，故而猜想來人可能就是！

這時就近而視，才看清了此人的眞面目！

只見他頭紮黑布，雙目如炬，一雙劍眉又黑又長，鼻正口方，頷下黑鬚，根根見肉。

這人穿着一件緊身的黑緞箭褉，背後紮着一口長劍，劍把甚長，有異於時下一般。

匡長青乍然一看，似乎認識此人。

可是當他仔細看後，又覺得這人自己並不認識！

他心中畧微有些驚異的是，想不到短命無常徐雷，竟有如此一副堂堂的儀表。

再者，聞聽母親說，那徐雷所使用的兵刄，乃是一對五星怪輪，怎麼此人背後却是一口怪刀。

「莫非他並不是徐雷不成？」

這個念頭頓時令他心中一驚，如果說來者不是徐雷，那麼他又是誰？他又來此何爲？

黑衣老者目光直直的看着牀上的匡長青，足有半盞茶的時間之久，然後他又彎下了身子。

他的臉，近得幾乎都要挨在了匡長青的臉上。

這種態度，使得匡長青只好閉上了眼睛。

他不得不假裝翻了一個身子，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黑衣老者似乎十分驚覺，只見他身子猛地騰起，僅憑兩隻手肘的力量，把整個身子貼在了房頂之上，直到匡長青安定之後，他才又像一片枯葉一般的飄落而下。

這一次，他才發出了一聲輕嘆！

匡長青似乎看見他，伸出一隻手來，在眼睛上揉了一下，他好像是哭了。

這種動作，直把匡長青看得呆了。

他眞不知道這人是幹什麼的？

當時正要騰身而起，却見這人身形一飄，却向母親暫居的那間房內行去！

匡長青不禁大吃了一驚，這時候他不能再裝糊塗了。

當時匆匆自枕下掣出了長劍，身形一挺，已下了牀，緊接着往下一塌身子，揉身而上。

現在他已躡身隨在了那老者之後。

却見這人此時，已立於母親房內。

他只是遠遠的站在一邊，打量着牀上的白姍和匡芷苓，一雙瞳子精光四射。

這樣過了很久，他輕輕一點身子，竟向牀前撲去。

匡長青生恐他會對母親妹妹不利，看到此，他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

當時身子向下一矮，右掌橫劈而出，口中厲叱了聲：「老賊！你要如何？」

充沛的掌力，發出了呼地一聲。

那人全身貫注着牀上的母女，不意竟會有此一着，當時大吃了一驚，只見他整個身子向後一個倒仰，「颼！」聲，已射向了窗口！

緊接着第二次翻身，却是一招「細胸巧翻雲」，如同一隻鷂子也似的，翻了出去。

黑羽匡長青那麼凌厲的掌力，竟是打了一個空！

可是他有備在先，絕不叫對方跑了。

這時他冷笑了一聲，足尖一點，已用「八步凌波」的輕功絕技，撲窗而出。

身形一落，已看見那老人瘦高的身子，落在矮牆的牆頭之上。

匡長青怒叱了聲：「朋友，你往那裏走？」

他左腕隨着向外一翻，已自掌心內發出一粒「棗核鏢」。

這三枚暗器，一出手形成一個「品」字形，只一閃已到了老人身前。

黑衣老者冷哼了一聲，只見他身子霍地一偏。

同時間，寒光一閃，只聽得「叮噹」一聲，三枚暗器，已爲他那長柄怪刀，劈落在地！

他口中冷冷的道：「孩子，不要跟我打，你還差一手！」

說着身子一掠，已飄落於圍牆之外。

黑羽匡長青不由面上一紅，他還沒有受人這麼侮辱過，當下咬牙，足下一連幾個起縱，已猛撲了出去！

這時鼓樓之上，先後落下了兩條人影，現出了匡芷苓和白姍的身影來！

匡芷苓驚慌的道：「有人來了，哥哥追下去了！」

說着就要跟蹤而出，却爲白姍制止道：「不必如此，你哥哥一個人，就足够應付了！」

匡芷苓飄身而下道：「你老人家如何知道？」

白姍冷冷一笑道：「來人如果是一個有本事的人，也就不會跑了，我們回去，等你哥哥回來一問就知！」

匡芷苓一想，確有道理，縱然現在想追下去，也是來不及了。

他二人遂又上樓而去，這時，黑羽匡長青一路猛追，已離着前面那人不遠。

那前行的老者，忖着離開鼓樓甚遠，才把脚步放慢了些，如此一來，很容易就被匡長青追上了。

由於方才匡長青在這人手下兩番失招，他安心要找回臉面來。

這時突然被他追上，自然不會手下留情，當時冷笑一聲，道：「相好的，你跑不了啦！」

掌中劍，由上而下，劃起了一道銀虹！直向這人頭背上劈了下來。

這老者好像背後生了眼睛一樣，匡長青的劍已堪堪沾在了他的衣服上刹那之間，就見他驀地一個轉身。

只見他雙掌向正中一合，「拍！」一聲，已把匡長青這口劍夾在了雙掌之中。

這種怪異的手法，使得匡長青大吃了一驚。

他用力的向後抽劍，可是老者似乎雙掌之上，有絕大的吸力，吸得他劍身緊緊地，休想拔出分毫來。

黑羽匡長青正要用力外拔，却見那老者雙掌一分，匡長青禁不住一連退了幾步，才站住身子。

他不由又驚又怒的道：「朋友，你是什麼人，鬼鬼祟祟意欲如何？」

老者一雙深邃的眸子，定定的注視着他，微微嘆息了一聲，說道：「你是匡長青麼？」

匡長青冷笑道：「正是你大爺，老兒，你又是誰？」

老者神色一變，兩彎濃眉微微一皺道：「不要對我這麼說話，你看不出來，我是一個有了年歲的人？」

匡長青不知怎麼，對於這個老人，心中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敬畏感覺，總好似對方眉目之間，有種說不出的神威，令人不敢加以輕視。

這時聞言之後，他不由俊臉微紅。

當時冷哼了一聲，道：「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老者冷哂了一下道：「那倒不必要，孩子，你剛才幾手劍法，確是不弱，這証明你平日是如何的用功了，只是你的劍術偏重于實力，而少變化，因此……」

他用手摸了一下自己，一本正經的道：「……你如果遇見像我這樣的敵人，可就難免要吃虧了！」

他輕嘆了一聲，遂又道：「這些武功，莫非是你母親教給你的？」

匡長青面紅耳赤的道：「依我看來，你的武功也不見得怎麼好，只不過會用巧勁，到底算不了什麼眞本事！」

老者後退了一步，伸出大指，指了一下他背上的那一口長柄怪刀道：「這麼說，你是對我不服氣了，孩子，好吧，你願意見識一下我背上的刀麼？」

匡長青冷笑道：「請快撤刀！」

老者微微一笑道：「倔強的孩子！」

說着右腕一翻，已把背後那口長刀撤在手中。

他指着這口寒光四射的長刀道：「此刀名『曬衣竿』，乃是東瀛七口名刀之一，孩子，你如能够勝了它我倒是服了！」

匡長青平日個性，豈能容忍別人以這種輕浮口吻對自己說話？可是老者一口一個孩子，他却並不以過，反倒覺得是一種親切的語氣，這也是怪事。

當時他微微吃驚的道：「這麼說，你也是來自日本了？」

老者怔了一下，遂道：「我只說，這口『曬衣竿』，乃是日本名刀，並未告訴你，我這個人，也是來自日本呀！」

他說着，後退了一步，雙手握刀，那樣子極像是笠原一鶴對敵時的模樣。

黑羽匡長青不禁又是微微一怔，道：「笠原一鶴這個人你認得麼？」

老者又呆了一下，他搖頭一笑，道：「我們比武就是比武，你的問題眞是太多了！」

匡長青點頭冷冷一笑道：「你休要要瘋賣狂，如果你是敗了，看你還有何臉面在此說教？」

說到此，他身形猛地向上一撲，掌中劍由下而上，猛地向老者胸腹之上撩去。

黑衣老者身形向左一偏，手上的那口「曬衣竿」，霍地向外一磕，只聽得「噹！」地一聲，兩口兵刄碰上了一塊。

匡長青素以腕刀勁大而自負，普通一般人，何能承他這一擊之力。

可是他這次和老者一擊之下，只覺得虎口一陣發熱，差一點把手中的劍拋了出去！

這一來，他才知道，來人的厲害，不由着實的吃了一驚，黑衣老者更是出乎意料之外。

只見刀身向外一旋，含笑道：「孩子，你的臂力驚人！」

看到此，刀身一偏，帶出了一陣寒光，直向匡長青腿上砍去！

匡長青這時已知道來人確實厲害，他身子霍地向上一騰，老人這一刀已走了一個空。

他見眼前機會難得，身形往右一轉，掌中劍掄着向外一翻，直射對方側肋。

那老人一聲冷笑，掌中窄刀向外一遞，借力使力！

這口刀向匡長青劍上一壓，他身子驀地騰起了八尺左右，却由匡長青頭頂上掠了過去。

匡長青不由怒吼了一聲，這人連番四次的對自己心存戲耍，已不禁激起了他內心的憤怒！

這時他以爲對方存心想跑，更不禁大怒！

他身子一撲過去，大喝了一聲道：「看劍！」

掌中劍平直着向下一落，劍芒一吐，有如銀虹貫日一般，急地暴長了倍餘。

那老者本是背着身子忽地一個轉身，神色一變，他猛然一個錯步，掌中刀雙手握住，向外一磕！

這一次力道更足，聽得「噹！」的又是一聲大震，二人都不禁後退了幾步。

老者微微一笑道：「孩子回去吧，天快亮了！」

說罷，身形忽起，可是黑羽匡長青怎能放過他？

他向前一搶步，用匡家嫡傳的暗器打法「雙飛指」，右手的劍忽交左手，五指向外一翻，中食二指却用「隱」力，把夾在指縫內的一雙「棗核鏢」打了出去！

這雙暗器，一出手，卽發出了一聲輕嘯！

那黑衣老者，身形騰起，忽地聞聲轉身。

可是這種「雙飛指」的打法太快了，快得令人幾乎連眨眼睛的時間也沒有。

黑衣老者本是此道高手，可是一時疏忽，竟不及防止，又驚呼了一聲，刀身向外一偏，「叮！」一聲，打落了一枚。

可是偏上方的那一枚，他却是不及打落。

只聽見「棗核鏢」，竟自由他腋下穿了出去，雖說是沒有打着，却也被擦了一下。

這老者痛得吸了一口氣，身形隨着飄落一邊。

這時匡長青已壓劍而上道：「朋友，你還沒有交待清楚，想開溜却是不行！」

黑衣老者一隻手摸了一下傷處，冷冷一笑道：「手法確實高明，只是孩子，你卻忘了，在發暗器之時，應該先打一個招呼，這樣傷人又能算得是什麼光榮？」

匡長青不由臉色一紅道：「這個你管不着！」

老者這時探出手來，低頭看了看，好像他那雙左手上已沾了一些血漬，於是慘笑道：「我已傷在你的暗器之下，還不要我走麼？」

匡長青冷笑道：「你要報出姓名，說出來意，我才能放過你，否則，你就要勝過我手上的這一口劍！」

說着他揚了一下手上的劍。

黑衣老者不由沉聲一笑道：「你這孩子也太稱強了，也罷，我就敎訓你一番，你也不會落得旁人閒話！」說着他晃了一下手上的刀，道：「孩子，你要怎麼才服輸呢？」

匡長青冷冷的道：「要我服輸，却要令我心服！」

黑衣老者點頭淡漠的道：「好吧，我就叫你心服！」

說到此，身形一個疾轉，已到了匡長青身邊，他掌中的這一口刀，平着就像雪花也似的削了出去。

匡長青劍身一領，遂展開了身法。

他安心要把老者敗于手下，所以展開了一路劍法，只見人影閃閃，劍光如虹。

就在這卽將黎明之前，荒僻的曠野，這二人，一老一少，一交上了手，各自都展開了迥異離奇的身法。

一刹那間，已對拆了數十招上下。

東方，已微微有了點明色。

至此，那黑衣老者，似乎才有了些着急，急聽他長嘯了一聲，身子驀地向前一伏。

匡長青乘機揉身而進，掌中劍「撥草尋蛇」，一劍刺去，却見那老者隨着劍勢在草地上一翻。

這種情形看起來，極像是爲匡長青一劍刺中，等匡長青發覺劍尖刺空之時，再想抽身撤手已自無及。

他就覺得身前人影一幌，同時肩中一涼。

對方那口細窄的長刀，已經搭在了自己肩上，冰寒刺骨，不由得口中「啊」了一聲。

黑衣老者立在他身後，微微笑道：「現在你服氣了？」

匡長青不由垂頭喪氣道：「你不如殺了我吧！」

老者呵呵笑了一聲，道：「孩子，我怎能下手殺你，就是傷了你一點皮肉，也會使我於心不安啊！」

匡長青大是驚異的說道：「你到底是誰？」

老者還刀于鞘，微笑道：「你已敗了，何必多問，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我的來歷的，不過不是今天，我走了！」

黑羽匡長青不由追上了一步道：「朋友，你請留步！」

可是那老者却不再回頭，一路飛騰縱躍而去！

匡長青知道追他不上，再者，就是追上了又能如何呢？自己已經敗在了他的手下了……

這一刹時，他確是羞愧得無以復加，怔怔的站在當地，他心裏想：這個老人到底是誰呢？

由他語態行動上看來，他對自己有着極好濃厚的情意，否則，自己由暗器傷了他，他却又何必對自己如此留情？

當時不禁更是百思不解，他一個人立在原處，思想着這個奇怪的遭遇，不知竟是天光大亮了。

忽然他聽到匡芷苓在身後叫道：「哥——你這是怎麼了，誰在罰你的站呀？」

匡長青回過身來，微微嘆了一聲道：「走吧，我們回去吧！」

一面說着，他摸了一下頭上的露水。

匡芷苓呆呆的道：「你這是怎麼啦？你不是追賊來的麼？」

匡長青搖了搖頭道：「他不是賊！」

匡芷苓更是驚奇了，她睜大了眸子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你一個人站在這裏，是被他點了穴還是怎麼樣了？」

黑羽匡長青只苦笑了笑，他心裏失望得很。

因爲他一向很自負，想不到這次同母親出來，第一次和敵人交手，就敗在了人家手裏，如果傳揚出去，黑羽匡長青的威望，眞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了。

他咬了一下牙道：「媽呢，我們回去再說！」

才說到此，就見白姍快步走來，匡芷苓忙叫道：「媽，快來吧，哥哥不知怎麼了？」

匡長青瞪眼道：「妳少亂說，我也沒有傷着什麼！」

匡芷苓說道：「那麼，你怎麼會呆站

在那裏？」

這時白姍已走過來，她微笑道：「你不要打岔，叫你哥哥歇口氣再說！」

匡長青搖了搖頭道：「我不累！」

白姍拉起手看了看他，一笑道：「你遇見了厲害的對手了吧，打敗了是不是？這也沒有什麼，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們母子這幾手功夫，實在算不了什麼！」

匡長青嘆了一口氣道：「這人太怪了，我眞想不明白他！」

白姍皺了皺眉，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來，我們邊走邊談！」

黑羽匡長青這才把方才的經過，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說完之後，他劍眉微軒道：「媽，你看，你看，這個人到底是什麼路數？」

翠娘白姍這時臉色蒼白，她不時的用一雙手按着前額，口中喃喃的道：「是啊……這太不可能了！」

說着，他們已來到了那所鼓樓，進內之後，白姍坐了下來，她咬了一下唇，冷冷的道：「青兒，你再形容一下這人的模樣！」

匡長青驚詫的皺了一下眉，道：「高高的個子，濃濃的眉毛，眉心之間，有紅痣一顆……」

白姍忽然抖動了一下，她緊緊的抓住了匡長青的一隻手，面色大變的道：「青兒，你竟叫他走了……你……」

匡長青大驚道：「媽！你怎麼了？……這人是誰？」

白姍顫抖的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孩子，這個人就是你們的父親匡飛啊！」

此言一出，匡長青匡芷苓却不由大吃了一驚，俱都呆住了。

匡長青口中喃喃的說道：「這……這不會吧！」

白姍冷冷一笑道：「這麼多年，他樣子多少變了一些，可是眉心那顆紅痣，却是我永遠忘不了的！虧他還會想到我們，居然還有臉偷偷來此！」

匡芷苓這時楞了一下，忽地一拉匡長青道：「走，哥，我們快追下去！」

白姍苦笑道：「不要追他，他要是想見我們，也不會走了，這麼多年，我們都忍下去了，又何必再見他！」

說着發出一聲冷笑，可是不可否認的，匡飛突然出現，在她內心，是一個極大的波動。

她幾乎有些無法自持了。

匡長青更不禁呆住了，他喃喃的說道：「如果眞是爸爸，他這麼做又是爲了什麼？」

白姍冷哼了一聲道：「不爲什麼，只是在外玩厭了，忽然想起了有我們這三個人，來看看解個悶兒！」

匡芷苓搖頭道：「也許爸爸覺得內疚了，是來給媽道歉來的！」

白姍冷冷道：「你也把他想得太好了，這種人還會有良心發現的一天麼？」

匡芷苓看了他哥哥一眼，她知道母親潛在內心的憤怒太深太久了，她對于父親的怨恨，絕不會輕易的化解，這時不禁深深的發起愁來。

白姍站起來，走到窗前，看了一會，轉過身來，道：「青兒，他告訴你是來自日本麼？」

匡長青搖頭道：「沒有，他只說他那口名叫『曬衣竿』，是日本的七口名刀之一！」

翠娘冷冷笑道：「這已經夠清楚了，我早就懷疑他這些年來，必定不在中原，現在果然證實了！」

匡長青也突然想起，他點了點頭道：「怪不得他的刀法很怪，有幾手和那日本武士笠原一鶴有點相似。」

說到此，他怔驚了一下道：「哦——莫非笠原一鶴和他有什麼關係不成？」

白姍冷冷的道：「這倒還不能確定，不過由此可以證明，那翡翠梨，確實是他帶到日本去的了！」

說到此，他恨恨的道：「是了，他必定是來偷回那梨來的，好狠心的人……好狠心！」

匡長青怔怔的道：「這倒不像，他只是對我們每一個人呆望，却沒有翻什麼東西！」

匡芷苓也點了點頭道：「我想爸爸不會是那種人……」

正說到此，白姍突然怒嗔一聲道：「住口！」

二人不由都嚇了一大跳，一齊呆望母親。

白姍怒容滿面的道：「你們要是我的兒女，就不許你們叫他爸爸，他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對你們更沒有盡到一點作父親的責任，這種人，你們還叫他爸爸？」

兄妹倆，這時俱都情不自禁的低下了頭。

白姍這時眸子裏，噙滿了熱淚，極爲凄苦的表情，苦笑着，喃喃的道：「回來，現在你回來了……也好，這十幾年來的恩怨，我倒要和你好好算一算了！」

匡長青站了起來，嘆了一聲道：「媽，你還是想開一點吧，以我看來，這個人未必就是，也許是另外一個人！」

白姍冷冷的一笑道：「我倒希望不是他，很快我們就會知道，他既然來到此地，我們早晚能見着他的！」

匡芷苓迷惑的道：「媽，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白姍冷冷一笑道：「現在他回來了，事情就好辦了，據我所知，那涵一和尚，乃是他的至友，他必定是住在那裏，我就找上門去！」

匡長青怔了一下，道：「找……上門去？」

白姍痛恨的道：「我要當面見着那個和尚，看他怎麼抵賴，我還要問他，我們母子三人何負于他那個禿驢？他幹什麼如此對我們……」

說到此，淚水簌簌而下，接道：「這十幾年來，那和尚把我們害得好苦……」

兄妹二人見母親傷心，也都禁不住黯然神傷，一齊低下了頭，白姍擦了一下淚又道：「孩子，我們要堅强起來，不要聽了你們父親的花言巧語，就饒過了他，這十幾年來，他的心就這麼恨，我們絕不能認他！」

二人不由得一齊點了點頭，匡芷苓抬起頭來道：「可是，他老人家又來作什麼

呢？」

白姍苦笑道：「我不是說過了，他要把這個翡翠梨給偷回去，這個人是對我們一點情份都沒有了。」

她站起了身子，憤憤的道：「這個地方，我實在也不想多留了，我們快離開吧，我們找那個和尚去！」

匡長青皺了一下眉道：「我們如一走動，豈不要被徐雷發現了踪跡？再說，那陰風叟岳桐，大概也快來了。」

白姍道：「也顧不了那麼多了，那岳桐自己不來，我們總不能等他一輩子，再說，我們怎能同他合夥做强盜呢？」

匡芷苓皺了一下眉道：「這幾天徐雷很注意俺們，我看再等一二天，等風聲小一點再走好不好？」

白姍斷然道：「再等一天，明天晚上我們就起程！」

她忽然又想起一事，道：「小苓，你去把我那個枕頭拿來！」

匡芷苓莫名的點了點頭，遂進內室，把一個長方形的緞枕拿來，白姍接在手中，只見她雙手一分，枕頭已分爲兩半。

就在枕內，箝着一個四方形的小小晶匣子。

白姍拿起來，把匣子打開，內中赫然是一個翡翠梨，玉光寒潤，甚是好看。

翠娘冷笑了一聲道：「所幸這地方隱秘，否則，你們那見利忘義的爹爹，早就把它偷去了！」

說着又歸入匣內，放置枕內，合好了枕頭。

匡芷苓皺眉道：「這梨的開法，爸爸知道麼？」

翠娘目光直直的瞪着她，匡芷苓才發現自己說錯了話，又喊出「爸爸」這種親切的稱呼了。

白姍望了他一會，嘆息了一聲，說道：「這也不能怪你，你們都是純潔的好孩子……」

她說着冷冷的笑道：「天下只有我與你父親二人知道開啓這梨的方法，別人到手也是無用！」

匡長青皺眉道：「也許父親告訴了第三個人也不一定？」

白姍茫然的搖搖頭道：「這大概不會，當初我把開啓之法告訴他時，我二人曾盟有重誓，絕不把這隱秘，告訴第三人知道，否則死於刀下！」

才說到此，忽聽得廟外面，一人突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那位施主來一趟吧！」

三人全是一怔，白姍丟了個臉色，匡長青忙推門而出，却見廟門前，站着一個衣衫不整的短裝老和尚。

這和尚僧不像僧，俗不像俗，所着僧衣，更是前襟長後襟短，頭上那頂僧帽，倒是新的，可是戴得又太高，可能是帽子不合適，半拉爪皮都露在外面。

這和尚看起來眞是別提有多邋遢了。

矮小的個子，黑黃的面皮，黃禿禿的眉毛，一個大鼻子，却是又紅又大，還有一隻眼，幪着黑布。

黑羽匡長青走過來，皺了一下眉道：「和尚，你是幹什麼的？」

這和尚伸了一下手，佛禮又不像佛禮，彎腰又不像彎腰，他笑嘻嘻的道：「老衲想給這裏面的施主，化個小緣，佈施幾兩銀子！」

匡長青搖頭說道：「和尚你錯了，這地方沒有住什麼人，你到別處去吧，你沒有看見嗎？這裏不過是個鼓樓，不是住家的！」

和尚一隻手摸着帽子道：「這……裏面沒有人麼？」

匡長青微怒道：「那個還騙你不成？不信你自己看！」

這和尚倒眞的走了進去，他雙手合十，探頭探腦的道：「哦——眞個的！」

說着，探了一下頭，向樓內看了一眼，這時匡芷苓正在窗前，那和尚看了個正着，他立刻縮回頭來，合十倒退着，嘴裏喃喃的唸道：「罪過，罪過，原來還有人在裏面！」

說着又向匡長青一拜道：「打攪，打攪——老衲再上別處去吧！」

說着，回過身來，却見樹下拴着一匹白色的小毛驢，這和尚就騎上驢背，一路向山下走去。

匡長青皺了一下眉，却見匡芷苓走出來道：「奇怪，這和尚看着好臉熟！」

匡長青搖了搖頭道：「不過是個走方化緣的野僧罷了！」

二人遂回稟知了母親，白姍想了想，也沒有說什麼……。

不言他母子三人，在廟內談話，暫且先說一說那個打算的和尚。

他騎在小驢背上，一路哼着小調，所哼的可不是一般佛音禪唱，却是一些時下的小調。

漸漸走遠了，下了這個山坡，他就勒住了這匹小毛驢，心裏却不禁想道：「不錯了，那個女孩子不就是白姍的愛女麼？白姍一定在裏面。」

他重重的拍了一下鞍子道：「好！今天晚上就下手！不過……」

他可是又楞住了，心忖道：「那白姍母子三人，可都是够扎手的，我要是一不小心，可就臉丟大了！」

想到此，重重的嘆了一聲，道：「媽的，老和尚可把我給害苦了！」

可是他轉念一想，立刻點了點頭道：「對，我就給他來一個趁火打刦！」

驅着他的小毛驢，就一直向下走，到了一家客棧，店伙計看着他道：「和尚你回來了？」

這和尚一笑道：「可不是回來了，你還不叫我回來是怎麼看着？」

夥計一笑道：「老和尚你不住廟，還住客棧呀？」

和尚下了小驢咧嘴道：「扯你娘臊，和尚怎麼不能住棧，不給錢是不是？」

夥計笑着搖了搖頭，心說這狗和尚可眞厲害，就不再說話了。

這個二楞子和尚，進店之後，索來紙筆，關上門，立刻寫了一封信，原詞爲：

「徐雷老兒：翠娘白姍那個婆娘，就住在城西黃土坡的一個鼓樓裏面，你要找她快去，最好今天晚上，說不定她明天就走了。』

又加了一條註：「翡翠梨一定在她手中。」

他沒有具名，寫好之後，他封好信封，立刻叫了一個伙計，給了他幾個錢，囑他送至某某地方，並告訴他，信一交到就回來，不必等回音。

伙計依言而去，一直到下午才回來，說是信投到了。

這和尚關着門苦思了整個下午，打坐，調神，就等着今夜一展身手。

夜色沉迷之中，短命無常徐雷來到了黃土坡前，他悄悄的行，到了附近，打量着這所看來破舊不堪的鼓樓。

他心中不由推想道：「不要是他們有什麼計吧，故意騙我來此的！」

但無論如何，自己非要進去看看才是，那個翡翠梨，被人騙去了，實在是令人不甘心。

這個時候，他根本沒有心情，再去分析寫信人的動機是什麼了，就算是對方故佈陷阱，這個陷阱，自己也只得往下跳！

他打量着這破舊的磚牆，預先想好了退路，這才輕輕把身子縱起，落向牆磚。

樓內一片沉靜。非但是沒有一盞燈，就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短命無常徐雷，在牆上微一塌腰，就像是一隻戲簷的狸貓一樣的，已縱身上了鼓樓。

這座鼓樓，早已廢棄不用，樓牆斜斜的，附近生着路草和荒樹！

徐雷四週打量了一眼，他用一隻脚，勾着樓簷，身形一個倒翻，還飄然的落在了廊內。

樓內共有兩間房子，翠娘母子三人，就分住在這僅有的兩間房中。

徐雷站定了身子，用他那一雙慣於判物的雙目，在附近看了一眼，已可斷定，室內必有人住。

他抬動右手，已把背後一雙「五星輪」，撤到了手中，霍地向前一個滾身，已來到爲首的一間窗前。

窗子是半掩着的，他輕輕推開了些。

借着月光，他看見了一個年少人，正在他的床上熟睡着，徐雷這時眞是財迷心竅。

他，絲毫也不怕房間的人察覺，只見他一長身，已越窗而入。

就在這時候，只聽見「叭！」一下大響。

一大堆屋瓦，穿窗而入，落在地上打了一個粉碎。

短命無常徐雷道了聲不好！

就見那床上的少年，一個翻身躍了起來，怒叱道：「什麼人？」

徐雷這時把心一狠，二話不說，掌中一對五星輪「雙峯貫耳」，向前一抖，直向少年兩處太陽穴上打來。

這種聲音，立刻驚動了室內的白姍母女，匡芷苓高聲叫道：「哥哥，可千萬不要讓他走了！」

徐雷這時見事態敗露，不由狂笑了一聲，道：「白姍，老頭來問你討還東西來了！」

說着一雙五星輪，驀地向兩邊一分，用「大鵬單展翅」的手法，直向匡長青側肋上劃去。

匡長青長劍一分，用「甩手」，只聽見「錚！」一聲，已把對方一隻五星輪擋開。

徐雷一聲獰笑，說道：「娃娃，你是找死！」

他身子霍地一塌，雙輪緊緊貼着地面，直向匡長青前胸上翻去！

可是就在這時，亮光一現。

徐雷猛地回首，却見門前立着一個婦人，手持着一盞油燈，徐雷細一辨認，不由倏一個翻身，飄出了丈許以外。

他臉上一陣發紅，憤憤的道：「白姍，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你騙走了我的東西，莫非還當我不知道麼？」

白姍玉手一擺道：「青兒不許動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說着她睜着一雙妙目，望着徐雷道：「徐雷，你說什麼？」

短命無常這時候一張臉，氣得變成了紫色，他冷笑道：「白姍，你還要裝麼？今日老夫已找到了你，諒你也走不脫，我實在佩服你手段高明，不過，你也絕不會想到，我會到這裏……」

白姍皺眉道：「徐兄，你說些什麼？我可一句也不懂。」

徐雷狂笑了一聲道：「白姍我看在你一個女流的份上，對你網開一面，我們是打開窗子說亮話，那個翡翠梨，你還是乖乖的還給我吧！」

說着右手五星輪，交向左手，向前一伸手，道：「快拿來，只要東西到手，我是寸草不沾，否則可就別怪我徐雷反臉無情！」

白姍並不驚懼，一聲冷笑道：「徐兄，你這話我可就不懂了，翡翠梨怎會在我手中。那日你不是親口說你不知道麼？」

徐雷漲紅了臉，陰森森的道：「你少給我來這一套，你以爲你化裝成文老太太，我就不知道了？」

白姍秀眉一挑，說道：「你簡直是胡說！」

徐雷氣得發出了一聲怒吼，只見他雙輪一錯，已撲向白姍身邊，右手五星輪向外一撩，左手星輪，却是由上而下，猛地砸了下來。

白姍一聲輕笑，只見她身形一飄，已越窗而出。

徐雷怒吼了一聲，跟踪而出，大聲道：「你是跑不了的。」

他說着，足下用勁猛撲了出去，掌中一對五星輪，順水推舟，直向着白姍後背上擊去。

翠娘白姍一聲冷笑，只見她身子向前一塌，已把長劍撤在手上。

隨着她嬌軀一翻，這口劍寒光一閃，已磕在了對方的五星輪上。

這時室內的匡芷苓却急切的道：「哥哥，你快去帮個忙，我在房裏看着！」

匡長青冷默的道：「你千萬不可出去，我去去就來！」

他說着也越窗而出，這時匡芷苓就匆匆返回房中，他所關心的，是母親床上的那個枕頭，當時慌張的抱到了手中。

就在這時，他聽見一聲輕笑道：「姑娘，這個枕頭暫時借我用用好麼？」

匡芷苓大吃一驚，轉過身來，却見眼前站着個矮老和尚，正是白天那個來化緣的老和尚，不由嚇得呆住了。（未完）

香羅帶

高庸·文
培新·圖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郭長風設宴欵待紅石堡主秦天祥，席間，郭長風取出黑衣人委託交予林元暉的香羅帶，秦天祥一見，立說是林元暉傳家寶物，要郭長風交予給他，郭長風拒之，却保証絕不遺失，日後自當交還。秦天祥走後，郭長風得到小强通知，黑衣人藏身沙洲一艘巨船，郭長風立僱舟趕往，驀見巨舟放下一快艇迎面駛來，阻止郭長風登舟，郭長風只好强闖，躍登巨舟，何老頭夫婦現身阻攔入艙，並責郭不該貿然到來，致惹寂寞山莊注意，郭長風答以這些均不重要，只要比價增酬的事解決，便一切皆了——

＊＊＊＊＊＊＊＊＊＊＊＊＊＊＊

易求無價寶　難得美人心

何老頭還沒有回答，船艙中突然一聲冷笑，接道：「很好，咱們就先解決『比價增酬』的事，請郭大俠進艙裏來吧！」

何老頭夫婦應了一聲：「是！」雙雙側身退開，讓出了艙門通路。

郭長風微微欠身道：「這件事，也只有貴主人才能作主，在下依命告進了。」

跨進船艙，只見舷窗緊閉，布幔低垂，艙頂却懸着一盞雪亮的琉璃燈。

那黑衣人仍然以頭罩掩面，坐在對面一口大木箱上，左右各站着一名侍女，也都以黑紗覆面。

郭長風四週望望，才發覺這間船艙裏除了十幾口大木箱外，並無桌椅等陳設。

黑衣人一擺手，道：「請坐。」

郭長風聳聳肩，只好在一口木箱上坐了下來。

坐前，他暗地試了試，木箱十分沉重，但不知內藏何物？

黑衣人道：「我要請教，這『比價增酬』的辦法，究竟是專對咱們而訂？還是對雙方都同樣公平？」

郭長風道：「自是雙方同樣公平。」

黑衣人道：「當初議定『比價增酬』，必須先付半數現銀爲訂金，這規矩也是你郭大俠定的吧？」

郭長風道：「不錯。」

黑衣人冷哼道：「既然如此，寂寞山莊無法在限期內湊足現銀，郭大俠該秉公處置才對，爲什麼反而暗助他們詐取現銀？這算是公平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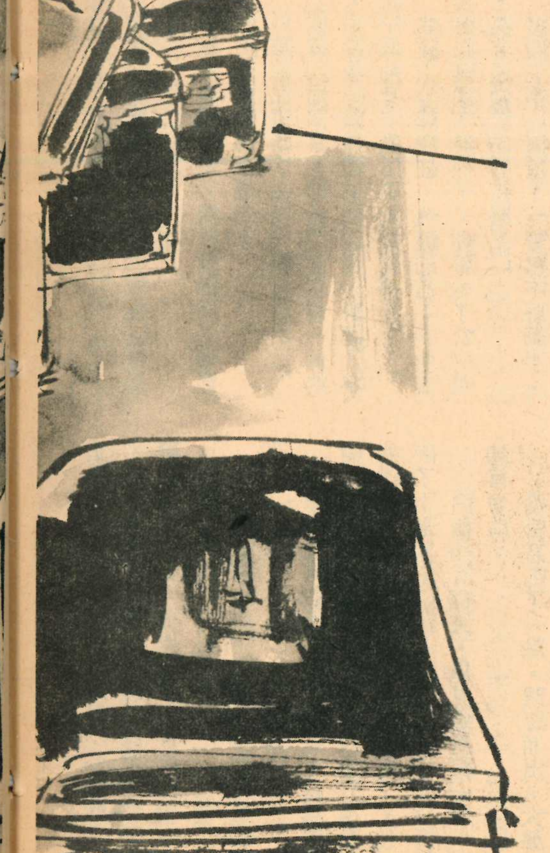
郭長風笑道：「閣下誤會了，那七萬五千兩銀子，是他們用銀票向老福記錢莊提取的，在下只不過替他們居間介紹了一下而已。」

黑衣人道：「居間介紹，難道就不是帮助對方？」

郭長風道：「在下替他們介紹並非爲了帮助寂寞山莊，實際是爲帮助閣下。」

黑衣人道：「噢？你帮助我什麼？」

郭長風道：「因爲閣下曾經說過，一定能在『比價增酬』中勝過對方，寂寞山莊有紅石堡主支援，事實上絕對拿得出七萬五千兩銀子，閣下控制了襄陽的錢莊銀號，祇不過使他們多費些時間罷了，如果



曠日持久，事情不能早日解決，豈非對閣下不利？」

黑衣人冷哼道：「郭大俠眞會說話，現在對方既然已經付過訂金，事情又何嘗解決了？」

郭長風道：「在下此來，正是爲了想早些解決『比價增酬』的事。」

黑衣人道：「依你說要怎樣解決？」

郭長風道：「現在你們雙方都已經付過訂金，從此不必再爲籌措現銀虛費時間，寂寞山莊出價十五萬兩，端看閣下能增加多少？如果閣下以最高開價，壓倒對方，事情不就解決了麼？」

黑衣人道：「說來說去，仍然要比價，這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郭長風道：「以前要現銀交易，籌措費時，現在可以用珠寶折價，而且只須讓我看看是否有足够的珠寶，不必預付。」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以爲祇有紅石堡和寂寞山莊才有珠寶麼？」

說着，拂袖而起，對兩名侍女喝道：「開箱！」

兩名侍女應聲動手，立刻將艙中十幾口大木箱全部啓鑰打開……

剎那間，但見珠光燦爛，耀眼生花，紅的是瑪瑙，綠的是翡翠，亮的是珍珠玉石，暗的是銅鼎古玩……敢情那十幾口木箱，竟是成箱的珠寶。

郭長風楞住了，心底泛起一陣陣莫可名狀的驚悸。

使他吃驚的，不僅是珠寶的價值，也是黑衣人顯露出的可怕決心。

郭長風之所以順應秦天祥的要求，同意用珠寶折價，無非想藉此換取時間，以便從容探查雙方結仇的眞象。

現在，他却發覺黑衣人對於刺殺林元暉這件事，不但「志在必得」，簡直已經「迫不及待」。

這許多珠寶，別說紅石堡和寂寞山莊不可能拿得出，就算是王侯之家，也未必拿得出來。

郭長風只怪自己一念之差，弄巧反拙，如今懊悔也來不及了。

黑衣人冷冷一哂，道：「郭大俠要詳細估價嗎？」

郭長風苦笑道：「我想不必了，那一定是個驚人的數字。」

黑衣人道：「這些珠寶是我家兩代積蓄的全部財富，再加上大江南北還有一百三十四處錢莊銀號，就是我能出的最高價格。」

郭長風道：「也包括『老福記』錢莊在內？」

黑衣人道：「不錯，但經營錢莊並非我親自出面，那位彭管事也不知道我是錢莊的眞正主人。」

郭長風哦了一聲，笑道：「這就難怪寂寞山莊會提不到現銀了。」

黑衣人傲然道：「若論家產財富，不是我自誇，像紅石堡和寂寞山莊那樣的產業，一夜之間，我可以買下十處，他們要跟我『比價』？簡直是痴心妄想。」

郭長風點點頭，沒有出聲。

這話若在昨天聽到，他或許還有幾分懷疑，現在，他不能不承認這是實話，決無半點誇張。

黑衣人又道：「郭大俠，你還猶豫什麼？祇要你殺了林元暉，這些珠寶，全部都是你的了。」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你眞捨得出這麼高的代價嗎？」

黑衣人道：「一言出口，決不反悔，但我要求在三天之內辦到。」

郭長風道：「如果三天之內無法辦到呢？」

黑衣人道：「我相信郭大俠一定辦得到，因爲——」

他故意停頓了一下，然後加重語氣，一字字道：「因爲我也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這無異明告郭長風，如果他辦不到，另外也有人會辦得到。

郭長風默然片刻，道：「不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現在我還不能答應你，必須等待寂寞山莊『比價』以後，才能決定。」

黑衣人道：「還要『比價增酬』？」

郭長風笑道：「這是例行規矩，對方能否『增酬』是另外一回事，我總不能有失公平。」

黑衣人冷哼道：「好吧！你不妨再去試試看，今晚三更時，我聽你的回話。」

郭長風道：「在什麼地方見面？」

黑衣人道：「現在不必問，到時候，我自然會派人通知你。」

郭長風聳聳肩，起身告辭。才走到艙門口，忽又停步道：「噢！還有一件事，我幾乎忘了。」

黑衣人道：「什麼事？」

郭長風道：「上次你給我那隻布袋，我已經當着紅石堡主的面前拆開，布袋裏是一條女用羅帶，對嗎？」

黑衣人道：「不錯。」

郭長風道：「據秦天祥說，那是林元暉的傳家寶物，十分珍貴，已經被竊了十八年……」

黑衣人截口道：「他在胡說！十八年前林元暉還沒做紅石堡的女婿，他根本沒有見過那條羅帶，怎麼知道它是林元暉的傳家寶物？」

郭長風道：「這麼說，羅帶並不是林元暉的傳家寶物了？」

黑衣人道：「我祇能告訴你，那條羅帶就是林元暉的罪證。其餘詳細情形恕我暫時不能奉告，郭大俠也用不着打聽。」

郭長風道：「可是，我不明白，羅帶既是林元暉的罪證，閣下就應該妥爲保存，爲什麼在臨殺他之前，反將證物交還給他？」

黑衣人冷冷道：「我這樣做，是要他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雖然躲過了十八年，最後仍難逃報應臨頭！」

郭長風趁機探問道：「莫非閣下和林元暉結仇，就由那條羅帶而起？」

黑衣人尚未回答，何老頭忽然搶着道：「郭大俠，時候不早，接你的船也來了，有什麼疑問還是當面去問林元暉吧！」

說着，推開艙門，抬手「送客」。

郭長風微微一笑，舉步跨出船艙，臨行，又回頭道：「如果我將羅帶交給紅石堡主，閣下有沒有意見？」

黑衣人道：「交給誰都沒關係，祇要

當着林元暉的面，讓他親眼看見就行。」

郭長風退出艙外，果見自己僱的那隻小舟，猶在江上逡巡徘徊，尚未離去。

郭長風不禁暗詫道：我已經付清單程船錢，並沒有要他等候，這船家倒很會巴結生意。

心裏想着，便揚手招了招。

那小舟遠遠望見立刻操槳迎了過來。

郭長風沒等它靠近，一提眞氣，飛身而起……

他身子剛落在小舟上，那雙桅大船立卽揚帆啓碇，緩緩駕離沙洲向上游而去。

郭長風沉聲道：「艙裏是什麼人？」

「六哥，是我。」

船篷應聲啓開，果然艙中坐着小强。

郭長風急忙低頭鑽了進去，順手拉上艙篷，埋怨道：「你好冒失，萬一被他們發覺，以後就不方便了。」

小强道：「我本來不想來的，可是，在城樓上望見你跟他們動上了手，放心不下，才跟了上來。」

接着，又問道：「比價的事，有結果了嗎？」

郭長風搖搖頭，道：「事情越來越難辦了。」於是，便把經過情形，大畧說了一遍。

小强聽完，却顯得很平靜，微笑道：「這不是很好嗎？他出價越高，寂寞山莊和紅石堡少不得也要傾力以赴，咱們豈不是坐享其成？」

郭長風嘆道：「但是，黑衣人出的代價實在太高了，那十幾箱珠寶價值驚人，決不是寂寞山莊和紅石堡能够抗衡的。」

小强道：「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六哥已經替他們弄過七萬五千兩現銀，總不能再幫他們去弄十幾箱珠寶吧？」

郭長風苦笑道：「就算我想幫他們，也無能爲力了。」

小强道：「既然如此，還有什麼難辦的呢？」

郭長風道：「難在咱們至今尚未查出他們結仇的眞象，如果依約下手，祇怕誤殺了好人，如果不下手，對黑衣人又無法交待。」

小强默然良久，道：「六哥的意思是準備怎麼辦？」

郭長風道：「現在唯一希望，全在那條『香羅帶』上。我想，祇有把『香羅帶』當面給林元暉觀看，或許能從他口中，探問出當年結仇的經過。可是，要進行這件事，必須有充裕的時間才行。」

小强道：「現在才申牌不到，距午夜還有三個多時辰，去一趟寂寞山莊，時間還不够充裕嗎？」

郭長風搖頭道：「此事關係重大，我必須跟林元暉單獨晤談，不能有第三者在場，尤其是紅石堡主秦天祥，絕對不可讓他參與。」

小强詫道：「爲什麼？」

郭長風道：「秦天祥對羅帶的事過份熱衷，神情反常，言語中又處處是漏洞，我總覺他好像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企圖。」

小强沉吟道：「但他是林元暉岳父，要想使他不參與過問，祇怕不太容易。」

郭長風道：「所以我說需要充裕的時間，祇要時間從容，總能有機會擺脫秦天祥……不過，最令人担心懼怕的，還是那十幾箱珠寶，價值實在太高了。」

小强道：「珠寶有什麼可怕呢？」

郭長風感慨地道：「常言道：財帛動人心。那許多珠寶，別說買一條人命，卽使要買人的道義良心，也不是什麼難事……」說到這裏，小舟業已抵岸。

小强低聲問道：「六哥，事情究竟準備怎麼辦？」

郭長風嘆一聲，站起身來，喃喃道：「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想出妥善的辦法，這是我平生所遇第一椿棘手事，必須仔細想一想。」

小强道：「那麼，寂寞山莊，還去不去？」

郭長風搖搖頭道：「如我推測不錯，也許不用我去，秦天祥就會自己趕來。」

×　　×

這一次，郭長風祇料對了一半。

當他回到客棧，果然發現有人已經在房中等着了。

不過，來的並非秦天祥而是林百合。

出乎意外的是，林百合未戴面紗，也沒有帶貼身侍女「櫻兒」同來，竟然獨自一人，伏在臥房內書桌上睡熟了。

她顯然已來了不少時間，枯候無聊，才由客室進入臥房，坐在書桌前看書消遣，後來倦極伏案稍憩，不知不覺酣然入夢，連郭長風回來了也不知道。

郭長風輕輕走到書桌邊，祇見她雲鬢半斜，香息微微，桃腮壓着書卷，櫻唇微張，嘴角還有一絲夢涎。

這情景，眞個嬌憨無邪，美不可描，縱是天下第一丹青妙手，也繪不出如此動人的「玉女春睡圖」。

郭長風看得呆了，心裏一陣憐愛，實在不忍叫醒她，便躡足退到床前，取一條薄氈，輕輕替她披在肩上。

誰知氈子沒披好，順着肩頭滑落地上，林百合忽然一驚而醒……

她一眼瞧見郭長風站在自己身邊，直嚇得跳了起來，急忙整衫理鬢，羞怯地笑道：「啊！對不起！我……我怎麼會睡着了呢……」

郭長風微笑道：「沒關係，姑娘如果疲倦了，應該去床上睡，這樣，容易受涼的。」

林百合吶吶道：「我……我一定睡了不少時候……現在什麼時辰了？」

郭長風道：「還早，才申時剛到。」

林百合跺脚道：「眞該死！竟睡了一個多時辰，你爲什麼不早些叫醒我呢？」

郭長風笑道：「我本想早些叫醒姑娘，可惜那時候我還沒有回來。」

林百合忍俊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郭長風也仰面哈哈大笑……

林百合嗔道：「有什麼好笑嘛！人家又不知道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順口問一間，也沒關係呀！」

郭長風不答，一面取過銅鏡，交給林百合，一面大笑着出屋而去。

林百合急忙舉鏡端詳，不覺吃了一驚，祇見粉白紅嫩的臉蛋上，竟印着幾行清晰的黑字，乍看之下，眞與紋面刺花的野女一般模樣……

仔細想想，自己也不期啞然失笑——原來她剛才伏案而臥，面頰正好壓在書卷上，以致使書中字跡，印在臉上了。

郭長風再進來時，端着一盆清水，盆裏浸着一條半新面巾，笑道：「現在不便招呼夥計，這是我的面巾，姑娘別嫌骯髒，將就着用吧！」

放下水盆，又退了出去。

林百合又好氣，又好笑，祇得匆匆洗了臉，重整鬢髮，低頭走出臥室。

郭長風已經替她斟好茶，含笑側坐相陪。

林百合仍然有些訕訕地，垂頭道：「今天的事，你該不會拿去對人亂說吧？」

郭長風道：「本來就沒有事，叫我說什麼？」

林百合赧然道：「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用別人的面巾洗過臉，更沒有在別人房裏……」

話才說了一半，連忙頓住，低頭咬着下唇，滿面緋紅，不勝嬌羞。

郭長風笑道：「把面巾給女孩子洗臉，我也是第一次。」

林百合偷偷「瞟」了他一眼，低聲問道：「你眞的剛剛回來？沒有趁我睡熟的時候，對我怎麼樣？」

郭長風道：「什麼『怎麼樣』？」

林百合低啐道：「哼！不要裝傻，自己心裏明白……」

郭長風「哦」了一聲，笑道：「你是說那個『怎麼樣』？遺憾得很，我還沒有想到要『怎麼樣』，你已經醒了，如果你一直不醒，也許我會『怎麼樣』？也許不『怎麼樣』，可就難說了。」

他好像在唸「繞口令」，林百合早已羞得耳根全紅了。

不過，嬌羞之中，又有一絲寬慰，顯然，郭長風眞是「實報實銷」，並沒有對她「怎麼樣」。

林百合情不自禁，又偷偷「瞟」去一眼，輕笑道：「人家都說你是江湖浪子，其實，你並不像他們傳說的那樣壞嘛！」

郭長風笑道：「我也覺自己並不如傳說那樣壞，不過，姑娘若認爲我是個正人君子，那可又錯了。」

林百合道：「你爲什麼就不能學做正人君子呢？」

郭長風道：「因爲我還沒有見過誰是眞正的正人君子，不知道從何學起。」

林百合一怔，竟爲之語塞。默然良久，才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你眞是一個怪人！」

郭長風微笑道：「怪人也罷，壞人也罷，咱們暫時不談這些。姑娘到這兒來，想必有事？」

林百合道：「不錯，我是來向你要一件東西。」

郭長風道：「是紅石堡主要姑娘來索取那條『香羅帶』，對嗎？」

林百合愕然道：「原來，你已經知道了？」

郭長風道：「我祇知道他一定會來索取，却沒想到他如此迫不及待，竟要姑娘出面。」

林百合道：「外公說，那條羅帶是我們林家傳家之寶，理當由我出面領受。」

郭長風道：「既是林家傳家之寶，交給令尊不是更恰當麼？」

林百合道：「可是，外公認爲在『比價增酬』的事未作最後決定之前，我爹爹還是暫時不跟你見面的好。」

郭長風道：「是怕我殺害令尊？」

林百合嫣然道：「這祇是爲了爹爹的安全設想，你又何必多心呢？等到『比價增酬』以後，我們自會安排讓你和爹爹見面……」

郭長風搖頭道：「到那時候，一切都來不及了。」

林百合道：「爲什麼？」

郭長風道：「讓我老實告訴你吧，『比價增酬』，你們已經輸定了。」

林百合變色道：「我不信，難道合寂寞山莊和紅石堡的財力竟會比不過他？」

郭長風苦笑道：「姑娘，別怪我說洩氣話，對方的財力，至少超過寂寞山莊和紅石堡十倍以上。」

林百合道：「你怎麼知道？」

郭長風道：「我親眼看見，對方的珠寶裝滿了十七口大木箱，每一件都是罕世珍品，非僅價值連城，簡直稱得上富可敵國。」

林百合倒吸一口涼氣，駭然道：「你眞的親眼看見了？」

郭長風道：「絕無半句虛假。」

林百合面色一片蒼白，用力搓着雙手，不停地說道：「竟有這種事，竟有這種事……」

她好像是懷疑郭長風的話，又像是在抱怨自己運氣不好，居然遇上這麼有錢的仇家。

郭長風心裏不禁泛起無限憐惜，輕嘆道：「姑娘，事到如今，你難道一點都想不起對方的來歷嗎？」

林百合道：「現在還問這個有什麼用？知道他的來歷，事情就解決了不成？」

郭長風道：「話不是這麼說，如能知道對方來歷，瞭解你們兩家結怨成仇的眞象，也許能設法從中化解。」

林百合搖頭道：「我連他姓甚名誰都不知道，怎會知道他的來歷……」

微頓，又道：「你是他們僱請來的，總該見過他的面貌，知道他的姓名吧？」

郭長風嘆息道：「我若知道，就不必問你了。直到現在，我也祇見過對方兩三次，每次見面時，那人都穿着一身黑衣，用布罩遮着頭臉，根本無法看到面貌。」

林百合說道：「這不就結了，他對你尚且不肯顯露本來面目，我更是無從猜測了。」

郭長風想了想，道：「據我從側面觀察，那人說話時語音低沉，分明年紀不大，却故意改變嗓音，掩人耳目，而且，他身邊有兩名管家老夫婦，男的姓何，女的姓吳，這兩人武功都很了得，似乎跟他有極深的關係……姑娘，你把這些蛛絲馬跡連貫起來，是否能猜測到什麼？」

林百合深鎖眉尖，苦思了許久，仍然搖頭道：「我實在猜不出來。」

郭長風又道：「那祇有一個辦法，趕快讓我跟令尊見一次面，或許可以由『香羅帶』揭破對方的身份……」

林百合廢然道：「來不及了，我爹已

經——」話未畢，忽又頓住，不肯再說下去。

郭長風急道：「令尊已怎麼樣了？」

林百合期期艾艾道：「他……他已經離開襄陽，不在莊中……」

郭長風道：「是去了武當山？還是去紅石堡？」

林百合俛首道：「我也不大清楚，事情都是外公作主安排的。」

郭長風仰面長吁，道：「當然，你即使知道，也不會告訴我。但是，我却要告訴你，這樣做非但毫無幫助，反而更危險，對方在寂寞山莊早已布置了眼綫，你們的一舉一動，對方都瞭如指掌。」

林百合吃驚道：「眞的麼？」

郭長風淡淡一笑，道：「信不信由你。我祇能說到這裏爲止。其實，不用我說，你們也應該想得到，對方既然開出如此高價，世上已很難找到安全的地方了。」

林百合道：「你的意思是，無論我爹藏在什麼地方，都會被人出賣？」

郭長風道：「所謂『錢能通神』，正是此意。」

林百合惶然道：「換句話說，爲了那十七箱珠寶，你也決心要下手殺我爹？」

郭長風聳聳肩，道：「我是否下手，這已經不重要了，用那些珠寶，足可買到十個郭長風，甚至連我的首級也一併收買，也不算難事。」

林百合長嘆一聲，站起身來，喃喃道：「這麼說來，一切都絕望了！」

郭長風搖頭道：「姑娘，希望你能諒解，我的確已經盡了力，可是——」

林百合道：「不必說了，我會諒解你的。」微頓，忽又凄然一笑，道：「多奇怪！你要殺我的父親，我居然還說會諒解你，這話豈非太可笑了？」

郭長風想笑，但鼻子酸酸地，怎麼也笑不出來。

他平生洒脫，無論遭遇到多大危險，臉上始終不失笑容，現在却第一次領略到「笑」，竟也如此艱難。

林百合接着道：「我是眞的諒解你，我也相信你爲了『比價增酬』的事，暗中盡過力，幫過咱們的忙，這一次，對方出價實在太高，咱們拿不出十七箱珠寶，祇能怪自己力不如人，不能怪你重利輕義。事實上，你我素昧平生，彼此之間，也無義可言。」

郭長風嘆道：「姑娘能體諒微衷，委實令人感激。」

林百合道：「我想請教一件事，如我不認輸，還能和對方繼續『比價』嗎？」

郭長風道：「當然可以，不過——」

林百合道：「你是担心我拿不出十七箱珠寶？」

郭長風道：「難道姑娘能拿得出？」

林百合搖搖頭，道：「我雖然拿不出十七箱珠寶，可是，我能拿出的，對方未必也能拿得出。」

郭長風愕然道：「姑娘是指的什麼東西？」

林百合道：「這個你別管，我先問你，對方那十七箱珠寶，究竟能够值多少銀子？」

郭長風沉吟道：「確實價值，一時很難估計，但至少也在數千萬兩以上。」

林百合道：「就算它五千萬兩，可以嗎？」

郭長風道：「也差不多了。」

林百合把頭一揚，道：「那麼，你再看看，我能值多少銀子？」

郭長風一怔，道：「誰？」

林百合道：「我！林百合，『無敵飛環』林元暉的獨生女兒，今年十七歲。請問值價多少？」

郭長風失笑道：「姑娘，別開玩笑，人怎能用金錢估量呢？」

林百合道：「怎麼說？你估計不出價值？」

郭長風搖頭笑道：「金珠有價，紅顏無價。別說我估不出，世上沒有人能估出價值來。」

林百合紅着臉道：「這話可是你親口說的？」

郭長風道：「不錯，是我說的。」

林百合道：「好！那就請你去問問對方，看他是否也拿得出同樣的條件來『比價』？」

郭長風連忙道：「可是，姑娘知不知道『比價增酬』的含義？」

林百合道：「什麼含義？」

郭長風道：「所謂『比價』，是雙方競相出價；所謂『增酬』，就是增加我的酬勞……換句話說，雙方出的代價，最後是要屬於我所有的……」

林百合含羞低啐道：「當然知道——嚕嗦！」一扭腰，低頭奪門而出，轉眼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郭長風反而怔愕了許久，才啞然失笑道：「怪事年年有，今年何其多？不管怎樣，這倒是一條絕妙的緩兵之計。」

對林百合，他未存絲毫邪念，但半天來積壓在心底的煩惱和憂慮，却因林百合的「以身作價」而霍然開朗，一掃而空。

任憑你珍寶成箱價連城，怎及得如花似玉美容顏。

金珠有價，紅顏無價。這一次，該輪到黑衣人去傷傷腦筋的了……

×　×

子夜，萬籟俱寂。

郭長風高挑明燈，一壺酒，一卷書，獨自憑窗而坐，靜候黑衣人的消息。

酒，他已經喝了不少，書，却壓根兒沒有看進去一個字。

醉眼朦朧中，那一行行字跡，彷彿都印在林百合細嫩的面頰上。

想到林百合的嬌憨神情和如花容貌，郭長風不禁爲之悠然神往——難得這女娃兒不僅貌美，心思也這般靈巧，竟想出「以身作價」一絕招來，等一會，當黑衣人聽到寂寞山莊的「出價」，準會爲之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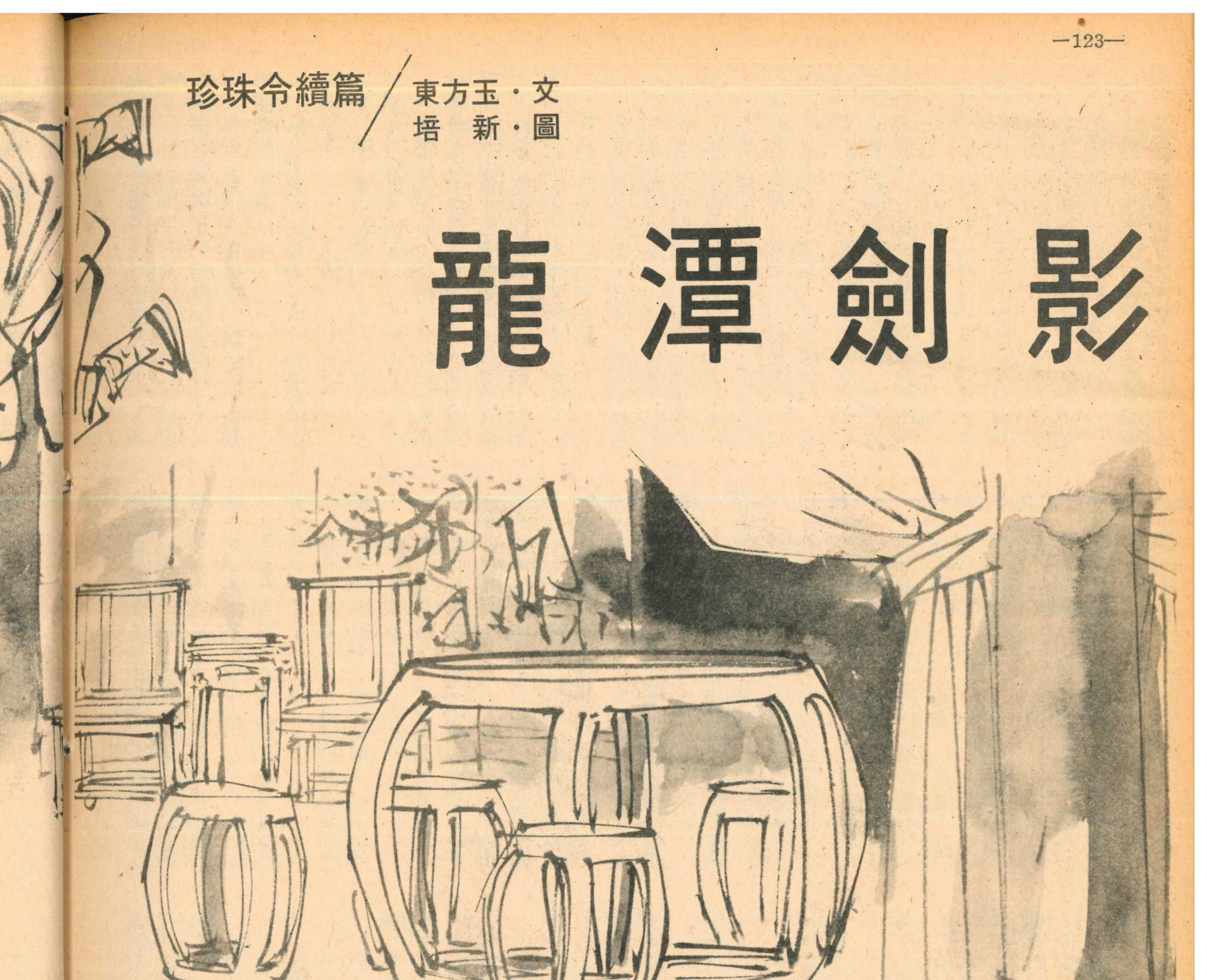
其實，郭長風並無意偏袒任何一方，他的目的，只希望有足够的時間，先求瞭解雙方結仇眞象，無奈黑衣人催逼太急，才使他不得不暗助寂寞山莊一臂之力。

他不難想像，今晚跟黑衣人見面，將會是個多麼尷尬的場面，黑衣人雖然擁有價值連城的珠寶，却無法買到另一個同樣的林百合，其忿恨和惱怒，自是意料中事，到時候，還須多加婉言安慰，以免激出其他變故……

（未完）

珍珠令續篇／東方玉・文 培新・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率領護花使者及花女進攻黑龍會黃龍堂，在大獲全勝後，依從太上指示將軟轎投入黃龍洞，引起爆炸，洞毁崖坍，並沒炸死敵人，可把花女及護花使者炸死，只剩公孫相，丁嶠二人凌君毅留得性命，凌君毅心知此是太上烏盡弓藏的毒計，但他此行目的亦全爲効力百花幇，最大目的是爲救人，公孫相與丁嶠自願追隨，三人遂由秘道進入黃龍堂，爲黃龍堂主郝飛鵬誘入一大廳，封死出路，凌君毅取出清神丹予公孫相及丁嶠，未幾，果聞縷縷異香，襲鼻而來——

劍搖星斗動　掌發鬼神驚

凌君毅急忙壓低聲音說道：「對方正在施放迷香，丁兄莫要出聲，待會如果有人進來，二位要裝作已被迷翻過去，不可魯莽出手，聽兄弟的笑聲爲號。」

公孫相道：「兄弟省得。」

這樣又過了一刻工夫之久，廳上香氣漸漸淡了下去。

只聽東首石壁上一陣軋軋輕震，傳了過來，壁間突然裂開一道門戶。

不，那只是一道門縫。

就在軋軋之聲初起，公孫相，丁嶠兩人，機警的伏下身去，隱到石椅後面。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只見那門裂現之後，却並沒有人相繼走入。

敢情對方不明廳上虛實，不肯立時進來。又過了一會，突見一道燈光，從石門縫中朝廳上射來，幽暗的大廳，登時被照的一片明亮。

凌君毅斜靠在石椅之上，一動沒動。

接着只見壁間响起郝飛鵬的聲音說道：「情形如何了？」

另一個聲音說道：「回堂主，只有姓凌的靠在椅上，樣子已經迷翻過去了。」

郝飛鵬問道：「還有兩個呢？」

那人說道：「沒看到，大概躺下去了，被石椅擋着。」

郝飛鵬道：「好，你們進去瞧瞧。」

門縫啓處，兩條人影已從石門中閃出，直向廳上走來。

凌君毅眼看石門已啓，那還怠慢，口中朗笑一聲，突然一躍而起，朝石門飛撲過去。

那兩個大漢武功極是高强，凌君毅飛身撲起，立時警覺，雙雙後退半步，刷刷兩聲，兩柄烏黑的長劍交叉襲到，攔住去路。

凌君毅右手一揮，閃電拍出一掌，一股强勁掌力，逼住右首一人劍勢，左手疾快探出，一把抓住左首那人的左臂，往裏一帶，身形已從兩人中間閃了過去，直向石門搶去。

公孫相，丁嶠兩人聽到凌君毅笑聲，同時飛躍而起！

公孫相一個仆步，掠到左首那人身前，長劍隨着刺出。

丁嶠也絲毫不慢，人還未到，一柄摺扇已經挾着一縷勁風劃到右首那人面前。

這進來的兩人，身手大是不弱，雖然一時措手不及，被凌君毅閃身而過，但等公孫相，丁嶠撲到，長劍一揮，接住兩人，立時動起手來。

凌君毅出手奇快，一招之間，已從兩人中間閃出，身法之快，直如電光石火，但他堪堪掠到門口，瞥見一個高大人影，當門迎出。

凌君毅不待對方出手，左掌如刀，快疾無倫的朝對方當胸劈去。

只聽「砰」然一聲，對方並沒避讓，一掌結結實實擊在那人胸口。但凌君毅却覺手掌一震，掌心火辣辣的生痛，這一掌竟似劈在堅硬的大石之上，心頭不禁大感駭異！

急忙定睛瞧去，原來從石門中走出來的，竟是一個高大石人，巍然擋在自己面前。

這一耽延，壁上門戶已經很快闔起，燈光倏滅，大廳上重又恢復一片黑暗。

和公孫相，丁嶠動手的兩個青衣大漢，在燈光乍熄之時，同時虛幌一劍，飛閃而退。

此時石門已閉，兩人已無所遁逃。

公孫相大喝一聲：「你們還想往那裏走？」

劍交左手，右手探懷摸出一個火摺子，迅快的交到左手，右手護胸，左手已經晃亮了火摺子。

丁嶠也在此時，火光一閃，點燃了火摺子。

兩人急急追撲過去，但見兩個青衣大漢長身縱起，朝大廳穹頂一處洞穴中鑽去，一閃即沒。

那洞穴又徐徐闔上，連一點痕迹都看不出來。

敢情方才迷香，就是從這個洞穴放出來的。

丁嶠怒哼一聲道：「又被這兩個兔崽子逃走了。」

公孫相輕輕嘆息一聲道：「看來這座大廳上，埋伏的機關，不止如此呢！」

丁嶠憤怒的道：「就算他有什麼厲害埋伏，咱們又何懼之有？」

話聲甫落，只聽郝飛鵬的聲音傳了過來：「凌君毅，老夫施放迷香，原是爲了你好，因爲只有這樣，才可使你在毫無抗拒之下，歸順本會，不想老夫還是輕估了你。」

凌君毅怒笑道：「郝飛鵬，你枉爲黑龍會黃龍堂主，只是仗着區區一點機關，把在下困住，但你又能奈何？」

郝飛鵬陰沉的道：「凌君毅，你該放明白些，你們三人已是甕中之鼈，老夫若要取你性命，易如反掌，只是老夫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歸順本會，保你前程遠大，但你如再不識抬舉，莫怪老夫無情。」

凌君毅朗笑道：「郝堂主有什麼技倆，只管請便，在下決不皺眉。」

郝鵬飛冷厲的道：「姓凌的，老夫好意相勸，你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從現在起，老夫給你一盞熱茶時間，你再仔細想想，只要肯歸順本會，老夫保你一生享受不盡……」

丁嶠大喝道：「老賊，閉上你的鳥嘴，有種你開門出來，咱們各憑眞功夫較量較量。」

郝飛鵬冷森的哼了一聲，突聽一陣軋軋輕響，從穹頂射下一排密如連珠的弩箭，落到丁嶠身前數尺外的地上，登時濺起了無數火星！

丁嶠大吃一驚，急急往後躍退。

弩箭只發了一排，就停止下來，但也有數十支之多。

這自然是故意示威，郝飛鵬也寂然不再說話。

公孫相劍眉微蹙，走近凌君毅身邊，低聲說道：「凌兄，從這一排弩箭看來，發箭的箭筒，必然可以由操縱的人隨意轉動，整個廳上，都在對方弩箭射擊範圍之內，此事倒是麻煩的很。」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公孫兄說的極是，但此事極易解決，第一，你們只要熄去火摺子，廳上一片黝黑，弩箭就失去了目標。第二，這些石椅，石几，十分堅厚，可以用作掩蔽，其餘的事，可由兄弟對付。」

丁嶠道：「但這些弩箭，密集如雨，不但勢勁力急，只怕還淬過『毒汁』，總座……」

凌君毅道：「不要緊，兄弟自有對付之策，待會等對方發動之時，你們必須妥爲掩蔽，不必替兄弟担心。」

二人說話之時，只聽郝飛鵬的聲音說道：「凌君毅，你考慮好了沒有？」

凌君毅朝公孫相，丁嶠兩人打了個手勢，兩人立即熄去手中火摺子，迅快的隱到了石椅之後。

凌君毅傲然一笑，說道：「在下不用考慮。」

郝飛鵬冷厲的道：「你們身陷絕境，這已是最後的機會了，如再執迷不悟，只要老夫一聲令下，你等立時就得萬箭攢身而死。」

凌君毅大笑道：「區區弩箭，只怕還威脅不了在下，不信，閣下就下命要你手下射來試試。」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女子嬌脆的聲音提高話聲說道：「郝堂主，會主有命。」

郝飛鵬立即恭聲道：「屬下恭聆。」

那女子聲音道：「百花帮叛逆凌君毅既已被困萬象廳，如若仍然意圖頑抗，不肯歸降，着由黃龍堂主郝飛鵬全權處理，一體格殺。」

郝飛鵬道：「屬下領命。」

他們似在大廳穹頂之上說話，而且也是有意讓凌君毅三人聽到，話聲才會從上面傳將下來。

對方兩人話聲一落，郝飛鵬陰森的道：「凌君毅，你都聽到了吧？」這話還是含有威脅之意，志在迫使凌君毅就範。

凌君毅道：「在下聽到了又如何？」

郝飛鵬道：「現在是你唯一自救的機會了，老夫由一數到三，你如再不答應，老夫就下令發箭了。」

丁嶠大笑道：「你就是數到三百，三千，也休想咱們頭兒投降。」

郝飛鵬沒有理他，自顧自的數道：「一……」

「二……」

「三……」

「三」字出口，突然從穹頂射下一道强烈的燈光！

燈光照射到凌君毅的身上，一排匣弩，隨着軋軋之聲，射到凌君毅身前三尺之處！

這自然還是示威性質，眞要取你性命，就直接朝你身上射來了。

凌君毅連長劍都未拔取，口中朗笑一聲：「郝堂主這一排弩箭，只能射射山獐，若想用以威脅在下，那就未免太以可笑了。」

話聲出口，突然雙手揚起，寬大衣袖，已經朝前拂出。

他使的正是反手如來的「乾坤袖」手法。

但見兩隻衣袖，才輕飄飄的揚起，一排勢勁力急的弩箭，還未射落地面，就像風飄柳絲，忽地飛捲而起，朝廳外「天井」激射出去。

這自然也是有意露一手給郝飛鵬瞧瞧的。

凌君毅左手中指一彈，一枚鐵網的倒刺，挾着一縷尖風，向穹頂那盞孔明燈電射打去。但聽「噗」的一聲，燈蕊立時熄滅，大廳上同時一暗。

郝飛鵬隱身穹頂之上，自然可以看的到廳上的情形，口中沉嘿一聲道：「此人不除，必是後患，你們給我殺！」

這回眞的下了格殺命令。

穹頂上，一盞孔明燈雖被擊滅，但另有三盞孔明燈，射出三道强烈的燈光，交叉着朝廳上照射下來。

同時，響起了一陣軋軋之聲，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射出無數暗器，其中有弩箭，棗核釘，和細如綉花針的飛針，全都淬過「毒汁」，中人立斃。

大廳上立時寒芒飛閃，破空生嘯，有如狂風暴雨一般，聲勢極爲驚人！

公孫相，丁嶠雖有石椅掩住身子，依然手持兵刄，撥格射來的暗器。

凌君毅從破空細嘯聲中，辨聽出這一陣細小暗器，至少有四五種之多，因爲夾雜在弩箭之中，使人無法撩撥，心頭也暗暗震驚不止！

這座大廳，果然佈滿了埋伏，換上一個人，那就眞是非死不可。

他雖練成護身眞氣，但對這陣暗器，卻也不敢大意，何況還須顧及公孫相和丁嶠兩人。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暗器，弩箭才一發射，他右手已從身邊取出巨闕短劍，交到左手，同時右手一抬，也掣出了倚天劍。這一長一短兩柄名劍出匣，寒光映照，一室生寒！

凌君毅毫不怠慢，左手揮起一片青濛濛的劍光，護住全身，右手倚天長劍，劃出一道又一道的銀練，替公孫相，丁嶠二人，撥擋一部份暗器。

軋軋之聲，連續不絕，凌君毅兩柄寶劍，揮洒開來，化作了一幢青影，和一條銀色匹練，在青影之外，繚繞飛舞，倏忽伸縮！

大廳上雖有强烈燈光照射，但早已失去了凌君毅的人影，但見劍風激盪，劍氣瀰漫，急驟如雨的弩箭，暗器，只要和劍光才一接觸，立被絞碎，紛紛跌落地上。

凌君毅舞得興起，口中突然發出一聲龍吟般的清嘯，身形突然離地飛射而起，倚天劍快若驚鴻，分作三點寒星，直向穹頂射出弩箭，暗器來的三個小穴中搗去。

弩箭，暗器，全由機簧發射，倚天劍斬金截鐵，何等鋒利，一下刺入鋼管之中，不但毀去了發射的機簧，還隱隱聽到有人驚呼之聲！

顯然操縱發射暗器的人，都被刺傷。

凌君毅飄落地面，左手短劍交到右手，俯身從地上拾起三支斷箭，左手揚處，三點黑影，同時出手，把三盞裝置在穹頂的孔明燈一齊打熄。

這一連串的動作，說來較慢，實則有如一氣呵成，快逾掣電！

發射機簧，被寶劍搗毀，弩箭，暗器自然立時停止，燈光乍滅，大廳上也登時恢復了一片黑暗。

丁嶠看的暗暗咋舌，心頭又驚又喜，大笑道：「總座這手，眞是神乎其技！」

公孫相站起身來，輕輕歎息一聲道：「直到今晚，才知兄弟所學，和凌兄相比，直如螢火之與秋月，相去奚止天壤？」

凌君毅收起雙劍，淡然一笑道：「孫兄好說，兄弟也只是仗着寶劍鋒利，冒險一試罷了。」

丁嶠大聲喝道：「姓郝的老混蛋，你還有什麼花樣，乾脆一併使出來好了。」

穹頂寂然無聲，也沒有人答話，好像郝飛鵬已經不在了。

對方兩次施襲，都未成功，自然使郝飛鵬生出凜然戒懼之心，一時之間，並未再有任何舉動。

大廳上已經平靜下來，平靜到不聞一點聲息。

凌君毅等三人，雖然被困在這座石室之中，但却形成了對峙的均勢。

凌君毅，公孫相，丁嶠三人心中，都十分清楚，這一刻的平靜，乃是對方正在計劃如何對付自己三人，也許片刻之後，他們有更惡毒，更厲害的行動重施攻擊。

三人默默的坐了一會，公孫相忽地站起身來，低聲說道：「咱們被困在這裏，總不是辦法，要能衝出去才好。」

丁嶠道：「這還用說？方才那道石門，已經闔起，你能打得開？」

公孫相突然心中一動，忖道：「石門雖閉，但那個高大石人，仍在原處站着，不會移動，不就是門戶所在麼？」

一念及此，隨手從身邊摸出一個火摺子，低聲說道：「凌兄請把倚天劍借兄弟一用。」

凌君毅道：「公孫兄想到了什麼？」隨着話聲，抽出倚天劍，遞了過去。

公孫相接過寶劍，壓低聲音說道：「兄弟想到那道石門，既由機關操縱開啓，只要能找到石門痕迹，把那操縱的機關削斷，以凌兄的神功，就可把它推開了。」

丁嶠道：「公孫兄找得到石門的痕迹麼？」

公孫相笑了笑道：「那個石人，方才就是門中走出來的，現在還站在原處，沒有動過，石人如何會走出來呢？自然是由機關把他推送出來的了，這推送的機關，自然就在石人腳下，咱們只要扳倒石人，不就找到了機關的樞鈕了麼？」

丁嶠喜道：「公孫兄這辦法不錯，走，咱們這就動手。」

公孫相晃亮火熠子，兩人走到那石人前面，仔細察看了一陣。

公孫相把倚天劍朝地上一揷，朝丁嶠打了個手式，兩人功運雙臂，同時出手，一左一右扳住石人肩頭，口中同時吐氣開聲，往前就扳。

兩人這一運起全身功力，何止千斤？要扳倒一個石人，原也用不着化這大的力氣。

那是因爲他們早已料到石人座下，一定連着機關，至少也有鐵板或是鐵條之類，和操縱石門的機關相通，把它扳倒，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那知兩人開氣吐聲，盡力一扳，石人根本紋風不動。

這情形當眞像是蜻蜓撼石柱！

公孫相，丁嶠那肯就此罷休？兩人又是一聲吆喝，用力扳動。

這回幾乎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了，兩張臉孔，脹得通紅，石人依然一動沒動，屹立如故。

凌君毅道：「兩位住手，還是讓兄弟來試試看。」說罷，雙袖一拂走了上來。

丁嶠喘了一口氣，瞧着石人，忽然靈機一動，急忙搖手道：「總座，屬下想起了一件事。」

凌君毅道：「丁兄，你想起了些什麼事？」

丁嶠說道：「這石人是總座闖近石門之時，它才在門內現身，朝外走出，擋住了總座的去路，石門也就跟着關閉，對不對？」

凌君毅道：「不錯。」

丁嶠接着道：「那就是說，機關把石人推出，石門始閉，反過來說，石門重啓之時，石人必然先回入石門之中，咱們如果易扳為推，只要要把石人推動，石門也會被迫開啓的了。」

凌君毅點頭道：「丁兄此話有理，既然在石人出來之後，石門隨着關閉，可見石人和石門，機關相連，把石人推進去，石門自然也開啓了，咱們快來試試。」隨着話聲，雙掌直豎，朝石人身上按去。

公孫相，丁嶠也跟着伸出手去，功運雙臂，配合着凌君毅，朝石人身上用力前推。

凌君毅運起「金剛心法」，雙掌之力，足可移山，再加上公孫相，丁嶠兩人，這一推之力，豈同小可？

但聽石人脚下，響起一陣格格之聲，石壁底下，同時也格格作響！

石人雖受機關控制，也承受不起這股推動的力道，被推的緩緩往後移動，石人移動，石壁間果然隨着裂開一道門縫。

三人覩狀大喜，精神陡振，更是奮力朝前推去。

石人愈往後，石縫也裂的愈寬，等到把石人推到門口之際，石人已不待三人用力，嘶的一聲，自動朝門中退入，向旁閃開。

凌君毅眼看石門大開，正待舉步行去，突覺一股掌力，迎面湧撞過來，襲擊前胸。

凌君毅早就防備有人施襲。

因為一個人內功最高，縱能黑夜視物，那是藉着星辰之光，才能看得淸東西，若在這等漆黑無光的山腹之中，也無法辨認了。

他們在推石人的時候，已經把火熠子熄去，石門開啓之後，對面誰也看不到對方的人影。

凌君毅內功精湛，已然辨別出發掌之人，正在當門而立，一時不敢大意，左手疾揚，拍出一掌，反擊過去。

掌勢出手，突然發覺對方這一掌內勁雄渾，力道極强，心中暗道：「飛龍堂高手如雲，果然不錯。」

兩股潛力一撞之下，立時激起一陣輕嘯的旋風，凌君毅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就在此時，陡聽一聲冷笑，另有一股暗勁，從門外直逼過來。

凌君毅不由大怒，朗笑道：「來得好。」右掌猛然朝前推出。

但覺對方這股暗勁，撞擊在掌心之上，勢道和方才一掌，同樣的强勁無比，但這回凌君毅也用了十成力道，不曾被逼後退。

連接兩掌，凌君毅連對方是誰，都沒看到，正待探懷取珠！

突然火光一亮，丁嶠已經燃起一支火熠子，門外也在此時，亮起兩盞孔明燈，燈光直向廳上射來。

只見兩個青衣老者，從石門外跨了進來。

這兩人鬚髮花白，年紀都在五旬以上。走在前面一個身形瘦長的老者，望着凌君毅沉笑道：「你能接下老夫二人的一掌，果然不愧是反手如來之徒。」

後面一個中等身材的老者接口道：「外面狹小，要動手，還是到裏面來，要出去，就得先勝了咱們兩個老頭。」

人家既然進來了，凌君毅只得後退了幾步，冷然道：「兩位要找在下比劃，在下當得奉陪。」

這兩人進入石門之後，並未再有人進來，但門外暗影中，顯然有人伺伏。

瘦長老者一掌當胸，看了中等身材的老者一眼，這自然是示意對方，兩人準備聯合出手，一舉把凌君毅擊斃，然後再收拾公孫相，丁嶠兩人。

凌君毅仍然瀟洒的站在那裏，回頭道：「公孫兄，丁兄，請退後幾步。」

瘦長老者沉笑道：「不錯，你要他們讓開些，免得被老夫掌風掃中。」

呼的一掌，當胸直擊過來。

這一掌，他是蓄勢而發，全力擊出，正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威勢奇猛，一股强勁絕倫的暗勁，直撞過來。

中等身材老者一言不發，同時舉手一掌，直對凌君毅背後擊去。

公孫相從地上拔起倚天劍，冷笑道：「婁山雙怪，成名多年，出手居然這等卑鄙。」

中等身材老者一掌出手，熠熠目光突然朝公孫相投來，陰惻惻笑道：「那就連你也算上了吧！」左掌一招「橫瀾千里」，疾向公孫相拍去。

凌君毅雖不知兩人是誰？但方才連接兩人一記掌力，已知這兩人功力深厚，非同小可，此時一見他們合力夾擊，不覺朗朗一笑，雙掌乍分，前拒瘦長老者，後擋中等身材那個，一面說道：「公孫兄請退，兄弟還接得下來。」

公孫相本待運起功力，硬接中等身材老者一掌，但聽了凌君毅的話，只得一個仆步，向旁側內讓開去。

婁山二怪原以為自己兩人，各自凝聚本身功力，前後夾擊，凌君毅强煞也只有這點年紀，決難接得下來。

那知兩股强猛暗勁，一前一後，夾擊到凌君毅身前，忽然被一股無形暗勁，化解開去，微生反彈，立時消去。

這一着，使得兩人不禁凜然一驚！

瘦長老者目注凌君毅，說道：「當世高手之中，能擋得住老夫兩人合力一擊之人，也難找得出幾個來，小哥使的是什麼手法，竟能在咱們兩人合擊之下，安然無恙？」

凌君毅自然聽說過「婁山二怪」之名，這兩人確是黑道中數一數二的高手，今晚若是不擊敗這二人，看來無法衝得出去了。

他冷傲的看了瘦長老者一眼，說道：「天下武功，各有所長，在下就是說出來了，又豈是爾等所能知道？」

瘦長老者臉色倏沉，厲聲道：「黃口小子，你好狂的口氣！」

右手一探，五指有如鋼鈎般，猛抓過來。

這一記「金豹探爪」，快同閃電，爪勢未到，五縷尖風，已然透指而出，襲上凌君毅的衣衫。

就算沒有被他抓中，這指風也足可傷人！

凌君毅早已留神戒備，身形輕旋，右手斜出，以牙還牙，同樣五指半屈，朝對手抓來的手腕上扣去。

他使的這招「擒龍手」，同樣快捷無比，身子一轉之間，避敵，還擊，合而為一。

中等身材老者一見機不可失，身形疾閃，一下欺到凌君毅左首，一掌朝他腰間砍下。

瘦長老者一抓出手，瞥見凌君毅同樣使了一擒拿手法，反扣過來，只覺對方這一招，封讓全都不易，心頭一凜，右手迅疾收回，左手推出一掌。

凌君毅一抓落空，發覺中等身材老者一掌朝左腰切來，心中怒他兩次都向身後偸襲，口中冷笑一聲，左手一揮，朝他拍去。

這時正好瘦長老者左掌推來，一時毫不思索，右手迎着朝前推去。

但聽「拍」、「拍」兩聲，前後兩掌，同時接實，聲若裂帛！震得人會心弦猛震！

凌君毅是反手如來的傳人，慣用左手，而且對中等身材老者兩次偸襲，心頭不齒其人，掌上自然用了全力。

這一記「反手拂雲」，事前既無凌厲掌風，直到雙掌擊實，一股眞力，才從掌心湧出。

等到中等身材老者發覺對方掌力之中，含有極强震力，再待後退，已是不及，一掌硬接，內腑震動甚劇！

外形雖然還能保持若無其事，但心脈受震，血氣浮動，急急往後躍開，藉機運氣調息。

瘦長老者眼看凌君毅和自己硬接一掌，居然平分秋色，心頭更是怒惱，大喝一聲，緊逼而上，雙掌連環劈擊，朝凌君毅攻來。

這一輪急攻，但見掌影如山，重疊擊到，瞬息之間，連續拍出一十二掌。

不但快如電光石火，而且掌力之强，記記如鐵錘擊巖，帶起一片呼嘯風聲，威力非同小可！

凌君毅整個人陷入在他一片掌影之中，一時也被迫的後退了兩步，雙掌交出，連封帶架，在十二掌攻勢之中，硬接了四掌，才把這一輪急攻接了下來。

瘦長老者這一陣急攻，已經用上了全力，在他想來，自己施展「十二連環掌」雖不能把凌君毅立斃掌下，但只要擊中他一、二掌，也得把他重創當場。

那知凌君毅雙掌翻飛，和自己硬打硬拚，連接四掌，其餘八掌，悉被對方封架開去。

心中更是驚駭不止，忖道：「此人這等年輕，武功會有如此高强！」

十二掌攻勢之中，凌君毅硬接了他四掌，人影一分，兩人都身不由己的退後了兩步。

中等身材老者倏地雙目一睜，口中冷喝道：「這小子留他不得！」

突然衝了過來，雙手齊發，朝凌君毅撲攻過來，拳脚齊出攻勢同樣猛烈絕倫。

凌君毅給兩人輪番猛攻，不覺激起怒火，朗笑一聲道：「二位齊上，凌某一樣接得下來。」

喝聲之中，掌法突變凌厲，左掌右拳，交相擊出。

婁山雙怪，在黑道上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他們和凌君毅拚搏過幾招後，心中都已明白，要想憑一人之力把凌君毅傷在掌下，實非易事。

何況兩人進來之時，早已存下了聯手除去凌君毅之意，因此，瘦長老者聽了中等身材老者的招呼，立時沉笑一聲：「小子，你接得下就好。」人影一閃而至，呼呼兩掌，直劈過來。

凌君毅拳掌齊施，奇招突出，把中等身材老者硬行逼退出去，倏地轉身，雙掌一合，平向瘦長老者前胸推去。

這雙掌一合之勢，推出一股凌厲强猛的潛力，罡風激蕩，橫及五尺來寬，帶起了呼嘯之聲，排山倒海般直向瘦長老者直撞過去。

瘦長老者生平會過無數高人，但却從未見過凌君毅這樣的掌勢。他已知對方武功高强，却未料到凌君毅內力會有如此深厚。

這一掌若是和他硬拚，强勝弱敗，生死立判！

他自然不願和凌君毅孤注一擲，立即一提丹田眞氣，身子飄空飛起，讓開凌君毅的掌風。

中等身材老者被凌君毅硬行逼退，此時一見凌君毅雙掌平胸推出，發出一股强猛掌風，直向瘦長老者撞去。

不論他老大是否硬接，在這一瞬工夫，凌君毅雙掌未收，絕對無法兼顧的。

一時心中大喜，一語不發，疾衝而上，一掌朝凌君毅後心印去。

那知瘦長老者不肯和凌君毅硬拚，身子凌空飛起，凌君毅一擊落空，突然身如陀螺，輕輕一旋，便自轉過身來，這一轉之勢，雙掌帶轉了擊出的力度，掌風橫掃，勢如浪湧！

這一招，更是大出中等身材老者意料之外，而且橫掃過來的掌風，快速絕倫，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只好功凝百穴，雙掌護胸，硬接一招。

但聽「蓬」然一聲大震，中等身材老者一個身子被掌風掃出去兩丈來遠，連摔帶滾，跌到地上，看去傷的不輕。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瘦長老者飛身躍起兩丈來高，堪堪避開凌君毅的掌風，瞥見老二已被凌君毅帶轉的掌風掃出。

這時他正從兩丈高處，展開雙袖，落到一丈左右，兇心一動，隨着下落之勢，右掌一招「泰山壓頂」，朝凌君毅當頭劈下。

凌君毅已知婁山二怪武功極高，瘦長老者飛身躍起，當然不會僅僅是避開自己掌風就算，雙掌在帶轉掌勢之後，立即後

退半步，右掌直豎，仰首朝上拍去。

他心頭怒火正熾，這一掌施出了佛門絕學「牟尼印」來。

反正不傷他幾個人，今晚勢必被困在這座大廳之上，休想衝得出去。

「牟尼印」既無強勁掌風，也沒有凌厲掌力，只是虛飄的豎臂作勢，但它却是佛門中至高無上的武學——降魔法藏。

瘦長老者身隨掌勢劈擊而下，突覺凌君毅手掌上揚，似有一股無形潛力，把自己掌勢托住，下落的身子，也受到了强大阻力。

就在這電光一閃之際，忽覺自己劈下的力道，受到那股無形潛力的反震，一身眞氣，立被震散，連呼吸都透不過來！

一個人突然朝上彈起，「砰」的一聲，撞上穹頂，接着朝下跌墮下來，落到地上，業已氣絕。

中等身材老者也負了傷，而且傷的也不算輕，此時，驟覩老大蹈地不起，不覺大驚，急忙直趨過來，驚聲問道：「老大，你……」

話聲未出，業已看到瘦長老者雙手掩胸，雙目突出，嘴角間緩緩流出黑血！

這分明是心脈被震斷而死。

中等身材老者心頭一窒，忍不住流出兩行老淚，倏地回過頭去，瞪着凌君毅，切齒道：「小子，你好毒辣的手法。」

凌君毅冷笑道：「閣下何用責備在下，若是在下被你們擊中一掌，不也是這般躺在地上了麼？」

中等身材老者不發一言，雙手托起瘦長老者屍體，往肩頭一搭，舉步朝門外走去。

兩盞孔明燈倏然熄沒，大廳上又恢復了一片黑暗。

就在此時，突聽西首壁間，傳來一陣軋軋輕震，似是也裂開了一道門戶。

公孫相早已把倚天劍遞還給凌君毅，低聲說道：「兄弟過去看看。」

凌君毅道：「公孫兄小心應付。」

公孫相一個仆步，掠了出去，接連兩個起落，快要掠近西首石壁之際，突聽「刷」「刷」兩聲，衣袂飄風，似有兩個人竄了進來。

公孫相聽風辨位，長劍疾揮，刺了過去。

那躍入廳來的兩人，武功極高，黑暗之中，揮手一劍，「噹」的一聲，撥開了公孫相刺出的一劍。

另一個人却也不慢，劍風嘶然，朝公孫相劃來。

公孫相在對方撥開他一劍之時，早已一個仆步，朝斜裏竄出，那人劃出的一劍，登時落空。

在黑暗之中動手，全憑聽覺靈敏，就因他們兩人都發了一劍，凌君毅雖然和他們有五六丈距離，但對兩人的行動，十分清楚。

他方才被鐵網罩下之時，衣袖和肩頭等處，曾鈎住了十來枚倒刺，自己從不使用暗器，但想到深入虎穴，身上只有一長一短兩柄寶劍，較遠的敵人，就非長劍能及，這樣就把鈎在衣上及的純鋼倒刺，留了下來，以備不時之需。

此時聽到對方兩人發劍之聲，立即取了兩枚倒刺，屈指彈出。

但聽一聲驚叫，傳了過來，其中一人，驟不及防，被倒刺擊中，但另一個人十分機警，「噹」的一聲，把倒刺擊落。

凌君毅心頭暗暗一驚，忖道：「這人劍術相當高明！」

就在思忖之際，東首石門，也響起輕微的衣袂飄忽之聲，有人躍了進來！

丁嶠就守在門側，大喝一聲，道：「着！」

一點扇影，直向那人右肩劈落。

那人長劍一抬，架開了丁嶠劈去的鐵骨扇。

丁嶠喝一聲：「好！」手中鐵扇業已連續遞出，快攻了四招。

那人一聲不作，在丁嶠一陣快速攻勢之下，憑着聽風辨位，長劍連揮，封擋扇勢。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丁嶠攻出的四扇，竟然全被那人長劍擋開。

但就在兩人動手之際，只聽又是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了進來，兩條人影，迅快躍入大廳。

這時，西首裂開的石門，也傳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大約有四條人影，連翩躍入。

這些躍入大廳的人，並未立即出手，却在四週潛伏不動。

凌君毅從他們細微的呼吸聲聽出，掠入大廳之人，全已散開，似是各按方位站定，把自己等三人，困在中間，心中暗暗忖道：「看來他們是在暗中佈置了什麼陣法。」

心念一動，一面施展「傳音入密」之法，朝公孫相道：「公孫兄快退到兄弟這裏來。」一面也以「傳音入密」告訴了丁嶠。

兩人同時退下，公孫相低聲道：「凌兄有何吩咐？」

凌君毅道：「他們已在四面佈下了陣勢，可能就要發動，咱們只有三個人，不能站得太遠，分散了力量，所以兄弟要你們退回來。」

丁嶠道：「總座，他們佈的是什麼陣法？」

凌君毅道：「不知道，他們進來的人，總數已在十名之上了。」

正說之間，突然從東，西兩道石門中，走出四個手舉氣死風燈的漢子，迅快在大廳四角站定。

這一來，廳上登時大放光明，把四週景物，照得如同白晝一般！

大廳四週，圍着十個青衣人。

這十人年歲老少不同，老的已經白髯飄胸，年輕的不過左右二十五六，但他們的服裝，却是一般模樣，青色勁裝，胸繡飛龍。

每人手中也捧着同樣兵器——烏黑無光的長劍。

這十個人中，只有一個女子，青布包頭，看去約莫四十出頭，天生的一張晚娘臉，板的緊緊的，若不是她臉上還薄施脂粉，耳朵上戴着一對小巧金環，眞看不出她像是女人。

十人圍成一圈，中間站着一人，似是他們爲首之人，這人正是飛龍堂的副堂主

佟天錫，手持闊劍，凝立對面。

他兄弟飛龍堂總巡主佟天來，却在十人之中。

看來，這一仗，飛龍堂盡出高手，非把凌君毅等三人解決不可！

但奇怪的不見飛龍堂主金鉸剪饒三村，也不見黃龍堂主郝飛鵬的影子。

凌君毅在燈光乍亮之前，已要公孫相，丁嶠二人退到身後，品字形站定。

凌君毅正好面對佟天錫，目光微微一掃，冷傲的道：「我當擺出什麼陣仗來了，原來還是佟朋友領的頭。」

佟天錫道：「姓凌的，你識得這是什麼陣麼？」

凌君毅傲然笑道：「在下不用識得陣法，只要能破就是了。」

佟天來厲聲喝道：「狂妄小子，你能破『十絕劍陣』？只要陣勢發動，就是你授首之時，不但受死，只怕連你屍骨都會被劍風絞碎。」

他已經說出來了，這一座是「十絕劍陣」。

這話，雖然說的誇張了些，但也由此可見對方擺出來的這座「十絕劍陣」，實也不可忽視！

只要看看這圍着的十人，無一不是精氣內斂，目光如電，懷抱長劍，凝立如山，一望而知個個都是劍中高手。

尤其像佟天來，身爲飛龍堂總巡主，地位自然不低，但他也不過是十個人中的一份子，並不因「總巡主」的身份，而高過其他九人。

那就是說，其餘九人的身份，也並不在「總巡主」之下。

江湖上可不比爲官作吏，靠奉迎吹拍就能節節上升，江湖上要出人頭地，就要有眞實功夫。

由此可見參與「十絕陣」的，都是飛龍堂的一流高手無疑。

佟天錫喝道：「姓凌的，你此時棄劍投降，還來得及。」

他還是要凌君毅投降。

凌君毅抬目望望佟天錫，說道：「閣下大概是『十絕劍陣』的領頭之人了，咱們似乎不必多說，閣下就請發動吧。」

佟天錫冷笑道：「陣法一經發動，你就算背挿雙翅，也休想逃得出去。」

凌君毅大笑道：「在下若是想逃，也不會進入你們飛龍堂來了。」

佟天錫冷笑一聲，闊劍一揚，朝凌君毅迎面劈來。

他這一劍劈出，劍陣立即隨着發動，十支烏黑無光的長劍，同時從十個不同的方向，朝中間攻來。

刹那間，劍氣突熾，冷風四起！

凌君毅大喝一聲，道：「大家小心迎敵。」

他動作奇快，倚天劍迅疾交到左手，身形倏地向左斜側，一招「長虹吐燄」，由右向左橫掃出去。

右手已從身邊取出巨闕短劍，使了一記「遙叩天闕」，劍尖朝佟天錫劈來的闊劍上點去。

這一瞬間，公孫相，丁嶠兩人的劍、扇也同時展開！

但凌君毅向左掃出一匹練般的劍光，夭矯如龍，至少擋住了左首五支長劍。

佟天錫似是不願和凌君毅硬打硬砸，闊劍中途變招，一收再發，刺向凌君毅左脅。

凌君毅一招擋開右首五人的攻勢，倚天劍寒光伸縮之間，「神龍回頭」，劍勢由上而下，「噹」的一聲，架開佟天錫刺來的闊劍。

身形跟着由左向右，右手短劍「龍爪撥雲」，幻起一片青光，攻向右首三人。

他這一劍，光華刺目，勢道極強，逼得右首三人不得不收劍後躍。

凌君毅這一手雙劍齊發，左右開弓，左手一劍，接住左首五人的攻勢，右手一劍，又逼退右首三人，發劍雖有先後，但看去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劃出來的一般！

「十絕劍陣」，一下就逼退了八個。

但見右首一個白髯老者怒哼一聲道：「這小子出手好快！」喝聲中，突然一躍而上，劍光閃動，朝凌君毅還攻了兩招。

另一個人也同時長劍一振，衝了上去，揮劍刺出一劍。

凌君毅向右攻出的短劍，劍勢一展，劍光回到身前，又把兩人的攻勢，硬接了下來。

佟天錫眼看凌君毅左右發劍，氣勢如虹，心頭不覺大怒，口中沉喝一聲，右臂往上伸起，闊劍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身形撲起，一道烏黑的劍光，朝凌君毅當頭劈落。

他闊劍這一圈，「十絕劍陣」十個青衣人，突然人影移動，每一換位，就有一劍刺出。

十個人不停的移形換位，也不停地發劍攻敵。

這一下，形勢頓時大爲改變！

因爲每一個人換位之時，刺出一劍，而且這一劍，又是你必救的大穴，等你出劍封架，他早已躍了開去，另一個人的長劍，又刺到你另一個要害。

而且這十人都是劍中高手，每一個人發出來的劍招，都有他獨到之處，有的輕靈活潑，有的勢勁力沉，也有辛辣惡毒，詭異奇幻。

無論輕靈，沉重，辛辣，奇幻，但每一劍都足以置人於死地。

這劍陣人影相互換位，出手配合之妙，當眞神妙已極！

落在劍陣中的人，無論你武功有多高强，到了此時，也有措手不及，無從封架之感。

大廳上雖有四盞氣死風燈，但此刻祇見人影晃動，劍風嘶嘶，根本已分不清人面。

劍風雖然勁急，却聽不到一絲劍刄交擊之聲！

愈是如此，也愈見凶險。

佟天錫是「十絕劍陣」中的樞鈕，他也隨着十人，移形換位，不住的縱躍遊走，但他並不夾雜在十人之中。

他的移動步位，祇是便於其他十人發劍攻敵，不妨碍他們的劍勢。

而他不論左右前後，如何閃動，全神仍然貫注在凌君毅一人身上，闊劍招法樸實無華，每一劍都配合其他十支長劍，攻向凌君毅必救要害。（未完待續）



孤劍盟

武陵子・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獲鐵指仙猿白羽通知，隻身前往北京，途次昌平，在一片冰天雪地中，驀睹蘭姑娘爲飛天鷂子婁敬德所傷，遂飛躍馳救，把婁敬德擊退，救醒蘭姑娘後，飄然退去。謝雲岳返抵昌平縣城，無意中發現有人窺伺神醫賽華陀魏平洛住宅，乃擒住其中二人，詢知傅六官及傅婉爲何申福，展萬雄擒去，囚於北京三貝子府中，遂即離開昌平，趕赴北京，時值元宵佳節，滿街人潮，謝雲岳四處找尋丐帮弟子，擬詢問蒼璽下落，詎久覓不見一名丐帮弟子，遂擬往天橋尋覓——

龍潭救紅粉　虎穴懾魔頭

天橋比之汴京開封相國寺更形熱鬧，在天橋之北有蓮花池一泓，池內中心有土畦，可種稼禾，四週碧水環繞，植有荷花，夏日荷立水面，香風撲鼻，於今水面浮冰，斷梗零亂，而蓮花池佔地特廣，可稱作湖，湖堤相接處，則跨以石樑，其下可通舟楫，乘舟至陸地，設有茶軒，可以品茗，最著名者如天外天，水心亭，綠香園，綺樹等，皆清潔而幽靜，榭中並有點心欵客，又設有遊藝，大鼓雙簧，女校書清唱及坤書（按：女子說書名坤書），夏秋兩季，都城人士，無不趨之若鶩。

天橋之西及東南兩處，皆爲戲院書場，酒肆茶社鱗比而列，以北有小街五條，爲攤販集中地，醫卜星相，遠遠望之，密若繁星，其熱鬧之概況，有非楮墨可以紀實者。今晚雖然冽風盛雪，可也是火樹銀花，人羣如蟻，途爲之塞，謝雲岳擠在人羣中，費個把時辰，依然見不到一個化子踪影，不由緊皺眉頭，此刻他心急着救出傅婉祖孫兩人，明知內有蹊蹺，也無暇尋思，他走出人羣行至僻處一掠身形，獨闖三貝子府邸。

三貝子府邸在內城之東南，謝雲岳如無翼蝙蝠一般，沿着昆明湖飛掠。

此時，約莫三更時分，城樓更鼓頻催，清晰入耳，謝雲岳突見七八條疾如流星黑影，在追撲一人，迎面而來。

他身形微閃，卽掠入樹蔭黑暗中，追踪的人與被趕的人，由其身法判斷，顯然都是武林高手，謝雲岳看出被趕的人有點氣濁步浮，當是疲累不堪，尋見追踪者有九人由兩旁超越，將被趕的人包圍着。

這人知無可再逃了，索興立足不動，冷笑道：「我金仲寒做夢也想不到三貝子府中竟厮養着一班都是江洋大盜。」

繼聽得一聲厲喝道：「朋友，你死到臨頭，還要口舌逞能，你夜入三貝子府中非奸卽盜，也算不得什麼好人物。」

一聲凄厲的長笑，起自被趕者口中，笑罵道：「三貝子在你們是衣食父母，金某看來無異是沐猴而冠，形同禽獸之輩，金某與三貝子有血海大仇，豈能不報，不過有你們這班猪狗護庇着，算他命大，只要金某今晚不死，則他別想安枕。」

接着一聲獰笑道：「咱們可不能讓你死冽。」說着七八條身形揚着兵刄，紛紛撲攻金仲寒。

謝雲岳窺見這些人都是內家能手，出招步法，暗含生尅變化，金仲寒却也一柄劍使得招數精奇，寒光如電，但以一人之力似嫌螳臂擋車，慢慢即有力不從心之感，人總是同情弱者這一面，何況三貝子府中之人，與自己也是敵對之勢，不禁泛起同仇敵愾之心，身形一掠而出，口綻春雷一聲大喝道：「住手。」

這一着，可收了嚇阻之效，三貝子那一邊人聞聲忙止手不攻，躍出圈外，練武人都講究昏夜見物，虛室生白，均看清樹蔭中掠出一怪面中年人來。

只見謝雲岳目光閃爍，沉聲問道：「你們爲何不遵守江湖交手規矩，羣毆一人，是何理由。」

這羣三貝子府中一班能手，却是明眼人，目睹謝雲岳身法之快，無與倫比，七八丈距離，一掠而至，倘非絕乘輕功，無法臻此，心內不無畏怯，這羣人之首，名喚鐵背鷹唐塵，連同一干人等號稱大內八鷹，這八人昔年均爲閩粵大盜，名震東南沿海一帶，後以犯案太多，又得罪正派高人，非剪除不可，無法容身，被三貝子網羅門下。

鐵背鷹唐塵答道：「閣下不明個中情由，妄自加責，此非江湖恩怨可比，何況此賊爲唐某打中『子午悶心釘』，縱然放却，也活不多少時候，反不如束手待擒，送上間明情由，如從輕發落，送交當地官府，還可落個活命，再則我等也可覆命卸責。」

謝雲岳冷笑道：「我老人家向來不聽這些，只憑自己喜怒伸手，本來以多襲少就看不慣，你說出已打上『子午悶心釘』還要圍襲，我老人家看得更是非伸手不可，你若看我老人家一個面子，將解藥送上，咱們各走各的豈不是好得多。」

鐵背鷹唐塵暴怒道：「你是誰，唐某就不信你能在八鷹手中救出此人。」

謝雲岳尚未答話，突然八鷹中一人嘬口長嘯，響聲清徹，這麼大的風猶不能掩住，謝雲岳眼明閃身一掠，就欺近那人身旁，一抬手風快地扣那人右腕脈。

那人也是一等高手，怎會讓他擒住腕脈，左掌駢戟，電閃地往謝雲岳襲來的手一劃，指尖帶起勁厲銳風，這一式「金剛沉指」若容劃上，謝雲岳這隻手必重傷。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謝雲岳雖未把他這一招「金剛沉指」放在心上却也心內微驚，北京究竟是藏龍臥虎之地，武林能手齊爲大內收羅，看這八鷹當非一流好手，但由此可見一斑。

此時，謝雲岳右掌倏地一翻，便錯出來掌之上，電光石火地向下一壓一拏，忽地那人一聲慘叫，左腕脈業被謝雲岳擒住，謝雲岳此種招式，就是他那奇絕天下的「軒轅十八解」中制龍手法「五嶽鎖龍」，去勢之奇，着實玄妙難測。

正在謝雲岳向那人出手，金仲寒被「子午悶心釘」毒迫延全身，已呈不支之勢，搖搖欲倒，强力逼穴支持。

鐵背鷹唐塵狡滑如狐，暗使眼色命同黨速退，自己一欺身兩手奇正並施，疾點上金仲寒「啞」「昏」諸穴，一把挾住，往林蔭內遁去，其餘六人已先一步走。

那被謝雲岳擒住之人，見同伴一個個溜走；竟然讓自己陷入絕地，視危不救，這一着無疑問地遠較謝雲岳擒住自己腕脈還要沉痛十倍，更恍然認出酒肉朋友的虛僞可怕，他眞不敢想，卅年過命刎頸之交竟如此對待他，不由神色大變，雙目噙着淚珠。謝雲岳也發覺鐵背鷹唐塵挾着金仲寒遁走，他心想：「這樣也好，金仲寒被打中『子午悶心釘』反正他們不會讓他死去，先要用上解藥，自己此時救走，還得費上好些手脚。」便任由他們走去，此時一見這人神色，遂笑道：「你此時明白了吧！替人家做走狗奴才是否值得，我老人家雖然不知道你們這些人交情彼此間淺深，但知你們都是勾心鬪角，見利負義之輩，縱然我老人家放過你，看你何顏面返回三貝子府中……。」

話聲未了，謝雲岳手一扯，將那人帶隱入樹叢中。

狂風怒吼中，驀落下四條身影來，望了望四周一眼，接着又掠身飛去，謝雲岳看出那是高黎貢山四老。

被擒那人是八鷹中名喚南鷹龐泰，見謝雲岳聽覺這麼靈敏，心中十分駭然。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現在我老人家要制你死命，只是反掌之勞，不過念你尚存悔悟心理，免去一死，現在你可說傅六官及傅婉兩人禁在何處，便任你自去。」

龐泰更是驚駭，兩目圓睜，抑制不住那面上驚詫之色，道：「原來你老就是怪手書生岳雲，我龐泰折在你老人家手上，算不得什麼丟臉的事。」

謝雲岳微笑道：「怪手書生功力超越古今，我老人家這點微末之技，怎能及上他。」

龐泰仔細瞧謝雲岳面像，與宮門二傑所說形像不符，不由信了，當下便道：「傅家祖孫二人確是禁在三貝子府中，但究竟囚何處，在下也不知，因三貝子府邸別墅甚多，當時被擒聽說送在卍字樓，現不知移囚何地。」

謝雲岳聽了，不由心生煩躁，急道：「府中有什麼人清楚他們囚禁之處，究竟此種陰謀是由何人設計的。」

龐泰沉吟一陣，慨然道：「反正在下也不想回去了，如今實話實說，三貝子府中只有一人極其清楚，便是惡師爺沈上九，此人出身天山門下，身手確是高絕，但這陰謀是鎭風寺方丈智空提供，由九門提督衙門總捕頭李振東主持，現在李振東失踪兩日，轟動九城，大概是遭了毒手。」

謝雲岳點點頭道：「現在你走吧！」右手一放。

龐泰整個臂膀都麻了，酸軟無力，他此刻的思想是萬念俱灰，把一切名利付之雲烟，抬頭望了謝雲岳一眼，露出感激眼光，躬身一揖到地，道：「龐泰有生之日，皆載德之年，聽老前輩口氣，欲往三貝子府中一行，但府內步步荊棘，寸寸有險，望老前輩當心一二。」說着轉身往湖旁松林中走去。

雪雖然比較小了，但西北風遠較來時爲大，風送松濤尚夾着冰條墜落聲，喧囂一片，夜眼看出一片的中南湖水波不興，

全凍成堅冰。

謝雲岳他竚立在昆明湖畔想到傅婉現在不知道被折磨得怎麼了，像傅婉這樣的綺年玉貌，滿人好色奇淫，他就幻想到傅婉像被暴雨摧殘後花瓣，那樣的慘白、憔悴，失去了少女特有嬌艷的面龐，顯露在眼簾……。

他心中一急，就往中南海面逕越掠去。（按：三貝子府邸即遜清民初改爲萬牲園之處，由於遜清一代，滿清宗室習好逸遊，崇尚嗜癖，以示與人不同，所以厮養禽獸，每每耗費萬金，這三貝子府邸分爲兩部，右爲牲畜所在動物園，珍禽異獸，種類繁多，如梅花鹿、美豹、花條馬、鱷魚、白象、孔雀、鸚鵡等。出動物園，皆植物而以花木居多，柳綠桃紅，引人入勝，再有亭閣各一，陳設幽雅，後爲卍字樓，再往右去便是『自在莊』，莊側有牡丹亭一座，芍藥盛開時，尤堪清賞，又進爲暢觀樓，建築宏偉，地位寬敞，舊是慈禧西太后駐驛處，後有露台，可以遠眺，園景歷歷在目。）

此三貝子府邸佔地甚大，樓閣不下數千百棟，所謂甲第連雲也不爲過。

四更不到。三貝子府中後園掠進一條極快的身影，呼嘯的北風，帶起樓簷懸着的銅鈴聲，緊密而清脆，但在這無月色風雪之夜，聽來給人們只是一種凄凉感覺。

那條黑影落下，畧一竚身，便待向暢觀樓撲去，突然一隻極龐大的身影，望那人飛撲過去，去勢之疾，甚是罕見。

只見那人一低頭，探掌飛擊，噗地一聲大響，那隻龐大身影登時被震出七八丈，猖猖哀鳴死去。

原來那是西藏異種獒犬，爪甲之內蘊有奇毒，此人看清了心驚不已。

此人正是怪手書生謝雲岳，他知這一聲大響，必驚動府內各人，兩掌一按，嗖地一鶴冲天拔在一棵參天古樹幹上。

果然如他所料，暢觀樓簷前陡然拔起三四條黑影，向獒犬墮地處撲去。

謝雲岳在樹上望下去，雖然不甚清楚，但看出來人無一不是十分矯捷，顯然都是內家高手。

全府不見一點燈光分明是有意安排。

這落在樹下三人，其中一人細看西藏獒犬死去形像，驚詫道：「來敵掌力竟這麼雄厚，臟腑流出，看來還沒經過一番惡鬪，便被一掌斃命，功力之强甚是少見，今晚情形甚是可慮。」

猛聽一人笑道：「我就不信他能逃出我沈師爺手中。」

謝雲岳心內一驚，想到龐泰說起惡師爺沈上九。

這時沈上九發出一聲低沉嗚嘯，招來三四條西藏獒犬，謝雲岳驚覺不妙，藏獒嗅覺靈敏，只要指出他藏身所在，再想脫身就難了。

於是騰身又起，施展「天龍八式」中之「金龍入海」，身在空中一翻，突變平平飛去，待眞氣微濁時，又疾換七禽身法「蒼鷹三旋」張臂緩緩向暢觀樓簷落下。

暢觀樓簷角距那棵樹幹，少說也有二十餘丈，若非謝雲岳這種凌蓋古今的輕功，是萬萬辦不到的。

倏然那幾條藏獒望着那棵大樹上汪汪狂吠。

只聞沈上九一聲冷笑道：「朋友，你這不是找死麼。」陡地也是一鶴冲天，掌隨身出，嘩啦啦一陣斷折大响，整個大樹側枝被他那掌力悉數震塌，葉飛雪崩，聲威甚是駭人。

謝雲岳潛在簷角，瞥見沈上九這種巨威掌力，不禁咋舌，心想：「這沈上九施出掌法，不知是否也是『彌勒神功』麼？」因爲他聽龐泰說沈上九是天山門下，故有此想法。

惡師爺一落樹上，四面望了望，驚噫了一聲，倏又落下，道：「此人眞個身手高絕，藏獒嗅覺定然不錯，但他却在一刹那竟溜掉了……。」

忽聞一蒼老聲音道：「不要那厮飛掠在暢觀樓瓦簷去了。」

沈上九哈哈大笑道：「呂老師不要說笑話了，這棵樹相距樓簷至少也有卅丈，就是我沈上九也無此功力……走，那厮定逃出不遠。」說着竟驅使藏獒領前覓去。

謝雲岳等他們遠去園中另一角，才倏展身形往下飄落，他雙足堪堪沾及樓板時，猝見一條極瘦小的身形，由地面飛躍上來。

他赫然一驚，以爲府中能手發覺自己，閃電地隱入樓角處。

只見這條身形一躍上，便直望窗前一貼，用眼內覷，謝雲岳已看出那是傅青，暗暗讚許他那份勇氣，此時却未便出聲招呼。

這傅青也是幸運之極，他撲入園內進口處，與謝雲岳只是一箭之隔，而時刻上却是前後有別，正巧他進入處隱着一隻藏獒，被那沈上九嘯音引去，不然傅青那有這麼容易進得暢觀樓。

三貝子府中擁有數十名武林高手，此時却分隱在一座樓閣內，燈火全滅，等候敵人上鈎，外面只有惡師爺沈上九等人不時來回巡視。

傅青眼覷着窗隙，發現內面竟是厚厚一層黑幕遮着，一絲一毫情形均瞧不着，心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決意破窗而入。

休看傅青人雖幼小，膽量却眞大，想着便做，兩手一反，一對判官筆已撈在手中。

謝雲岳見他情狀，不由大急，正待閃身相阻，突聞窗內起了哈哈大笑，道：「小子，你膽量眞不小，果然來了。」

聲落，窗扇蓬然開啓，由內箭似地竄出一條黑影。

傅青聞聲警覺，倏地躍退四五丈，這座暢觀樓後是一片十丈方圓的青磚露台。

傅青堪一退後，只見那條人影竄來之勢，無比之疾，身出探掌劈出一道奇猛無比的勁風，眼看傅青就要喪在那人掌下。

謝雲岳猝料不到此人出掌如斯之快，此刻不宜現身，可又不能見死不救，竟在樓角奮出變掌，展出「彌勒神功」卸字訣，隨在那人掌風往上一托。

雖然將那掌勁卸去五分，餘威所及，傅青被震逼得翻出露台之下。

只聞得一聲驚叫，傅青身形已向十餘丈高的暢觀樓下墜去……。

謝雲岳用出「彌勒神功」卸字訣，一

推一吸，將飛出窗外那人一股奇猛無比掌力卸去五分，雖然如此，那人的掌力餘威，仍然把傅青撞飛。

只聽得傅青一聲驚叫，身形往那十餘丈高露台之下，筆直墜落。

謝雲岳大吃一驚，只覺那人推出掌力異常凌厲，自己雖用上十成「彌勒神功」，却未把它那全部掌勁卸掉，目睹傅青身形撞飛，正待潛往援救，忽然露台之下又冒起一條黑影來，快如閃電。

那人才一飛上，便低喝道：「蒯兄，且請住手，小弟有緊要事與蒯兄密談，即刻離此吧。」

謝雲岳暗中瞧得極清楚，方才騰上露台之人，正是以前自己命他護送傅家雙小至京的三絕怪乞孟仲軻，心內甚爲驚詫。

那掌襲傅青之人，是個長相奇怪，蓬首鳩面的老化子，謝雲岳雖急着要去探視傅青生死如何，但覺得三絕怪乞孟仲軻突然在三貝子府中現身，必有關丐門極大陰謀在內，是以停下身來，聽聽他們說些甚麼。

蓬首鳩面化子却是西南丐門盟主混元指蒯浚。

這混元指蒯浚在推出掌勁撞飛傅青時，驀覺一股奇絕無比的柔力，卸去自己所吐陽剛掌力，不禁一陣凜駭之氣，襲上心頭，凝眼四顧，正欲偵出此人隱在何處。

此時，三絕怪乞孟仲軻突然現身，蒯浚忖道：「這就怪了，孟仲軻功力不及自己甚多，何以能打出這種高絕的柔勁，莫非孟化子得了甚麼人傳授。」

這正是錯把馮京作馬涼，不然以混元指蒯浚的功力，不難測出謝雲岳潛身之處的。

蒯浚聽得三絕怪乞孟仲軻說出此話，不由一怔，繼而大笑道：「孟賢弟，有事儘管在暢觀樓內說，何必離去，難道這裏還有甚麼意外不成？」

孟仲軻搖搖頭道：「以蒯兄目前之功力，當今之世，恐無幾人可望項背，不過明槍易躲，暗箭可難防其萬一了。」

蒯浚嘿嘿冷笑道：「老化子就不信有甚麼人敢來捋虎鬚。」

三絕怪乞孟仲軻聞言，兩目突射冷芒，在這風雪之夜中如同兩顆明星，鼻中冷嗤一聲，道：「蒯兄，你眞太自負得驚人，孟仲軻得來確訊，你的對頭人現在走通嘉親王路綫，明晨嘉親王就要密奏皇上，舉薦宮門二傑，勒令他們擒你歸案，到那時三貝子也不能護庇你，依孟某之見，你還是率領門下，遠離京城，再行解決本門之事，孟某言盡在此，聽也在你，不聽也在你。」說罷，即欲轉身離去。

混元指蒯浚嚇得滿身冷汗，大叫道：「孟賢弟，這話確實不確實，我蒯浚又沒有犯案，爲何蒼老化子出這毒狠主意。」

三絕怪乞孟仲軻本待啓步，現在又回過身來，冷笑一聲道：「俗語道無毒不丈夫，蒼璽身居本門長老，怎能忍受你殘戮他的手下，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夜鷹子李振東已死，因此安上你的贓名，你想想吧，留在這裏是否值得。」音未落，身如玄梟掠空，倏而即隱入昏茫雪夜中。

混元指蒯浚立在那裏發了半天怔，良久才一跺脚，咬牙狠道：「我與你們誓不兩立，蒯浚不把丐門弄個血濺人亡，決不收手。」繼而舉掌互擊了三下。

刹那間，暢觀樓門呀地一開，由內飛矢般湧出七，八條人影，垂手環立恭聽蒯浚傳諭。

蒯浚用冷電般的目光環視了手下一眼，沉聲道：「現在我們第一個回合，已遭受了挫折，你們即刻離京，去泰山丈人峯等我，擒住兩人給他點上殘穴放走。」

七八個人無言轉身離去，四散飛竄。

此刻藏獒猖猖聲隨風傳來，顯示惡師爺沈上九一干人等在向暢觀樓路上走着。

混元指蒯浚也沒走進暢觀樓，只低着頭默默沉思，對湧上身來的雪片均不予理會。

謝雲岳隱在樓角，正是不耐，又不敢稍事移動身形，怕引來混元指蒯浚的襲擊，他自己雖然不怕，可担心傅婉又因他一時疏忽，以致多受一天罪，他心中焦急着蒯浚爲何不進入暢觀樓。

他此時料定傅青必然逃走，再不然就是潛隱在園中。

突然混元指蒯浚高叫道：「沈兄，這邊來。」

聲未落，沈上九像一隻巨鷹般已飄了上來，身法詭奇，謝雲岳已瞧出那是天山蒼鷹身法。

混元指蒯浚走近惡師爺沈上九身前俯耳密語了一陣，繼又大聲道：「目前老化子暫時避地爲良，傅六官兩人最好放走了事，免得給三貝子帶來無窮隱患。」

惡師爺沈上九沉吟一陣，道：「蒯兄所說甚是，無奈咱們三貝子看上了這個丫頭，這件事交給沈某辦吧！」

蒯浚畧一拱手，兩臂一揚，身形如箭一般穿出十數丈外落下，天色奇黑，轉眼身形已自杳然。

惡師爺沈上九咳嗽了一聲，身形稍動，往卍字樓掠去，謝雲岳暗暗跟隨他的身後，沈上九身法之快，錯非謝雲岳，無法追趕。

走出十數丈外，忽然惡師爺沈九上微有所覺，突然旋身劈出一掌，奇厲的勁風，登時枝葉橫飛，雪濺四射，聲威好不嚇人。

沈上九一掌劈出後，凝目一瞧，並沒見得半個人影，暗道：「怪事，我聽得有人躡在身後，怎地沒見一個人影，莫非自己雙耳有了錯覺……」繼搖搖頭心想：「不會吧，往日裏三丈內飛花落葉聲，均可辨察，怎麼今晚這般失敏。」惡師爺平日自負得緊，而今晚不能確實還是雙耳錯覺，抑是有人躡踪，因爲他自負，竟然認爲是錯覺，斷定沒有人敢動他一絲半毫，在都城內固然是宮門二傑名頭響亮，但熟悉內情的人，沈上九較宮門二傑還來得驚人，因此之故，竟讓謝雲岳乘隙而入。其實沈上九暗中自有計較。

謝雲岳在他右肩一動時，便知他必有所覺，忙施出「玄天七星步」法，反越過他的身前，隱身樹幹後。

只見惡師爺沈上九旋風轉身疾走，謝雲岳不敢大意，展出絕世輕功尾隨而去。

這座卍字樓建造得十分奇奥，可惜夜色似墨，謝雲岳雖目力特好，但也看不清楚，只隱約辨出那是一座極具匠心的建築物。

只見沈上九走進卍字樓東側中心，身形突然矮了下去，謝雲岳才看清地底還有一層，足跟一緊，掠開身形搶前，差不多貼在沈上九背後。

這時惡師爺沈上九心內好似想着一件什麼疑問，對身後尾來跟隨的謝雲岳渾若無覺。

惡師爺沈上九立在一座黑樾樾鐵門前用手指敲了三長三短，又是七長七短。

鐵門突然隆隆開啓，沈上九畧不後視昂然進入，謝雲岳尾隨着閃進，門內只是一條黑暗地道，那座鐵門也無人看守開啓，他才閃進一步，鐵門又隆隆關閉。

謝雲岳心中一凜，分明這是龍潭虎穴，但既然來了，總要放胆一行，眼見沈上九已走出七八尺遠近，便又緊迫着飛快掠去。

堪堪掠前不過四五步，衢道兩壁驀地喨嚓一響，謝雲岳警覺不好，護身「彌勒神功」眞潛已佈滿全身，只覺無數利刄望全身成幕形蜂湧而來，響起一片銳嘯，其勢勁疾。

謝雲岳兩袖護住頭面，左甩右揮，瞬時，將打來暗器全數掃落，身上有神功護住之故，夷然無傷。

沈上九立住脚步，放聲狂笑，笑聲中，推出兩掌，凌厲的勁風把謝雲岳迫退一步。

似惡師爺沈上九這種江湖巨擘，豈能對身後尾隨的謝雲岳朦若無覺，大凡武林高手，不論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保持非常的警覺，隨時提防外來的暗算突襲，若非如此，謝雲岳方才若要制沈上九死命，豈不是舉手之勞，固然謝雲岳欲藉沈上九尋得傅六官及傅婉兩人，才不予突襲，但沈上九何嘗不作如是想。

所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一點看來謝雲岳不及沈上九心機沉穩狠辣，概而論之，江湖經驗似嫌不够。

此時，惡師爺沈上九傳來笑聲，是那麼含蘊着譏諷，陰險，聽在謝雲岳耳內異常不受用，方才猝不及防，爲沈上九掌力迫出一步，心頭更是火冒。

但見謝雲岳目射奇光，大喝一聲，便待趕上前去……

突然，足下一軟，全身下沉，待警覺不妙時，身形已似斷綫紙鳶般，筆直向下墜落……

沈上九無愧惡師爺之名，他誘使謝雲岳心浮氣濁時，適時按上機鈕，就這點心機而言，是旁人萬萬不可企及的。

謝岳雲身形落定後，才發現這是一座鐵室，四面全是鋼鐵鑄成。只留着兩個小圓孔，專供送食說話之用。

室內燃着一支小燭，吐出昏黃光亮，待得謝雲岳回身看清時，不禁猛然一喜。

原來室角蓆墊上正睡着傅六官傅婉兩人，鼻息舒微，睡得很沉香甜。

謝雲岳看出婉姑娘雲鬢不整，容顏憔悴蒼白，睡時小嘴噘起，似是受了無限委屈，不禁鼻中一酸，差點便掉下淚來。

傅六官面向壁內睡着，瞧不清形像，兩人都蓋得薄被，皆因鐵室密不透風，一室如春，用不着厚裘。

這時謝雲岳用手輕搖傅六官肩胛，低聲叫道：「傅大俠，醒醒……醒醒……」

傅六官倏然驚醒，一躍起身，兩眼圓睜，望着謝岳雲，一瞬不瞬，露出驚詫之色。

婉姑娘也驚醒了，揉着忪惺睡眼，翻身起來發怔，一眼看出謝雲岳背上長劍，驚叫一聲：「那不是太阿劍嗎？」手一掠，閃電也似的望謝岳雲背上奪去。

她快，謝岳雲比他更快，右手翻腕一刁，將婉姑娘一隻右腕揑住。

姑娘見自己右腕，竟被一個奇醜中年人執住，不禁霞滿雙頰，用盡力氣仍是掙不脫。

傅六官見孫女被這人制住，心中暴怒，突見這醜陋中年人用嘴「噓」了一下，低聲道：「姑娘，靜靜……有人來了。」

果然圓洞外傳入一陣清晰履聲，咯……咯……咯……每一響都是震人心弦，沉重而有節奏。

圓洞內顯露一個面龐清瘦，蓄着兩撇鼠鬚，雙目露出不可逼視的奇光——那即是惡師爺沈上九。

突然惡師爺沈上九縱聲狂笑，良久笑定，才道：「朋友，你把我沈上九當做什麼人，饒你狡似鬼，照樣逃不出沈某手心，朋友現在滋味如何？」

謝雲岳在落下鐵室中時，已想好主意應付，既然智珠在握，便任沈上九如何奚落，反到吟吟微笑，一俟沈上九語音一落，立即面色一寒沉聲道：「沈上九，咱知你是什麼人，你自認爲得計是麼？可是適得其反，三貝子無故擄刦民女之事，嘉親王已知道內情，親王姑念彼此均爲滿清宗室，隱忍不奏，故命咱來救出傅六官二人，咱來時，還恐你們堅不承認有其事，料不到，現在人證確在，沈上九，現在你還有何說。」

這一來，惡師爺立刻面上變了色，這話不由他不信，方才聽得混元指蒯浚敘說嘉親王明晨要面奏皇上，楞着只是不作聲，眼珠骨碌碌亂轉。

謝雲岳似是瞧出沈上九心意，遂哈哈笑道：「沈上九，你趁早別打這殺人滅口主意，說實在的，這片府邸外，已是暗椿密佈，若咱五鼓天明尚未見，沈上九，你想想這事的後果吧，試問你替三貝子挑這個担子嗎？」言語之間，威稜不可逼視。

沈上九此刻已是小鹿撞胸，心幾乎跳出口腔，神情更是慘變，半晌才道：「朋友！沈某怎知你話是眞，縱然沈某斗胆放出傅六官二人，也難保嘉親王不將此事面奏當今。」

傅六官及婉姑娘兩人聽出沈上九語意，要將他們繼續囚禁，面色因之微變。

謝雲岳豈能不聽出沈上九話意，此刻的他，不容示怯，已成騎虎難下之勢，面色鎮靜如恒，微笑道：「沈上九，你不信就別放，等到聖旨一下，命宮門二傑來此要人，那時，宮門二傑雖是你們一丘之貉，也無法護庇你。」音調甚輕，份量却極重。

惡師爺沈上九饒他奸狡如狐，至此也落入謝雲岳圈套，身上冷汗直淋，遂轉顏諂笑道：「朋友，沈某不是說不放，而是說放了傅姓兩人，倘嘉親王認爲人證確鑿

，硬要奏知皇上怎辦？沈某食人之祿，總得爲三貝子畧盡棉薄，不然，沈某鴻飛冥冥，一走了之，落得武林內傳揚沈上九一個不忠不義名頭，不是一世英名付之流水麼？朋反！你說對不對。」

謝雲岳腹內暗罵沈上九眞個奸狡，面上可不能不佯裝笑容，仰天打一個哈哈，道：「武林中人，最講究是一諾千金，咱承諾你，此刻放出，不會對三貝子有一絲不利，若待早朝後則就難說了。」說此微微一頓，又笑道：「量這間鐵室也禁我不住。」倏地反腕小抽一送，太阿劍出鞘，但見寒光如虹，鏗然一響，太阿劍業已刺入鐵壁半寸，手腕一擰，那麼堅厚的鐵壁，竟然剜下個圓鐵塊，接着，謝雲岳轉面對沈上九道：「沈師爺，這座鐵室，能濟得什麼事？」

沈上九倏地隱去，只聽得壁間隆隆聲響，這面鐵壁緩緩上升。

只見惡師爺沈上九佯作一副諂笑，令人十分噁心。

傅婉只覺這醜陋中年人說得滿口清脆的京片子，但與傅六官兩人，始終就分辨不出那是謝雲岳化身，不過傅婉猜不透那柄太阿劍，怎麼轉到他的手中。

這個疑問，冲淡了她那將飛出樊籠喜悅的情緒。

但聞得惡師爺沈上九朗聲大笑，他這時改口不稱謝雲岳「朋友」的字眼，却換了「尊駕」，語氣表現得極其恭謹。

沈上九說道：「我沈上九廿年來從未服過人，今日算是服了尊駕，不論方才尊駕說話是眞是假，毫無疑問的，迫使我沈上九不得不俯首就範，只此一點，智計的確高我惡師爺一籌，京城裏我這數詭計第一之名頭，哈……哈，算是自動讓給了尊駕了。」

謝雲岳微微一笑，但心裏奇怪偌大的卍字樓只得沈上九一人，雖是這麼想，但恃着藝高人胆大，毫不在意，當先走出。

沈上九笑道：「尊駕高姓大名，如蒙尊駕不棄，沈某願請高攀。」

謝雲岳哈哈一笑道：「不敢，在下江湖末學之輩，不足掛齒，豈敢與沈大俠相提並論，既承下問，焉敢不告，在下姓吳，單名一個明字，」其實吳明是「無名」諧音，沈上九本是一個極聰明的人，然而這時他竟相信是實。

「哦，吳大俠，幸會幸會。」

婉姑娘到聽眞實了，心中竊笑不止。

出得卍字樓外，寒意甚是襲人，風雪仍是不止，飛花似的漫天飄舞。

五更將近，天色依舊很沉，距黎明還有一段時候。

謝雲岳此時轉身向沈上九畧一拱手道：「吳某還需領着他們兩人，趕回覆命，不勞沈大俠相送了。」

沈上九連說焉有此理，執意送至府外作別。

只是由卍字樓至府門外途中，並未遇着有人，難免蹊蹺得緊，皆因沈上九堅信吳明確是嘉親王遣來，在開啓鐵室門前，暗囑武林人物及一應雜役迴避，唯恐刺激傅六官等心理。

一走出三貝子府外，謝雲岳不禁想起金仲寒尚未救出，因爲方才一心懸在傅六官婉姑娘身上，反把此事忘懷了，這可怎麼是好，心中一急，遂想出另一方法，轉面望着沈上九微笑道：「沈大俠，吳某還有一個不情之請，不知可否俯允？」

沈上九不由一怔，繼而改顏笑道：「吳大俠有什麼事只管言，在下力之所及，無不應命。」

謝雲岳腹首莊容道：「如此甚好，吳某來時遇見金仲寒其人，被大內八鷹擒往三貝子府中，請看吳某薄面，從寬釋放。」說完，也不待沈上九回答，轉身昂然走去。

惡師爺沈上九目送謝雲岳等逝去身形，輕嘆了一聲，暗讚這醜陋的中年人確是智計過人。

孫子兵法說：「攻心爲上，不戰而屈人之兵。」謝雲岳今晚運用此法眞極盡其妙。

謝雲岳自忖沈上九必不敢派人尾隨，但却也不能不防，三人都是疾如閃電地施展身形，望西直門方向掠去，途中三人都是默默無言。

有幾次傅六官想出言致謝，均被謝雲岳制止，婉姑娘見此情狀，縱有話想問，也不好啓齒。

出了西門外，一逕地直往香山道上疾趕……

曙光初現，風雪正濃，大地依然仍是一片灰茫。

北京，的確有它美麗的一面，說不盡氣象萬千，河山壯麗，如今披着一件白綾，更顯得清秀脫俗，面目一新。

傅六官及傅婉兩人只覺醜陋中年人輕功造詣絕俗，自己兩人用出平生功力，依然落後七八丈遠近，不由心中駭然。

驀地這人轉回身來，笑道：「傅大俠，婉姑娘，受驚了吧？」

兩人同時一怔，婉姑娘辨明了那是何人口音，驚喜萬分，一躍上前，兩手抓緊謝雲岳肩膀一陣搖晃，嬌笑道：「雲哥哥……是你……」話也說不下去了，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只見淚珠像斷綫珍珠般流了下來……

這是多麼眞誠的感情流露，此刻的婉姑娘心情，太興奮，太喜悅，不禁喜極落淚，自太原分離後，婉姑娘無時無刻不想思她那雲哥哥，這種心情流露，比那時千言萬語都來得深刻些……

謝雲岳心下也爲之感動，鼻中微酸，幾乎也掉下淚來。

傅六官一見婉姑娘這般情狀，恍然憶起那是什麼人了，不由撫髯呵呵大笑道：「謝少俠，原來是你，不是婉兒，老朽猜一輩子也不知是你咧。」

謝雲岳忍住心中的激動，笑道：「傅大俠，目前北京城正是武林人物多事之秋，大俠與婉姑娘實不宜在北京城再事逗留，依在下主見，二位立刻離京投在長白山環碧山莊暫住，在下三月間需往該處，傅大俠意下如何？」

傅六官沉吟一刻，慨然道：「宮天丹與老朽尚有一面之緣，多年來未至關外，趁此一遊白山黑水，舒展胸懷也好，只是青兒……」

謝雲岳道：「青兒交在在下身上，一俟覓到卽命他趕赴環碧山莊。」說此一頓

，從肩頭取下太阿劍，笑道：「婉姑娘，原物璧還，這次再不要被人竊去了。」

傅婉兩頰飛霞，微抬螓首，水汪汪眼睛內露出依依不捨神情，乍見又別，人何以堪，她忽嬌笑道：「趙姐姐與周姐姐現在那察北牧場馳馬飛騁，要不要小妹順路通知她們，說你在這兒？」

謝雲岳搖首微笑道：「我希望妳邀她們，一同至環碧山莊，切不可說出我在京城。」

婉姑娘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她想不出爲何不讓趙周二位姐姐知道他在京的理由，此刻的她，極想見見謝雲岳本來英俊拔俗的面目，但碍於祖父在旁，羞於出口，兩眼痴痴地望着謝雲岳面上出神。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傅大俠，好在見面之期匪遙，請現在卽刻起程吧。」

傅六官心知謝雲岳在京，必將掀起驚天動地的作爲，自己與婉兒在此，他將增加不少顧忌，於是拱手作別，拉着傅婉走去。

婉姑娘鼻中酸酸地，不時回首，卽是多望一眼，也是好的。

兩人身形，很快的消失在冰天雪地中，謝雲岳此刻的心情，正是，去時雪滿天山路，峯廻路轉不見君。也是一樣的無限惜別。

山道旁不遠，有一座荒圮了的山神廟，他緩緩走了進去，須臾，又走了出來，換了一個形貌奇醜的少年。

×　　×

天交未正，打磨廠一帶雖在風狂雪飛中，却極爲熱鬧，皆因其地鏢局客棧林立，茶樓飯莊鱗次櫛比，武林中人多喜趣之聚會。

其時正値太平盛世，茶樓酒館中，每見托鳥籠，玩鐵蛋，哼戲曲者，似若超然物外，桃源中人。

且說打磨廠街尾有家清風樓飯莊，靠窗樓座上坐定一少年，面像奇醜，眼小唇掀，蒼白無神，正在拈杯舉箸，雖在吃喝，可默默若有所屬。

這家酒樓上氣氛可有點特別，樓下豪笑盈耳，樓上則鴉雀無聲，這不是說樓上坐的都是文人雅士，顯得異常肅靜，相反的，整整四張大桌面坐滿了武林豪士，更奇的是一張桌面端坐四個僧人七個老道，另外還空着兩張桌面，杯箸齊全，意味着還有一幫人尚未到達。

這不是絕對沒有談話聲，只是竊竊私語，面色凝重。

在他們未來到之先，店東上來催請原有的客人遷至樓下，但這個奇醜少年，說什麼也不肯走，先來先坐憑什麼要讓，店東強他不過，只好說聲得罪，竟自走了。

不少武林豪士頻頻向這奇醜少年注目，露出好奇之色。

肅靜喧嘩的莊穆氣氛保持不了多久，突然樓梯咚咚步履凌亂聲，紛紛走上七八人，爲首的一個是面如重棗，紅潤如玉，淡白短鬚五旬上下的老者，身材極爲魁偉，左肩揷着一柄光亮雁翎刀，右肩斜繫着一板八支三稜尖义，長度不足五寸。

見他一走上來，望着那坐着僧道七人的桌面上，發出聲如洪鐘的大笑，道：「少林神僧法一上人也來了，眞是意料不到的驚喜，可見無論什麼人，眞正做到勘破世情，五蘊皆空的，是絕無僅有。」說完，又是一陣豪笑。這話眞可是極其諷刺能事。

四僧之右首第一人，是個清癯矮瘦的高僧，聞言只起立一下，雙手合十，低眉垂目，朗誦了一句佛號，又復端坐。

那奇醜少年聞得有少林僧在內，不禁用目掠了一眼，突然眼中一亮。

原來後上之老者身後數人中，竟有一姣艷如花，明眸皓齒的少女。

奇醜少年只望了她一眼，又正襟危坐端杯自飲。

自後來的老者一到，氣氛更爲肅穆，連一根針墮地，都會發出嗡然巨响，樓下的豪笑聲也漸漸隱沒無聞。

忽有一中年大漢步向奇醜少年的桌上走來，不帶起絲毫聲响，無疑他是輕功造詣不俗之人。

他立在奇醜少年面前，臉上泛起冷漠的笑容，道：「喂！尊駕如酒够飯飽，暫請離開這兒吧，因我們有事聚商，不欲外人闖及，尊駕請多包涵。」這話在武林人物口吻下，却是極其難得的誠懇有禮。

奇醜少年緩緩抬起頭來，眼色亦是一樣冷漠，面上毫無表情道：「好說，小可尚有一事不明，望請指教，請問這家是否確是清風樓飯莊？」

中年大漢見他問得好奇，一時也會不過意來，點點頭，道：「這裏正是清風樓飯莊，尊駕問這是何意？」

奇醜少年却哈哈大笑道：「說是飯莊，就有話好說了，有道是先來先坐，你憑什麼撵我離去，你們聚會，什麼地方不好聚，偏要來這清風樓飯莊，嘿嘿，眞是豈有此理。」

中年人登時被頂撞得面如猪肝，青紫出現，似這種鋒利的言詞，當着武林羣豪之前，那還坍得下這個台，暴然大怒，喝道：「你這小子，敬酒不吃吃罰酒。」倏地一掌，便向奇醜青年肩頭拍去，去勢有如風吹落葉，看去徐緩，其實疾急無比，還帶着嘶嘶破空嘯聲。

奇醜少年微微一笑，陡出左掌，豎起兩指迅快地往那中年人「腹結穴」划去，視來掌竟若無睹。

正是善攻者攻其必救，中年大漢猛吃一驚，打出右掌僅差兩分就要拍實奇醜少年肩頭，他可不想兩敗俱傷的念頭，手腕一沉，倏然截去。

那知奇醜少年哈哈一笑，右手飛出，業已扣住中年大漢右腕，一勒一撩，只見大漢身形逕望後來老者席上飛去。

武林羣豪頓起驚喟之聲，他們都知道那中年大漢是江海上很有名氣的健者，一照面不到，連奇醜少年的手法也未看清楚，便被制住撩出，同聲驚詫，這喟聲代表着極大部份欽佩在內。

後來的老者一長身，便將中年大漢接下，面色微變。

艷麗少女目中吐出兩道冷光，注視在奇醜少年臉上，柳眉很快皺了兩皺，忖道：「怎麼武學如此精湛的少年，生得這樣醜陋呀？」暗暗代這少年抱屈，爲什麼上天雕塑一個這麼極不匀稱的模型。

坐着那張席上的僧道不禁爲之投目。

突然不知誰爆出語聲：「想不到展翅豹子蘇同，今兒個當眞長了翅膀嘛！」

羣豪頓起一陣閧笑聲……

那老者接下被奇醜少年撩來大漢後，雖然當時微變面色，瞬眼，又轉回到一臉和氣春風，對奇醜少年絲毫不加理會，立起朗聲大笑道：「今天承各位前輩朋友瞧得起小弟，應邀來這清風樓，小弟不勝感激，為什麼小弟不在敝堡舉行，因為恐武林朋友誤會，說我『陰陽追風』穆行易，在沙河堡內設陰謀，所以小弟揀在清風樓，以示誠謹。」說此一頓，又道：「小弟穆行易來遲失禮，先敬各位一杯酒，聊致歉意。」說着，拈起酒杯一飲而盡。

奇醜少年雖在默默飲酒，耳朵可留了神，料知這種聚會，事情顯得不平凡，而非似「陰陽追風」穆行易口中說得那麼輕鬆無事。

果然靠在那張桌面立起矮胖白面老者，兩隻火眼迸出稜芒，舉掌猛拍一下桌面，震的杯箸碗盞跳起跳落，怒容滿面立起，喝道：「穆堡主，我們來此是為着解決爭執，而不是飲酒來的，趁此盛會，請各位朋友評評公道，我火眼金蛛林蒙在芒碭山上巧獲一册『無相金剛眞經』，路過密雲縣，不想被鼎鼎大名，威震燕雲的『陰陽追風』穆行易，穆堡主率領手下竊去，林某發覺得快，一路追至郊外才得追上，可是穆堡主堅不承認他是在林某身上竊去，因是發生爭執。」說此一頓，火眼望着僧道這張席上，怒視了一眼，接着道：「在爭執不下時，忽見武當松柏道人飄然而至，各位知他說些什麼話？他說：『這本東西是他遺失的。』想不到天下聞名的武當七道，竟說出這段自甘下流的話來。」

此話一落，那邊席上一個體如瘦猴的道人，發出兩聲乾笑，敢情那就是武當松柏道人。

幾張桌面上的武林羣豪均向松柏道人投了一眼不屑的眼光。

武林中巧取豪奪的事，屢見不鮮，他們認為這不失英雄本色，對「陰陽追風」穆行易這種行為是無可厚非的，反而對武當松柏道人無中生有作風，觸犯了江湖大忌，故而直覺認為是下流，欺詐，尤其是松柏道人在武林中名堂，地位，更應不該如此做。

羣豪見松柏道人也不辯白，只乾笑了兩聲，更認為他於理有虧。

火眼金蛛林蒙見此情狀，更覺得意，因為半數以上的人，從他們眼光中，表露了無限同情，遂振振有詞又道：「林某當時問松柏道長，這『無相金剛眞經』分明是禪門故物，怎麼跑到牛鼻子家裏去。」

此言一出，羣雄哈哈狂笑，坐在「陰陽追風」席上的艷麗少女，直笑得花枝亂顫。

愛美是人之天性，奇醜少年不禁對她注視了兩眼，那艷麗少女發覺這個奇醜少年雙眼在盯住她，笑意倏地忍住，面帶薄嗔。

火眼金蛛林蒙自覺越說越有理，大家笑了，自己也為之撫髯呵呵大笑接着道：「松柏道長當時答道：『貧道怎麼不知是禪門中故物，這本「無相金剛眞經」是嵩山少林藏經樓中，七十二種絕技之一，十八個月前不知是誰窃去，為此少林派下多人，僕僕江湖搜尋此經下落，武當雖是道教，但三教同源，紅花綠葉白藕原是一家人，為保持武林正氣，總當盡力盡心，貧道雲遊四海，在衡山中一名賊人屍體內發現此經，眞是大出意外，於是取出欲交回少林，不意在密雲縣郊外失落，想必是為林施主檢獲，乞求賜還，成全一件無量功德。』這話表面上頭頭是道，待林某反問他在衡山何處發現賊人屍體，是什麼時候發現的，既然拾得眞經，由湘境轉鄂至豫赴嵩山不是近得多嗎，為何來到密雲縣，捨近圖遠，這種跡近小人行為，不但林某有所不齒，恐怕諸位亦不以為然。」說着烱烱雙睛盯着松柏道人。

這時七道四僧低眉垂目，極似參禪入定，一聲不響，誰又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呢？

奇醜少年心想：「松柏道人說的，可能一半是眞情，因為一年前在金華三英鏢局，遇上少林法華大師，言及『無相金剛眞經』，雖未說眞經遺失，法華大師下山，多少也即為此故，但此『無相金剛眞經』究竟是何人所得，三方各執一詞，這就難以辨明了，依自己測想，三方都有不盡不實之詞，好在自己是局外人，無須為這問題煩擾，且聽聽他們如何說法。」想着，不禁又投目在那艷麗少女臉上，這本是無意的，雖然如此，人的目光總是投在自己所屬意的地方。

可是少女發覺他在看她，倏地粉面一沉，面寒似水，那秋水無塵的雙目中突蘊無窮殺機，奇醜少年暗暗好笑。

這時有一虎背熊腰的大漢道：「此事在下看來，松柏道長可能是本身之事尚未辦妥，故爾携經路經密雲縣，一俟辦竣，再赴嵩山也未嘗不可。林老英雄未免責人過甚。」

火眼金蛛林蒙兩眼一翻，冷笑一聲，道：「徐老師說得好輕鬆，如此說來，那麼林某在芒碭山中，無意拾獲掌經，也是虛詞麼？」

那姓徐的大漢自知失言，面上一紅，訕訕無言，但剛才他所說的話確有見地，自身的要務為先，倘說是丟下自己的事不管，反對別人家事熱心，這未免是不經之談。

這時，沙河堡主「陰陽追風」穆行易響起一陣爽朗的朗笑，道：「各位老師被林兄一陣憤懣的牢騷，聽來諒必都有莫名其妙的感覺，照理說，『無相金剛眞經』既是穆某得主，這番話應由穆某對松柏道長來說，那因林兄喧賓奪主地一嚷，令穆某立在旁邊哭笑不得，……」

話沒說完，火眼金蛛林蒙氣得「咚」的一拳，搥在桌子上，大怒道：「穆老師怎麼說出這樣無理的話來，掌經本是林某囊中之物，為你窃去，怎可說是林某喧賓奪主。」

穆行易淡淡一笑，眉目之間蘊含着陰鷙機詐，顧盼了羣豪一眼，道：「所有的話，都是林老師偏激之詞，穆某雖非人物，但也不至效那婦人孺子，信口雌黃。」

這句話，挖苦得火眼金蛛林蒙體無完膚。

驀地，火眼金蛛那張席上飛起一人，逕望沙河堡主穆行易身前撲去，身形快速

無比。

「滾回去。」一聲大喝中，那飛襲之人身到中途，緩得一緩，突然撞翻出去，火眼金蛛林蒙眼明手快，將那人接下，可是那人滿臉痛苦之色，以是受了一種無形陰勁。

奇醜少年看出發掌之人是個頭髮半禿，生像威猛老者，在他發掌之後，仍然端坐那裏，神色自如。

火眼金蛛林蒙氣得面目變色，他看清了發掌的人是誰，好似心有畏怯，乾瞪着兩眼，做聲不得。

死一樣的沉寂，令人難耐，天色陰霾得有如黃昏，樓上只有黯淡的光綫存在，映在衆人靜如止水的顏面上，格外陰沉，寒酷。

鼻息之聲濃濁入耳清晰，瀰漫着一種使人窒息的空氣。

奇醜少年發現剛才被他撩出的大漢，坐在穆行易那張桌上，兩道怨毒的眼光，頻頻向自己注視。

七道四僧依然是低眉垂目，奇醜少年心笑，他們既然對剛才的事，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何以又涉入這種紛擾的場面。

這種沉悶，片刻之間，被「吃吃」窃笑打破了。

那艷麗少女，見到羣豪形像，忍俊不住，抿嘴窃笑，嫵媚無比。

這時，沙河堡主穆行易立起，慢條斯理微笑道：「剛才承蒙『一元居士』胡老前輩，一舉手之勞，便解救穆某掌襲之厄，令穆某銘感五中。」

此語一出，奇醜少年心中微震，暗道：「原來此人就是『一元居士』胡剛，雷嘯天曾說過此人身負絕學，『一元眞炁』獨步海內，昔年三上崑崙，獨鬪崑崙四奇，差點把崑崙山翻了轉來，因此威震宇內，奇的是，當他聲望如日中天時，突隱遯無踪，屈指算來，有三十年沒有露面了，今日又在清風樓上現身，事情更覺不簡單。」不獨奇醜少年心內驚奇，連「一元居士」同席的人均露出驚訝之色。

倏地，火眼金蛛林蒙又是猛拍一下桌子，暴吼道：「穆行易，你要把『一元居士』胡老前輩名頭來壓我，這可是妄想。」言詞之間，大有把「一元居士」也不放在眼內。

那知火眼金蛛林蒙音猶未落，只見鬼魅飄風似的一蓬淡烟，落向他的身後，跟着兩道靈蛇似的青光，疾如電閃地點向「風府」，「天柱」二處重穴。

火眼金蛛林蒙也是一代高手，怎會不警覺有人身後暗算，無奈苦於桌面相阻於前，退後又無異是自送其死，百忙中硬生生頭望右甩，全身壓向右面坐着的一人身上，左掌一按桌面，斜刺刺的衝出三尺左右，才脫出危境。

奇醜少年看得心中駭然，原來是艷麗少女偷襲火眼金蛛林蒙，適才所展的速狀身法，簡直使人眼花撩亂，這樣精湛的身法，在一少女身上見到，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手中所執的兩柄短劍，其實可以稱作短矛，劍身不足一尺五寸，却作彎曲形狀，這種兵刃形式之奇，武林罕見，何況少女出手之詭，更令在座羣雄訝異。

那火眼金蛛林蒙微倖脫出險境，可是藍光却如閃電的刺來，竟望他胸前生死之關的「三陽」，「陽關」兩穴，一上一下點到。

要知火眼金蛛以「奇形掌劍」，飲譽武林數十載，名列關中耆宿，此刻，連番遇襲，被迫得幾無還手之力，對方劍勢之快，大出自己意料之外，如同附骨之蛆般，劍光射出兩股奇寒陰勁，使他有一種極不自然的感覺，差點閉過氣去。

他甚至於連對方的面目都未曾看清，便被不明不白的逼得手忙脚亂，眞令他無地自容。

突然他暴吼一聲，左掌內斜，飛快的成弧形望外一划，他這一招便是他那飲譽武林奇形掌中「鬼王撥扇」，敲向兩支劍柄。

這一招用的是敗中取勝一招，的確用得極其漂亮，在座的都是時下俊彥，數一數二的高手，那還看不出的，不禁暗暗喝采。

正在此時，那艷麗少女突驚叫了一聲，身形倏地飄後兩尺，一張粉臉竟如紅布一般，杏眼圓睜，嬌叱道：「你……這是怎麼攪的。」

原來火眼金蛛用出「鬼王撥扇」險招，划向劍柄，風聲勁銳，那少女知道本可致林蒙重傷，但自己一雙玉腕也要被他掌緣削斷。

因此，劍勢緩得一緩，倏望後撤，火眼金蛛這時才瞧清了對方面目，竟是一個艷麗無儔的小丫頭，這可把他氣憤莫名，以他這樣成名人物，幾乎吃癟她的手上，一股憤火猛然逆洩，右手一招「驪龍探珠」疾往少女左胸捏去。

這一招可犯了武林大忌，林蒙氣火頭上，竟不考慮，出手之後，心中可就覺察到出手部位不對，待到撤招時已是來不及了，手指已觸及那少女胸頭上面。

艷麗少女如中蛇蝎，花容失色，迅地退出兩尺。

這個時辰，衆目眈眈，火眼金蛛林蒙自知出手部位不對，面上雖為之赧然，但猶自喝道：「小姑娘，老夫與你無怨無仇，為何突施暗算，老夫念你年幼無知，才不制你死命，你快回座吧！老夫也不難為你。」

艷麗少女在大庭廣衆中，被人摸上了少女最神秘的地方，情何以堪，氣得珠淚紛垂……

一元居士胡剛忽冷冷地道：「小女刁玩成性，蒙林老師代為管教，殊為感激，不過小女受辱過甚，恐怕林老師三日之內難逃一死，眞是可惜。」又微笑道：「蘭兒，你先回來，先公後私，待林老師說明『無相金剛眞經』癥結，再作計較吧。」

火眼金蛛林蒙不料艷麗少女就是「一元居士」胡剛的愛女，聽說，不禁腦中「嗡」地一聲大震，剎時，金花亂湧，不知怎麼才好。

「拍」的一聲，響音清脆，那艷麗少女鬧得其父「一元居士」胡剛說話，氣得猛一跺足，飛快出手摑了火眼金蛛林蒙一耳光，柳腰一扭，咚，咚，咚，大踏步走回座去，小嘴嘟起老高。

火眼金蛛林蒙只覺右頰火辣辣地一陣灼痛，撫着臉呵呵發怔，半晌，才苦笑一

聲道：「這個誤會太大了，在下要知胡姑娘是胡老前輩的掌珠，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還手，稍時在下自當負荆陪罪。」說此一頓，這句話，算是對一元居士胡剛說的，接着又道：「如今，這個誤會既已過去，林某……」

艷麗少女忽接口叱道：「誰說誤會成了過去，現在你不考慮葬身之處，還急於『無相金剛眞經』，眞是利慾薰心，至死不悟之徒！」

火眼金蛛林蒙早知仇已結定，如今此說實在是敷衍一下面子，心中何嘗不急於思尋一個轉圜餘地，但此刻胡姑娘咄咄逼人，不禁激起練武人拗性，登時面目一變，哈哈狂笑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有何懼！何致於便如姑娘所言，在座各位老師却是明眼人，適才不是姑娘連番暗算，林某何能鹵莽出手，姑娘！你放心，林某總可還你一個公道就是。」

艷麗少女冷笑一聲，道：「姑娘等着你便是。」

此刻清風樓上，眞是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劍拔弩張的階段，在座羣雄雖然表不一，其實心內却緊張萬分，他們表面受請來主持公道，但這種局面之下，有何公道可言，還不是私心自用，弱肉强食麼？

事實詳情至此，還未判明，而形勢却有一觸卽發之勢。

奇醜少年因爲事不關己，抱着極安詳態度，留心觀察樓上諸人。

氣氛靜如止水，沉默難耐，忽然一聲清徹的「無量壽佛」，衝破了這種極不自然的寂靜。

松柏道人啟目緩緩立起，很嚴肅的道：「貧道本不欲多費口舌，默思之下，深恐各位施主不明眞像，對武當有所誤會，而貧道也百口莫贖，當時林施主竟謂貧道在衡山得來『無相金剛眞經』是莫須有之事，竟與穆施主約在今日，將此事澄清，爲此林施主邀請衡山派雁迴施主作證，其實該經是何人所得，並非主要關鍵，而是該經原主爲何人，所以……」一頓，用眼望了四座一眼，微笑道：「貧道飛書相邀少林蓮座四大護法大師來此，神僧法一上人不欲以公開絕技遺失之事，引來武林軒然大波，因爲『無相金剛眞經』，沒有練有少林本門心法廿年，還有打破生死玄關之人，不能習此，故而穆林二位施主到手，如同廢物一般，反不如送還少林，以息紛爭，俾存武林道義，豈不是好。」說此兩道冷芒逼視了火眼金蛛林蒙一眼，面如凝霜說道：「想不到林施主竟圖將此事擴大，渲染其詞，慫惑高黎貢山四魔，秦中雙怪，宮門二傑等人，說是少林四位大師與貧道等來京，另有圖謀。並貧道等將與中原各大門派聯手，不欲他們邪魔外道在中原立足，這等居心，實在可恥。

「高黎貢山四魔也眞不明事理，竟然相信，昨晚四魔聯手襲擊少林四位大師，將少林下一代門人松林，松雲當場掌斃，正當此時，忽有一傅姓小童被三貝子府中沈上九老師追襲，四位大師以我佛慈悲爲念將傅姓小童救下，不料沈上九竟確信少林四位大師有意阻逆，遂藉今日之會，欲約下地點，明中是用武會友名義，暗中要將我們一網打盡，所以那掌經在目前並不是主要的問題，而是怎樣應付卽將來臨的一場血腥浩刦，言盡於此，容各位施主自行考慮。」說罷，坐下又緊閉雙目。

座上羣雄均驚哦了一聲，半數以上齊怒視了火眼金蛛林蒙一眼。

奇醜少年聽到傅青被少林大師救去，不由寬心大放，但聽得惡師爺沈上九聯合高黎貢山四魔等人，與中原各大派爲仇，同仇敵愾之心不禁油然泛起，同仇這兩個字未免有不恰當之處，但就事論事應該如此。

火眼金蛛林蒙此時非但面上不帶半點怯色，反露出自得之色。

這時「一元居士」胡剛朗聲一笑道：「老朽雖然不是正派出身，但也瞧不順眼高黎貢山四魔，秦中雙怪那種囂張之氣，等會他們來了，老朽還要伸量他們有多大的道行哩。」

一元居士胡剛實在如他自己所言，果然不是正途出身，不過平生行事，總是採取不偏不倚態度。

突然，樓梯上又起了一陣凌亂的脚步聲，倏而，就有數人湧身上來。

奇醜少年一見這幾個人，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現身上來的，爲首的正是惡師爺沈上九，其次就是酒甌峯下險些喪命的天外三尊者，隨着絡續上來的是高黎貢山四老，秦中雙怪，最後的，是三絕怪乞孟仲軻。

令奇醜少年吃驚的無非是天外三尊者，三絕怪乞孟仲軻四人，最令人莫測高深的就是三絕怪乞孟仲軻，他究竟存何種心意，是否明着依靠沈上九等人，暗中替丐帮出力，抑或騎墻從中取利，在事實未明朗以前，不得而知。

高黎貢山四老等一現身，僅有火眼金蛛林蒙及沙河堡主陰陽追風穆行易，以及隨着他們而來的有限數人，起身離座恭迎外，其餘都昂坐不動。

是以高黎貢山四老，心內有點不快，面帶慍色，眼光掠及僧道一席上，眼露威稜殺機，寒光湛然。

高黎貢山四老本是生苗出身，同父異母而出，後爲高黎貢山一異人收歸門下，那異人嫌其苗姓不雅，改爲姓華，以宇宙洪荒四字排行取名。

華宇目光注在法一上人面上，冷笑道：「原來有法一禿驢在此撐腰，雖怪其餘小輩也敢對老朽等不以爲禮了。」

最可笑的四僧七道仍然是閉目入定模樣，充耳不聞。

等到華宇目光掃及「一元居士」胡剛面上時，竟微現驚容，倏又霽顏哈哈大笑，說道：「想不到胡居士又出門了，這就難怪，怎麼胡居士老搭檔屠龍居士蔣太虛不見。」

「一元居士」胡剛安坐不動，微微一笑道：「蔣屠龍來了，你們還敢來此清風樓，早挾緊尾巴跑了。」

華宇冷笑一聲道：「這到不見得！」

沙河堡主與火眼金蛛將他們另設在一席。

這時金月尊者操着極流利的漢語道：

「聽說穆堡主與林老師爲着一本不屑一顧的『無相金剛眞經』發生爭執，其實犯不着，目前少林武學正步入衰微，那裏及得上中天竺禪門絕學，單是先師所得之三頁『菩提貝葉眞經』，眞可以說是集天下之武學精英，不幸先師寶曇上人在酒甌峯走火入魔時，貴國武林道上衆所不齒的怪手書生岳雲乘隙竊去，尙暗施毒手，以致先師不治身亡，倘有那位老師指點岳雲行踪下落，或願與貧僧等聯合，將其擒獲，貧僧願將三頁眞經分享，如何？」

奇醜少年目光陡現殺機，看起來不禁使人不寒而慄。

當然，奇醜少年是謝雲岳化身，他這一年來江湖奔東走西，經驗閱歷增進不少，雖然他城府極深，但究竟是少年人習性，偶而也有不能控制自己情感時，他的目光，就是眞情流露的表現，任誰瞧見，也要起疑。

惡師爺沈上九一坐下來，就對這個奇醜少年頻頻注意，爲什麼他一個人獨坐一席呢？他總覺少年有點不對，此時他看出這少年的冷然目光，不禁更加深深疑忌之意，他低聲問沙河堡主穆行易道：「這少年是什麼人？」

穆行易搖頭表示不知，惡師爺沈上九望了奇醜少年兩眼，默默沉思，又不知他腹中安着什麼鬼計？

這時，一元居士胡剛忽然哈哈一笑道：「穆堡主，今天你爲主人，這三位大師父恕老朽眼生，可認不出他們是何來歷，你何不爲大家引見，引見！」

沙堡主「哦」了一聲，立起身稱：「該死，該死！在下一時高興，竟忘了給各位引見。」於是，大聲敞笑道：「這三位就是名揚西域，中天竺金玻璃寺一代宗師，天外三尊者，金月，銀月，明月三位大師。」

未料話音未落，一聲厲嗥出自金月尊者口中，其聲慘厲無比，驚人心弦，只見他全身躍起，離地三尺高時，倏似斷綫般四平八穩摔跌在樓板上。

這一聲大震，整層淸風樓爲之搖晃不住，灰塵簌簌瀰漫空中。

銀月，明月兩尊者兄弟情深，唯恐金月出了什麼意外，抑是受暗算，紛紛立起趨前查視，金月尊者却一躍而起，面現苦笑，默然回座。

銀月，明月見他這等情況，內心雖知其中大有疑慮，但未便啓口相問，目光灼灼凝視着金月尊者臉上，想尋出答案。

突然那艷麗少女格格嬌笑道：「西域一代宗師，中原末學敬仰備至，不過照方才情形看來，三位大師實不宜與中原各門各派爭一長短，因爲地土氣候不同，恐怕不適應三位大師，倘在動手之際，又是羊癎瘋發作，功力全失，爲人所傷，中原武林難於担當此種責任。」

說得羣豪大笑，天外三尊者面上紅白互現，那旁四僧七道也被剛才金月尊者跌下時同時啓目，聞言也爲之微笑。

金月尊者惱羞成怒，大喝一聲，兩手暴伸，離座飛起向艷麗少女雙肩撲去，勢如離弦之弩，勁疾若電。

那知惡師爺沈上九比金月尊者更快，身形一掠，趕在前面，兩手一托，這無異是金月尊者與沈上九交手，登時兩人身形各自震得一震，齊退後兩步，都是氣血逆翻。

艷麗少女事前預有提防，金月尊者伸手時，嬌軀一晃，便閃在法一大師身後。

法一大師面露慈祥，微笑道：「小娃兒眞聰明，令尊身後不躲，反尋在老衲身上，只怕你另有居心吧？」

艷麗少女一掠鬢髮，瓠犀半露，嬌笑道：「晚輩不敢瞞老禪師，想見識一下少林絕學。」

法一大師呵呵大笑，緩緩立起，神態穩重的走向沈上九金月尊者身前。

沈上九與金月尊者都爲適才用力太過，氣血逆湧，正在調勻眞氣。

法一大師究竟是一代高僧，不欲乘人之危，遠距兩人五尺處，撫鬚微笑。

在座武林羣豪，均是時下威望夙隆著名高手，心知少林高僧法一上人此時出面，事情必不尋常，均凝息以待。

沈上九此刻眞氣已調勻，一捋唇間兩撮鼠鬚，詭笑道：「今日得見大師兩次，可算有緣，莫非大師還有什麼話指點在下麼？」

法一上人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老衲方外之人，與世無爭，自愧靈台未淨，再次踏入塵世紛擾，何能指點檀樾，只是老衲記起一事，不得不轉告沈檀樾。」

說着，微微一笑。

惡師爺沈上九面上，露出疑惑難解神色。

法一上人又微微笑道：「十年前老衲偶遊天山，正巧遇上天山名宿無量大師，當時老衲正當盛年，蒙大師指點佛理，老衲能有今日皆受無量大師所賜，那日大師便端然坐化，老衲隨侍在旁，臨終時向老衲言及，門下只得一徒，只爲看透他心性爲人，立命離山。後來風聞此人助紂爲虐，只因無量大師絕意塵世，此人才得逍遙法外，僅託老衲見得此人轉告，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到時有人代爲除他，老衲原以慈悲爲念，世上無有不改之惡人，故而隱忍在心，此人是誰，檀樾當能知道，老衲也不繁瀆，請檀樾三思斯言。」說罷微笑不語。

惡師爺沈上九面色大變。在座羣雄一聽，不言而知此人便是沈上九，法一上人語存忠厚，但其意明顯異常。

奇醜少年暗想：「假如無量大師是師祖兄弟輩份，那麼沈上九自是長輩，奇怪恩師對本門之事一字不提，本門武學既然如此淵博精深，爲何武林內從未提及有天山派別字眼，莫非師祖無心創立，深恐捲入是非之中，反不如他閒雲野鶴，悠然物外，怡然自樂！」

這時惡師爺神色漸定，又現詭笑道：「大師雖語重心長，發人猛省，惜沈某不是大師所說此人，有負雅意！」

法一大師壽眉微軒，倏又平復，轉面合十對穆行易微笑道：「穆檀樾，那本『無相金剛眞經』既是到手無用之物，但盼賜回，老衲等當立卽還山。」

高黎貢山大魔華宇突桀桀怪笑道：「法一，你說得眞輕鬆，事前既宣稱將我等邪魔外道一併驅除，永不得立足於武林道上，此刻又知難而退，事情由不得你這禿驢出爾反爾，除非划出道來，拚一個强存

弱死，否則，嘿，你們九大門派，永無安寧之日。」

法一上人朗聲一笑，兩目神光逼射，慈祥中別有威嚴，道：「既然華檀樾如此說，老衲也再不能委屈求全了，如何划道方法，要請華檀樾說明，佛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老衲爲顧念天下蒼生也只得捨生入地。」說罷，又是一陣朗聲大笑，當年豪情又復湧現他清癯的臉上。

惡師爺沈上九接口哈哈大笑道：「兩位何必說些以死相拚的話，彼此切磋武學有何不可，自古道邪正不可並立，水火不容同存，如果今日雙方暫時隱忍，日後禍胎終將爆發，與其留在將來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解決……」

一元居士胡剛接口笑道：「無論你說得怎樣天花亂墜，還不是這麼一回事，你姓沈的自認是邪派人物嗎？」

沈上九面色一沉，道：「邪正二字並無顯明區別，只在各人心中爲依歸耳，現在無須斤斤計較這些，沈某有一個計較，如丐門南北分裂，定三月三日上巳日在泰山丈人峯比武，勝方執掌天下丐門，各位老師何不藉此參與盛會，以定雄長，沈某亦可賞觀天下英雄風采，豈不是好？」

一元居士胡剛哈哈狂笑，說道：「好個兔崽子，圖將我等一網打盡，天豈能如人願，你這是痴心妄想，不過泰山之會，我老人家必去，你說來說去，無非是包藏禍心，目前問題是：『無相金剛眞經』，如何解決？」

惡師爺沈上九神色不變，依然詭笑道：「泰山之會，完全是華大俠之意，各位去否聽便，這眞經現由華大俠暫行保管，倘法一大師急於取經，華大俠稱明日將在玉泉山恭候大師禪駕。」

法一上人聞言只說了聲：「老衲應命。」轉身走去，只見四僧七道飄然下樓。

這時奇醜少年舉杯長吟道：「歲月本長，而擾者自足，天地本寬，而鄙者自隘。」其聲曼揚，悠揚有緻，羣雄聽得耳內，有如暮鼓晨鐘，猛然一惕。

金月尊者方才在座時，只覺有三隻巨蜂，螫了身後「長强」左右「殷門」三穴，不禁神魂皆顫，由不得自主躍了起來，一種說不出的酸痲酥軟滋味，令人難耐，待到回座後，猶自覺得遍身均不自在的感覺，良久才恢復常態，自忖道：「我生平無此病，今日爲何失常，莫非是寶曇死鬼點上我等『天府』穴，日久淤積，逼滯氣血，才生此症。」心念至此，忽又轉念道：「不對，自己暫行閉住『天府』重穴，除功力不能練到十二重樓地步外，其餘別無損害，怎麼會移至『長强』，左右『殷門』穴上，何況銀月並無發生類似症狀，不要是有人暗中弄鬼吧？」心中這一生疑竇，不由暗中注意，見奇醜少年正坐在自己身後一張小桌旁，微微含笑，但仍拿不準是否是他所爲，自身丟臉之事還是不說爲妙。

此刻見奇醜少年竟吐出兩句義理深奧禪機，音量雖不重，但刺入耳鼓隱隱作痛，顯然此少年內功已臻絕乘，忙拉着惡師爺耳語了幾句。

沈上九一面聽，一面兩眼望着醜少年發出陰笑。

艷麗少女瞧見沈上九這樣形色，就知他將對醜少年有不利的舉動，她雖然對這少年並無好感，也沒有什麼厭惡，要有，也比厭惡沈上九的心理成分來得少些。

一元居士胡剛注意其愛女神情，便知她又要淘氣了，不禁撚鬚微笑。

要知一元居士胡剛與屠龍居士蔣太虛，四十年前就已名動八荒，足跡未履中原一步，胡剛以「一元眞炁」與蔣太虛「屠龍五十八手」獨步海外，人稱「羅浮二逸」，一年之後，「一元居士」胡剛不知爲什麼緣故，獨自闖上崑崙三次，與崑崙四奇交手了三日三夜，表面上互無勝負，實際上幾乎把崑崙山都翻了過來，經此一役，震動了整個中原，他與屠龍居士蔣太虛雖然在一處，但兩人均喜單獨行動，互不相涉。

兩人功力絕頂，武林中人只有少數人可與相埒，三十年前屠龍居士蔣太虛常在江湖露面，但一元居士胡剛却從此不再見及，久而久之，武林中傳說他受了什麼刺激，看破世情，隱遯深山不出。

此種傳說到是實情，不過言之過早而已，因爲「一元居士」胡剛其時正好娶妻。他本人愛上陽朔山水，就携眷遷居陽朔江畔百杏嶺中，他這一遷，連誼同手足的屠龍居士蔣太虛均未預聞，是以江湖上有此傳說。

胡剛與其妻恩愛非常，雙宿雙棲，鶼鶼情濃，但以好景不常，胡妻一次小產後，患了崩血重症，百醫罔效，胡剛用盡方法，才保生命，惟纏綿病榻，不能起床。

胡剛傷心得很，只因他一脈相傳，一心一念想生個一男半女，延續胡門，這一小產，不禁萬念俱灰。

自此之後，夫妻相對唏噓長嘆，後來胡剛得一友人提供一個藥方。不過有十數味主藥須至深山大澤尋覓，他決心配全。找來一個女傭服侍其妻，自己則下山僕僕於三山五嶽，七年之後才予配齊。

胡妻自服藥後，身體日趨健朗，行動自如，兩年過去，胡妻又是珠胎暗結，胡剛這一喜非同尋常。

十月懷胎期滿，呱呱落地，竟産下一女，胡剛一半欣喜一半失望，因爲衷心希望其妻與他生下一男，以延嗣續，不料天不從人願，此誠無可奈何之事。

繼轉念到有此一女，聊勝於無，其妻産後不足兩年，終以眞元大虧撒手塵寰。

因此，胡剛遂決意絕足江湖，撫養其女。

其女日趨長成，出落得嬌艷如花，聰明絕頂，取名谷蘭，暗寓「空谷幽蘭」之意，一元居士胡剛一身絕學，盡都傳授了其女，近年胡谷蘭姑娘益發長得國色天香了，胡剛担心愛女婚事，遂携谷蘭姑娘下山。

一日，胡剛父女兩人正落在杭州，在六橋天竺間遇上了衡山派雁迴老人，縱論目下武林大事，以及少林遺失『無相金剛眞經』，雁迴老人說日內即將赴京，邀胡剛父女兩人同往一遊。

一元居士胡剛志在覓婿藉此遊歷也好，遂無可無不可的應了，同着雁迴老人北上，今日在清風樓上，僅得雁迴老人知其是一元居士，羣雄既無人認得，對他亦不

置意，而同矚目在胡谷蘭身上。

姑娘自幼從山野長大，刁玩成性，坐在席上肆無忌憚，旁若無人，一意與雁迴老人說笑。

這多的高人奇士，不是糟老頭，就是僧道，餘下年青的，都是些庸俗之輩，胡谷蘭姑娘不禁大失所望。

奇醜少年在她心目中，畧不沾半點愛意，但有着惋惜同情之心，她心想：「這少年怎麼生得如此醜陋，姑娘就不信世上竟有這麼難看的人。」她不禁頻頻偷視。

人總有這麼一個天性，好看的事物，定要多瞧兩眼，反之，一生好奇之念，也禁不住頻頻注目。

這一來，究竟被她看出一點蹊蹺，光線雖是昏茫，也爲她瞧出奇醜少年領脖以下的膚色，與面部顯然不同，尤其是一雙手瑩白如玉，不覺心中起疑，但猜不出是何原因。

此一刻她見惡師爺沈上九神色，有對奇醜少年不利的企圖，一閃身，即掠在奇醜少年身前。

惡師爺沈上九見姑娘身法之快，不同凡俗，面上一怔，倏又詭笑道：「姑娘，這少年是令友嗎？」

姑娘紅暈兩頰，搖頭表示不是。

沈上九面容一沉，道：「既非令友，姑娘請讓開，容沈某查問這人來歷。」

姑娘格格嬌笑道：「憑什麼要查問人家來歷嘛。」

沈上九被姑娘一句話問住，幾乎答不上話來，但他素稱老練，不想爲此招來一個無窮隱患，他知一元居士重履武林，必有一番作爲，遂把一腔憤怒強行忍住，微笑道：「這句話就難說了，不過沈某受人之託，不得不如此，姑娘此舉，未免太多管閒事了。」

胡姑娘一板粉臉，露出一個嬌憨無比的笑容，道：「你認定姑娘多管閒事，那麼這個閒事姑娘就管定了。」

高黎貢山四老看了一皺眉頭，大魔華宏道：「沈老弟，算了吧，與這個小妮子爭論什麼，我們要走了，回去商量大事要緊。」說罷起身離座，秦中雙怪等也紛紛立起。

沈上九乘機收篷，笑道：「姑娘無愧是一元居士胡老師的掌珠，這份胆量便逾於常人。」說着畧一拱手道：「姑娘，容再相見。」隨着秦中雙怪身後趨去。

金月尊者臨行之時，狠狠投了奇醜少年一眼，道：「小子，洒家明日在玉泉山頂等你。」說完也大踏步走去。

武林羣雄先見胡谷蘭姑娘與沈上九發生衝突，以爲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本要啓步離去，齊都駐足而視，此時雲霧消失，亦即離去。

這時沙河堡主穆行易上前與一元居士胡剛施禮道：「穆某事前不知胡老師也有與來此，失禮之處，萬望海涵，幾時胡老師有暇，請移玉敝堡，穆某幸甚。」

一元居士胡剛立起哈哈大笑道：「穆老無須這麼客氣，胡某他日有暇，一定至寶莊晉謁，穆老師你有事，請便吧。」

陰陽追風穆行易一抱拳，轉身趨往樓下。

火眼金蛛林蒙紅着一張臉，垂首離去，胡谷蘭姑娘望着他的身後面現怒容。

一剎時，羣雄均已走光，偌大的清風樓上，只賸下胡剛父女，雁迴老人，及奇醜少年四人。

奇醜少年自始至終，神色自若，輕酌低飲。

「喂！」姑娘蓮足一跺，嗔道：「你這人怎攪的，姑娘給你解了圍，連謝字都沒有一個。」

奇醜少年哈哈一笑，立起一揖到地，道：「那麼，小生謝謝姑娘了。」

姑娘一閃腰挪身，嬌笑着道：「誰希罕！」

一元居士胡剛大笑道：「蘭兒，妳是白担了半天心思，沈上九可不在人家的眼內。」

奇醜少年不禁面上有點訕訕的，尷尬地一笑道：「老前輩神目如電，晚輩不是令媛及時攔阻，只怕要傷在那沈上九手下了。」

一元居士胡剛呵呵大笑道：「就拿老弟方才對付沙河堡手下時，那份乾淨俐落已足見一斑，老弟何必諱言。」說此頓了一頓，又道：「這位是衡山雁迴老人，老弟見見。」

奇醜少年說了幾句客套話，一元居士胡剛遂笑道：「老朽等就宿在對面三元老棧內，老弟何不請過來坐坐。」

這少年正欲推辭，耳旁忽響起鶯聲嚦嚦，只聽胡姑娘嬌聲說道：「爺，你看這這人長得太奇怪，怎麼頸以下膚色與頭面不同嘛。」

一元居士胡剛低喝一聲道：「蘭兒，不得無禮。」他知其女心細如髮，必然看出有什麼不對，他凝眼注視，果然頸間與頭面分界處，有一圈淡黑線，被下頷遮住，不留心看不出罷了。

此時奇醜少年微微一笑，道：「不敢欺瞞老前輩，晚輩實是戴着人皮面具，這種作爲有難言的苦衷，到時老前輩一定知道。」

一元居士與雁迴老人不覺驚詫異常，雁迴老人撫着雪白的銀鬚呵呵大笑道：「這年頭，年輕人都有他那麼一套，我們這班糟老頭兒均跟不上時代，應當淘汰了。」言下有不勝今昔之感。

姑娘怔怔地痴望着這少年臉上，忽道：「你怎不將面具取下，等人家瞧瞧。」她說是看看面具，其實還不是想看人家廬山眞面目。

那少年一笑道：「姑娘，非是在下不欲將面具取去，只因強敵環伺，稍有疏忽，便是殺身之禍，姑娘萬請見諒。」

「哼！」姑娘一噘小嘴，道：「這又有甚麼可怕的，有我爹在，你還怕吃得虧不成。」

一元居士胡剛罵道：「胡說，你爹算得了甚麼，方才高黎貢山四魔，秦中雙怪等人身手無一不高過你爹，你這丫頭，老是招禍上身。」繼又轉面對奇醜少年笑道：「老朽等先走一步，若老弟有暇，舊話重提，望來棧中小坐。」

奇醜少年笑道：「一定趨謁，一定趨謁。」

眼望着一元居士胡剛等三人飄然下樓後，奇醜少年不禁長吁了一口氣，只覺得

這位胡姑娘麗質天生，與金華的這位倪姑娘俱是一般刁玩性情，而且同是一個蘭字，不過這位姑娘刁玩中不失天眞，一怒一嗔，嫵媚無比，不像那位老氣橫秋。想到這些眞不敢往下想下去，因爲想到雪地療傷這一幕，玉體皓胸齊現眼簾，事後又聽到倪婉蘭姑娘追喚，這聲音，是多麼的凄慘，宛同巫峽猿啼，歉疚之心不禁油然泛起。

轉念到傅青既然被少林法一上人救走，明日玉泉山抽冷問問法一上人傅青現在那兒，了却一件心願，當然收歸少林門下更好，自己可向傅六官有了一個交待。

又想起盟兄九指神丐蒼壐及乾坤手雷嘯天兩人，偌大的北京城，連一個丐門弟子均未得見，人海茫茫，叫我如何去找，爲自己設身處地，千萬不可輕啓旁人疑端，三月初三上巳日，泰山丈人峯，南北丐門約鬥，他們兩人一定要去的，到時必可見面，何必急着一時，想着他飄然下樓。

此刻雪已停了，朔風尙自勁刮着，彤雲密佈低壓，就似伸手可及，灰濛濛地一片，令人有種極不舒服的感覺，雪地上被來往行人踩踏成凌亂的圖案，污水一泓泓地，遍處可見。

天已到申末時分，昏暗模糊，打磨廠街道兩旁店肆都掌了燈，火光明滅，燈火萬家，街簷旁設着一處處烤白薯的攤兒，熱香四溢。

奇醜少年漫無目的走去，不覺暮雲四合，夜色深沉，又復轉去打磨廠。

北京專接鏢車商客的旅店，多在打磨廠，花市集一帶，投宿的多半也是鏢車達官爺趟子手，及隨鏢車的商主，閒常人也不會來此光顧，皆因氣氛不同，太過繁囂嘈雜。

眼光所及，這打磨廠就有數十家鏢商客寓，門首驟馬成羣，這些客棧都是白粉牆，黑大門，金字牌匾，內面四合大院。

奇醜少年就在三元老棧緊隣一家吉祥客棧投宿。

他睡在大土炕上，隱約聽得街上叫賣「烤白薯啦」，「煎餜」，「蘿蔔賽梨」之聲，不禁輾轉難入夢，眞是，無奈天涯他鄉客，飄零遊子倍傷心。

他不知怎麼矇矓睡去，一覺醒來，窗外天色已泛曙光，「啊呀」一聲躍起，吹熄了炕上的茶油燈，喚來店夥盛水盥洗，匆匆進食，便自離開吉祥客棧，望西直門外走去。

晨寒凜冽，呵氣成雲，此刻的都城，宛然白玉砌成，一片晶瑩，天上依然是彤雲垂罩，可掩不住這些京城淸麗脫俗的景色。

出得西直門外，便是海甸，湖光山色園景陡現眼底，其地以圓明園著名，本爲雍正居藩之賜地，中有光明殿。建築巍麗，及本朝乾隆皇帝南巡，採蒐天下名勝，照式修建納入園內，春暖花開時，風光宜人，俗慮全消，可惜禁衞森嚴，庶民難越，迨至遜淸慈禧太后重行修葺，園中景緻，悉效西湖勝景，並有廿四橋，七十二亭，洵爲大觀，惜光緒庚子拳匪之亂，引來八國聯軍，見燬於外兵，古董寶物，遺失殆盡，畫閣雕梁都付一炬，當焚園時，火三晝夜不熄，使今人不及見當年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廻，長橋臥波之盛況，曷勝浩嘆。

且說奇醜少年施展凌空馭虛身法，逕望玉泉山麓掠去，才及山腰，回首轉望，萬壽山，紫禁城，圓明園，頤和園景緻歷歷在目。

他畧不躭擱，身形望上疾湧，移時，就到達玉泉山琉璃塔下，四外靜悄悄的，並無半點人影，心想：「他們大概也就快來了，我何不至琉璃塔上守候，居高臨下，他們一舉一動，無所遁形。」心念一動，即盤旋陟登塔頂層，放眼四顧，靜明園就在足下，雪蓋蒼綠嫣紅，山風勁烈，寰宇皆白，不覺震蕩心胸。

這座琉璃塔不知建造何代，大概建於遼金王朝，高凡八丈餘，共七層，層建石級，盤旋陟登，頂之極處，置高可丈餘銅佛一座，莊嚴肅穆。

玉泉山出自太行山脈，山在城西，萬壽山之北，東首爲靑龍橋，山建有遼金行宮，殿閣極崇嚴，厥後逐漸傾頹，淸聖祖「康熙」嘗遊其處，因重行修葺，並御題「靜明園」匾額以賜之，山下玉泉，泉水清冽，以之烹茗，甘芬逾於他泉，其上有石碑，鐫有天下第一泉五字，尙有乾隆刻文以記之，泉水出自山下，流入玉河，滙爲昆明湖，入皇城而入太液池，玉泉出水處，以石鑿作成蟠螭之形，水流其間，噴射而出，洵爲奇景。

玉泉山與五峯山香山，均爲京郊名勝，「玉泉垂虹」爲燕京八景之一，最爲膾炙人口，每當雨過天青時，長虹經天，五彩繽紛，堪稱奇景。

且說此時，山下忽傳來幾聲嘯音，風送入耳淸晰異常，少年凝目下視，只見山坡上幾條身影，彈丸飛躍。

來勢之疾，從來少見，不到一盞茶時分，便已抵達塔下，看出那是高黎貢山四魔，天外三尊者。

他們一定身，二魔華宙微微一笑，道：「老大，這四個禿驢一定是不敢來了。」語未了，一聲佛號起自距四魔不遠處雪坵中。

原來少林四高僧盤膝端坐於雪坵中，皆因身着灰白僧袍加上鬚眉皆白，貿貿然望去不易察覺。

四僧立起，不見怎麼作勢，就落在四魔等人身前。

法一上人低合首十道：「老衲等在此坐候多時了，請恕失迎之罪。」語聲一頓，忽又長眉一軒，朗聲道：「此事老衲也曾想過，老衲等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何必捲入紛擾之中，華檀樾昆仲武學蓋古淩今，無人可及，老衲等服輸就是，只是乞求賜回『無相金剛眞經』書，俾全武林道義。」

華宇嘴角泛出笑容，道：「既是服輸，當初又何出此言，聯合九大門派，驅逐邪魔外道不准在武林立足？」

法一上人搖首道：「老衲何曾出此言，想是華檀樾誤聽。」

大魔華宇雙眼凝在法一上人臉上，沉吟須臾，笑道：「無相金剛眞經」華某也曾翻閱一遍，內容無甚出奇，用來對付泛泛之輩，自有它威力之處，不過施用在華某身上，毫無用處！」

（未完）



要想知道！
最現代化實用拳術！
最現代化自衞散手！
各門派各流道創出！
最新中西拳擊招數！
請留意購閱！
快將出版！
武俠世界叢書
現代武林英雄譜
·第一期 目錄·
大聖劈掛門名手陳觀泰
猴拳神腿打出武俠光榮的一頁 3
集泰拳—西藏俠家拳之精華
陳有倫師傅創拳擊道 13
實用女子自衛術
應付箍頸三絕招 23
洪拳—源出少林寺
虎鶴雙形譽武林 25
疊拳散手 27
鐵虎耙力敵藤牌單刀 29
五省刀王嫡傳女弟子
碩果僅存羅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31
香港首次舉行合氣道考試紀盛
各健兒淩空飛躍勇奪黑帶 37
集首里那霸派之精
陳進虎發揚柔東流空手道 43
空手入白刃 51
應付持有武器敵人 45
集空手道與泰拳之長
創踢拳道—揚威國外 55
合氣道以忍、和爲高
介紹黑帶女高手茅瑛 66
主編：羅猿
執行編輯：鄺光
專欄作者：梅元欽
攝影記者：梅菲
承印者：香港彩印公司
出版者：
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7—13A
海外總經銷：
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新報大廈
電話：H484221—4
電報掛號：4013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Tel. H484221-4
Cable Add. 4013
Printed by Hong Kong
Art Printing Co.
7-13 New St. H. K.
Price: HK. $1.50
定價港幣每本一元五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現代武林英雄譜
武俠世界叢書
保證你得益不少！